

李素心开了录音机，拿个水果，跳上吊椅，用力咬了一口苹果……

“……又是尤烈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笑我，一向提起男人就翘鼻子的李蕙心，怎么忽然对这个大男孩发了狂？唔！如果你见过他，你就会明白，我为什么会神魂颠倒，可惜你远在巴黎。
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终于成功了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请尤烈吃一顿饭，后来他还请我上夜总会。

我知道尤烈女朋友很多，对手也强；但是，我一定有办法把尤烈据为己有。

为了他，我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

你很快会听到我的喜讯，好妹妹，你为我祝福吧！”

素心关上录音机，摇着吊椅，想想大姐蕙心，想想尤烈（她没有见过尤烈，只能把他幻想成三浦友和），她不禁由心坎里直笑出来。

素心一共有四兄妹，她排行最小，蕙心之后还有两个哥哥，二哥是溺水溺毙的；三哥在墨西哥开快车出了事。李太太伤心过度，一病不起，从那时候起，素心的父亲没有再做律师。

李蕙心大学毕业，马上帮助父亲打理祖父的生意。蕙心是个很爱家、很有责任感的女孩子。由于她长得不漂亮，她早就下了决心一生为李家服务。她能干、精明，不久李父去世，她便独力支持李家的生意，商场上，无人不认识女强人——李蕙心小姐。

二十八年来李蕙心从未交过男朋友，一天到晚忙赚钱，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素心的身上，她希望最心爱的小妹妹将来有个美满的归宿。

两年前蕙心亲自把素心送去法国念服装和橱窗设计，素心对这两门学科有兴趣，学成对百货公司也有很大的帮助——李家拥有三间规模很大的百货公司。

素心虽然一个人在巴黎，但是蕙心令她生活得很舒服。给她租了一层房子，还有一个管家侍候她。

蕙心每年来看她四五次，顺便参观巴黎的时装表演。平时两姐妹一有空就互通长途电话、寄录音带、写信，感情非常好，素心对姐姐又敬又爱。

最近不管通电话、寄录音带、写信，蕙心总会提起她一见钟情的尤烈，最近，更一切以他为主。

素心很高兴，因为姐姐终于有了对象，她常常担心，李蕙心会孤独过一生。

有人敲门进来，是何顿太太：“SUSAN小姐，长途电话。”

“谢谢！”素心走到床边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！大姐……芳姑？出了什么事？……大姐刚去世？怎么会？……她身体一直很好，她进医院干什么？”素心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何顿太太吓得呆住脚步。

她回身进素心的房间，看见素心晕倒床上，手中紧握电话筒。

“SUSAN小姐。”

素心冷静而沉着地办妥了李蕙心的身后事。很奇怪，蕙心最爱的尤烈没有来送殡，只送来了一个白玫瑰花圈。

这件事，很明显是因他而起，他竟然这样无情，素心默默地记在心里。

这天，素心把芳姑叫进房间。

“大小姐出事那天，你送她去医院的？”素心问。

“是的，二小姐。”

“把那天的经过详细告诉我。”

芳姑想了一下说：“那天是星期六，大小姐不到十一点就出门，我以为她回公司，后来公司有电话来找大小姐，我才知道她没有回去。到傍晚，六点多钟，大小姐回来了，她的面色很难看，拖着疲倦的脚步，头发全垂下来。我问她喜欢吃什么，她摇摇头，我跟进房间问她要不要吃粥，她还发脾气赶我出去。差不多八点钟，工人房的铃声响得很厉害，我跑上大小姐的房间一看，她在床上辗转呻吟，面白得像纸，她捧着肚子叫我打九九九……”

“她没有叫你打另一个电话吗？”素心鼻骨酸痛，泪水又流下来。

“没有，大小姐很辛苦，满脸冷汗，她的白裙子染满了鲜血，我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后来救伤车来了。”

“救伤车来之前，她跟你说过什么话？提过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，大小姐紧闭着眼睛张着嘴，看样子她已支持不住了。救伤车来，我马上送她进医院。”

“警方向你问过话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先随大小姐到急救室，后来大小姐被送去手术室，他们不让我进去，叫我在外面等候，我和一位女警在外面等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医生出来，他要见大小姐的亲人，我告诉他，二小姐在法国，他进去，一会儿出来，说大小姐流血过多死了，我马上在医院打电话给你。”

素心拿起一封信，那是李蕙心的死亡报告书——堕胎后，流血不止致死。

“警方当天晚上派人来调查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们还搜查过大小姐的房间，他们找到一张咭片，后来把那黄六医生拘捕了。”芳姑垂下头，用手帕抹了抹眼睛。

“大小姐在医院，有没有和你或者任何人说过话？”

“没有！进急症室，大小姐已昏迷，我只见到她的面色越来越白。”

“这些日子，是不是有一个姓尤的男人，常常来看大小姐？”

“尤公子？”芳姑摇一下头：“来过一两次；不过，大小姐常常打电话给他，好几次，我见尤公子送大小姐回家。”

“尤公子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“很好看的！像……总之像明星，高高的，大小姐很喜欢他。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素心面一沉。

“大小姐有一天对我说：‘芳姑，如果尤烈肯娶我，我愿意短十年命。’”芳姑叹了一口气，“司机告诉我们，那位公子女朋友一大堆，大小姐和他一起，老要大小姐逗他开心。”

“大姐真傻，一个臭男人！”素心很气，“大姐死了，他竟然没有来过。”

“以前，也是大小姐请他好几次才肯来。”

“可恶！芳姑，除了姓尤的，还有没有别的男人来找大小姐？”

“没有，大小姐也不是随便和男人来往，除了亲戚和生意上的朋友。”

“那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尤烈。”

“二小姐……”

“他是那孩子的父亲。”

“除了他，大小姐根本没有一个看得上眼，我差点忘了大小姐是堕胎而致死。”芳姑喃喃自语。

“你也认为他害死了大姐？”

“二小姐，你准备控告那位尤公子？”芳姑忙着问。

“控告，控告他什么？大姐又不是十六岁，除非他押着大姐去堕胎。”素心突然灵机一动，“黄六医生既已被捕，我可以向警方打听一下……”

“……张帮办，我想知道是谁陪李蕙心去找医生堕胎的？请你帮帮忙。”

“只有她一个人。”

“她没有告诉那医生，是谁介绍她去堕胎的吗？”

“有！一个姓单的模特儿；不过两年前她已嫁到巴西，她和李蕙心的死无关。我已经和她联络过了，她以前是你们百货公司的特约模特儿。”

“我还想知道，我姐姐死前有没有遗言？”

“没有！她送进医院时已经半昏迷，她没有跟我们警方人员说过话，连医院的护士也听不到一言半语。”

“最后跟她在一起的人是谁？”

“驻院医生——张宁。”

“你可以安排我们谈谈吗？”

“很不巧，令姐去世的第三天，他便去了英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素心突然神经紧张。

张帮办笑了一下：“医院派他去英国深造，早已办好手续，你姐姐去世那一天，他是最后一天当班。我也跟张医生谈过，他说早点送去医院或可得救……”

素心几乎见过蕙心身边所有的人，她只想证明一件事——蕙心怀了尤烈的孩子，尤烈抛弃她，蕙心堕胎而死。

她要为姐姐报仇，她潜意识不喜欢尤烈，认为他是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魔鬼。

她又去见蕙心的秘书——莎莲娜。

“我姐姐的事，我相信你知道不少。”素心说。莎莲娜跟了蕙心几年了。

“知道，包括李小姐怀孕的事。”

“你知道多少？”素心紧张地抓住莎莲娜的手。

“最初，是李小姐对尤公子有好感。二小姐，你知道李小姐一向不喜欢交男朋友，尤烈可以说是李小姐的克星，他故意挑逗李小姐，有时候还打电话跟李小姐聊天，令李小姐更喜欢他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也喜欢大姐吗？”

“坦白说，李小姐并不漂亮，年纪比尤烈大，尤烈的女朋友个个年轻貌美。”

“但是，他主动接近大姐。”

“他喜欢捉弄暗恋他的人，人家痛苦他就快乐。”

“拿人家的感情开玩笑。”素心突然问：“你对尤烈的思想，似乎很了解？”

“我有一个女朋友吃过他的亏，差点自杀！”莎莲娜叹一口气：“其实，李小姐如果不是爱得盲目，她应该知道尤烈玩弄她；最初，他对李小姐很好，

后来李小姐发觉怀孕了，尤烈就不再找她。”

“堕胎医生是尤烈介绍给大姐的？”

“他肯为李小姐出主意就好了，他根本就不理会李小姐，后来他还去了日本，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李小姐既孤单又徬徨，我看见她哭了好几遍。”

“好狠的心！”素心一咬牙：“你真的认为孩子是尤烈的？”

“不是他还有谁？李小姐从来没有喜欢过男人，尤烈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二小姐不信，可以问问任何一个人。”

“我相信，不必问任何人。我清楚，尤烈不负责任，害死大姐，他应该受到惩罚。”

莎莲娜，姓尤的回来，告诉我，我去找他算账。”

“二小姐，这样是没有用的，”莎莲娜那恳切地说：“你没有证据，他可以不承认，还可以反过来嘲笑你。”

“可恶！”素心用力撕着手帕。

“二小姐，以后你会碰到这个人，小心些，他真是玩世魔王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会记在心上。”

“安芝，我们是老同学、好朋友，你承认不承认？”

“当然，只是家庭环境限制，我念完商科就出外做事，而你有条件出国，去了法国留学。”

“我不回去了，这儿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做，我要接管大姐的生意。”

“你这个年纪不念书很可惜。”

“喂！你在尤烈那儿工作多久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素心转着眼睛珠子：“你是他的女秘书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

“秘书之一，还有总秘书，我相貌平凡，他连我的名字都记不清楚。”

“他的总秘书，一定是很漂亮的了。”素心扮了一个鬼脸。

“是真的漂亮，跟你呢？还差得远。”

“你的老板为人怎样？”

“富有、年轻、英俊、能干、有型，女孩子的梦中王子。”

“为人呢？别尽说外表。”

“不大清楚，有人说他专门玩弄感情，追求他的人都没有好结果，他太骄傲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明白，”素心点一下头：“所以我想结识他，说我追求他也可以。”

“素心，你千万不要，你会吃亏，我不会为你们作介绍人，我负担不起。”

“你不必介绍，你只要帮助我，给我一点消息就够了。”

“我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保持联络。”

法资银行的董事请吃晚饭，素心和尤烈都在被请之列。

素心梳了一个宝黛丽发，满头彩珠，身上是一件露背的纯白晚礼服。

她带着莎莲娜进场，吸引了所有男士的注意，包括尤烈。

“这个女孩值二十分。”柏加对身边的同伴说，另一个男的看得呆了眼。

“有什么好看？”尤烈拍他一下：“太漂亮的女孩子，根本没有内涵。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经验！美丽的外壳，可怜，啧！我不能忍受太无知的女孩子，就算她们美若天仙。”尤烈拉柏加到餐桌前：“别看了，那些跟着她的男人，像不像

狗？”

“你女朋友虽然多；但是，没有一个比得上她。”

“她身边的男人，又有哪一个比得上我？嘎！”尤烈昂了昂脸。

“你既然放弃，我全力追求她。”

“请便，我可不在乎。嗨！安妮、雪儿，过来陪我喝酒！”

尤烈和安妮、雪儿嘻哈大笑，霍夫人拖着素心过来。

“素心，我介绍尤烈给你认识，他是工商界最杰出的年轻人，国际财团的唯一华人董事，也是我的内侄。”霍夫人又微笑着说：“这是最漂亮的李素心小姐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！”尤烈毫不起劲地伸出了手。

素心双手握着水钻晚装手袋，她只是轻微点一下头，连手也没有伸出来，但是却向柏加甜笑。

“李柏加，尊尼的好朋友。”

“好吗？”素心主动和柏加握手；不单如此，而且还任由他痴痴地握着她的手，毫不经意地对霍夫人说：“去年圣诞我和几个同学去威尼斯度假碰见尊尼，我们在河畔吃晚餐看日落；今年暑假他去巴黎看我，刚巧我去了马赛没遇上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孩这样痴心。”霍夫人一提起儿子就合不拢嘴：

“我告诉他，追求素心的男孩子排满几条马路，劝他别想坏了脑袋。”

“安娣，别开玩笑！看，有贵宾来了。”素心礼貌地把手抽出来，柏加羞得满面通红。

“啊！是张议员夫妇，柏加，代我招待李小姐。”

“我想到露台走走。”素心给柏加一个鼓舞的微笑。

柏加诚惶诚恐地陪着素心，尤烈被扔弃在后面。

换了别人一定会感到难于下台，自尊心受损；但是，尤烈竟然无动于衷，好像素心从未出现过似的。因为有四五个女孩子走过来，把他围在中间。

舞会由始至终，都是由尤烈和素心控制，女孩子围住尤烈；男孩子缠住素心。尤烈从未想过去请素心跳舞；素心也根本没有当尤烈这个人存在过。

自从那天晚上之后，上流社会没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李素心。

这天，尤烈和名模利妲妮在国际俱乐部吃晚餐，不久，素心和有美男子之称的利公子到来。

利保禄和尤烈打招呼，素心和利妲妮打交道，希望把她收归旗下。

利保禄没忘记把素心介绍给尤烈，因为尤烈比他强；但是素心又比利妲妮强。

“我们前几晚见过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素心睁着她那双水汪汪的凤眼：“哪儿？”

“我姑父的舞会。”尤烈没好气：“你不是患了健忘症吧？小姐。”

“啊！霍董事长的舞会，那天人真多。”素心朝利保禄笑，挺俏皮的：“那天晚上我好像也没有见到你。”

“我还在英国公干未回，早知道有素心出现，我情愿生意也不做，飞回来。”

“有趣！”素心还在笑，一面对利妲妮说：“我早上一定在总公司，等你电话。”说完，素心挽着利保禄的手臂到他们预定的桌子。

“你怎会认识她的？”尤烈皱眉问。

“我是第一流的红模特儿。”利坦妮翘起鼻尖：“她是百货公司的老板，卖的全是名牌时装。有SHOW，不找我找谁？她倒是蛮有眼光的。”

“你那么了不起，不要和我一起吃饭。”尤烈做了个逐客令的手势。

“打令，人家在开玩笑嘛！”

“别肉麻！这儿又不是姻缘道。”尤烈拉开她的手：“她是什么老板，她打扮得再高贵还不是学生妹一名？跟男生胡搞差不多，做生意？哪一门的料子？”

“她是个学生，在巴黎学服装和橱窗设计，她姐姐死了，公司没人管，所以她由法国跑回来。”

“百货公司？她姐姐死了？她不会是李蕙心的妹妹吧？”

“就是呀！别瞧她年纪轻轻，听说只有十九岁，可是人挺能干的。”

“哈！想不到她竟然有那么丑的姐姐。”尤烈在想着笑。

利坦妮看了看尤烈，小心地问：“几乎所有的公子哥儿都去追求她，你是不是对她也有意思？”

“我？”尤烈不屑地“嗤”了一声：“这个女孩子没有家教，不懂礼貌，找男朋友没眼光，缺点一大箩，送上门我还嫌来历不明。别说了，吃牛扒吧……”

以后无论尤烈去哪儿，总会碰见素心。到球会打球啦、出海开快艇啦、郊外烧烤啦、电影院、夜总会、“的士高”、马场、赛马车场……至于上流社会的酒会、宴会、派对……甚至私人式的聚会，有尤烈就有李素心。

尤烈身边的女伴转来转去，李素心身边的男伴也转来转去。

不久，霍尊尼回来了，局面似乎有少许的改变。

和李素心一起占时间最多的是霍尊尼，差不多是三分之一。

“坦白说，”尤烈伏在游艇的甲板上晒太阳，他看了看在海中滑浪的李素心：“这个人没有什么好，只有一个优点——不平凡。谁知道，她也跟那些庸脂俗粉一样，一下子就给尊尼套住了。”

“这样我才安心一点儿。”千金小姐凤仪说：“她和你相似的地方太多了，我真担心有一天你们会彼此爱上对方。”

“她呀！肤浅又骄傲，眼睛长在额头上，她大概以为自己了不起。我会爱上她？人家追上门来我还得挑选呢，别以为我是个垃圾箱！”尤烈叫着。

“你给我宠坏了。”凤仪一面替他涂太阳油，一面瞄着他说。

“我单是应付你们已经够了；所以，就算她来追求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。”尤烈在太阳镜下看尊尼：“让这小子来乐个够。”

“其实霍尊尼也不错，年轻又英俊，还是个银行家。”

“你看上他我把你送给他……”

“不，不……他哪能比得上你。”凤仪马上投怀送抱地讨尤烈开心：“我只是说他和李素心。”

“虽然我和尊尼是表兄弟，但是说句良心话，尊尼根本配不起李素心。”

“你不是说她肤浅，缺点又多？”

“但她外形值二十分。”

“呸！比宝黛丽美得还多十分？”

“当然，宝黛丽美得粗糙、也美得细致。你看她双足，小巧嫩白，美丽的女人不难找，连足部都十全十美的就不多见。我发觉不少美女都有一双大脚板，看了就反胃。”

“我呢？”凤仪马上展示双足。

“马马虎虎。”

“过得去吧？”

“勉强可以。”尤烈呼一口气。

尤氏家族、霍氏家族、赵氏家族刚组织了一个财团，准备卖官、私地，建酒店商场以及度假村。

赵子洋是尤烈的好朋友，他爸爸是新加坡的大富翁，钱多得厉害，全世界都有赵家的生意。

尖沙咀地王拍卖在即，他们是志在必得，这天开常务会议，霍尊尼突然提意让李素心加入。

“我反对！”尤烈第一个举起金笔。

“原因呢？”尊尼面色一变。

“因为她不够份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尊尼，这是财团，没有钱，就是没有份量，很简单。”

“也只不过是个小财团，我们永远投不到架空缆车。”尊尼嘲讽地说。

“那你不用担心，国际财团会承办一切的大工程，我是董事之一，这我可以保证。”尤烈很得意地笑。

“还是唯一华人董事。”尊尼摇一下笔：“不要说题外话，现在我们每份三亿元，三个人才九亿；如果让素心加入，每人二亿五千万，加起来还有十亿，既是财团，钱越多越好。”

“我相信这儿没有人在乎那五千万，”尤烈哈哈地笑：“但是，你那位李小姐只不过是开百货公司，是三间吧！加起来还不够二亿元呢！尊尼。”

“你不认识素心，她刚由外国回来。”尊尼满面的红，气鼓鼓的：“但是李福荫你总听过吧，五十年前他炒地皮赚了多少钱？”

“唔！李福荫的确赚了不少钱，还得了个衔头，是太平绅士吧！怎样，是李素心的爹？”

“她爹做律师的，那是她祖父。”

“尊尼，”尤烈拍一下他的肩膀：“别忘了我回来香港还不足一年，我根本对这儿的事还是一知半解；况且，我是个商人，既不是考古学家，也不是历史学家，你要多多原谅。”

“你总可以让素心加入了把？”

“这可不能，我们是做大事，加了个女人进来总不大好，你知道，她应该还在念书，根本不适宜做大生意。如果你一定要十亿，我个人负责四亿。”

“你……”尊尼站起来。

尤烈的秘书敲门进来：“霍先生，你的电话。”

尊尼悻悻然走出去。

“喂！子洋。”尤烈乘机说：“我们是好朋友，你要支持我。”

赵子洋点了点头。

一会儿，尊尼回来，脸上透着笑意：“明天再开会好不好？”

“女朋友电召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，考虑一天，对大家公平。”尊尼看了看表：“我还要回银行，明天十时再见。”

下午，赵子洋接到尊尼的电话，尊尼要请他吃晚餐。

尊尼的理由是，赵子洋从未到过他家的新别墅。

“尤烈也去吧？”

“啊，不，他约了几个电视红星，要招待一班外国厂商；而且，我们别墅还是他的建筑公司兴建的，他早过来了。”

当赵子洋到达尊尼的别墅，他看见一位全身银蓝的天使。

尊尼为他们介绍，她伸出了雪白的纤纤玉手，赵子洋心魂重归才匆匆把自己的手伸出来：“李小姐，素仰。”

她向他笑，两个娇俏的酒涡衬着她那张脸蛋儿，甜得像蜜。

“先喝杯酒。”尊尼从男仆手中接过酒杯，送给李素心和赵子洋。

“李小姐是开百货公司的？”

“小本经营。”她的牙齿整齐洁白，身体透着淡淡的幽香。

“自从素心管理，公司卖的全是名牌货。赵子洋，你一定要捧场。”

“一定、一定的。”

“也不全是名牌，争取代销名牌不是那么容易，我工作能力不够，经验也不足。”

“那就更非要子洋帮忙不可，赵伯伯的生意遍布全世界，人面很广，商场上的人，个个要给他老人家面子。”

“李小姐，假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乐于帮忙。”

“谢谢。”李素心顾盼之间，俏丽迷人：“我敬你一杯，赵先生。”

“不敢当，如果你叫我的名字，我会感到很光彩。”

“干杯，子洋。”

“干杯！”他开心得一颗心在跳舞。

“子洋！”尊尼觉得该是说话的时候：“子洋……”

“嘎！”赵子洋几乎整个跳起来：“是你叫我吗？”

尊尼忍不住笑：“我们这儿除了佣人，只有三个人，你对着素心，不是我还有谁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赵子洋难为情起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认为素心是不是做大生意的料子？当然，她只有十九岁；但是她聪颖、有眼光。”

“我经验不足，但我会努力，补偿我的短处。”

“李小姐……”

“你也应该叫我的名字。”

赵子洋开心得几乎说不出话：“素心根本就是个最年轻的女强人。”

“女强人？”素心的表情惊愕而诧异：“我是不是应该再等二十一年？”

“二十一年后你已经是女强人祖母。”尊尼望着子洋：“你认可的，可不能跟着人家说素心没有份量。”

素心望着尊尼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什么，我们吃晚餐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十时。尤烈、赵子洋和霍尊尼，坐在尤烈的会议室里。

“昨天我们提过很多问题。”

“李素心加入的事。”

“考虑一天，时间够不够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根本用不着考虑。”尤烈的神态是傲然自信的。

“那，我们用举手的方式，少数服从多数。”尊尼说：“同意素心加入我们财团请举手。”

他第一个举起手，赵子洋紧跟着。

“子洋，你……”

尤烈的爆炸性脾气是出了名的，他几乎想扑过去揍赵子洋一顿，赵子洋双手交叉挡在前面：“你应该听听我的理由，尤烈。”

“你有什么理由？出尔反尔、莫名其妙、不守诺言，你神经病。”尤烈指住赵子洋，语气很重。

“我是为了大家好，我们本来叫三角财团，这名字不好。”

尊尼点着头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三角是铁三角的意思，牢不可破。”

“三角是由三个点、三条线合组而成。两线交叉于一点，交就是冲突的意思，和气生财，既有冲突，何来和气？根本不生财。”

“鬼话连篇。”

“四角财团就不同了，两对平行线，四个九十度角，一切都完整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了冲突就是和气，和气可生财。”

“什么三角形、长方形，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上几何学。”

“你们讨论几何图形等散会之后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决定让素心加入。”尊尼指住尤烈：“刚才你鼓掌同意表决。”

“好。”尤烈盯住赵子洋：“我被奸人出卖，没话说。”

“下一次开会，我们让素心参加。”

“地王不久公开拍卖，明天就要开一个全董事会，到时也把素心接来。”赵子洋对尊尼说。

“啊！素心！”尤烈恍然而悟：“原来你中了美人计。”

“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人家一样要付钱的；况且，她人很聪明，判断力也高，并非无知少女。”

“她学过建筑，懂得地产吗？”

“她学设计的，工程和设计，有很大的连系。”

“她是学时装设计，与建筑何关？”尤烈喃喃地骂：“笨蛋！”

“明天再开会，我会带素心一起来。”尊尼拍了拍赵子洋的肩膊：“明天同样时间再见。”

“我也要走了。”因为赵子洋约好李素心去吃午餐。

“我们一起吃午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尤烈一直不服气。

“改天吧，我今天有约。”

“尊尼不会把姓李的让给你，尊尼追了她好几年，姑母当众说的。”

“在素心未出嫁之前，任何人都可以追求她；而且她对尊尼也很普通，并不像一双情侣。”

“尊尼要是不迷她，怎会为她极力争取？你一向不笨，为什么这样糊涂？”

“尊尼迷素心是事实，但素心并不迷他，谁也没有权禁止人家去爱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也爱姓李的？”

“起码有好感；不过有一天，尊尼可能成为我的情敌。”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尤烈肯定地说。

“假如我失败的话，我会失望；但，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没有理由后悔。”

“你喜欢交女朋友，为什么不早开口，我有很多女孩子，你喜欢哪一个我都可以给你。”

“我不是没交过女朋友，你的女朋友我大致都见过，她们很漂亮；但是，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并不容易。”

尊尼陪着李素心出席会议，素心穿了一袭雪白色的及膝真丝裙子，一顶宽边法国白帽子，青春又高雅。

头上没有彩珠，丝一样的秀发随意披散在裸露的肩上，清新、自然得犹如出水的白莲。

她发表意见不多，处处表现出她正在努力学习，她并不反对尤烈负责投地；但是她提议将来酒店内应该设有女士美容中心和男士美容中心。她幽默地说，爱美已非女士独有的天性。

尊尼和子洋马上支持，尤烈看见他们两个像哈叭狗似的，不由得生气；但是他找不到理由发作。

素心倒是很少理会他的，无论他说什么，她只是低下头，没当他存在；但是对子洋和尊尼发表意见，她多半有热烈的反应。她的表现，虽然不露痕迹，但尤烈是身受者，自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。

开完会，大家到休息室喝咖啡，尤烈很灵巧地坐在她身边。

素心马上示意尊尼和她互调位置，好像尤烈是个带菌者。

尤烈忍无可忍，他说，声音很生硬：“李小姐的确长得很漂亮，做生意可惜，应该去拍电影。”

“素心不会喜欢演戏，要她演戏才糟蹋她；不过，如果素心真的演戏，我担保她一定红透影坛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！”尤烈没看素心：“像李小姐这样好看的女明星，我起码有二十个。”

如果人人去拍戏，李小姐就算红，也是二十分之一罢了。”

“没有份量的人才在乎自己的样貌，我从来没有打算出卖色相，也不会拍片。或者有人会认为和明星在一起很光彩，我可不以为然。”素心平静地如闲话家常。

“出卖色相并不是名女人的专利，有些自以为是女强人的女人，一样是靠一张脸去讨好男人。”

“这大概是尤先生经验之谈。”

“倒没有人够胆量用在我的身上，美丽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，麻木了；再说，我不是个容易讨好的人。”

“每天在尤先生身边的女士，难道全是木乃伊？”

“我不反对女人追求我，反正女人是男人无聊的消遣品……”

“尤烈！”赵子洋叫住他。

“我说错了什么？女人除了令男人开心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
“创事业，素心就要管理几间百货公司。”尊尼好担心素心生气；可是，素心却笑而不语。

“创事业？李小姐，那些百货公司是你开创的吗？”尤烈讶然地问：“起码，以前还有位李蕙心小姐。”

“真想不到，你还记得起亡姐，亡姐泉下有知，一定很安慰的。”素心眼睛湿润，但脸上仍然带笑。

“李蕙心小姐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也是你身边供你消遣的女朋友，是吗？”

“她人虽然不漂亮，倒是真真正正能做事的人，我们是生意上的朋友。”

“生儿育女的，算是什么朋友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尤烈盯着她看。

“你似乎很紧张，难得。”素心一阵笑：“你不是对我大姐情有独钟吧？”

“真会开玩笑！”

“噢！对不起，我忘了姐姐不漂亮，尤先生怎会对她产生真感情。”素心看看尊尼，看看子洋：“如果姐姐够漂亮，情形会不同。”

“我对任何一位小姐都没有情，不管她漂亮不漂亮，送上门来，大家玩玩开心没关系，我不想再讨论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人。”他显得有点烦躁，这一节都落在素心的眼内，她一直很小心地观察，他那反复不安的情绪，不正是作贼心虚吗？本来，和李蕙心拉得上关系的，就只有这玩世不恭、狂妄、自大的花花公子，几乎可以肯定；不过素心仍然希望公平些；现在，不是一切证明了吗？素心恨他，她要报复。

“投地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用三角公司的名义。”尤烈继续说。

“用什么名义，就是用尤先生私人名义都没有关系。”素心一点也不在乎：“只要你们在法律上承认我是合股人就够了。”

“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”尊尼说：“我会尽快更改商业登记的名字。”

素心看了看表：“午餐的时间到了，子洋，和我们一起吃午餐。”

“好的，尤烈……”

“我有约，失陪。”尤烈不是麻木不仁，从第一次在霍家舞会中，李素心不肯和他握手；以后处处碰面不打招呼；刚才她邀约尊尼和子洋午餐，就是不提他。李素心已是存心瞧不起他，或者是知道他的厉害，想和他一较高下……不管怎样，尤烈对素心的行为谈吐，十分反感。

“对不起！尊尼，”素心在电话里道歉：“德国玩具厂的厂商来这儿度假，我们百货公司代理他的玩具，我要尽地主之谊，陪他几天，这些日子我都没有空。”

“等他们走了我再给你电话，我可乘这几天空闲，全心全意练车。”

“练车，练什么车？”

“电单车。”尊尼笑：“奇怪吧！一个开跑车的人怎么忽然开起电单车？”

“是什么原因？”素心一面签文件，一面随口问。

“我要参加一个不公开的小型赛车，好久没有开电单车了，我们都没有把握，是否能够再次重振雄风。”

“你们，谁？”

“以前的五骑士，念中学时，我们常常在龙翔道赛车，现在龙翔道车多了，房子又多；不过，凌晨四点，作个短程赛还可以。”

“五骑士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“尤烈、李柏加、赵子洋、唐路易和我，一共五个。”

“尤烈！”素心马上放下笔，集中精神问：“谁提议这玩意儿？”

“当然是尤烈，他最贪玩，不甘寂寞，鬼主意又多。他说，突然想远离那些女朋友，大概怕香水熏死他。”

“赢了又怎样？”

“我们五个人合资订购了一只金杯；而且，尤烈夸下海口，他说他一定会赢的。如果他真的赢了他可以获得金杯，我们其他四个人请他吃饭、敬酒。”

“要是他输了呢？”

“他请我们吃饭，向胜利者敬酒。”

“尊尼，我们一起吃午餐……”

“二小姐，你不是想参加赛车吧？”拿文件进来给素心签的是女秘书莎莲娜，素心说的话，她全都听到了。

“不错！”素心把最后一份文件签妥，她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但是驾驶电单车很危险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很少女孩子会开电单车的。”

“我会，我和大姐是完全不相同的，她文静、内向；我调皮，爱运动。十三岁那年，我要求爸爸送我一份礼物，就是一辆全新的电单车。”素心靠在椅背上：“我会开电单车，已经是五年前的事，在法国，偶然也玩玩。”

“但是，那尤烈……”

“对付他！”她挂上手袋站起来：“当务之急是立刻买一辆性能好的电单车，来不及订购了。”

“二小姐，你今天还有好几个约会。”莎莲娜跟在她后面。

“我不会忘记，生意始终要做。”

这些日子，素心可真忙，大半天在三间公司来来去去，应付生意上的应酬，还要秘密练车，要不是她那么年轻，早已支持不住了。

其实，想报仇，买个枪手把尤烈“砰”的一枪就解决了；但是，素心不想这样做。

第一，杀人是犯法的；第二，尤烈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她要尤烈亲自尝一下他送给别人的痛苦，她不希望世界上有第二个可怜的李蕙心。她的报复是积极性的，她最终的目的，要尤烈痛改前非。

二

赛车的那天，凌晨三时五十分。尤烈领着四个铁骑士来到起点处，看见一辆纯白的摩托车，车上坐着一个戴白色头盔，穿白色运动套裤，外罩一件白色风衣的人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们不是说过了，有一位神秘人参加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大家都认识；而你本人说过无所谓，六个人，热闹些。”

“的确很神秘，戴了眼罩，白手套，一身的白……”

“如果你认为他对你有威胁……”

“尊尼，不必用激将法，我同意他参加就是了。多一名手下败将，我胜得更光彩些，来吧！一、二、三，出发了！”

死气喉发出刺耳的噪音，“隆、隆、仆仆……”六架铁马飞了出去。

尤烈一直领前，车声、笑声，划破了黑夜的宁静。幸而附近不是住宅区。

途中，神秘人一度与尤烈平齐。很快，他又落后了，尤烈的笑声更响高。

赛程过了三分之二后，情形有改变——神秘人一直与尤烈平头，尤烈

紧张得不笑了。

加油！加油！其他四个人被抛在后面。

在抵达目的地的一刹那，神秘人超越了尤烈，在终点停车等候。

尤烈跟着到达，他说：“朋友，你赢了！我很想知道你是谁？”

他没有说话，尤烈再问：“你是谁？游戏已经完了，不必再神秘。”

尊尼他们都赶来，尊尼问：“尤烈，你是不是输了？谁赢？”

“我输了。”尤烈点一下头：“他赢了，但看来他是个哑巴。”

她脱下头盔和眼罩，头一摆，长发在晨风中飘扬。

“你……”尤烈大感意外，指住她：“想不到竟然是你，你怎么可以……”

“你是个女孩子，怎么可以玩电单车？而且玩得比我好。”素心一阵笑，她拢拢秀发，姿态很优美：“你输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从未说过她可以参加。”尤烈叫，声音在黑夜中特别尖锐。

“你也从未说过素心不可以参加。”尊尼回转头：“是不是？子洋、柏加！”

“对！”他们不约而同。

“我心不服、口不服，我要和她再比赛一次。”

“尤先生，如果你不服气，金杯我让给你，你可以不请客，不敬酒；但是，我不会和你比赛。这儿虽然不是住宅区，但还有疏落的房子。更深夜静，电单车呼隆呼隆的吵，太没有公德心。”她说着戴上头盔，打动马达，摩托车向前飞驰。

风衣迎着风，像个白色天使在黑夜中飘过。

“素心……”尊尼、柏加、子洋马上跟在后面，路易也想再一睹素心芳容，没说再见就去了。

只留下尤烈一个人。他第一次失败，第一次没面子。他握紧拳头打在电单车上……

“二小姐，你好棒，竟然赢了姓尤的，他一向事事比人强。”

“唉！我骨头都快要散了，过去拼命练，人还好，昨晚比赛后回家，一躺在床上，我的天，像被人毒打一顿。”素心靠在椅背上：“其实也很不公平，我们安排他和一位金发美人玩了一天，他三点钟才和那位美人分手，先跳了几小时舞，哪儿还够体力赛车？”

“他可以像你一样在家里睡一天，谁叫他那样风流？”

“他自信，人又直肠子。”

素心在称赞他呢！不是吗？莎莲娜问：“二小姐，他是不是像三浦友和？”

“鼻子、面形和嘴唇都像。他生了两道彩眉，眉毛向上飞，悟性高而且平步青云，一生好运。他的耳垂珠又厚又长，少年运好，一生福寿双全，额头饱满开扬，是出身豪门的贵相。他最吸引人的是一双眼，三浦友和是单眼皮，他不但是双眼皮，而且眼大，眼珠子漆黑，眼神充足，他的眼睛是含笑的，所以女人一接触他的眼睛，马上便被他迷住了。他那双桃花眼虽然漂亮，但在相学上是不好的，幸而他眼神足，明亮而开朗。也可以说并不像三浦友和，他更英俊；而且他比三浦友和更高大健硕，大概吃牛扒多，他比较像美国男孩。”

“二小姐，你看得那么透彻。”

“我拿了他的相片去找算命先生啊！不过，我认为算命先生只算了一半。”

“你还替他算命？”莎莲娜哗然：“你好关心他。”

“关心他？做梦！”素心反问：“要对付一个敌人，首先要了解他，知彼知己，然后百战百胜，不是吗？”

“相片一定是安芝供给的。”

“不是她还有谁？她也很迷尤烈。如果我们不是老同学，她不会帮我。”

“那相士说姓尤的将来会怎样？”

“他呀！哼……”电话铃响，素心没有时间继续说下去。

尤烈虽然不甘心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，尤其是他知道素心串同其他人设下陷阱，他从温柔乡跳出来，去参加那场比赛，不失败才怪！

但是，陷阱是自己跳下去的，又没有人拿着轻机枪迫逼。李素心先抵达目的地，又是他亲眼目睹的。虽然尤烈一万个不愿意；但是，尊尼他们一弹一唱，他在无可奈何之下，终于被迫请客。

尤烈是主人，可是他故意迟到，谁知道他迟，李素心更迟，影子都没有。

“这个女人，专会摆臭架子。”尤烈气得走来走去。

“女孩子嘛！总要打扮打扮的。”李柏加抢着说。

“我看她不化妆一定像个老巫婆。”

“不可能！她平时也不化浓妆，很清淡的，她的五官美极了。”

“那她一定经过整容，我看见那些整过容的女人就害怕。”

“我不相信……啊！素心来了！”

李素心披一件黑色的披风，长发上压着顶黑色镶水钻的小绢帽。霍尊尼和赵子洋，分别侍候在她的身边。李素心拉下长披风的蝴蝶结，霍尊尼马上为她把披风卸下。

一件吊领、低胸、露背的真丝晚礼服，套在李素心那粉白而健美的胴体上，令人为之目眩。

造物者何其不公平，有些女人那么丑，而李素心美得那么无懈可击。尤烈看着她那露在晚装外的半截丰满的胸脯，那小蛮腰，他心里还是那句话：“二十分，值二十分。”

李素心的艳光，与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相辉映，她漠视十只惊艳的眼睛，她向尤烈伸出了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：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“小姐迟到是值得原谅的。”尤烈只碰她的手套，语调带着嘲弄。

“素心，先喝杯酒？”子洋细心地问：“薄荷酒还是些喱？”

“快九点了，相信每个人的肚子都在抗议。”尤烈没等素心回答子洋的话，轻蔑地说：“晚饭应该开始。”

尤烈极之不礼貌，坐着在等吃。李素心毫不介意的，微笑着对子洋说：“吃饭了，饭前酒也可以省了。”

“哼！”尤烈翻了翻眼，嘴里咕哝：“我尤烈会在乎一杯酒，笑话！”

那顿饭吃得并不愉快，其实尤烈和素心每次碰在一起都不会愉快。平时不是尤烈请客，素心还会说些笑话，几个大男孩就乐了，今天素心也省得开口。

饭后跳舞，早已约好的，尊尼说：“尤烈，在你的贵宾未来之前，先把金杯颁给冠军。”

“金杯又不是我独资购买的，随便找个人颁奖。”尤烈不以为然地耸耸肩。

“等尤先生的小姐来了，由尤先生的小姐颁奖，岂不更热闹？”素心这么一说，众人齐声赞同。

尤烈可不会那么笨，在小姐们的面前认输，他马上拿起金杯，往素心面前一推：“你的！”

素心接过金杯，连声地谢，她一面看着大家问：“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，如果尤先生输了，他会向冠军敬酒。”

尤烈面色涨红，气火啦！

“尊尼，你好够朋友！”尤烈怒目而视。

“这是你自己提议的，你赢了，大家向你敬酒；你输了，向冠军敬酒。而且，我们不是朋友，是亲戚。”

“好，敬。”尤烈拿了一杯酒，尊尼连忙替素心拿酒，素心一直在微笑，像看戏似的。

“敬你！”尤烈气呼呼的，举了举杯，可不是对素心说，然后“咕噜咕噜”地把酒全灌进肚里。

“谢谢！”素心也把她的酒喝了，尊尼领头鼓掌。

气氛本来很热闹，但对尤烈来说是火上加油。

他气鼓鼓地坐在椅上。

不一会儿，他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全来了，一共五个，尤烈看见她们大声吼：“我以为你们都不来了，没有时间观念，就只会打扮讨男人欢心，没出息！你们化妆要多少小时？三个？五个？”

“你不是叫我们十一时三十分来的吗？”其中一个委屈地说：“现在才十一时二十五分。”

“还驳嘴？改天来见我，全部不准化妆，我看你们不擦粉是个什么鬼样！”尤烈推她们走出贵宾厅。夜总会的舞池旁，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大桌子。

尤烈首先带领他的舞伴——刚获选为慈善公主的女孩子到舞池跳舞。

“他简直像疯狗，”素心看着尤烈翩翩起舞：“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。”

“他今天心情特别烦躁，平时不是这样的。”子洋说。

“没办法，他给那些小姐们宠坏了！她们只会讨好尤烈、巴结尤烈、迁就尤烈，谁都想做尤烈太太。”尊尼摇一下头。

“他喜欢刺激、新鲜，他不会安份守己，一生一世对一个女人。”

“这倒是事实。”子洋听到换了音乐：“素心，我们也去跳舞。”

“喂！你身边不是有一位小姐？”尊尼马上抗议：“素心是我的舞伴。”

“我和你陪素心一起来，素心是你的舞伴，也应该是我的舞伴，”子洋压低嗓门说：“至于我身边的小姐，是尤烈的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“大家别争了，冷落那位小姐是不公道的。”素心说：“你们分别跟我跳一个舞，跟那位小姐跳一个舞。”

素心的话，尊尼和子洋是不敢反抗的，何况素心的处理方法也公平。

看完第一场表演，李柏加突然提议说：“尤烈，你是今晚的主人，素心是主客，你应该请她跳一个舞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尤烈站起来：“李小姐，请！”

尤烈甚至没有走近去为素心拉椅子，素心大方地站起来，主动走到尤烈的身边，两个人像拉线木偶似的——只会动，不开腔。

素心打破僵局：“尤先生，你今晚好像很不开心，是不是从未输过？”
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。”

“但是，败在一个女的手上，就不是平常事了。”

“我并不承认败在你的手上，如果你真有本领，你没有理由拒绝我的挑

战。”

“第一个过终点是我，你自己亲眼见的。”

“你不要把我当傻瓜，你利用美色买通几个男人设陷阱，我都知道。只有你这种女人才会这样卑鄙的。”

“你现在身边有五位小姐，你也可以用美男计，设个陷阱来害我。”

“跟你这种人闹，赢了也不光彩。”

“尤先生，音乐已经完了。”

尤烈没有停止舞步，用力揽着素心的腰，没半点怜香惜玉：“没有一条法规规定，跳完一个舞不可以跳另一个舞。”

“整个舞池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不想和你合拍表演。”那时候，刚好另一个音乐响起了。

“你的舞技平凡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的舞伴。”尤烈冷笑几声：“还说表演呢！”

“你别丢我的面子了。”

素心甩开尤烈的手，挣脱开来，回到座位，三分钟内，尊尼替她披上披风，离座而去，子洋马上跟着告辞。

“这女人真没礼貌，”尤烈回到座位：“舞跳了一半，走了也不向主人告别。”

“看样子，你们又发生争吵。”

“我才不会和不相干的女人争吵。”尤烈耸了耸肩：“佩斯，跳舞，该轮到你了。”

“二小姐，甜蜜蜜香味不褪色唇膏菲林送来了。”莎莲娜说。

“好的，你在试片室等我。”素心签了文件，交给采购部经理。

她回了几个电话，然后才到试片室。

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：“开始。”

灯全部熄灭，小小的银幕上出现了画面，素心瞪着双眼看，面色变了一次又一次。

放映完毕，莎莲娜看了看素心：“二小姐，你……”

“岂有此理，这是什么广告？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信任他！”

“尤氏广告公司，是这儿规模最大，而且也是最有名气的广告公司，过去，他们所做的广告实在不错。”

“打电话给尤烈，”素心霍地站起来：“叫他马上来见我！”

“广告接头的事，他从未亲自处理，大不了派个经理来。”

“这个广告我不是花了几十万，是几百万，我要广告一出，第一批货全部销掉。”素心很生气，一边走回办公室一边说：“他不来，和他取消合约；还有，我找他的死对头——万象广告公司。他不在乎钱，面子可得顾啊，哼！”

她回到办公室，靠在椅背上直呼气。

一个上午找不到尤烈，下午，莎莲娜总算找到他了。

“二小姐，尤烈说，六点钟来。”

“六点，”素心等得发火，嚷着：“谈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时间？”

“他说有很多事情等待他处理，他肯来，是看在李小姐份上。”

“哈！好多情重义！我姐姐在天堂也会笑。”素心挥一下手：“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罪，休想！”

“二小姐，你何必生气，反正两点钟公司要开会。”

虽然天气还很暖，但是，已经要为冬季男女用品筹备一切，开完会，差不多五点钟，素心叫莎莲娜先回家。

“我不忙，我陪你等尤烈。”但是，七点钟，尤烈还没有来。

素心又气又饿，正要拨电话找尊尼帮忙找尤烈，尤烈施施然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。

“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？我也有很重要事等着办，你竟然要我等一个多钟头？”素心忍无可忍：“你没有手表，我去钟表部替你选一个，免费的。”

尤烈两手插着裤袋，一套浅灰的西装穿在他身上有型有款，他闭闭唇懒洋洋地说：“这是我们广告公司，制作部副经理——胡志文先生。”

“胡先生，”李素心向他挤出了一点笑容，回头再对尤烈说：“甜蜜蜜唇膏的广告你看过了没有？”

“小姐，广告公司只不过是机构属下的一间公司。每天要求我们广告公司为他们做广告的客户不知道有多少，如果每个广告都要我先过目，那我吃饭的时间也没有。”

“那请看在亡姐的份上，去看看你们的杰作。”

四个人进试片室，莎莲娜开了放映机，尤烈和素心一面看、一面争论。

“喂！我卖唇膏广告，你看你那三个模特儿，嘴巴大得可以放进一个拳头。这个是哨牙的，好，是假哨牙，这个没唇型，没唇线，最丑的嘴巴。”

“小姐呀，她们三个虽然嘴巴不漂亮，但是样子漂亮，身材又好。”

“我不是卖泳衣广告。”

“我说你不懂广告，就是不懂广告，你现在是卖唇膏广告，可不是卖嘴唇广告，你为了几个嘴巴把我找来？”

“你敢否定嘴巴和唇膏没有关系？嘴巴这样丑，人家看了，肯买甜蜜蜜唇膏才怪，那不是告诉人家丑嘴巴才用甜蜜蜜唇膏？谁肯承认自己嘴巴丑？”素心吩咐莎莲娜把画面固定下来：“我一共要卖两套广告：第一，介绍甜蜜蜜唇膏不褪色的好处。你安排那模特儿和一个混血儿亲吻，然后那模特儿作陶醉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挑选丑嘴巴，是想突出你们的唇膏，我怕人家只顾看嘴唇，不看唇膏，你不领情。那模特儿涂了你们的甜蜜蜜唇膏，竟然吸引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孩。那男孩脸上没有唇膏印，那已经达到不褪色的要求。”尤烈拍一下手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”素心翻开了甜蜜蜜的资料：“第一套广告，我的要求是怎样的？现在你们货不对板。”

“李小姐，这儿没有灯光，我看不见。”尤烈看也不看。

“好，你听着：第一套是这样的，一辆劳斯莱斯驶过来，停下，一位高贵的绅士拖了一位千娇百媚的女人下车，然后两人热烈吻别。那女的走进一幢房子，绅士拿出白手帕来抹嘴，手帕还是洁白的，那绅士惊喜不已；那女的在露台说：‘用甜蜜蜜唇膏，永远没烦恼。’”

“妙，妙极！”尤烈一下一下地拍着手掌：“甜蜜蜜唇膏是为偷情男女而造的。可怜的女人，两百多块钱买一支唇膏，讨男人欢心。啊！要是世界上没有男人，化妆也从此销声匿迹了。”

“尤烈先生，下一个月的广告，是介绍男性护肤水，八百元一小瓶。现在，男性化妆品并不比女性少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故作惊讶：“噢！时间不早，我们继续看第二套广告。”

“你自己看看，甜蜜蜜唇膏一共有七种香味，七种唇膏就齐齐地排在前面，后面坐着一个赤裸模特儿，她的大脚板几乎有十二英吋，那些消费者看了不作呕才怪。那模特儿还捏着嗓门说：‘我钟意呀！’，我的毛孔全都扩张了。”

“顾客永远是对的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尤烈不耐烦，伸着两条长腿吐气。

“模特儿每卖一种唇膏，都应该有一种特色，比如卖玫瑰香味唇膏，除了涂上那种唇膏，还要用牙齿咬着一枝玫瑰花。薄荷香味的，模特儿要把一杯盛了薄荷酒的酒杯贴近唇边……”

“李小姐，真对不起！我还要赶着去赴宴。”他截住素心：“志文，明天你亲自来听取李小姐的意见。”

“我早已和你们广告公司的经理说得一清二楚……”

“志文，模特儿的嘴巴一定要好看。”他拉起胡志文，两个人走出试片室：“你跟李小姐明天见啊！哈！”

“气死我！”素心把文件掷在地上：“他这个无赖……”

“二小姐，他不负责任又可恶，要不要换万象广告公司？”莎莲娜问。

“不要！忍他一时之气，将来要他加倍归还。”素心掠一掠头发：“差不多九点钟了，我请你去吃晚餐。”

“赵先生约好了今晚和你看九点半，要不要改午夜场？”

“索性替我推了他，我很疲倦……”

素心接到尤烈的请柬，星期六在他的祖父的别墅里开餐舞会。

“这次请客是什么名堂？”素心问。四角财团刚开完会，她和尊尼、子洋在俱乐部吃午餐。

“外公，就是尤烈的祖父，用一亿元买了座用金、翡翠、宝石、玛瑙、珊瑚造成的怡红院。”

“红楼梦的怡红院？”

“是不是很漂亮？”子洋问。

“我也没见过，外公说，等星期六才公开展览。”

“他祖父买了宝物，没有理由尤烈出名请客？”素心不以为然：“轮也轮不到他，他还有爸爸、妈妈。”

“素心，你不知道，尤烈为什么这样嚣张？他不单只被女孩子宠坏，而且还被家人宠坏。”尊尼说：“我外公有七个女儿，只有尤烈爸爸一个儿子，而尤烈的爸爸，生了两个女儿，第三个是尤烈。如此类推，尤家只有一个男丁，传宗接代的责任，也落在尤烈的身上；所以，人人宠尤烈，外公更视他如心头肉，怡红院是特地买回来，给尤烈将来结婚作聘礼之用。”

“什么？那花花公子要结婚了？”素心放下叉子，心里却压住一块石。

“结婚？”尊尼“哈”的一声笑：“尤烈是不会结婚的，他曾经说过，男人怎可以一生对一个女人，连续相对一年也会生厌，他喜欢每晚换一个女朋友。”

“尤烈也对我说过，他生平最怕两件事——结婚、生子。”子洋说。

“要是他和他的女朋友有了孩子呢？”素心马上想起李蕙心。

尊尼和子洋相视而笑：“尤烈是个有办法的人，还没听他闹过丑闻。”

“他会不会养下私生子，把他们收藏起来？”素心问。

“他不会跟任何人有孩子。”

“那么肯定？”素心一直在试探。

“他不能有孩子，他有了孩子会被迫奉子成婚。”

“原来他也那么喜欢孩子？”

“不是这回事。”尊尼摇一下头：“家人天天迫尤烈结婚，无非抱孙心切，现在尤烈还可以找到借口推；如果让家人知道他的女朋友有了尤家骨肉，他们还会放过尤烈？”

素心点了点头。

“不要老说尤烈，”子洋说：“五点钟我们还要参加一个酒会，素心不是说要回家换衣服吗？”素心连忙低头吃甜品。

她一面吃，一面想，一定是尤烈知道蕙心有了孩子，但是，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，当然溜！蕙心年纪比他大，又不漂亮，尤烈不肯娶她，是意料中事；可是，尤烈不应该污辱她又迫她堕胎而死。她死了，尤烈一点也不难过，依然花天酒地，根本不把蕙心当人，太可恨……

“素心，你喜欢吃些什么水果？”

“啊！哈密瓜……”

素心联同尊尼、子洋、柏加一起到尤烈祖父的别墅，参加他们的餐舞会。

尤烈穿着金粟色的燕尾服，周旋于宾客之中，他今天心清似乎特别好，看见谁都展露笑容。他笑的时候，眼睛也在笑，女孩子，谁都过不了他这一关。

他迷倒晚会所有的女人，就是对素心，始终冷冷淡淡。素心也没有理会他。

怡红院就建在客厅旁的偏厅，任人欣赏，每个人对那精巧的手艺，都赞不绝口：“太美，太神肖！”

素心看见距离展览品不远处，坐着一位穿真丝长袍的长者，看他的年纪，他应该是尤烈的祖父。素心走过去，恭敬地叫“老伯！”

“啊！欢迎光临。”老先生站起来，一看，禁不住打量素心。

素心梳了一个圆髻，髻上插着一支翡翠镶钻的发钗。

身上一袭纯白的软锦晚装长旗袍，脖子上的翡翠项链晶莹剔透。

这女孩子不单只明媚照人，而且气质十分高雅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名门闺秀。

“小姐是……”

“老伯，请坐。”素心温婉地回答：“我姓李，叫素心。”

“李小姐。”

“叫我的名字吧！老伯。”

“那我就不客气。素心，你是仔仔的女朋友？”

“仔仔？”

“噢！我这老糊涂。”他用手指敲了敲头：“仔仔就是尤烈，幸而没有让他听到，否则他又要发脾气。”

“我和尤烈先生是朋友，也是生意上的拍档，四角财团，我是股东之一。”

“呀！你年纪那么轻，竟然会做生意？我还以为你是大学生呢！”

“我本来在法国留学，家父、家姐相继去世，我不能不抛下书本，回来管理生意。”素心垂下头，黯然。

“陪我坐会儿好吗？我这儿有最好的绿茶，要不要喝一杯？”

“谢谢老伯。”素心在他身边坐下。

“你除了和亚烈合作，自己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我们家是开百货公司的，一共三间。我们代理好几种名牌子羊毛衣，改天我送几件给老伯。”

“你姓李！”老人家想了又想：“李氏百货公司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的，老伯，你竟然一猜就中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我是你们家百货公司的老主顾，我脚上穿的短丝袜、你刚才说的羊毛衣、冬天的颈巾、帽子，还有，人太多或上街，我喜欢喷些古龙水。”

“美男的茉莉香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老伯身上就散发这种香味。”

老人家呵呵地笑：“素心，以后我去你的百货公司购物，可不可以给我打一个九五折？”

“我给你一个五折。”

“那不行，做生意不赚钱，也不可能亏本啊！我看……八折已经最多了。”

“好，我改天送张八折咭来，老伯到公司，通知我，请老伯喝茶。”

“你不要叫我老伯，我叫你的名字，你应该叫我爷爷。”

“我不敢。”素心垂下头，面红了。

“为什么不敢，你是亚烈的女朋友，我又挺喜欢你，叫爷爷，叫啊！”

“爷……爷！”

“呵！呵！乖孙女。”老人家很开心：“你见过亚烈的爹妈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，我刚来不久，听说伯母在打牌，世伯和一班银行家在书房聊天。”

老人家伸手召一个男仆过来：“请先生、太太马上到这儿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对华衣美服的中年夫妇走进来。

“爹！”

“老爷！”

“你们看看，谁坐在我身边？”

“一位很漂亮、年轻的小姐。”尤太太一脸温柔地笑。

“你们只顾谈生意、打牌，一点儿都不关心儿子。”

“亚烈？”

“李素心小姐，就是亚烈的女朋友，你们竟然冷落她。”

“亚烈的女朋友？”尤太太眼睛发亮，几乎想双手把素心捧起：“李小姐，真对不起，事先亚烈没向我提一声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打牌。”

尤先生笑眯了眼：“亚烈的眼光真是第一流。”

“爷爷，我和尤烈其实只不过……”素心想表明自己的身份。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老人家打着手势：“女孩子害羞，我不会令你难为情的。你们不要叫她李小姐，就跟我叫素心吧！”

“素心，以后你多点来我们家玩，亚烈朋友不少，老爷最喜欢你。”

“你自己不喜欢？”尤先生看了看妻子。

“我当然喜欢。”尤太太过去拉素心的手：“哎唷！皮肤好嫩滑。”

“别瞧她娇滴滴，做生意挺本领。”

“怎么？年纪小小，还以为她是个大学生。”尤太太瞧着她：“很白净，

五官很美，很健康。”

“素心是法国留学生，刚回来。”

“素心！”尊尼走进来：“我和子洋分头找你，以为你失踪了呢。”

“我在这儿跟爷爷聊天。”

“外公、舅父、舅母！”尊尼匆匆说：“我们等素心玩游戏。”

“快吃晚餐了。”

“吃晚餐前先玩个游戏。”尊尼想伸手去拉素心：“来吧！”

“爷爷！”素心望住老人家，在征询他的意见。

“你去玩吧！年轻人都喜欢活动，你已经花了不少时间陪我，玩得开心些。”老人家含笑挥了挥手：“日后可别忘了我这个寂寞的老头。”

“等会儿吃晚餐，我陪你，好不好？”素心逗他欢心。

“好，好，我在这儿等你……”

舞会散后，尤烈马上被父母捉住见爷爷。

“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好？我要洗澡睡觉。”尤烈在皮椅里打呵欠：“都天亮了。”

“仔仔，爷爷的心愿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尤烈无精打采，长腿一伸：“爷爷想娶孙媳妇，抱曾孙。”

“既然知道就去做啊！”

“爷爷，我说过几十次，一百次，我找到合意的女孩子马上结婚。”

“你终于找到啦！”

“孩子，”尤先生竖起了大拇指：“好眼光。”

“找到什么？”尤烈愕然。

“称心如意的女朋友。”

“谁？”尤烈摊开了手：“女朋友几打，就没有一个合适的。”

“你和李小姐，真是天生一对。”尤太太坐在儿子身边：“我们都见过了。”

“李茱莉？不行，庸俗脂粉。”

“我们是说素心，这女孩子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尤烈跳了起来。

“不用太兴奋。”尤太太把儿子按下来：“素心不单只漂亮，而且还是个留学生，她十九岁就管理三间百货公司，你们四角财团她也是股东之一。”

“唉！我以为你们说谁，这个女人……别说做我尤烈夫人，做我的婢仆也嫌她不够资格。”

“仔仔，”老人家埋怨孙儿：“你不能说话损人，素心是个好女孩。”

“她好？”尤烈坐直身体，睡意全消：“她工于心计，没礼貌、没家教。”

“孩子，你没弄错吧？”尤太太看了看儿子的眼睛：“素心气质高雅，为人温柔有礼，而且又识大体，说话坦坦白白，怎会是个阴险小人？”

“她还懂得尊敬老人家。”老人家说：“她看见我一个人独坐寂寞，就过来陪我，令我开心，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子像她这样善良体贴。”

“你们一定是认错人，或搞错了名字。”尤烈数着手指：“李素心这个人，缺点一大箩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，她身边的男人，都供她利用；她霸道，目中无人，又善于挑拨离间；自以为了不起，看不起人。要是把这个女人娶进门，首先气死爷爷。”

“胡说，哪有这种事，”尤爷爷有点不高兴：“你的女朋友我都见过，可是谁也没有她标致。”

“她样子是不错，可以迷死人，但心肠坏，要不得！”

“孩子，这样好的小姐，你却把她说成一文不值，为什么？”

“她根本就一文不值。”尤烈站起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绝对不会和这个女人结婚。”

“喂！亚烈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三个都是大傻瓜。”尤烈指住尊尼、子洋和柏加。

“你在吼什么？”尊尼喝了一口咖啡，皱皱眉：“你不是说今天开会吗？”

“开会讨论李素心。”

“我们都知道她的好处。”子洋用疑惑的眼睛看尤烈。

“但是你们不知道她的坏处。”

“素心是个好女孩子，”柏加说：“她大方，不小家子气，爽朗，从不唠叨，人又长得美丽。”

“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？”尤烈咧着牙：“她周旋在你们三个人当中。”

“知道！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、喝茶。”尊尼耸耸肩：“那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哦，你只是想跟她玩玩，不想追求她，娶她做老婆？”

“我是真心真意，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“但是她感情不专一，她和你好，和子洋好也和柏加好。”

“女孩子在未结婚前有权多交几个男朋友，”子洋对素心的信心不动摇：“她对我们很公平。”

“哈！公平。”尤烈气得翻眼：“一个好女孩子不应该左右逢源。”

“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”柏加不以为然：“大家是好朋友。”

“问题是，你们原本是好朋友，现在为了一个女人已经变成情敌。”

“我们没有，我们始终好朋友。”

“你们就不想打倒对手，把她据为己有？你们想共妻？”

“公平竞争，谁也不负谁。”

“笨蛋！”尤烈挥着拳头：“李素心除了你们，还有许多男朋友，什么保禄、积奇、汉利……”

“尤烈！”尊尼说：“你也有许多女朋友，我们从来不觉得你坏。”

“笨猪！怎能拿我比？我是男，她是女，你们不是想追求我吧！”

“道理其实都一样。”子洋说：“素心今年才十九岁，非常年轻，她不会在这个时候结婚，婚前交朋友，交十个、一百个都有权。素心说过，我们去交女朋友，她一点也不生气。”

“那，你们有没有以牙还牙，在外面也交几十个女朋友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们为了表示对素心专一，得到她的好感，谁都想得到素心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所以我说你们是大傻瓜，没得救，甘心被人玩弄。”

“你的女朋友也是大傻瓜，但是，并没有人离弃你。”

“我反对！”柏加举起手：“素心从来没有玩弄我们，她对我们很真诚。”

“她有没有说过爱你？”尊尼问子洋：“或者许诺你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！你呢？”

“也没有，她只是说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慢慢培养感情，但是她担心会令我失望，所以认为我应该在外面交朋友。”

“她也是这样对我说，这证明她并没有瞒骗我们。”

“噢，我的天！”尤烈高举酒杯：“为你们这班糊涂蛋干杯！”

“尤烈！”尊尼说出了心里话：“只要你不加入，我们三个都有希望。”

“我？”他用手指，指住鼻尖：“嘿！”

“这是真话。”子洋说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无论男女，不管美丑，李素心是我最讨厌的人。”

“讨厌？她貌若天仙。”

“她行为讨厌，态度令人看不顺眼，大概她父母死得早，没家教。”

“但是，外公、舅舅和舅母都很喜欢她。”这些事，尊尼倒是很担心。

“他们都莫名其妙，还以为李素心是我的女朋友，天天劝我娶她。那李素心也不知她有何居心，竟然派她的女秘书送了几张百货公司的八折优待咭给我爷爷，爷爷开心得不得了。每天跟我提几次，老说她有多好、多好。我索性不回家，一个人搬到别墅去。”

“这件事素心跟我说过，外公很喜欢到素心的百货公司去买东西，问素心可不可以给他打个九五折，素心尊重他老人家，当然，他是我的外公呀！所以素心就送他八折咭。”

“爷爷快要气死我了！”尤烈拍着额角：“这儿只有素心一间李氏百货公司，以后我再也不让爷爷进李氏百货公司。”

“外公最喜欢那儿的货品，而且，外公十分疼素心，你的话，他会听，不过是阳奉阴违。”

“嘿！那女人！”

子洋看了看表：“我约了素心，先走了，再见。”

尤烈看看尊尼和柏加，挑拨离间：“怎么你们两个没有约？”

“轮着来，素心很公平的。”

“哎！你们这两个……大笨蛋！”

星期六，四角财团开会。

尤烈在会议室开了所有的闭路电视机，视察各部门的工作。

素心来了，尤烈很意外。

“还没到开会时间。”

“只不过早了十五分钟。”

“你的观音兵呢？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当然是尊尼和子洋。”

“他们是我的朋友。”素心放下手袋，接过秘书小姐送来的咖啡。

“尊尼、子洋、柏加，还有一大堆男人，你到底喜欢谁？”尤烈关上电视机：“或许你一个也不喜欢呢？”

“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关心我，还是找麻烦？”

“我只是关心我的好朋友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正在观察。”

“你在拖，拖着一班人，要他们做你的奴隶。”

“我对朋友是真心的！”

“你知道吗？尊尼、子洋、柏加，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们将会因为你，由好朋友变成死对头般的敌人，”尤烈不客气地指住素心：“你在挑拨离间。”

素心一皱眉，很快就展开微笑：“尤烈先生，你到底喜欢我怎样做？”

“我又不是你，为什么问我？”尤烈昂了昂鼻尖。

“好，我明白应该怎样做。”

子洋和尊尼他们来了。

开会主要的题目是添股，因为四角财团买了地，酒店正开工兴建，流动资金不足。

散会时，尊尼提议四个人去吃午餐。

“我不去了，我还要回公司。”

“我们等你吃午餐。”

“不用等了，我下午还有约会。”

“晚上呢？”子洋发觉素心态度变了，马上追上去。

“晚上有女同学生生日……”

尊尼和子洋相视无言。

一个星期后，尊尼、子洋、柏加，气冲冲地找着尤烈。

“你们吃了火药？”

“你在搞鬼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我们还是好朋友呢！”

“喂！喂！”尤烈推开他们，拉好了身上的西装：“你们一个一个来，哗啦哗啦的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“好！我先说。”尊尼面色都变了，最近为了素心，他们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：“你到底怎样恐吓素心？”

“我恐吓她？”尤烈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以为她是个善男信女？”

“她不肯再和我们交朋友，那是事实。”子洋比较温和，但面色也不好看。

“少爷，她男朋友多，应付不了。”

“素心说，她不敢和我们交往，完全是因为你。”

“因为我？你们不要说她对我情有独钟，这个女人我惹不起！”

“不是全世界的女人都为你倾倒。”柏加说：“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她就不理你，只是对我笑。”

“好啦！我可以置身度外。”

“但是，星期六开会那天，你指住她骂，骂她挑拨离间。”

“她不是挑拨离间吗？一时跟这个好，一时跟那个好。尊尼，你心里妒忌不妒忌子洋、柏加。子洋、柏加呢？”

“那是我们三个人的事，与你无关，你少为我们费心。”

“素心根本没有挑拨离间，她为了表示清白，索性和我们绝交。”

“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别人的坏话，你怎可能骂她挑拨离间？”

“好、好，”尤烈不耐烦：“我承认她不挑拨离间，一等良民，够了吧？”

“但是，她连我们的电话都不肯听，她说，不要做罪人。”

“女人嘛，道个歉，说几句甜言蜜语，三个人，三把口，还怕说不过去？”

“她不肯见我们，电话也不听，我们向谁倾诉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呢？我从未见过这样麻烦的女人。”尤烈摊着手：“我的女朋友都很听话。”

“这件事由你而起，你一定要为我们解开这个死结。”尊尼说。

“要我怎样？”

“向素心赔罪，承认自己说错话。”

“要我认错，异想天开，我又没有错。”尤烈捏着手，一万个不愿意。

“你骂她就不对。”

“是她自己犯贱，我从来不向女人道歉，你们休想。”

“喂！尤烈。”尊尼可生气：“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亲戚？”

“我们是表兄弟。”

“子洋、柏加都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为了我们三个人，也为了我们四个人的友谊，你向素心道歉。”

“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李素心一个女人，你们三个人追一个，有什么意思？我给你们另外介绍女朋友吧！”

“你这样做才是挑拨离间，你老爱说素心坏话，素心从来没有说过你半句坏话，你对她有偏见，你看不起女人。”

“尊尼，我发觉自从出现了李素心，你对我的感情大不如前。尊尼，你太重色轻友！”

“尤烈，这次是你不对，你侮辱了素心，事情由你而起，不应该由你去了结吗？”尊尼的声音很大：“我一直把你当好兄弟，是你一直与我为难。”

“我不想你们受痛苦，我叫李素心决定要你们哪一个，那是为你们好。”

“也许你是为我们好，”子洋说：“不过，受痛苦是我们甘心情愿。我知道尊尼没有因为素心恨过我，我也不会恨尊尼或柏加，公平竞争，谁也不怨谁。”

“对！”柏加说：“失去素心，我们会更痛苦。”

“你们三个傻瓜！”

“看在我们多年感情份上，尤烈，”子洋求他：“向素心道个歉。”

“我请客！”尊尼说：“你什么也不要做，向她敬杯酒，说声对不起就够。”

“你们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向李素心这个女人道歉，”尤烈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在你们眼中她是宝，在我眼中，她只是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走吧。”尊尼去拉子洋和柏加，终于，三个人都走了。

“喂！尊尼，喂……”

第一个星期，尤烈完全不在乎，心里想，那三个傻瓜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过几天，自然就没事了。可是过了两个星期，尊尼、子洋、柏加三个人无影无踪，每次找尊尼，对方总说他不在；子洋回星加坡去了；打电话到柏加家里，说他回公司，打电话到公司，又说他回家了。

尤烈越想越不对劲，跑掉一两个女朋友，他毫不在乎，甚或求之不得，但是失去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知己，怎么说，他也舍不得。

这天，他又借个名堂在家里请客，结果，三个人都没有来。

他心一急，冲到素心的写字楼，但他过不了莎莲娜那一关。

“想见老板，先预约时间。”

“好，我预约时间。”

“明天下午……”

“我现在马上就要，我有要事找李素心。”

“我早已说过，未经预约，谁也不能见老板。”

“刚才不是预约过了吗？”

“那算是预约吗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麻烦。”尤烈推开莎莲娜，一个箭步冲到素心的办公室，推

开素心办公室的门。素心看见他，并不惊诧，只是很生气地问：“我没有请你，你怎可以闯进来？”

“我是来通知你，马上和尊尼、柏加、子洋恢复友谊。”

“要是我不答应呢？”素心冷笑一声：“没有理由我一定要听你的指挥。”

“如果你不答应，你当心！”

“我当心什么？抛个手榴弹进来？”素心放下笔，她一点也不害怕。

“你这个女人好厉害，令我们几个好朋友翻了脸，还说风凉话。”尤烈拍着素心的办公桌。

“二小姐，要不要通知保安组，请这位先生出去？”

素心对莎莲娜说：“文件我已经签好了，你出去做事吧！”

莎莲娜刚到门口，素心叫住她，问尤烈：“尤先生，你要酒，还是咖啡？”

“什么都不要。”

“莎莲娜，你继续工作吧！”

“喂，别拖延时间，马上拨个电话到尊尼他们那儿，说你已经原谅他们。”

“原谅？我又没有怪过他们，他们也没有做过错事，我和他们分手，是因为你侮辱我，”素心望住尤烈冷笑：“刚才你还恐吓我。”

“要是你再不识抬举，我揍你一顿！”尤烈哼着鼻音：“别以为有几分姿色就了不起。”

“你要打人？来呀！”素心把脸凑过去，闭上眼睛：“打吧！”

尤烈真的举起手，一张粉白幼嫩的脸，他不知向哪儿下掌，半晌：“大男人不打小女人。”

“是你不要打的，那，今天的事算了，我也不会跟你计较，走吧！”

“尊尼他们对你是真心的，别折磨他们。”尤烈的语气软了。

“一切拜你所赐。”

“你到底要怎样？”

“你侮辱我，又来恐吓我，不应该向我道歉吗？”

“就在这儿？”尤烈真想妥协。

“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说什么都没有人知道，将来你可以跑出去对人说，我打了李素心两个巴掌，她就屈服了。”

“你到底要我怎样？”尤烈拍着桌面，一万个不耐烦。

“当众道歉，请大家吃一顿饭，让人人都知道你对不起我。”

“你布个陷阱来捉弄我，我才不会那么笨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。”

“随便你，尤先生，今天是你来找我，可不是我去找你。”

“我来错了。”尤烈悻悻然地走出去，好有气派。

素心忍不住地笑。

不过，只过了三天，尤烈的请柬送来，跟着，他的电话也来了：“李素心，这一次，我如你所愿，下一次，你……”

“为了保全小命，你的饭约我不参加了。”

“喂！尊尼他们都答应来，你怎能不来，我一切都依照你的意思去做。”

“但是，我担心下一次……”

“没有下一次，以后，我连话也不跟你说，这样，就不会侮辱你、恐吓你。”

“唔！我考虑一下。”素心故意顿了一会：“好吧！这一次我答应你，希望真的没有第二次。”

“我保证不会，就这样决定吧！”

“好的，我依时赴约。”

这一次，是尤烈掩嘴笑。

五个人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饭，尤烈对素心出奇的殷勤，也没有和她抬杠，所以大家十分融洽。

每个人都以为尤烈真真正正地悔改了，素心虽然有怀疑，但是一时之间，又找不出什么破绽。

晚饭差不多结束，尊尼说：“尤烈，你应该向素心敬杯酒。”

“应该！今天约李小姐来，最终目的是向她道歉，该敬酒。老实说，我的嘴巴也实在该打，胡言乱语。”尤烈看了看素心的酒杯：“李小姐和我都没有酒，怎可以痛痛快快地喝一杯？”

“叫侍者添酒。”柏加看了看：“刚才还有两个人在侍候我们，现在一个人也看不见。”

“也许他们去了拿水果。”其实，他一早就和侍者约定了：“我自己来，自己倒酒才够诚意。”

他拿了自己的酒杯，又拿了素心的酒杯，走开了，背向大家，先把一颗很小的药丸放进素心的酒杯，再加上酒，摇了摇，一面喃喃的：“我真笨，倒了一桌的酒，来了。”

他走到素心的身边，看了看：“有口红印的，是李小姐的。李小姐，我向你道声对不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喝过这杯酒，我们做个朋友。”

素心接过酒杯，尤烈高举酒：“先干为敬！”

他自己“咕噜咕噜”地喝了。

素心也缓缓的喝下，尤烈阴沉地一笑。

吃水果的时候，尤烈说：“约几位小姐，饭后上‘的士高’，先征求素心的意见。”

“好吧。”素心大大方方。

尤烈去打电话。就在这时候，素心浑身发烫，心急跳，老想笑，人轻飘飘的。

尤烈回来，素心就是看着他甜甜一笑，尤烈咧一下唇，样子很滑稽。

“尤烈，我们去跳舞。”素心打着酒呃：“来啊！”

“我不行，尊尼、子洋、柏加，你们谁做李小姐的舞伴？”

“轮着来。”

“我作主，尊尼第一，尊尼，你招呼李小姐。”

“不！我要和你跳。”素心推开尊尼，拉住尤烈。

“怎么了？我只不过向她道个歉，她竟然对我这样好，怎办？李小姐，这儿不是‘的士高’。”

“到我家里跳，我有许多唱片。”

“她怎样了？好像有点不大正常。”尤烈站起来，避开她：“是不是她刚才多喝了酒？”

“大概是，她很少喝酒。”

“尤烈……”

“李小姐，尊尼、子洋在那边，你不要弄错了。”

“看样子，她是喝醉了。”子洋过去扶素心，柏加也过来：“我们能不能不去‘的士高’？素心这样子，要送她回家。”

“好！‘的士高’天天可以上，小心照顾李小姐，你们先送她回家吧。”

“对不起，尤烈，扫了你的兴。”

“哪儿话，李小姐大概是太开心，不用担心，明天通电话。”

第二天，当素心酒醒的时候，她躺在床上，想呀想，慢慢回忆昨晚的一切，很模糊；于是，她按铃叫人，不一会儿，管家芳姑进来了。

“昨天晚上，谁送我回来的？”

“霍公子、赵公子和李公子三位送二小姐回来的。”

“我是不是喝醉了酒？”

芳姑点一下头。

“当时我的情形怎样？”

“二小姐一会儿唱歌，一会儿跳舞，抱着……霍公子，又想在各位少爷面前脱外衣……”

“噢！我的天！”素心用枕头蒙住脸：“脱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芳姑顿一顿：“后来，我和亚三马上送你回房间。”

“我昨晚是不是很失仪？”

“我从未没见过二小姐这样，好像演戏似的，人……好像有点不大正常。”

“喝醉酒的样子？”

“还要厉害些，好像人家吃了迷幻药似的，我们送你回房间，你还要爬窗。”

“该死的尤烈！”素心咬住拳头：“这笔账，将来一起算！”

“今天一早，三位少爷都分别打过电话来问候你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！我不吃早餐，赶着上班。”

“喝杯番茄汁醒醒酒，开开胃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！我口有点干……”

彭美拉，是紫荆花皇后，样子很漂亮，就是稍嫌瘦了一点，尤烈对她印象很不错，他也用了不少心思，才能令彭美拉主动请他吃晚餐。

他们正在吃头盆，突然侍者送了一盒东西过来。

“尤公子，一位小姐叫我送给你的。”很精致的礼盒。

“谁？”

“陈小姐。”

“我有很多姓陈的朋友，她是谁？”

“她说，尤公子会知道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尤烈把礼物放过一边。

“今天你生日？”彭美拉问。

“不是！每年生日，我的父母都会为我请客。”

“为什么有人送东西给你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一定是你很要好的女朋友，”彭美拉十分好奇：“否则，她不会知道我们在这儿。”

“这儿是我订的，只有我和你知道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？”尤烈一笑：“我也不明白。”

“你猜是什么礼物？”

“我们打开看看。”尤烈把碟子推开，把礼盒放在前面，他把礼盒揭开，“蓬”！

一个臭弹爆开，尤烈和彭美拉几乎被熏死过去。

侍者、部长走过来：“尤公子，里面还有一张便条。”

“便条给我，把所有的东西拿走。”

“给我们两杯洋水。”

尤烈把便条打开——

你和那臭女人在一起，我就送你臭弹，有了我，你还敢去找臭女人？

“尤先生，送礼的女人，是不是你的太太？”彭美拉很生气。

“我哪来的太太？”

“不一定是正式太太，黑市太太也可以。”彭美拉心里起反感。

“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可能是一个神经病。”

“刚才那侍者说，是小姐送来的。”

“小姐又怎样？神经病不可以派个女人来吗？”尤烈没好气：“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，你可以不相信。”

“但是，只有我和你两个人，知道我们在这儿吃饭，礼物又指明送给你的，这件事你不应该负责吗？”

“我也是受害者，你怪我，我怪谁？你以为臭弹的气味很好受？哼！你这个人真蛮不讲理。”

“尤先生，我是给足你面子，才请你吃一顿饭。”彭美拉的情绪未平复过。

“我也是给足你面子才来赴约。”

彭美拉面色一变：“不错，我不是什么名门淑女，但是，我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是紫荆花皇后。我请你吃饭，你应该受宠若惊，不应该来耍我。”

“受宠若惊？”尤烈一阵嘲弄地狂笑：“你是谁？安妮公主？紫荆花皇后是什么东西？臭美！”

“你……”彭美拉立起身，气得几乎晕过去。

“喂！你先付了账才走！”尤烈叫住她：“你休想到处宣传我尤烈请你吃晚饭，你还没有这种吸引力。”

“你……尤烈……”

尤烈拍拍西装，走了。事后，尤烈细心一想，就发觉这件事情不简单。

彭美拉说得对，除了他们本人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吃饭。

事情是冲着尤烈来的，当然与彭美拉无关，那么问题就出在尤烈这儿。

编排约会，是由秘书长处理的。他把芬妮召进办公室。

“总经理！”

“昨天我和彭美拉去吃饭，你告诉过什么人？”

“总经理的行踪，未得总经理吩咐，就算总裁夫人来问，我也不会随便乱说。总经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尤烈把昨晚的事，说了一遍。

“总经理约会编排表，在未曾下班之前，我是多数放在办公桌上，下班后就锁起来，可能有人偷看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手下的几个秘书？”

“不可能是她们，她们在这儿工作起码两年以上。但是，过去我们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”

“但，她们是和你最接近的。”

“不过，每天来请总经理签文件的经理级高级职员，来见总经理之前，一定经过秘书室；还有一些下级的信差，也常会送信及文件到秘书室，再由

我转交给总经理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如果有嫌疑，上至经理，下至信差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范围太广，”尤烈摇一下头：“要查也麻烦。芬妮，以后你要尽量小心，我不想再有同样事情发生。”

“我知道，总经理。”

“出去工作吧！”

芬妮回秘书室，悻悻然：“我警告你们，我台上的文件，谁也不准偷看！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昨天‘波士’和彭美拉约会，竟然有人知道后去捣蛋，害我给‘波士’审问了一顿，真岂有此理！”

安芝面色一变，作状去整理文件。

“你应该知道我们几个人不会这样做，我们也不会害‘波士’。”钟丝说。

“我知道，不过还是小心些地好。”

第二天，安芝去找素心。

“我想了一晚，我不能再帮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尤烈已经发觉。”

“发觉你？”

“不是，但为了前晚的事，他产生了怀疑，已经吩咐芬妮小心。”

“啊。”素心不以为然：“是他自己粗心大意，他早就该怀疑。为什么他去哪儿，我总也在？不过，只要我们不走在了一起，他不会知道是你的。”

“但是，纸包不住火，总有一天他会知道我在搞鬼。”安芝皱眉：“他会对付我的。”

“怕什么？你过来帮莎莲娜，我给你双倍人工。”

安芝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不是说过，对尤烈又爱又恨，爱他的风流潇洒，恨他的无情，反正你也不愿意长久在尤氏机构，你继续帮我，出了事，马上到这儿来，我分分钟欢迎你。”

“好像做贼似的，我怕。”

“也不用等很久，再帮我一次忙，一个月，就一个月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两个星期。”

“不行呀！三个星期。”

“好吧。”安芝斗不过素心：“就三个星期，一天不多。”

“我会遵守诺言。”素心陷入沉思。

三

素心打扮得好漂亮，一条半截红色绣花及膝裙，同质料绣花背心，内套一件银色的长袖丝衬衣。她来到尤家。

她给尤爷爷带了件啡色羊毛衣；尤太太得到的是一瓶很名贵的去皱霜，

是尤太太惯用的那种名牌子，新出品，货昨天刚到；她送给尤先生的是一条新款颈巾。

尤家一家人都很高兴，尤爷爷吵着要马上把尤烈找回家。

“你给亚烈带了什么？”尤太太好奇地问。

“没有！很难买东西送给他，他什么都不喜欢。”

“亚烈自小给宠坏了，火性子，他有什么失仪之处，素心，你可不要怪他。”尤先生说。

“就看在爷爷的份上。”

“有我们在，”尤太太拉住素心的手：“绝不让他欺负你。”

“他欺负你，我骂他。”尤爷爷牵了素心到书房，他指住一支好精致的碧玉小花瓶：“你看那花瓶好看吗？”

“漂亮极了，很名贵，我看最少值十多万元。”

“二十万整。”尤爷爷点着头：“这个花瓶，最适合插一株玫瑰花。”

“爷爷也有这个雅兴？”

“女孩子才插玫瑰，我房间里的花是一大盆的。”尤爷爷把花瓶放在素心的手里：“送给你！”

“这样名贵的礼物送给我？”素心捧着值二十万的花瓶低叫起来。

“插株玫瑰放在化妆桌上，会增添你化妆的兴趣。”

“我明白爷爷一番好意，但是这样贵重的礼物我怎能收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爷爷，就收下我的礼物，别管它值多少钱，年轻人，爽爽快，喜欢就收下了。”

“尤烈知道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放心，他向来不管这些小事。”

尤烈回家，看见素心，很意外：“你来我家干什么？”

语气很重，一点也不客气，尤太太几乎晕了过去。

“我是来拜候爷爷、世伯和伯母的。”素心保持最优雅的态度。

“谁是你的爷爷？这儿有人姓李的吗？哼！好笑！”尤烈一副不屑的神情。

“我是素心的爷爷。”尤爷爷声音都颤了：“素心来看我不行吗？”

“亚烈！你太没有礼貌。”尤太太忍不住责备儿子。

“幸而素心大量，她不会怪你。”尤先生也插嘴说：“但你是主人啊，怎么连一点主人风度也没有。”

“爸爸！当心她，她满肚毒计，她今天来，是不怀好意。”

“仔仔，你……”

“爷爷，既然尤烈先生不欢迎我，那我先告辞了！世伯，伯母……”

“不！”尤太太抓住素心的手，不让她走：“你来了，一定要吃了晚饭才让你走。”

“你别管他，他是红番，蛮不讲理。”

“伯母，还是让我走吧，我不希望为了我令大家不愉快。”

“你走，我跟你走！”尤爷爷过去拖素心：“我看仔仔是瞧我不顺眼。”

“亚烈，你看你，把爷爷气成这样子。”尤太太急得跺脚。

“快快向爷爷、素心道歉。”尤先生推了儿子一把。

“爷爷，你不要生气。”尤烈是非常疼爷爷的，他推开素心，抱住爷爷，指住素心说：“看在爷爷份上，我批准你在这儿吃饭。”

“留下来，”尤太太去哄素心：“别跟他一般见识，粗鲁又没有礼貌。”

“我……”素心垂下了头，尤先生夫妇更感难过。

“爷爷，我陪你下棋。”尤烈在逗他的祖父开心。

“我要素心一起来。”

“女孩子不会下棋的，别理她。”

“我一定要素心。”爷爷像孩子似的嚷着：“她不参加我不来。”

“好吧！好吧！”尤烈又指住素心：“你呀！跟我们到书房。”

“去吧！”尤太太揽着她，送她过去：“下两盘棋，就可以吃饭了。”

“谢谢伯母。”

“喂！”尤烈在叫：“你到底来不来的？”

“来啦！”尤太太答应着：“他给宠坏了，心肠好，就是嘴巴凶，别跟他计较，晚上我会好好教训他一顿。”

“素心！”爷爷在叫。

“来了！”素心马上追上去。

吃饭的时候，尤烈讨好地夹了一只鸡腿子给爷爷。

爷爷把另一只鸡腿子夹给素心，尤烈看得眼睛冒火。

“爷爷，你好偏心，平时那鸡腿子，你都是给我的。”尤烈说着，竟然把素心碟子里的鸡腿子夹回去。

“你看他，二十几岁人还像个小孩子，好，你们两个都是孩子，鸡腿子是应该让给小孩子的，爷爷给你。”尤爷爷把鸡腿子夹给素心：“每人一只，嗯！”

“爷爷，我……”素心怪不好意思的。

“你不会像亚烈那样气爷爷吧？听话，别让爷爷费心。”

素心含笑点了点头，尤烈还是一副老瞧不顺眼的样子。

喝完咖啡，素心告辞了。尤太太盯住尤烈看，说道：“亚烈，送素心回家。”

“不送！”尤烈毫不客气。

“用不着，我自己开了汽车来。”

“我已经吩咐司机把你的跑车开回家。”尤爷爷笑得很开心：“这儿要找一辆计程车真不容易，还是让亚烈送你回家吧！”

“叫司机送她回去，或者叫佣人为她电召计程车。”尤烈挥一下手。

“亚烈！”尤爷爷很认真地说：“我要你听话，送素心回家，否则，我一个星期不跟你说话。”

“爷爷，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？她不值得，你知道吗？她是个很……”

“素心与你无关，她是爷爷的客人。算我求你，送我的客人回家，行吗？”

亚烈不服气地捏了捏拳头，拿出车匙抛一下：“走吧！爷爷的客人。”

“爷爷、世伯、伯母，我走了。”

“别忘了这个。”尤爷爷把一只锦缎盒子放进素心的手里。

“谢谢爷爷，各位晚安。”

尤爷爷领头一直送素心到台阶，上了车，尤烈一手抢过素心的盒子：“爷爷送了什么给你？”

素心没理他，伸手出车窗外，和尤爷爷他们挥手。

“啊！二十万的花瓶？你今天来，原来是骗我爷爷的古董！”

“别大惊小怪快开车吧！不然的话，你爷爷走过来抗议了。”

尤烈把花瓶放到后座，一面开车一面喃喃地骂：“我早就知道你怀有目

的而来，原来你看中了爷爷的古董。”

素心把手收回来，因为汽车已驶出大路：“你这个人幼稚、无知，又小家子气。和我争鸡腿子，哪儿像个男子，简直是幼儿班的小男生。”

“你别把话岔开去，我看你呀！总有一天，连那座怡红院也骗去。”

“怡红院是你尤烈他朝聘礼之用，我骗去怡红院，岂不是要做你未婚妻？就算我穷死，怡红院送给我，我也不要。”

“我也不会让你骗走，我以后会加倍小心照顾家中的古董。”尤烈想一想：“我现在警告你，我和你李素心，非亲非故，我请你以后不要再到我尤家来。”

“我和我的家人是朋友。”

“他们不知道你的为人，受骗了！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再敢踏人我尤家一步，我打你三个大巴掌。”

“好吧！我答应你，我永远不会主动再到你家，算是怕了你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！喂，我还没有问你，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你刚驶过了……”

尤烈一踏进客厅，就听见了素心那娇脆的笑声。

尤烈无名火起三千丈，一个箭步冲到李素心的面前，指着她：“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我……”素心委屈地望住尤爷爷。

“是我接素心来的，”尤爷爷很不高兴：“是不是我连请个客人回家都没有权？你当众赶素心，眼中到底还有没有我？太……太过份！”

“对不起！爷爷，我不知道是你请她回来的。”

“这个孩子越来越没有礼貌。”尤太太马上安慰素心：“别理他，他是红番。”

尤爷爷仍在气呼呼。尤烈走到他的身边，揽住他的肩膀，哄着他：“爷爷，我已经说了对不起，别生气嘛！等会儿我陪你下棋。”

“你是不是真的不想我生气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你向素心道歉。”

“向她道歉？她配？”尤烈叫。

“我早就知道你心里没有爷爷。”尤爷爷抱住头：“哎！我头痛。”

“你看你，把你爷爷气成这样子，”尤太太马上过去扶住家翁：“还亏爷爷把你当心肝宝贝，你实在太不孝顺了。”

“扶我回房去，我不要见他……”其实，谁都看得出，尤爷爷是向孙儿撒娇，头痛是假的。尤烈深爱祖父，他一喊头痛，尤烈就心乱，真假不分，马上要投降，乖乖贴服。

“李素心，对不起。”尤烈负气道。

“爷爷，”素心走到尤爷爷的身边：“头好一点没有？他已经道歉了。”

“你不生气吗？”尤爷爷没气似的。

“只要爷爷不头痛，我什么都不介意，我给你倒杯热茶。”

“素心，”尤爷爷一把拉住她：“我现在好多了。”

“哼！”尤烈老瞧素心不顺眼。

“亚烈，”尤爷爷对孙子说：“你猜素心送了什么给我？”

“谁……”尤烈怕爷爷再头痛，想抢白素心几句都收住了，敷衍着：“一件羊毛外套。”

“猜错了！很名贵的，你看，在那边。是一套古董茶具，是唐朝的，起码价值四五十万元。”

“没有那么多，才只卖三十八万，那位古董商，是祖父生前的好朋友。”

“改天带我去参观他的古董店。”

“好的，只要爷爷喜欢。”

“明天，如何？”尤爷爷很兴奋。

“好吧！”素心看了尤烈一眼：“不过，我不能来府上接爷爷……”

“明天我去百货公司，先接你去吃午餐，然后再去看古董。”尤爷爷望住孙儿：“亚烈，明天一起去。”

“明天国际财团开会。”尤烈的谎话，满肚都是。

“真不巧，改天吧！怎样，亚烈，这套茶具是不是很名贵？”

“是吧！”尤烈随口答。

“素心知道我喜欢喝茶，送我套茶具，她真细心。”

“各位失陪！”

“你去哪儿？”爷爷愣住。

“我晚上有应酬，生意上的，我回来只不过换衣服。”

“生意要紧，尤先生不要客气。”素心马上说。

“去吧！”尤爷爷挥一下手。

素心看着尤烈走上楼梯。“素心，”尤爷爷拖起素心的手：“到我的书房里来，我给你看一些线装手抄古书，担保你没有见过。”

“到了书房，两人坐下，尤爷爷很开心的问：“你和亚烈是不是在闹别扭？我看他对你并不好。”

“爷爷，我看你是有点误会。”素心垂下了头：“我一直忙着念书，从未恋爱过，这一次由法国回来，认识了几个男孩子，其中一个是尤烈。我承认对他一见钟情，爷爷，你不会笑我吧！”

“怎么会，你很坦白、大方，我就喜欢这种女孩子。”尤爷爷点一下头：“亚烈长得英俊又风度翩翩，的确很吸引人。”

“都怪我自己不好，没恋爱过，幼稚，没见识，否则我才不会自找麻烦。”

“纯真的女孩子可贵。”

“最初，尤烈也很喜欢我，我以为依照传统，他喜欢我，自然会向我追求，谁知道，尤烈从来不约会女孩子，每一次，他和女孩子出去，都是女孩约会他。爷爷，要我主动约会男孩子，我可做不来，也许我太老实，追不上时代。”

“你做得很对，这证明你与众不同，更显示出你可贵之处。”

“但是尤烈不喜欢，大概他认为我太高傲，甚或摆架子。”

“那是他不懂得欣赏。”

“自从我见过爷爷、世伯、伯母，尤其是爷爷。”素心用手帕抹了抹眼睛：“我自己无亲无故，连唯一的姐姐也去世了，只要我看见爷爷，就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。”

尤爷爷走过去，抚着素心的秀发：“可怜的孩子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愿意做你的爷爷。我知道儿子和媳妇也很喜欢你，亚烈所有的女朋友，加起来还比不上你，所以，我们的确很希望你能成为亚烈的太太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早就不敢想，我只希望常可以见到爷爷。”

“这个你放心，你不想见我，我也想念着你，几天不见你，我就马上派

司机去接你。”尤爷爷柔声问：“你到底还喜欢不喜欢亚烈？”

“我喜欢他也没有用，他不喜欢我，爷爷，我已经心灰。”

“用不着失望，其实问题很简单，亚烈被宠坏了，他本身又有条件，那些女孩子也不害羞，主动去约会他，所以，造成他不习惯约会女孩子。你呢！是个好女孩，条件又好，你当然没有理由去约会男孩子；于是，两个人就僵住了。”

素心苦笑一下：“也完了。”

“完不了，还有我这个爷爷呢！你们两个各不相让，也各不相约，那就由我这个爷爷来为你们制造约会。”

“那不大好，尤烈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不高兴？他将来还要感激我呢！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等着亚烈追求你。”

“但是，爷爷，我不明白……”

“你很快会明白，约会，机会，爷爷都会为你们安排。你怎样打败对方，怎样抓住亚烈的心，这些事，爷爷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爷爷，你很久没有去牧场，为什么突然要到牧场住几天？”

“都是为了你。”

“为了我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去到牧场自然明白。”

“老爷，路程那么远，你没事吧？”尤太太扶家翁坐得舒服些。

“为了仔仔，辛苦也得挨。”尤爷爷按着尤烈肩膀：“你知道爷爷有多爱你吗？”

“我知道的，爷爷。”

“你知道爷爷这一生中最爱谁？”

“我，仔仔。”尤烈靠着祖父，挺亲密的。

“你爱不爱爷爷？”

“当然，我最爱爷爷的。”

“老爷，你可不要上当，他最爱自己，老爷的话，他从来不听。”尤太太故意在旁边拨火。

“妈！”尤烈抗议，在女人面前是大男人，在父母面前却偏爱撒娇：“谁说我不听爷爷的话？”

“好，你说的。”

“当然是我说的，我最听爷爷的话，是不是？爸爸！”

“孩子大了，会飞了，现在，连爸爸也不了解你。”

“你和妈妈专和我作对的。”尤烈鼓着腮。

“仔仔，只要你不让爷爷失望就好了。爷爷年纪大，还能看得你多少年，以后你想听爷爷的话，也不容易了。”

“爷爷不要这样说吧，爷爷长命百岁，我一定听爷爷的话，不会令爷爷失望的。”

“这就乖，唉，腰都麻了，还要坐多少时候？”

司机回答说：“老爷，就快到牧场，顶多再过二十分钟。”

“唉，我好累，还要过二十分钟。”尤爷爷用手捶着背。

“爷爷，我替你捶一下。”尤烈握着两个大拳头很轻很轻地为他捶着：“现在舒服点吗？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”尤爷爷开心得合不拢嘴：“现在舒服多了。”

“爷爷，你看，到了！”尤烈指住前面那个大招牌，写着“尤氏牧场”。

汽车一直驶进去，经过一条私家车路，白色屋子前面是片大沙地。

尤爷爷进屋里休息了一会儿，喝过茶，他把尤烈拉到外面。

“把它带来！”尤爷爷吩咐牧场的管工——亚国。

“谁？”

“你很快就可以见到。”风，飘起了尤爷爷长衫的下摆。

不一会儿，亚国把一匹马拉出来，尤烈眼睛为之一亮：“爷爷！好美啊！”它强壮又结实，深栗色，高高的，毛色十分油润。

“送给你二十六岁的生辰礼物，你还有一个月就足二十六岁，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极了，谢谢爷爷！”尤烈开心得不得了。

“你该给它一个名字。”

尤烈想了一会儿：“叫它‘沙皇’好吗！”

“不错，够气派。”

尤烈过去抚了抚“沙皇”。

“爷爷，我想现在就去骑马。”

“急什么呢？反正我们每次来都会住几天，以后天天可以骑。”

“我好喜欢‘沙皇’，爸爸，我要在这儿住一个星期，我向你请假。”

“儿子第一次请假，马上批准。”尤烈的爸爸点一下头：“你由外国回来后一直在忙，现在也该休息一下。”

“喜欢还可以多住些日子，”尤爷爷说：“你爸爸不批准我批准。”

尤爷爷刚说着，尤家另一架劳斯莱斯驶进来，司机开车门，走出的是李素心，穿了一套蓝白骑马服装。

“她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亚烈，你答应过爷爷什么？”

“答应听爷爷的话，但是，我们从来不请外人来牧场。”

“我已经收她做干女儿，素心是老爷的孙女，她怎会是外人。”尤太太马上过去迎接素心。

“爷爷！”尤烈很不高兴。

“你还口口声声说爱爷爷呢！我难得喜欢一个人，你爱我，就得对她好，这叫爱屋及乌。你偏要跟她斗，分明是和爷爷过不去。”

“她是不是也住在这儿？”尤烈看见司机由汽车内拿出一只小皮筐。

“我请她来度假的，你不喜欢，我马上和她回市区。”尤爷爷说着站起来。

“不！爷爷，”尤烈连忙拉住他：“我让她住下来，我不跟她斗。”

“这样才是我的乖孙儿。大家客客气气，我又没有迫你追求她，”尤爷爷很开心：“我现在相信你真的爱爷爷。”

“爷爷，你最疼我，我第一，李素心只能排第二。”

“当然啦，我们都姓尤，”尤爷爷扬了扬手：“你们在谈什么？素心，到这边来啊！”

“爷爷，”素心跑过来：“伯母带我看栏内的马匹散步，啊！这匹马又肥又壮，好漂亮。”

“是我送给亚烈的，他下个月生日。”尤爷爷打量素心：“穿了骑马装，你真的会骑马？”

“在外国念书的时候，假期总会找几天去骑马，骑术虽不算好，但也不会由马上摔下来。”

“亚国，把‘公主’带出来！”尤爷爷对尤烈说：“两个人骑马做个伴，你快去换衣服吧。”尤烈出奇的乖，进屋里去了。

管工把一头灰色的马牵出来，它虽然没有“沙皇”那么好看，但是也十分强壮可爱。

“它叫‘公主’，‘沙皇’未来之前，它是这儿最漂亮的马小姐。”

“它矮小些，比较适合女孩子。”

“如果你不喜欢，改天我买一匹纯白的送给你。”

“我已经很满足，我不想抢尤烈的风头，谢谢爷爷。”素心已上了马。

尤烈穿着全套栗色骑装出来，他看见素心上了马，立刻一跃，跨上“沙皇”的背上。

“沙皇”嘶叫几声反抗，尤烈终于把它制服了：“‘沙皇’的脾气好猛。”

“当心些，”尤太太叫着：“素心，你饿不饿，你还没有吃点心呢！”

“谢谢，我不饿，回头见。”

尤烈已骑着“沙皇”跑出牧场。牧场后面是个大树林，尤烈跑得好快，穿过树林，来到一个大草原，他下了马，把马缠绕在一棵树上，让马儿吃草，他躺在草地上休息。

好一会儿，素心才跟了来，她把“公主”绑在“沙皇”旁边，看着它们一起吃草。

“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”

“这儿你地方熟，我不跟着你，怕迷途，不能回牧场。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说你不该来牧场。”尤烈伏在草地上，拉起一根青草。

素心在他附近坐下：“我本来就不想来，爷爷几次邀约我，我不想今老人家失望，况且市区太吵太烦，也想来郊外吸一下清新空气。”

“爷爷、爷爷。”尤烈学着她说：“肉麻死，你姓李，我们姓尤，谁是你的爷爷？乱认亲戚，不害羞。”

“是你爷爷吩咐我这样叫他的。”

“有句话，你听清楚，为了逗爷爷开心，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假装是好朋友；不过，别忘了，我们始终是敌人。”

“我正有这个意思。”素心爽朗地一点头：“爷爷对我好，我要报答他，为了他，我愿意受一些委屈。”

“我也是为了爷爷才肯牺牲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。”

“你牺牲什么？”

“一想到要假装跟你好就反胃，这还不是牺牲？”

“我牺牲更大，一想起你，我连隔天的东西也吐出来。”

“好！从这一分钟开始，我们不再交谈。”尤烈果真闭上嘴。一会儿，尤烈把“沙皇”牵来。

“还去哪儿？”

“太阳快下山，你心里还有没有爷爷？”尤烈上了马：“我不明白爷爷怎会喜欢你这样的人，挺没良心。”

素心上马时，人有点飘飘的，她咬一下下唇拼命跟着尤烈。

眼看牧场在前面，尤烈突然听见马儿嘶叫声，随着素心一声惨叫，尤烈马上把“沙皇”勒住。

一会儿，“公主”奔过来，尤烈避开它，他一看“公主”马背上没有素心。

他顿感不妙，连忙下马，“沙皇”竟然跟着“公主”跑了。

尤烈随即往后走，在黄色的落叶上，看见一片蓝。他奔前几步：“李素心。”

没有半点回音。

他蹲在她身边，把她的身体翻转过来，她一脸的落叶，尤烈拨开落叶，看见素心闭上眼睛，额头渗着汗。

“喂！李素心，你别吓人。”尤烈把手指移近她的鼻孔：“还有气，一定是由马上摔下来，晕过去了，‘沙皇’……”

可是“沙皇”已跑了。他把素心抱起来，一步步走向牧场。

管工看见两匹马跑回来，吓了一跳，连忙赶出去，看见尤烈抱着素心回来。

“少爷，李小姐怎样了？”

“她被‘公主’抛下马，昏迷了。”

“我去请费医生。”

“费医生？找医生起码要花几个钟头，送她到医院算了。”

“这儿去医院更远，乘车快也要六个多钟头，人家说，摔倒的病人最好不要移动。”

“这也不能，那也不能，麻烦！”

“少爷，你有没有看见一幢红色的小房子？”管工指住牧场后面的左方，那儿疏疏落落有几间小洋房：“费医生就住在那儿，开车去，来回只需要二十分钟。费医生虽然已经退休，却是个很有名气的外科医生。”

“他已退休，肯来吗？”

“费医生人很好，我们这儿的人有什么不舒服，都去找他。”

“那你马上去请他来。”尤烈把素心抱进客房，轻轻放在床上。

素心的脸上粘着泥。“亚贵……”尤烈停住了，牧场一共有个管工、两个杂工，一个男工人打理房子兼厨师，他就是亚贵。

亚贵是个男人，没理由要他侍候李素心，等会儿还要替素心换衣服呢！牧场只有一个女佣人，专门侍候女主人，平时协助亚贵管理房子。

“亚仙！”

不一会儿，亚仙进来了。

“替李小姐把脸上的泥抹去，可不能动她，小心点。”

“少爷，李小姐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又不是医生。”尤烈喃喃地往外走：“还是由妈妈来看护她。”

“少爷，太太不在家。”

尤烈回转身：“她去了哪儿？这儿还有麻将搭子？”

“先生和太太陪老爷回市区去了。”

“爷爷有什么事？”

“老爷说，他们会回来吃晚餐，请少爷和李小姐一定要等他。”

“奇怪，老远地跑进来，又老远地跑回去，不怕腰骨痛？”

“少爷，”亚国领着一个五六十岁，很慈祥的老绅士进来：“我把费医生请来了……这位是我家少爷。”

“费医生，麻烦你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先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我一遍。”

尤烈把一切说了。

“唔！你和亚国在外面等，亚仙姐，你留下来，检查的时候，我要你帮忙。”费医生请了尤烈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尤烈马上去洗脸更衣。回到客房，费医生已从里面出来。

“她断了腿，还是断了手？”

“她没有受伤，‘公主’的脾气一向很好，它可能只是轻轻把她摔在地上；而且她满身树叶、泥泞，昨天下过雨，地面不太硬；况且又满地树叶，她戴了帽、手套，穿得密密的，只是衬衣的袖子破了，擦伤了外皮。”费医生很耐心地分析。

“但是她一直昏迷不醒。”

“她刚才已醒过来，昏迷的原因……毕竟她是女孩子，受了惊，主要是身体很弱。”

“她不像是个体弱的人。”

“可能是暂时性，我替她打了针，留下些药丸给她服食，我明天再来看她。不用担心，尤少爷，她没事的。”

“我准备把她送去医院，那儿不单只有医生，还有护士。”

“她受惊，身体又那么弱，现在乘车去医院，深夜才能到达，伤者会熬不住再昏迷过去。”费医生很诚恳地说：“相信我，她没有受伤，不用送医院，我就在附近，来看她也方便。”

“照一下X光，是否安全些？”

“X光一定要照，不过要等她身体强壮些，现在她根本不能坐起来。”

“好吧！我尊重费医生的意见，我送费医生。”

尤烈送了费医生回来，进客房，看见素心仍然紧闭眼睛。

“费医生不是说她醒过了吗？”

“她身体很弱，连说话都像没有气，费医生替她打针的时候，她醒过，费医生走后不久，她又是这样子。”

尤烈皱起眉头：“她到底是昏迷还是睡觉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费医生给李小姐两种药丸，一种是消炎的，一种是止痛的。”

“你按时给她服食吧！”

“费医生说，李小姐暂时只能吃流质的食物，比如粥、牛奶。”

“你给她多喝鲜奶。”

“少爷！”亚贵站在门口敲敲门：“老爷来的电话。”

尤烈高兴极了，马上跑下楼梯到客厅：“爷爷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亚贵告诉我，素心由马上摔下来，她怎样了？”尤爷爷很焦急地问。

“费医生来看过她，她没有事，右面手臂擦伤了一点点，不碍事的。”

“啊，费医生，他是个好医生，有他照顾我就放心，他说没有事，一定没有事。”尤爷爷舒一口气：“亚烈，我想和素心谈谈。”

“她刚睡了，费医生说她身体弱，又受惊，需要休息。”

“那就让她休息吧！这可怜的孩子，我本意是想让她在牧场度假，唉！”

“爷爷，你为什么突然回市区？”

“老毛病发作，腰骨痛得要命，没有陈医生，我一定痛死。”

“爷爷！我马上回去看你。”

“不，不，陈医生的药像仙丹一样，我已经完全不痛；不过，陈医生吩咐一两天内，我还不宜坐长途车，我准备大后天就会去的，你小心照顾素

心。”

“我明天一早把她送去医院。”

“你不能送她去医院，素心是个可怜的孤儿，不单只没有父母，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沒有。你把她送去醫院，她孤清清的一个人，多凄凉。”

“但是我们这儿没有医生又没有护士，我又不会照顾病人。”

“我们有费医生，虽然没有护士，但是我深信你可以照顾她。”

“爷爷，你别忘了我和李素心……唉！我们并不是很好的朋友。”

“别管她是不是朋友，把她当病人，可怜她、照顾她，你不是说很爱爷爷，愿听爷爷的话么？亚烈，我现在求你，代我照顾素心，不要把她送去醫院。”

“爷爷，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她那么好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外姓人。”

“她在我们家出事，我怎忍心不理她？好，我马上乘车来。”

“爷爷，你的腰骨……”

“别管它，让它痛死算了。”

“爷爷你别来，”尤烈终于投降了：“我答应你照顾李素心。”

“真是我的好乖孙，辛苦你两天，我后天去接班，有事马上通知我。”

“你别赶着回来，一切我会应付，爷爷，你就安心休息吧！”

尤烈吩咐亚仙看护素心：“有什么特别的变化马上通知我。”

尤烈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人推醒。

“少爷，快起来，李小姐不好了。”

“她怎样？”尤烈由梦中惊醒，整个跳起来：“她怎样了？”

“她很烫，好像发烧，还发出一些呻吟的声音，我好怕。”

“发烧？好端端为什么发烧！”尤烈下床，拉了件晨褛，也来不及穿，连忙跑去客房。

尤烈抚摸一下她的额，果然是发烧，素心虽然昏昏迷迷的睡，但辗转反侧，睡得很不安宁。

“怎么办？”尤烈担忧地坐在床边。

“请费医生来看她。”

“半夜三更去吵醒人家？”

“已经快天亮了，费医生每天六时起床跑步，现在……啊！还差五分钟，如果不赶快些，就截不住他。”

“那你赶快去把费医生请来。”

亚仙跑着出去，尤烈一面穿睡袍一面观察素心，她的脸红红的，嘴唇有点干，偶然发出一两下呻吟声，令尤烈很担心。

“李素心，你可不要吓唬我，要是你有什么不测，我怎样向爷爷交代？”

尤烈再按按她的额头，马上跑到楼下的酒吧去拿冰，这时候，费医生穿着运动衣，提着个药箱子来了。

“费医生，你来了真好，”尤烈开心得一松手，冰块散满了地：“素心发烧，不知是不是内部受伤了？”

“我马上替她检查，你带点冰上来。”费医生招手叫亚仙，他们上楼去了。

尤烈看着地上的冰块，摇摇头，他拿了个冰桶，跑进厨房。

他拿了一桶冰回客房，费医生正在替素心打针。

“费医生，她是不是……”

“她感冒，怪不得她那么虚弱，多给她喝些水，啊，冰块用袋装着把它

放在素心的额上，她会舒服些。”费医生说：“等会儿叫亚国到我那儿去拿药，有药丸，也有药水，每隔四个小时服一次，不分日夜。”

“晚上也要照吃？”

“是的！晚上一样每隔四小时服食一次，这样，病会好快些。”费医生拍了拍尤烈的肩膀：“她没有事的，你不用担心，明天我吃过早餐再来看她。”

“耽误你跑步的时间，真不好意思。”尤烈送他到门口。

“没关系，可以改在黄昏，尤少爷，素心一定是你的女朋友，她非常漂亮。”

“她……”

“小心照顾她，明天见！”

尤烈回客房，亚仙呆瓜似地站着。

“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快找个布袋去装冰啊！”

“噢！我差点忘了。”亚仙跑出去。

尤烈走到床边，素心已醒过来，她似乎哭过，眼睛有点湿润，她用沙哑的、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给你添麻烦，我看，我应该回家，不能负累你。”

“别傻，你在我家生病，我怎可以把你往家里一送了事？”尤烈尽量做得温和，仿佛在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：“渴不渴，要不要喝点水？”

“好口渴！等亚仙姐回来……”

“等她，恐怕你要渴死了。”

尤烈一手扶起素心，一手拿水杯喂素心喝水，不一会儿，素心已经把水喝光。

“还要不要？”

“不！谢谢你，”素心歉然：“我真过意不去，还要你侍候我。”

“你发烧，要多喝水，你口渴，马上闭声，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。”

素心点了点头。

亚仙拿着布袋进来，尤烈接过了，把冰块放进去：“李小姐感冒，一定是昨晚受凉。”

这儿空旷，晚上很凉，你应该替李小姐盖张薄被。”

“我……”亚仙吐了吐舌头。

尤烈把冰袋放在素心的额上，亚国已经拿药回来，尤烈把冰袋移交亚仙，他检查了药，跟亚仙交代一次；然后亚仙喂素心喝鲜奶、服药。

不久，素心睡着了，尤烈也回房间继续睡觉。

素心睡的时候多，又有亚仙照顾，看样子，她似乎舒服些，睡的时候也安宁了。于是，吃过午饭尤烈就骑着“沙皇”到大草地吃草，他在树阴下也睡了一觉。

晚上睡前，他照例去看素心，她似乎没有那么烫，脸也没有那么红。

“别忘了费医生的话，晚上一样要吃药，每隔四小时吃一次，下一次的吃药时间是十二点半。”

“少爷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的。”

尤烈回到房间是洗了澡，他不习惯早睡，于是开了电视机，看了一套国语残片，人开始有点疲倦。看看表，深夜两点钟，该睡觉了，明天费医生差不多八点钟就会来看素心，他赖在床上。

上了床，还是不放心，再下床到客房一看，素心睡了不稀奇，亚仙竟然也睡了。

再看看那些药水，还有三格，没道理，素心应该吃了四次药，药水应该留下两格，一定是没吃十二时半的药。

尤烈很生气，用力摇亚仙：“喂！我吩咐你十二时半喂李小姐吃药，你为什么偷懒？”

“少爷，我十二时半叫李小姐吃药，我叫了半个钟头她都醒不过来，我想休息一下再叫她，谁知道我竟然睡着了。”

“胡说，我没有喂过她吃药吗？她最合作，一叫就醒。”尤烈拍素心：“起来，你该吃药了。”

“嗯！”素心缓缓张开了眼。

尤烈自己喂她喝奶、吃药；然后把她放回床上，让她继续睡觉。

尤烈坐在床边，替素心拉上薄被，他低声对亚仙说：“你那么想睡，去睡吧！有一次，没一次的吃药，她的病要拖多久才能好？”

“少爷，我知错了，我捏着自己的肉不让自己睡着，我会依时给李小姐服药的，你宽恕我这一次吧。”

“算了，昨晚你熬了一个晚上，一定很疲倦，去睡吧！”

“少爷！”尤烈不再理她，亚仙只好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尤烈坐在床边，背靠着床头，眼皮重重的，差点睡着了。

他捏一下自己，连忙回房间戴上了闹表，校好了时间，然后靠着床头打瞌睡。

“呀！”这惨叫声和素心堕马的叫声一样，尤烈吓得睡意全消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它想杀死我！”素心扑倒在尤烈的怀里：“它想杀死我！”

尤烈怀中的素心，全身发抖，虚弱而怯惧，尤烈本想推开她，但是想到爷爷说过：看护她、可怜她……现在的素心，既不会牙尖嘴利的跟他抬杠，也不会目中无人的高高在上，她的确很可怜。于是他缓缓地伸出手，轻抚那丝一样的秀发：“不用怕它，我明天把它宰了。”没有回音，原来素心睡着了。

他轻轻把她扶下躺着，替她拨好秀发，抚了抚她的脸，仍然有点热度。

“要不要喝点水？”

“唔！”素心一翻身，又睡过去了。

床上空了位置，尤烈索性坐在床上，靠着歇息。

“一只马、两只马……啊！”素心忽地整个坐起来。

“李素心……”

“好多马……”素心一把抱住尤烈，抽抽噎噎。

“素心！”尤烈低头一看，素心闭着眼睛，脸颊挂着两颗泪珠，呼吸一起一伏，她伏在尤烈的胸膛上，一下子就安静了：“原来做噩梦。”

尤烈再次扶她躺下，可是素心抱得他很紧，尤烈到底不忍心用力拉开她。

“算了，就让她这样躺着。”尤烈心里想：“省得她不停发噩梦。”

果然，素心在尤烈的怀里熟睡，再没有梦里惊叫。尤烈也可以舒舒服服地闭目养神。

吃早上六点钟的那一次药，尤烈也没推开素心，只是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只手，另一只手仍然环绕她，单手喂她喝奶、服药……

突然一串拍门声，尤烈张开惺松睡眼，原来他和素心竟然相拥而睡。他马上用力推开素心把她放下躺着，跳下床，拉好晨褙，拨拨头发，走过去开门。

“费医生！早！”尤烈看看表，刚好是八点钟。

“她怎样？”

“一个晚上发噩梦。”

费医生轻轻拍醒素心，替她探热、听脉搏、检查：“进展得很好，只要吃两天药，担保可以下床散步。”

“晚上还要不要吃药？”

“不用了，她的热度已经减低，大约晚上就可以完全退热。明天可以吃些固体食物，上午吃面，如果胃口好，晚餐可以吃饭。”

尤烈松了一口气。费医生走后，素心对亚仙说：“为了我，你两天没得睡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昨晚是少爷值夜，他侍候你吃药的。”亚仙替素心拉好被。

“尤先生？”素心诧异，很抱歉地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我太过份了，我……”

“没有人喜欢生病的，”尤烈不以为意：“况且我答应了爷爷照顾你。好好休息吧，希望你尽快康复！”

“尤先生，”素心从未那样温柔地对尤烈说话：“你一定很疲倦了，好好地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尤烈点了点头，对亚仙说：“别忘了按时给李小姐服药。”

“知道了，少爷……”

尤烈正在吃晚餐，亚仙由楼上跑下来：“快去看看李小姐。”

“她怎样了？”尤烈一惊，手中的叉子“啪”的一声落在盘子里。

“她不断叫你的名字，叫了很久，她面色苍白，满面是汗。”

尤烈马上跑上楼，进客房一看，素心的脸果然不再红通通，很苍白，没有什么血色。

尤烈用手拨开她的头发，呀！凉凉的，尤烈回头对亚仙说：“你摸摸她的额角，看看是不是退热了。”

亚仙抚摸一下，高兴得低叫起来：“是退了热，怪不得汗那么多。少爷，你听，她还在喊你的名字，你留心听！”

尤烈无缘无故脸一红：“她是在做梦，她喜欢发噩梦，大概又梦见马，怕摔下来，所以叫我去救她。你还不赶快拿条毛巾来，替她抹汗？”

“是的，少爷。”亚仙跑出去。

“她终于好了。”尤烈把两手插进裤袋：“明天爷爷来，我也有个交代。”

“二小姐，你身体那么好怎会闹起病来？”

“那不过是苦肉计。”素心朝莎莲娜诡秘地一笑。

“苦肉计？”莎莲娜疑惑。

“尤爷爷请我去牧场度假，并暗示我和尤烈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但是我自己想，尤烈硬得像块铁，自己又不是火，相对也无用，退一步想，把自己做作柔软一点，还差不多。于是，去牧场前一天，我整天除了喝水，没有吃下任何东西，睡前洗了一个冷水浴，开足了冷气，穿件雪纺薄睡袍，冷足一晚，第二天空着肚子去牧场。当我和尤烈骑马回程时，已经有点晕眩；于是我选了前面一段没有石块，没有枯枝，落叶又厚的路，两腿向马肚一压，马缰紧拉，马反抗嘶叫，双足举起，我顺势滚在地上，这就是我没有受伤的

原因。”

“其实，你没有堕马也会晕倒。”

“饿晕嘛！身体内的卡路里缺乏，加上受凉，不大不小地摔了一下，于是感冒啦、发烧啦，就这样病了。”

“尤烈终于掉进你的陷阱？”

“没有，”素心摇一下头：“虽然他照顾我、侍候我，但，对我并不动心。”

“你那样标致出色，每一个人都说只有二小姐才能配尤烈。”

“只要我肯低头，和他交个朋友，完全没有困难。可是，那并不能得到他的心，我怀疑他对女人根本没有兴趣，他只关心自己，和他的家人。”

“他一大堆的女朋友呢？”

“供他消遣，他不会对任何人付出感情，心如铁石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不如放弃吧！”

“放弃？姐姐的仇不报？还有他长久以来对我的侮辱。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，慢慢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莎莲娜，我请你送去尤家和给尤烈的请柬，你都送到了，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尤爷爷表示一定会带同儿媳一起来。尤烈说，他倒要看看你家是什么样子，他还表示完全出于好奇心。”

“管他为了什么，肯来就好！”

素心为了报答姓尤的一家人对她病中的照顾，特地在家里请客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她夹了一只鸡腿子给尤爷爷，把另一只放在尤烈的餐碟上，尤烈看看，有点意外。

“鸡腿子，你喜欢吃的。”素心甜甜的笑，像对老朋友说话。

素心甜得腻，尤烈接受了。一顿饭素心老逗尤烈说话，一次又一次表示感激他的照顾。尤爷爷和尤烈的父母又尽在帮素心，使尤烈想说句嘲讽的话，也不好意思开口。

其实，素心不“骄”的时候，倒是很不错的，起码美丽是她的条件。

饭后，在客厅喝咖啡。

“亚烈，你生日的餐舞会，不是要请位女主人吗？”尤先生说。

“是的，爸爸，但还没有决定。”

“就请素心，素心最漂亮，风度好，仪态高贵优雅，又会交际应酬。”尤爷爷马上推荐。

“爷爷，我恐怕条件不够。”

“你不够条件？那根本没有人选，亚烈，决定请素心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尤烈面有难色，因为谁都知道尤烈和素心是死对头，更何况他在尊尼、柏加、子洋面前保证，全世界的女人死光他也不会追求素心。

请李素心做女主人，人家会想入非非，怎么办？

“大概又为了尊尼他们。”尤爷爷生了一对透视眼：“我会告诉他们，那是我的主意。”

“就这样决定吧！男女主人的晚礼服，要配成一对的，明天我陪你们去订制衣服。”尤太太一口咬定。

“想想就开心。”尤爷爷一脸的笑。素心根本不想反对，尤烈无能反对。

于是，素心做了舞会的主人。尊尼他们并没有因而起哄，大概给尤爷爷说服了。

尤烈的生日餐舞会，在浅水湾新建的别墅举行。

花园，泳池布置得七彩缤纷，因为餐后有一个露天园游舞会。

尤烈穿一套纯白凸花的晚礼服，里面是一件鲜红的背心，胶片和小珠镶得满满的，晚服和背心的钮扣，全部用上水钻。

素心穿一件鲜红的吊带晚礼服，全丝的，吊带是两条水钻带，胸前镶满胶片和小珠。

她把头发全部梳向左面，结了一只辫子髻，髻的周围插着钻石花，和她的钻石项链、手镯、腕表和单头四卡拉钻戒是一套的。

他们俩站在客厅的入口处，像一对璧人，尤太太还分别为他们插上了白玫瑰。

尤烈和李素心在一起，很多人都感到奇怪，那些不知原委的男孩子，差点要向尤烈下战书。女孩子呢，一看见李素心就心痛，当然，失望是最致命的。

素心为尤烈弄好了领花。

尤烈把素心那件红色小披肩拿来，为素心披上：“晚上开始有秋风。”

“谢谢！”在尤爷爷及尤家的家人面前，素心对尤烈非常的温柔。

晚餐是自助式的，素心先挑了碟食物，送去给尤爷爷。

“这儿舒服。”尤爷爷坐在客厅外的露台上，那儿有一张张的桌子和椅子：“亚烈答应陪我，你也一起来。”

“我一定来，但是他被一群女孩子围着，恐怕很难脱身。”

“摆脱女朋友，亚烈自有办法，否则，他也不会答应我。”

尤烈和素心，以主人的身份，两个人领跳第一个舞。

他们一直跳过去，彩灯越来越少，在半昏暗的喷泉旁，尤烈停下来。

素心回身走，尤烈叫住她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舞跳完，我还要回去招待客人。”

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不是见不得光的话吧？”

尤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盒子：“我不喜欢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”

“少爷，是一枝纯金笔。”素心双手交抱胸前，态度并不友善。

“金笔有什么希罕，我自己也有。”尤烈不屑的。

素心把盒子抢过来，顺手扔进喷泉。

“两副面孔的人，你刚才的温柔呢？虚伪！”尤烈冷笑。

“你对我也不见得有什么礼貌，金笔你不喜欢，我扔了，是爽快，并不是虚伪，请你弄明白。”

“金笔你扔了，我请你做女主人，你身上的衣服是由我家付的，你怎可不送生日礼物给我？”

“改天有空请光临敝公司，你喜欢什么由你自己挑。”

“真的可以任我选择吗？”

“十万八万我总付得起。”

“那我现在就要，”尤烈拖着她的手臂，把她拖进怀里，“价值连城的礼物。”

“你……”素心浑身发毛，推拒着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吻你！”

尤烈把嘴唇压下去，素心想咬他的嘴，但是他的舌头挡住。素心想咬他的舌头，可是脑海里念头一闪，她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她几乎已透不过

气。

她推拒着，力发不起来，尤烈轻轻放开她一点，喘息着说：“你的唇又香又软，是我吻过的最好的嘴唇。”

他真可恶，占了便宜还说风凉话，拿她来跟别人比。可怜，她的初吻竟落在这魔鬼的唇上，她要报复！

“你的确与众不同，明天我们一起吃午餐。”

“你在……邀请我？”

“邀请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向来只有女孩子邀请我，我从未邀约过女孩子。”

素心透口气：“那，午餐不必吃了，反正我也从不邀请男孩子。”

“我不是邀请你，是命令你，命令你明天陪我吃午饭。唔，明天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，国际俱乐部扒房。”尤烈神气地笑一笑：“担保你没有去过，因为你没有一个男朋友够资格到国际俱乐部。”

“不见得，汤玛士的爸爸也是国际财团的董事，还有利保禄已带我去……”

“你明天陪我吃午餐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！”

“喂！你又去哪儿？”

“拿披肩，我冷得发抖，行吗？少爷。”素心边走边说，她回到屋里去，拿起披肩找着尊尼：“送我回家！”

她找个理由向尤爷爷告辞。尊尼和素心等司机把汽车驶进来的时候，刚巧尤烈由花园回来。

“李素心，舞会还没有散，你是舞会的女主人，怎能走……”尤烈想截住素心，可是被几个女孩子缠住了。

四

第二天，尤烈准十二时四十五分，到达国际俱乐部，他是这儿的会员，又是常客，因此受到很好的招待。

进扒房，素心还没有来，尤烈心里想：“这女人是不守时就出不了头，她和普通人没有两样。”

他要了一杯餐前酒——夏日金辉。

酒喝光，看一看表，一时二十分，这女人也太摆架子，竟然迟到三十五分钟。跟她约会的女孩子第一次或有迟到，但也只不过是十分八分钟，面斥一次，下一次便乖乖守时。迟到三十五分钟，还是李素心首创。

他肚子饿，加上要教训素心，令她没有面子，于是，他决定不再等待素心，自己先点了菜。

“小姐还没有来？”部长问。尤烈专挑他侍候。

“她昨天说好了迟点来，今天她开会。”尤烈连忙为自己撑面子。

“小姐喜欢吃什么？”

尤烈想起鸡腿子：“鸡。”

“我要为小姐介绍烟熏山鸡柳，美国来的，味道很鲜美。”

“等会儿她来，你对她说。”

“小姐贵姓？”

“李。”

由头盆的沙律到海鲜汤、白汁龙虾、雪糕、水果到咖啡，二时半，素心不单只人影不见，连电话也没有一个。

“小姐还没有来？”

尤烈火上加油：“大概出了事，她常常会突然晕倒。”

“要不要为尤董事拨个电话？”部长显得很关心。

“不，谢谢，我自己也要赶回公司开会。”他签了单，放下些钞票，马上一匆匆离去。

素心在看一种新商品的海报，突然有人推门进来。

“尤先生，你不能进去，尤先生，你出来……”

是尤烈，气冲冲。

“什么事？”素心没看尤烈一眼，眼光仍然停留在海报上：“进来敲门的规矩也不懂吗？”

“二小姐，真对不起，尤先生一定要进来见你，我已经制止他，可是，他直冲进来，我可没有办法……”

“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。”素心的声音很温和：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
“喂！”尤烈近乎呼喝：“我有话要跟你说！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你出去。”尤烈把莎莲娜推走，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

“尤先生，你把莎莲娜推了出去，我甚至不能请你喝一杯茶。”

“少献殷勤。”

“过门也是客。”

“喂……”

“啐啐！”素心站起来，菊花黄的套装裙，里面是深蓝的低胸无袖衬衣，散着长发，脸上一点化妆品也没有，整个人散发着青春气息：“尤公子呀！你是名门望族的公子哥儿，怎可以这样粗鲁？”

“你不守信用，该骂！”

“我不守信用？我承诺过你什么？”

“你答应下午去国际俱乐部。”

“去那儿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会员。”

“陪我吃午餐呀。”

“有这回事吗？今天约我吃午餐的明明是尊尼，怎会是你？让我问问莎莲娜。”素心无可奈何地笑一下：“公私两忙，约会的事，不能不交给秘书安排。”

“不用找她。”尤烈制止她按对讲机：“昨晚我当面叫你陪我吃午餐，你胆敢说没听过。”

“我听到！”素心点一下头：“你命令我，声明不是邀约。”

“听到为什么不来？我饿肚子饿了三十五分钟！你根本没有信用。”

“尤公子，我只不过听到你的命令，我可没有答应过陪你吃午饭。”素心昂一昂头：“对方若不是诚心诚意邀请，我绝对不会赴约。”

“你不去也应该通知我，害我一个人呆呆地等。”

“你等我是你自作多情，通知你？你未来之前，今天我根本没有想起世界上有你这个人。”

“你好可恶！”尤烈举起了手。

“打吗？强权之下皆弱肉。”素心仰起脸，闭上眼睛。

那粉雕玉琢的素脸，那迷人润泽的双唇，尤烈的手缓缓地放下，托着她的下巴，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。

“啪！”一个巴掌。

“为什么打我？你好大胆！”绵绵的怜爱化作了恼羞成怒。

“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”素心涨红了脸，指住门口：“你这色魔！”

“你是第一个胆敢打我的人。”尤烈抚了抚脸，突然把素心办公桌上的东西全扫在地上：“你别骄傲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已经可以迷倒我？其实我不过是戏弄你！听见了没有？”

素心马上拿起电话：“保安组……”

尤烈一手抢过电话，向电话里吼：“你们的女‘波士’在办公室跳脱……”

素心手一按，截断了电话：“你这下流无耻的东西，马上给我滚！”

尤烈拍开她的手指，不屑地冷笑：“你不跳脱衣舞，求我也留不住！”

尤烈拿起一叠文件，扔向素心的脸上，踢开门走了。

素心恨得咬牙切齿，拼命握着双拳。

莎莲娜进来，一看，哗然而叫：“尤烈大捣乱？糟糕，这张合同……”

“我将来会要他加倍偿还，我一定会！”

“二小姐，我看算了吧。”莎莲娜一面收拾东西，一面说：“尤烈这个人不好惹，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”

“算！账一定要算！”素心走过去靠在窗前，喃喃地自语：“我要报仇！姐姐，听见没有，我要报仇……”

尤烈每晚更换一个女朋友，每晚都吻一个女孩子。晚晚失望，晚晚皱眉。

“你的嘴巴为什么这么大？”

“你的嘴唇太薄了，你的牙齿压痛了我的嘴。”

“你的嘴唇大干，喷。”

“唔！从未见过这样粗糙的嘴唇。”

“你的胸脯别住我身上挤啊！你的唇快要冰死我了！”

“你涂那么厚的口红干什么？我可不高兴吃唇膏。”

“你令我反胃……”

唉！人比人，比死人。经过素心，尤烈几乎对所有的女孩子的嘴唇都没有兴趣，有十几、二十个女孩子，因此而被尤烈抛弃，从此分手。最令他懊恼的，每逢他去到一处地方，总看见素心挽着不同的年轻绅士出现，他们有说有笑，十分融洽。

以前素心看见他，还会打个招呼，现在是视而不见。素心每次的打扮都不相同，按场合而有所分别。在球会，她穿套网球上装，长发用橡筋圈束起一条马尾，蹦蹦跳，活泼又可爱，简直像个中学生。

吃下午茶她会穿条裙子，或者带顶帽子，大方自然，十足的大学生。

参加酒会，发型多姿多彩，衣服的颜色比较鲜艳耀目，穿条金色束脚灯笼裤，青春又富魅力，充分表现出少女的特色。

夜总会、BALL、派对……她穿的都是性感的晚装，贴身的礼服旗袍，充分地展示她那成熟、丰满而又具备少女特有的弹性——标准、美妙的身材。那时候，她不再是秀气的中学生，而是艳光四射、令人无法抗拒的美人。除了对尤烈，素心对人温柔有礼，风姿迷人。尤烈不明白素心和别人说话，声音为什么那样温柔娇脆，而对尤烈不单只是冷冰冰，还有点凶恶。她是个怎样的人？骄傲！

但是，从没有一个男孩子这样批评过她，每一个人都称赞她既美丽又温柔。

尤烈承认，越来越注意素心，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，全不把她看在眼里。

尤爷爷向他投诉：“亚烈，我差不多一个月没有看见素心了。”

“你不是很喜欢派司机去接她来家里玩玩的吗？”

“跟她通过几次电话，她最近好忙，派车去接她，也接不到她的人。”

“嘿，她真忙，忙着拍拖。”

“跟谁？她不是找到了意中人吧？”

“不知道她找到意中人没有，今天这个，明天那个，尊尼一个星期还见不到她两次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什么？”

“在牧场的时候，你们不是很好吗？她病好了我还见你陪她去散步。”

“爷爷，往事别提了，提起来真叫人生气，那时候，她生病需要人照顾，所以对我还算友善，现在没病啦，也不必再利用我了。”

“你不能这样说，素心不是这种人，她病好了，还请我们回家吃晚饭。”

“她这个人没有良心，以为请人家吃顿饭，就一切可以抵消。”

“没那么绝情，你生日，她还做你的女主人，那天你们多登对！”

“就是那天，她大概以为报答了我，从此散了。”

“亚烈，你坦白告诉爷爷，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她？”

“还是一句老话，李素心样貌美丽，行为恶劣，这种臭脾气的女人，我尤烈一生一世没老婆也不想要。”

“素心温温柔柔，我从未见她发过脾气，她对你也很不错。”

“爷爷，她是个两面人，你们面前一套，我们单独相对又另外一套。”

“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学得那么多疑？”尤爷爷不以为然：“我明天一定要把她找来，你推了所有约会，早点回家。”

“爷爷，我不想……”

“听话嘛！”

尤烈的心情非常矛盾，他挨了素心一记耳光，至今怒气未消，恨不得回敬她一个巴掌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他又很想看看素心在爷爷和父母的面前，会怎样对待他。

结果，他还是推了那天的约会，下了班马上回家。

素心已经在座，她和过去没有两样，看见尤烈也没有尴尬，反而尤烈自己有点不自然。当然，一生人第一次给人掴耳光，打他的人还是他一直看不起的女人呢！

“亚烈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吃点心。”尤爷爷是最高兴的。

吃点心的时候，尤烈很少说话，低着头猛吃东西，尤爷爷说：“晚饭前

最好散散步，亚烈，你带素心到花园走走。上次素心来做女主人，忙了大半天，根本没有好好看过我们的新居。”尤烈用餐巾抹手，没有说话。

“仔仔，我的话你没有听见？”

尤烈垂着头，皱起眉：“爷爷，我说过有外人在……”

“外人？没有呀，你是说素心吧？她不是外人，是我的乖孙女。”尤爷爷推着尤烈；“去！素心想看前天空运来的蓝玫瑰。”

尤烈赖着，这大男人有时候真嗲，素心从心坎里笑一下，真是被宠坏的男孩，谁嫁着他注定一生受苦，庆幸这受害者永远不会是自己。

素心先站起来，微笑问尤爷爷：“不如我们走走好吗？”

“老人家吃饱了就想休息一会，走不动了，你和亚烈去吧！”

“可以走了吗？”素心柔声问尤烈。

尤爷爷、尤太太用恳求的目光望住尤烈，尤烈掷下餐巾，站起来，领头走了出去，素心跟在他后面，好像一点也不介意，尤爷爷翁媳反而替她难过。

尤烈和素心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尤烈不能不停下来。

秋风吹起素心的粉绿裙袂，她摘了一朵小黄兰插在鬓发间，她缓缓地走向前问：“好看吗？”

“李素心什么时候不好看？”

“你终于承认我长得美丽？”李素心俏皮地一弯腰：“谢谢！”

“洋娃娃也很好看，我并不认为漂亮的女人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对美丽的女孩子没有好感，怕她盖过你的光荣，看样子，你将来选对象，也会选个平凡的。”素心坐在喷泉的云石圆堤上：“我看，像我姐姐那样就差不多。”

尤烈坚决地摇一下头：“我不知道要到哪一年结婚，不过，我将来的妻子一定要是一个最漂亮的。”

“你不是暗示向我求婚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尤烈好像很惋惜地看着她：“女人除了美丽，还要温柔、真诚、有爱心。”

“每一个男孩子都说我很温柔，我对人也很真诚，我没骗过任何人的金钱、感情，或者其他什么的，我孝敬老人家，喜欢小孩子，我很有爱心。”

“你不是暗示你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做我的妻子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怎么会？”素心做了一个手势：“我们是死对头。”

“这证明你很虚伪。”尤烈用手接着喷泉的水，这是懊恼的表现。

“我？我从不虚伪。”

“你还狡辩？”尤烈怨恨地看一眼：“在我家人的面前，你对我又温柔又体贴，他们不在，你就拼命折磨我。”

“应该说，彼此折磨，你对我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。”

“那就不应该在我家人面前演戏。”

“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，爷爷希望我们做好朋友，我不想他老人家失望，难道这也是罪过？”素心反问：“我看得出你也很孝顺你爷爷。”

“你到底要不要看蓝玫瑰？”尤烈也许自觉理亏，马上换了一个话题。

“当然要，这是我跟你出来的目的。”素心站了起来。

尤烈带素心走进第二个花房，里面放满一盒盒各种不同颜色的玫瑰。

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橙黄的、粉红的、鸳鸯红的，还有六盒蓝的。

“好漂亮！”素心捧着一朵蓝玫瑰爱不释手：“花瓣像天鹅绒一样。”

“蓝玫瑰不难找，但花瓣又厚又大得像只大饭碗，在这儿不轻易买得到。”

“不知道爷爷从哪儿买回来的？”

“是我买回来送给爷爷的。”

“啊？你！哪儿买得到？”

“南美，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在南美。”

“我真想认识他。”

“我不会给你介绍，我不想尊尼、子洋他们多一个情敌。”

“你弄错了！”素心笑着摇摇头：“我只不过想托他买两盒蓝玫瑰。”

“是吗？看够了没有？”

“我巴不得每天都看它一次，可惜我没有朋友在南美。”素心依依不舍，离开花房。

“走过去前面有个大花房。”

“里面一定有很多花。”

“全是兰花，各国、各式、各色都有，很多彩多姿！”

“我能进去看一眼吗？”素心带着请求的口吻问。

“少爷，李小姐。”一个佣人走过来：“快吃晚餐了，老爷请两位回去。”

“改天吧！”尤烈对素心说。

“好！”她点了点头。

芳姑很高兴地在台阶迎着：“二小姐，尤家送了礼物来。”

“又是古董？”

“不！是小姐最近一直盼望得到的。”芳姑笑咪咪地跟素心进屋里去。

“我最喜欢什么呢？”素心笑着反问自己。

“我把它先放在露台上，小姐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……”

“蓝玫瑰！”素心扔下手袋跑上去：“一定是尤爷爷送给我的。”

花上有一个礼物咭放着，素心翻开一看——

你虽然没有南美的朋友，但你有两盒心爱的蓝玫瑰。

“尤烈！”素心很高兴：“芳姑，快替我打电话找尤少爷。”

但是找不到尤烈，大概又被那班小姐缠住。第二天，素心回写字楼不久，便亲自拨了一个电话给尤烈。

“早安！”

“谁？”不耐烦的声音，大概素心没通过秘书一关就直冲总经理室。

“李素心。”

“啊！是李小姐。昨天你给我电话，可惜我回家已经半夜了，不好意思再复电话打扰你，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谢谢你送我两盒名贵的蓝玫瑰。”

“单是说一声谢谢就够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也应该回敬你一份礼物；不过，上次我送给你的东西你又不喜欢，什么时候有空，请亲自来总公司挑选。”

“礼物不要了，我只想请你吃一顿饭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从来不会邀约男孩子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，老要争第一，请你吃一顿饭，你损失了什么？”尤烈发脾气。

“是你损失了自尊。”

“我？废话！长年累月都是女孩子主动跟我约会，我的尊荣与日俱增。”

“那是你个人的看法，外面怎样说你？你像个皮球，被动的，一班女球员控制你，今天你在这人的怀抱，明天你在别一个人怀抱。也有人说你老占女人便宜，连饭都要人请。一个大男人，应该坚持争取主动权，喜欢约哪一个，就约哪一个，怎可以任人摆布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任人摆布的男人，只有一种吃软饭的，喜欢被女人玩弄。”

“你说我是吃软饭的？”尤烈在电话里吼。

“你应该不是，还有，女孩子应该有少女的矜持，自动去讨好和约会男孩子，这种女孩子，你不觉得她们太随便了吗？当然，现在男女平等，谁都有权做主动，问题是，你是否甘心做被动。”

“你呢，你就甘心？”

“在传统上，女孩子被男孩子约会，是正常的。”

“这证明你不敢打破传统。”

“在这方面，我承认自己十分保守，而且我尊重有礼貌的男士。”素心说：“也许，我的话不中听，我也不想再啰嗦，或者你自己分析一下，谢谢你的礼物！”

“喂！李素心……”

“我还有十分钟就要开会，”素心带点歉意，柔声说：“改天再谈好吗？”

“……”尤烈顿了一会儿终于挂断线。素心耸肩，开会去了。

下午，素心到分公司巡视，莎莲娜趁机和男朋友通电话谈心，差不多聊了一个钟头，刚挂上电话，电话就响。

“李氏百货公司。”

“想预约。”

“预约什么？”

“今天晚上请你‘波士’吃饭。”

“唔！‘波士’今晚、明晚早已有约，真对不起！”

“没关系，我就约后晚。”

“好的！”莎莲娜刚才谈情昏了头：“我还未请问你是哪一位？”

“尤烈。”

“嘎！尤……尤公子。”莎莲娜大感意外：“对不起！我不能代‘波士’答应你后晚的约会。”

“你刚才不是答应了吗？”

“刚才我不知道你是尤公子。”

“我怎样？”尤烈声大如雷，几乎震破莎莲娜的耳膜：“我不是人？”

“请息怒，听我解释，”莎莲娜掩住耳朵说：“因为尤公子从来不主动邀约女士，我担心尤公子跟我开玩笑。”

“我才没空跟你开玩笑！”尤烈气呼呼：“我没有权改变一下自己吗？什么劳什子秘书。”

莎莲娜恨得牙痒痒，这臭男人，总有一天会不得好死：“尤公子，这样好不好，先约个时间，你和我们老板谈谈，去不去吃晚饭，你们两位当面决定。”

“后天四时四十五分我去接她。”尤烈“啪”的一声挂上了线。

莎莲娜拍着桌，好一会儿才回复情绪，她拨了个电话到分公司，找到

了素心。

“他像个野人，完全没有礼貌。”

素心好兴奋，像赢了一局棋：“管他呢！只要他肯主动约会我，我已经占了上风……”

素心照照镜子，拨拨头发，拉了拉身上那白格子羊毛裙，对讲机就响了起来：“二小姐，尤先生来了。”

素心马上放好镜子，拉了个文件夹子在台上：“请他进来！”

莎莲娜开门，尤烈进来，白色西装，黑色天鹅绒背心，俊得要死。

素心抬头推开文件，微笑对尤烈说：“欢迎光临，莎莲娜，准备咖啡。”

“用不着麻烦，我们吃下午茶。”尤烈对莎莲娜说：“这儿没有你的事，你可以出去。”

莎莲娜望住素心，站着。素心点了点头，于是，莎莲娜出去了，并且关上了门。

“你好像是这儿老板。就算我，也从来没有对莎莲娜那么凶。”

“我看见她就不顺眼，她这种女人，哎！我形容不出来。”

“你以前也老喊着我不顺眼。”

“别算旧账，我们去吃茶吧！”

“噢！我可没有答应你的约会啊！我还以为你来参观公司。”

“李素心，你到底要我怎样？”尤烈霍地站起来，既委屈又气愤：“我从来没有约会过女孩子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破例第一次约你，已经很让步，你还要来为难我？”

素心想了想，终于点点头：“你尊重我，我也应该尊重你，好吗！我们现在就去喝茶，反正下班时间到了。”

素心穿上白色羊毛纤维质短大衣，拿起手袋放好文件：“走吧。”

经过秘书室，莎莲娜直瞪着尤烈，尤烈向她扮了一个鬼脸。

坐上尤烈的跑车，尤烈说：“我们到山顶喝茶。”

“去浅水湾吧！那儿可以看到日落。”素心说。

“每一次约会，总是由我安排一切，女孩子全都要依我。”

“你既然肯破例约我，为什么不破例依我一次？今天去浅水湾，下次我们再去山顶。”

“下次我还要电话预约见面，然后你才考虑要不要跟我出去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，我又没有虐待狂。”

“但是，仍然要经过莎莲娜。”

“嗯！咭片上有我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号码，和我家里的电话号码。你找我，就不用这样再经过莎莲娜；而且，下班后你还可以打电话到我家里去。”

“这就好，”他连忙把咭片装好：“这样直接多了，而且我喜欢什么时候跟你谈谈，拨个电话就可以。”

虽然，李素心和尤烈已经做了朋友，但是，他们也只能偶然吃顿饭，挺多上一次“的士高”。毕竟，尤烈有一堆自己的朋友，李素心也忙着自己的交际应酬。

不过，尤烈已逐渐对李素心产生好感，她很少和尤烈抬杠，态度也越来越温柔，和对尊尼他们没有两样。

这天，开完四角会议，尊尼提议星期六到尤烈的牧场开烧烤晚会：“星期一是公众假期，我们可以去住两三天。”

“主意不错。”尤烈第一个赞成：“最近生意太忙，几乎压得我透不过气；而且下一个星期五我还要到中东公干。”

“你可不能不请素心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请她？”尤烈笑起来，看着素心：“她是我们的股东，少得了她？”

“你多带几个女孩子去，人多热闹些，还可以开个小型舞会。”

“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牧场有三间客房，两人共用一间，还可以请柏加和路易。”尤烈计算一下：“到时候顶多征用爸妈的房间。”

“男孩子哪儿都能睡，大不了睡马房。我很喜欢骑马，你呢？子洋！”

“我最喜欢牧场附近的草原，我们该吃午餐了，尤烈，一起去好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星期五，尤烈和素心通电话：“晚上我们去看电影。”

“不去了……”

“又约了男朋友？”

“你还没有听我说下去呢！有六七个计划都要我批准，我把一切做妥，明天才能够安心去牧场度假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其实我也要几套广告菲林，全是一千几百万的生意。”尤烈语气平和了。

“那，我们各自工作。”

“明天我接你去牧场好不好？”

“你准备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我是主人，当然要最早，反正决定早上不上班，我们先去浅水湾酒店吃早餐，我九点去接你。”

“八点吧！反正今晚没有应酬，可以早点上床睡觉。”

“我赞成，明天见！”

素心挂上电话，马上通知莎莲娜：“尊尼、子洋、柏加再有电话来，你随便找个借口说我出去了无法联络。”

“二小姐不是要和他们几位明天去牧场度假吗？”

“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只有一个人，能和谁结伴？我自己开口推，总不大好，而且我已经答应了尤烈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我有办法挡驾，我还会通知芳姑。”

“你真细心，谢谢你！”

虽然出门早，到牧场已经中午，不过，李素心和尤烈还是最早到达。

“亚仙，把李小姐的旅行袋送进二小姐的房间去。”

“二小姐？”

“我二姐未结婚前，常常来骑马、留宿；现在她嫁了法国一个贵族的长孙，听说他爷爷是位公爵，她家大得像城堡，别说骑马，骑犀牛也可以。”

“你大姐呢？”

尤烈皱皱眉：“你问她干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良意图，只是闲谈中，随便问问罢了。”素心收住笑容：“你不喜欢，当我没有问过好了。”
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，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女孩子过问我的私事。”尤烈笑笑：“想起来，我的坏规矩也不少。”

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、原则，你不说我也不会生气。”

“我大姐去英国留学，在那儿念书、拍拖，结果嫁给一个银行家的儿子，就落地生根了。”尤烈顿一顿：“本来我也留在美国，是爷爷千里迢迢的把我找回来，看见爷爷我就硬不起心肠。”

“孝顺，是一种美德。”

“我们二楼一共有四个房，一个起坐间。爸妈和爷爷特大的主人房各一个，我一个房间，大姐和二姐一个房间，但是大姐根本连一天都没有住过。下面有三间客房，四个女孩子住两间，柏加和路易住爸妈那一间。”

“所有宾客都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只有我独占一个，那太不公平。”

“我是主人，我有权分配。”

“就怕别人不服，引起不愉快。”

“尊尼他们一向视你为女神，他们不会反对的；至于那四个女孩子，谁敢说个‘不’字，我就马上赶她走。”

“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告诉他们我是你接来的，你说谁最早来，谁就可以拥有一个房间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不服气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

素心暗里发笑，尤烈这人，看似不简单，其实却很幼稚。

亚国来向尤烈报告，一切都已准备好，原来尤烈早已通知亚国有客人来度假和开烧烤大会，所以亚国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“两点钟他们应该全部到齐，就决定两点钟吃午餐。”尤烈问素心：“你的早餐应该已全部消化，你喜欢吃些什么点心，现在距离两点钟还有一个小时；而且，除非他们自己开跑车来，用司机驾驶的房车，两点钟也未必赶得到。”

“我不想吃点心，肚子饿我可以喝瓶鲜奶。”素心走向楼梯：“我回房间换骑马装。”

“换骑马装干什么？”

“骑马，我来这儿就是想骑马，我好想念‘公主’。”

尤烈走过去拦住她：“你哪儿都可以去，就是不能去骑马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素心不高兴。

“上次你几乎把我吓死，你经过上次的教训还不怕？”

“上次是我自己大意，不小心，而且睡眠不足。现在我精神很好，而且这一次我会格外留神。”素心央求着，可怜兮兮的：“你留下来等朋友，让我在马房前骑一段短程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一个人去我更加不放心，出了事也没有人照顾，好吧，我陪你。”

“你的朋友来了怎么办？”

“管他呢！”尤烈回头对亚国说：“给我和李小姐准备两份午餐，我们带出去。等会儿表少爷他们一共八个人来，你给他们开午餐。啊！别告诉他们我和李小姐一起来的。”

“各位客人问及少爷和李小姐呢？”

“你说……”尤烈根本不懂得怎样自圆其说，望住素心，呆了。

“你说李小姐来得早，骑马出去了，少爷去找她。”

“对！你这样说。”

“分配房间的事，你还要叮嘱一下，我先上楼更衣。”

素心换了一套鲜红的骑马装出来，正在戴上红色骑师帽，尤烈也出来了，全套黑色装备。

“啐！”尤烈低叫：“红太阳！”

“你呢？黑骑士。”素心握一下手持的红色马鞭。

“都是最有型的。”尤烈开心地笑，两个人相视走下楼梯。

亚国已把“沙皇”和“公主”牵出来，两人上了马，尤烈说：“你不准超前，也不准落后，一定要在我身边。”

“来个比赛才够刺激。”

尤烈面一变：“你要刺激到别外去，别骑我的马！”

“唷！何必气成这样子，听你的就是了。”素心放软了声音。

尤烈面孔放松，慢慢策骑。

素心凑过脸去问：“怎么啦？还生气？看样子我是不受欢迎了，不如归去。”

“谁生气，又不是小孩，我们跑慢步好不好？”

“赞成！由慢步、中步、快步。”

“我发觉你很顽皮，爱冒险，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“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？”

“你还很幼稚。”

“那我应该受保护！”

“女强人也需要保护？”

“谁是女强人？”素心傻傻地问。

“当然是你，管理几间公司，还是我们四角财团股东之一。”尤烈逐一数着：“办事一副包公脸孔，比赛电单车你还赢了呢！”

“那全是你不了解我。”素心和尤烈并驾齐驱：“我年纪轻，要是不摆架子唬唬人，人家会欺侮我。至于电单车比赛，那是因为我贪玩。女强人会贪玩吗？其实，我是女人中的女人，我怕寂寞、怕孤单，需要别人的爱护和关怀。”

“怪不得男朋友一大堆。”

“你的女朋友一打又一打……”

“别又算账，我们到前面的草地吃午餐，还记得那草地？”

“记得，那儿的草又青又软。”

“躺上去好舒服。”重临旧地，尤烈把马背两只藤篮拿下来：“你铺台布。”

素心放好餐具，尤烈揭开几只保暖盒，有牛扒、鱼柳、炸鸡腿和大虾，还有一盒冻沙律。

尤烈叉了一块牛扒，拿了只鸡腿放在碟子里，吃完牛扒又开罐头啤酒，他自顾自吃，偶然看看素心，见她坐着，用手揪着地上的青草，无精打采。

“你为什么不吃？”

“还好，你还知道我在你身边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我又不是白痴。”

“可是你只顾吃东西，根本不理睬我。”

“爷爷常常说，吃饭时不要多说话，你不是很听爷爷的话吗？”尤烈仍然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但是，我没有东西吃。”素心呶起了嘴。

“桌布上一盒盒的，你没有看见？”

“我跟男朋友出去，他们总会先照顾我，不会把我冷落在一旁。”

“不要拿你的男朋友跟我比，他们喜欢做奴隶，我可没有兴趣。”

“亏你还是由外国回来，男孩子替女孩子服务，是礼貌。你这样自顾自吃，就是没有礼貌；而且你早知道我肚子饿了也不理我，这证明你不关心我。”

“我跟女朋友出去，一向都是各顾各的，每个人都有一双手嘛！”

“我们已经是朋友，”素心嘴一扁，站了起来：“我不喜欢人家说我的朋友没礼貌。”

你自己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好、好，全部依你，坐下！”尤烈用纸巾抹抹手，点着头，拿了只纸碟：“你喜欢吃鸡腿、牛扒，沙律也喜欢，上次我们去吃饭你叫鱼柳，喂！炸大虾你吃不吃？”

素心很开心的重新坐下来：“我不偏食，什么都吃。”

“好啦！全有了。”尤烈把碟子递到她手上，又把还没喝光的啤酒给她。

“女孩子不喝啤酒的。”

“你们女孩子真麻烦！”尤烈叹气：“果汁好不好？”

素心点点头：“谢谢！”

吃饱午餐，尤烈一手拿起一个苹果就往嘴边送，素心把苹果拿过去。

“你干什么？吃完饭我一定要吃水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尤烈抗议。

“苹果怎能连皮吃？你家里水果也是全部削了皮才拿出来的。”

“家里有佣人侍候，在这儿就别摆架子了，小姐！”

“这儿有我。”素心对他比对自己还周到，在法国，佣人少，吃水果，她不是一样连皮吃，“我替你削皮。”

“很公平，”尤烈点一下头：“我替你服务，你替我服务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专占人家便宜的人？”素心把削了皮的苹果放进尤烈的手中，她开始收拾和清理地上的一切。

尤烈靠在草地上：“唔！好甜！”

一会儿，素心已经把一切整理好，两只食物篮放在一起。

尤烈一直看着她：“想不到你除了会做生意，也懂得料理。”

“我说过我不是女强人，我最终的目的是做个贤妻良母。”

“吃饱了，躺一会儿很舒服。”尤烈拍了拍草皮，他自己先躺下：“你准备做谁的贤妻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尊尼、子洋、柏加、保禄、汤玛士……唉！上百吧！你到底喜欢哪一个？”

“他们都是朋友，我从未想过要嫁给其中一个。”

“你的爱人我们都不认识？”

“他根本还没有在我生命中出现。”素心旋过头去反问：“谁是你心目中的理想贤妻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不会娶那班庸脂俗粉，我不会结婚，我欣赏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到处拖着个太太多么老土，我才不甘受困。”

“都一样，所以我认为你会了解我、相信我。”

“我会了解，我要好好的玩它十年八年。”尤烈拍了拍她的手：“只谈爱，不结婚。”

李素心，我欣赏你！”

“你不要叫我李素心，好不好？”

“还要叫小姐？”

“叫素心，叫我的英文名字也可以。你叫子洋，会不会叫他赵子洋？”

“你的话对，可是，你也不能叫我尤先生，尤公子。”

“我叫你尤烈。”

“奇怪，你一下子不再讨厌了。”

“我以前很讨厌吗？”

“是呀！牙尖嘴利，嘴巴不饶人，完全不管别人的自尊心。人又冷，冷得能伤人。”

“现在还能伤人吗？”

“现在是娇了一点儿，这还好，我怕太强的女孩子。”

“这样，你就可以欺负我了。”

“谁敢欺侮你呢？”尤烈翻转身，握着素心的手：“没有人舍得伤害美丽的洋娃娃。”

素心把手抽出来一看表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要赶快回去。”

“我不回去，躺在这儿挺舒服。”

“放着一屋子客人不理，做主人的在这儿睡觉？”

“有男有女，他们懂得安排节目。”

“他们会担心我们去了哪儿，会作出很多猜测，我不想他们说闲话。”素心推了推他：“快回去吧！嗯！”

“好吧！早知道不请他们来。”尤烈老大不愿意地起来，提起两只篮子放回马背，于是两个人骑马回去。

果然不出素心所料，他们一进牧场，四男四女已在大沙地等候。尊尼他们一看见素心马上跑上前去：“素心，我担心死了，你去了哪里？”

素心轻拉马缰，马缓缓停下，尊尼已赶上去，双手托住素心的腰，把她抱下来：“你再不回来，我就去找你。”

“我第一个到牧场，一个人很无聊，所以就去骑马，记得上次你外公请我来过吗？喂！子洋，柏加……”

“你怎会和尤烈在一起？”

“他大概等你们等得无聊，所以带了午餐去找我，你们来了很久？”

“吃完饭，刚喝了咖啡……”

尤烈一直遥望三个男孩子簇拥着素心，尊尼轻揽她的腰，子洋为她把身上的草拉掉，素心脱下帽子，柏加马上接过去替她拿着。

尤烈心里想：“他们对素心果然很殷勤，追求女孩子难道都要这样？但我没有追求素心。”

“尤烈，尤烈……”四个女的奔过来，前后左右缠住他。

“别烦嘛！”

“我们来了看不见你真想走。”

“现在走还不迟呀！”尤烈不耐烦，他对女朋友总是忽冷忽热，要看他的心情，现在他心情有点烦躁。

“看见你，踢我们也不走。”

“尤烈，我们也要骑马。”

“你陪我们一起去。”

“我刚回来，不想去，失陪了！你们谁喜欢，谁去。‘沙皇’和‘公主’可不能骑。”

“为什么‘公主’不能骑，那只马适合女孩子，又漂亮。”

“我爷爷指定素心专用的。”

“还有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一间房，她一个人占一间？”

“那间房本来是她的，她是我爷爷的干孙女儿，她上次来过，也是住那一间，”尤烈摊一摊手：“这可与我无关。”

“你不去，我们也不要骑马，你带我们到处参观，这儿地方很大。”

“好吧！我去换衣服。”

在二楼走廊上，尤烈看见素心。素心问：“怎么，她们肯放你出来？”

“她们要到处看看，请我做导游，我是上来换衣服的。你呢？”

“同一命运。”

“你艳福无边。”

“彼此！彼此！”

地方大，这儿走走，那儿看看，足足花去整个下午的时间。

晚上，亚国亮了沙地上的露天灯，亚贵弄好了烧烤炉，一共两只，其中一只他一个人在烧乳猪，另一只是小姐少爷们用的，放了许多烧烤叉，一盆盆的鸡翼、香肠、牛扒、猪扒、羊扒、鸡柳……

大伙儿围着烧烤炉，尊尼烧好一只鸡翼，用碟盛着送到素心手上，子洋和柏加分别把牛扒、羊扒送上。素心根本不用动手，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吃。

她偶然会贪玩烧两下，尊尼马上接过去替她把肉块烧熟。

素心一声口渴，子洋进屋里去拿了杯冻宾治出来，柏加把西瓜切成一块块，几乎送进素心口里。尤烈有几个女孩子侍候，因此，他根本不用动手，闲下来，他不停注意素心，她说得对，男孩子对她真的照顾周到。

那么一比较，素心成了公主，他身边的女孩就成了奴仆。

女孩子应该被男孩子宠，那才娇贵。她的笑声多娇脆、多轻松，不像他身边的女孩，手忙脚乱，脸上又是酱油，又是炭烟，难看死了。

“少爷！”亚贵在那边叫：“乳猪已烧好了。”

“先让我过去看看。”尤烈排开“东、西宫”走开，他吐了口气，跑到亚贵身边。

“少爷，我割块乳猪皮给你尝尝。”亚贵用刀割下几小块皮，放在碟子里。

尤烈把一块送进口里，他低叫：“唔！好香、好脆。亚贵，另外割三块皮、三块肉，要瘦的，用另一只碟盛着。”

亚贵立刻办好，尤烈拿着碟子送到素心的面前：“试试亚贵的烧乳猪。”

素心抬起头，有点意外：“谢谢！”

其他女孩子吃醋，尤烈怎能反过来侍候别人？尊尼、子洋、柏加他们盯着尤烈看，很不是味儿。

“各位请来吃烧乳猪！”尤烈没看人家的表情，手一挥，各人都不自觉地走过去。

尤烈咬着烧肉走进屋子，一会儿出来，八个人还在围住亚贵，他走到素心的身边：“你喜欢，尽管吃。”

“吃太多烧烤食物，很热燥的，我担心青春痘全冒起。”

“爷爷说过，食后一杯绿茶，第二天清早一杯果子盐，担保把青春痘赶走。”

“爷爷不在，没有绿茶。”

“爷爷有茶叶放在这儿，我已经叫亚仙泡茶，等会儿你可以喝。”

“谢谢！”素心见尊尼望过来，她连忙站起：“我想多吃点乳猪。”

大家吃得饱饱的就想睡觉，何况今天舟车劳顿，又游遍整个牧场，再加上一晚烧烤，各人都同意舞会改期在明晚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各人起床，个个嚷着要骑马，但尤家马房只有六匹马，十个人不够分配；于是，有人提议用抽签方法，每个男孩子带一个女孩子双骑，到大草地才每人轮着单独骑马。

尤烈希望抽中素心，但是很不幸他抽中了彭玛，而尊尼一直最幸运，他抽中了素心。

他振臂高呼，别人也没奈他何。

尤烈不服气：“反正‘公主’不适宜双骑，尊尼还是留下来，‘公主’又是素心的，为什么不让她一个人骑‘公主’。”

“喂！你想剥夺我的权利，我是参加公平抽签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”尊尼马上反驳，他昨晚已有点怀疑，尤烈对素心的态度友善了，尤其是送烧猪的一幕，尊尼至今未忘。

“尤烈，算了。”柏加最大方，虽然共同追求一个女孩子，但很念友情：“这小子命好，我们出发吧！”

尤烈马鞭一挥，“沙皇”向前奔跑，如果不是有两个人，“沙皇”会跑得很快。

尊尼和素心是最后的一对，尊尼忍不住问：“尤烈似乎不再针对你？”

“他怕爷爷烦他，爷爷老叫他对我好些。你知道，尤烈虽缺点不少，但孝顺似乎是他唯一的优点。”

“你呢？你对他似乎也不错。”尊尼酸气四溢。

“问良心，我跟谁争执过？我一直对人很友善，以前是尤烈故意为难我，迫得我非反抗不可；现在他不再针对我，我没有理由和他作对。而且他爷爷实在对我好，看在他爷爷份上，我实在也不愿意和他计较。”

“我现在明白了。”

“我就喜欢你明白事理，不像有些人，蛮牛一样，说破了喉咙也不明白。”

“我相信你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对的，刚才……对不起。”

“多一个朋友，总比较多一个敌人好，是吧？”

“我绝对同意。”

到大草地，每一个人都下了马，尤烈看着尊尼：“怎么老半天才来？是不是过重，马儿跑不动？尊尼，你应该减肥了，否则穿晚礼服就不好看。”

尊尼笑笑，把素心抱下来。有人去了骑马；有人在大草地追逐玩耍；有人在拍照。

尊尼吻素心的面颊，再想吻她的嘴，素心伸出玉掌按住尊尼的嘴。

“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亲近些？”

“子洋、柏加……他们怎样？你不想我嘴唇都破了吧？”

“你应该尽快在我们当中选一个。”

“我不想任何一个人伤心。”

“女孩子始终要结婚。”

“但我还小，我不会在这几年内决定婚事，在我未决定嫁给谁之前，我认为和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要是跟谁都亲热，这样随便的女孩子你也不会要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！在这方面，我希望你保守一点，你跟人家亲热，我会心痛。”

“这是我所有男朋友的想法，子洋来找我，你还不赶快放开我？”

“让我亲一下你的脸，总可以吧？”

素心马上侧过脸去，尊尼很陶醉地在她颊上深深一吻……

虽然四个女孩子吱吱喳喳地缠住尤烈，但是尤烈的心在素心那儿，他一直暗中观察素心和尊尼。尊尼每吻素心一次，尤烈的心就狂跳一下。他不高兴尊尼缠住素心，他们两个在草地上玩作一团，尤烈见了就冒火，见了就妒忌。是的，他妒忌尊尼，妒忌子洋，妒忌柏加甚至路易。甚至，他妒忌素心身边任何一个男孩子。

“喂！尤烈，你老看那边干什么？快替我们拍照！”

“哪一边，眼睛不是要来看东西？”

“你在看素心和尊尼。”

素心刚被子洋拉去骑马。

“你见鬼，那儿只有尊尼。”尤烈的视线又转移到素心和子洋，他们手牵着手，子洋在她耳边说话，十分亲热。

尤烈从未因为自己的女朋友和别人亲热而冒火，他正好找着机会和她分手。尤烈也不会为了女孩子妒忌自己的朋友，他认为太没有意义，反正世界上女孩子多的是。谁来了，谁走了，与他何关。

但是，他不能忍受素心和别的男孩子揽揽抱抱，他连素心的手也没有正式拖过。

午餐后各人自由活动，就是不能留在客厅，因为亚国和两个男工要布置，晚上有个舞会。

尤烈很想约素心谈谈，他摆脱了身边的女孩子，但是柏加已经约了素心出去。

“柏加去了哪儿？”尤烈问。

“你没看见柏加带了个吉他来？”尊尼靠住围栏，里面有马、有羊在散步：“他带素心到僻静的地方，他弹吉他，素心唱歌。”

“有人演唱，你们为什么不跟着去？”尤烈看见尊尼和子洋好像若无其事。

“早上素心一直和我、尊尼在一起。”子洋说：“这段时间应该属于柏加。”

“有没有更荒谬的事？”尤烈情绪混乱，歇斯底里地叫着：“你们不会吃醋，你们没有感觉？”

“唉！爱情是自私的，怎会不难过；不过，习惯了就能适应。如果你换了是我们，你也会默默地忍受。”

“我不会，什么都可以共同分享，爱情可不能。”

“你条件好，声音当然响。”尊尼不以为然：“谁敢碰你的女朋友，除非你把她们分配出来。你喜欢的，没有人会与你分享；不过，从未见过你爱过任何人。”

“但是我……”尤烈几乎冲口而出，终于收住了嘴。他说过不会和老朋友争李素心，他说过一辈子没老婆也不会娶李素心，他甚至发誓永不追求李素心。

“没话说了吧！你命好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痛苦。”

“闲着无聊，我们去打球。”子洋提议说：“素心要黄昏才回来。”

“我不去，你们带安妮、彭玛她们一起去，我要看看今晚的晚餐，为舞会选些唱片。”

尤烈进屋里去，找着亚仙：“一会儿李小姐回来，你静静告诉她，我不舒服，躺在床上。”

“要是那些少爷、小姐问起呢？”

“告诉他们我去探访邻居，别告诉他们我往哪边走，小心些，别弄错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少爷。”

“除了李小姐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房间，明白不明白？”

“全都明白了，少爷不舒服，只想见到李小姐一个人。”

“对，亚仙真聪明！”

“少爷，你哪儿不舒服？”

“笨蛋！”

尤烈回到房间，洗了澡，换套蓝白格子羊毛衣，白色羊毛袜，穿着蓝短靴躺在床上。

太无聊，差点睡着了。朦胧间，听见有人敲门。

“谁？”沉浊的声音。

“我。”轻轻的。

“进来吧！”有气无力。

素心轻轻开门进来，又轻轻关上门。尤烈看见素心，暗自高兴。

素心走到床边，弯下腰：“亚仙说你不舒服，吃午餐的时候你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病还要找理由？”尤烈拍了拍床：“我好闷！”

素心坐下来，按一下他的额头：“体温正常，是不是昨晚吃东西太多？”

“大概是。”尤烈握住素心的手：“你陪陪我。”

“不行啊！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孤男……”

“孤男寡女是不是？”尤烈把她的手按在胸前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曾经在一张床上，互相拥抱，睡了一个晚上。”

“你撒谎！”素心脸一变，把手抽出来：“我不会做这种事。”

“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。”尤烈拼命拉住她不放：“还记得你堕马生病吗？你一晚不停发噩梦，你跳起来抱紧我，向我哭诉，然后你就熟睡了。我把你一放下，你又再发噩梦，结果我只好抱着你，连喂药也只能单工作，后来我们就相拥睡着了。”

素心难为情得不知如何是好：“我……真该死……对不起！唉！你要笑我，尽管笑好了，都怪自己不好，怎会在人家家里病倒，还出尽洋相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笑你，也没有告诉爷爷，更不会对任何人说，连你，也是今天才知道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素心释然：“谢谢你！”

“你在睡梦中，还不断喊我的名字，人家不明白，以为我是你的爱人。”

“不可能，发噩梦是有的，但是绝不会叫你的名字。”

“亚仙听见你直叫，去通知我，我自己也听到，不相信，是不是？好！”

尤烈拖起她的手：“我们去找亚仙作证。”

“不要！”素心用另一只手掩住脸：“我没有面目见人。”

“傻瓜！这证明你心里有我。”

“你不希罕，而且你心里没有我。”

“谁说的，你和柏加出去，我马上不舒服要躺床。”

“啊！原来你没有病，骗人的！”

“我真的有病，”尤烈急不及待地说：“是心病。今天早上，我看见你和尊尼那么亲热，我心里好难过。”

“我们只不过玩玩、谈谈。”

“谈谈？”尤烈提高声音：“我看见他吻你。”

“也只不过我的脸，这很普通。”

“素心，你坦白告诉我。”尤烈用两只手包围她的小手：“你的那班那男朋友，不管甲、乙、丙、丁，你跟谁亲过嘴？”

“没有，全都没有，我不是那样随便的人。”

“那天我生日，我吻了你，是不是你第一个初吻？”

“可不是？”素心鼓起腮：“我恨死你！”

“哈！”尤烈吻一下她的手心：“我想不到你那么纯情。你身边一大堆男人，人又神气，我还以为你是情场老将。”

“取笑我吧！我就是这样幼稚。”

“你不是幼稚，是纯洁，怪不得爷爷那么疼你，你真的与众不同，难能可贵。妈咪也说得对，我的女朋友是怎能跟你比，她们看中一个自己喜欢的就拼命追求，投怀送抱，太随便、太滥交，一点也不珍贵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为什么谁看见你都喜欢你，你的确令人倾倒。”

“但没有令你倾倒。”

“还没有倾倒？我已经倒在床上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外面很多朋友等着我们，晚餐也快要开始了。”

“素心，”尤烈顿了一会，才一字一字地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“你不讨厌我，不跟我作对，我已经很开心。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，”尤烈很焦急：“我非常喜欢你，我从未对任何一个女孩子这样说过。”

“你是说，在你所有的女朋友当中，你最喜欢我？”

“对了！你是特别的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不喜欢我？”

“你对我好，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，不过，如果你再欺负我，我不理你。”

“以前的事一笔勾销，一切从今天开始。素心，我不喜欢你 and 尊尼他们那样亲热，不要再和他们在一起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，大家都是朋友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们的关系和感情比他们深，友情也不同。”

“你自己有一打女朋友又怎样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把她们放在心上。”

“我也可以不把尊尼他们放在心上，但是我不可能和他们绝交。”

“一下子全部分手，的确不容易！不过，你起码要答应我，在我的面前，不要和他们太亲热，我受不了。”

“好吧！我要去换衣服，不然尊尼会找上来！”

“听你的话，但要让我亲热一下。”

素心把脸凑过去。

尤烈摇摇头：“这兄长式的权利，留给霍尊尼。”尤烈用两手捧住素心的脸，缓缓拉下她，贴近自己，然后尤烈温柔地吻了她。

四片唇贴在一起，尤烈像触电似的再也不肯分开，素心推他，他把她抱紧，他全身像个火盆。要是他还能透一丝气，他也不肯把嘴唇移开。和素心接吻，是他二十六年来最高的享受。

“不……不要。”素心娇喘着。

尤烈舍不得离开她，仍然在吻她的颊、她的耳根、她的脖子……

“不要！”素心鼓动全身之力推他。

尤烈用力吸一口气：“我知道……你要打我了，呼……哪一边，还是两边？”

素心咬着下唇，他的眼睛好迷人，她抚一下他左边的面颊，转身便跑。

“素心！”尤烈撑起来。素心已跑了出去，关上门。

尤烈重新倒在床上，摊开两手，他感到很舒服，想着素心就睡着了。

五

尤烈由中东回来，没有见过素心，打电话到她的写字楼，接听的是莎莲娜。

“‘波士’在开会，散会后她要参加一个时装界举办的慈善舞会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‘波士’去机场接‘美男’的厂商……不知道，她没有通知我晚上会去哪儿。”

“‘波士’去了法国，参观时装设计名家共同主办的时装展览会……”

“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尤烈已忍无可忍，每次都令他失望。

“尤公子，‘波士’没有说，我怎知道？”莎莲娜对尤烈的反感，不会比素心淡，她故意拉长嗓子。

“素心有你这个秘书，倒了八辈子的霉！”尤烈掷下电话。

他顿了一下，打电话到素心家里，仍然不得要领。他只好耐心等素心回来，他在素心的办事处和家里都留下话，他相信素心回来一定会给他电话。

这段时间，他觉得好长，尽管工作忙得要命，他又天天和女朋友玩到三更半夜；可是，心里还是觉得不够充实，他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
这天，尤烈和一个客户在俱乐部喝酒，他们刚签了一份合同，生意做成，尤烈要请他喝酒，等会还约了小姐吃饭跳舞，庆祝合作愉快。突然，尤烈看见子洋、柏加和路易进来，他们也在喝酒聊天。

“我跟朋友打个招呼。”尤烈对那客户说，他是想打听素心什么时候回来。

“嗨！”尤烈走过去举举手，拉张椅子坐下：“尊尼呢？乘女朋友出国便走私？胆子好大啊！”

“尊尼天天下班回家睡大觉，推他、踢他都不出门，就是怕素心说他行为不好。哈！”

他运气也真好，他抽中第……”

“子洋，你还好，明天是你，后天才轮到我。”柏加摇头喝一口酒。

“你们还怨？我排十六。”路易苦着脸：“真要到教堂祈祷。”

“谁叫你加进来？十六，保禄排三十九，他也没哼一声。”

尤烈听傻了，拉住子洋问：“你们在轮什么？”

子洋面一红：“说出来，你又要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轮着和素心约会，我们很傻，都是大笨蛋，对不对？”

尤烈一笑：“李素心在法国，等她回来轮候还不迟。”

“她昨天已经回来了，今天早上大伙儿全挤到她的公司去，素心……”

“……被包围着，她为了公平，提出抽签，结果尊尼抽到第一，他真好运。”子洋无限羡慕：“现在他已经和素心在一起了，我还要等一天。”

尤烈脸色一变，想咆哮，想挥拳，但是他不能，他不希望明天上流社会爆个大笑话，而他竟然是笑话主角。他压制自己向众人告辞：“那边朋友等着我，明天通电话。”

尤烈和那客户离开俱乐部，匆匆吃过饭，找了个女的陪他，自己马上回家。

打电话到李家，佣人说素心还没有回来。

一连几次的打电话过去，素心连影都没有，他一生气，掷下电话，跑去洗澡。

素心刚睡入梦乡，电话“铃铃”的响，素心朦胧地伸手摸电话，对方喂、喂的叫，素心半睡半醒地问：“哪一位？”

“你连我的声音都认不出来，你和姓霍的小子玩到半夜三更，开心啦！”尤烈在电话里唏哩哗啦：“我等了 you 一晚，你竟然开心完了回去睡觉，没有人告诉你，我打过几十个电话给你吗？”

素心被尤烈轰醒，她看了看床头钟：“少爷，现在已经是半夜三点半，你把我吵醒，还有没有更残忍的？”

“我也没有睡呀……我承认打了一会儿瞌睡……总之，我等了 you 一晚。”

“那么急，连明天都等不及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由中东回来，足足三个星期没有见过你的面，连电话也没通一个，你整天忙这忙那，我都不怪你，我告诉你的秘书你的管家，你回来马上打电话给我，你回来了为什么不通知我？”

“我根本没有时间，我……”

“但是，你有时间陪霍尊尼，你不要否认，子洋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“我从未想过要瞒你，今晚我的确和尊尼在一起，我一下飞机就给他们抓住。”素心求着：“尤烈，我很倦，我答应明天跟你通电话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我知道你明天约好了子洋。”

“你到底要我怎样？”

“等我，我马上到你家。”

“不行，快要天亮了，我求求你忍耐一下，我真的要睡了。”

对方“叮”的一声挂上了电话。

“尤烈……”素心放下电话，拉好被又继续睡了。

正是好梦正浓，突然听见敲门声。

“进来嘛！”素心迷迷糊糊。

芳姑进来了，站在床口：“二小姐，尤少爷要见你。”

“叫他直接打电话进来。”

“他人已经来了，在楼下客厅等着，看样子他一夜未睡，否则不会来得这么早。”芳姑报告：“我不想吵醒小姐，但是他一定要见你，甚至要跑上来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素心打着呵欠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五点，”芳姑说：“要不是尤少爷在后门口猛响汽车喇叭，我还没有起来，我是每天准六时起床的。”

“讨厌！叫他走！”

“不行的，二小姐，尤少爷……”

“芳姑，我叫你马上赶他走。”

“好吧！”芳姑很为难：“我尽全力！”芳姑出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门再度被推开……

“尤少爷，你不能进二小姐的卧室，我求求你……”

素心睁眼看着尤烈，睡意全消，七孔生烟，很想起床掴他几个巴掌。

尤烈把芳姑推出去，关上了房门。

“尤少爷，尤少爷。”芳姑在外面不断拍门：“你不能这样子，二小姐……”

尤烈走到床边，怨气冲天：“你竟然叫人赶我走？”

“尤公子，现在还是半夜，你闯进我的家，我的房间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素心仍旧躺在床上，没打算起来。

“来看你！我为你一晚没睡，你还向我发脾气？”

“你三少爷睡不着，就硬拉我陪你，其实你有一打打的女朋友，她们看见你可以连饭都不吃，为什么要来找我麻烦？”

“我是为你睡不着，我可以不睡，你为什么不可以少睡一些？”

“你，什么都是你，你是个好自私的人，只会为自己，从不为别人想一下。”

“那很公平，我不睡，你也不睡。”

“如果你对我好，关心我，你不会忍心吵醒我，你会处处为我设想，明天我还要上班，而你……唉……”

“素心，”尤烈坐在她的床边：“如果我今晚不来，明天我一样找不到你的，我知道明天子洋约了你。”

“没办法，朋友一大堆。”

尤烈用手拨开她脸上的秀发，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：“我差不多一个月没有看见你了，让我看看你。”

“你会被我吓死的，没眉毛、没睫毛、没牙齿，一张青黄的脸……”

尤烈双手捧起她的脸，好秀气的脸，没有因为一夜未睡而显得憔悴，仍然鲜艳得像朵花蕾：“你好顽皮！”

“如果我变了丑八怪，你拔脚便跑了，是不是？”素心很怕接触他的目光。

“不会，我相信你不会，你天生丽质，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给你二十分，素心。”尤烈低头吻在她的唇上。

素心行动上没有反抗，但是，内心是极力的挣扎，让仇人又亲又吻，那算什么？但是她不能推拒他，这是她计划的一部分，她只好任由他，直至彼此都喘不过气。

“素心……我要你……答应我。”

“什……么？”

尤烈把脸贴着她的脸：“和尊尼他们全分手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，你有朋友，我也有朋友，我没有拒绝他们的理由。”

“告诉他们，我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那更不可能，人家会耻笑你，你会很没有面子，你当众发誓，永远不会追求我。”

“我你在一起快乐，谁也用不着追求谁。素心，”尤烈双手抱紧素心：“我要每天都见到你。”

“不可以，你会因为我失去许多好朋友；而且，你只要见足我一个月就

讨厌了，现在有空碰碰头岂不更好？”

“我不在乎失去那些女朋友，我也永远不会讨厌你。”

“我是说，你将会失去尊尼、子洋、柏加、路易……他们。你答应过不加进来的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”

“唉！”尤烈长叹一口气，伏在素心的枕上：“我真后悔！噢！我是不是要跟着他们排队？我排第几？”

“其实我已经尽量疏远男孩子，新的也不准再加进来，但是，除了私人约会，生意上的应酬也不少。这一次特别些，因为全体抽签，因此……唔……你大概排五十八。”

“五十八？我两个月后才能见你？不！这两个月我怎样过？”

素心推开被起床，两个人缠在床上算什么？她穿上晨褙，一面结带子一面说：“你以前的日子是怎样过的，以后也是那样过。”

“以前又怎样跟现在比，现在我有你了。”尤烈也翻身下床。

素心走进化妆间，坐在化妆桌前，用刷子刷着她那把乌亮的秀发：“你不是说过女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少一个烦恼少些。现在好了，我不会再为你添麻烦。”

他跟了进去，双手交抱在胸前，靠在门边：“我从来没看过女孩子在清晨刷头发，很美。”

“你不要告诉我从未和女孩子欢度春宵，你不是那么纯情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只是每次她们一定比我早醒，而且化好了妆，她们不化妆大概都像丑八怪。”

“啐！你真会损人。”素心放下刷子，站起来，走到尤烈身边：“我要梳洗更衣，这儿不方便招待你，请你回去吧！”

“素心！”尤烈伸出双手围住她的腰：“答应我不要再理那些男孩子。”

“包括你最好的表兄弟和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！我大不了向他们道歉。”尤烈把手收紧，素心贴在他的身上：“反正你是从来没有爱过他们。”

“你爱我吗？”素心的眼神在尤烈的脸上搜索。

“我不知道，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‘爱’，但是，在所有女孩子当中，我最喜欢你，这是千真万确。”

“我的缺点可以载满一只船，我没家教、心怀不轨、挑拨离间、狂妄自大又诡计多端，而且没有女性温柔。”

“放过我吧！素心。”尤烈吻一下她的鼻尖：“我以前不了解你，令你受了很多委屈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补偿。”

“你真的要我和尊尼他们分手？”

“是的！你不喜欢我吗？”

“你的女朋友呢？”

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我们来一个协定，我和所有的男朋友分手，而你，也要和所有的女朋友分手，公平吗？”

尤烈想了想，也许永远对着一个女朋友是单调些，但是，尤烈不想失掉她，将来真的厌了再算：“我赞成！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今天！”

“今晚我约好子洋。”

“找个机会推掉他。”

“好吧！我现在换衣服，你到楼下等我吃早餐。”

“我在睡房等你。”

“那不好，佣人会说闲话。”

“怕什么？芳姑已没有在外面叫门。”尤烈摇摇头：“我们又没有做坏事，陪女朋友也犯法？”

“你还说喜欢我呢！”素心面一板：“我一个小小要求你都不答应。”

“好！我听话，我在饭厅等你，快一点，嗯！”

素心很容易说服尊尼他们而又不会真和他们绝交，其实她早知有今天，所以一切都在计划中，她喜欢交尊尼这些朋友，不会因尤烈而放弃。

“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。”她召集了几个自己较为喜欢的男孩。

“素心，有这个必要吗？”尊尼是非常担心的，他知道自己不是尤烈的对手。

“尤烈怎样对待女孩子，你们都看见，大伙儿都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太骄傲，太看不起女性，如果他败在我的手上，挫挫他的锐气，不好吗？”

“尤烈太过份了，是应该有人教训教训他。”柏加赞同：“也只有素心能降服他，为了所有的女性甚至尤烈本人，我们都应该支持素心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！但是……”尊尼愁眉苦脸：“我们都不是尤烈的敌手，这样做，等于送羊入虎口，太危险！”

“尊尼，我恼你，你太看不起我。”

“尊尼，你应该对素心有信心。”子洋拍了拍尊尼的肩膊：“素心和尤烈有过多少过节？她会爱上尤烈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尤烈也发誓永远不爱素心，他现在不是一样违反誓言？”

“我要澄清一件事，由头到尾，尤烈并没有说过爱我，真的！既然如此，我更没有理由爱他，他只是想和我交朋友，如此而已！我不会为这些事发誓，但是我说过话算数，我和尤烈之间，永远没有结果。”素心面对尊尼，她知道尊尼最难对付。

“尤烈虽然有许多缺点，但是也有许多优点，尤其对女孩子，他的确很有吸引力。”

“我知道，就因为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不会被迷住。尊尼，我知道每一个人对我都有信心，只有你。尊尼，请你给我一些时间，好吗？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半年。半年后，尤烈不会再这样傲慢和目中无人，他整个人会改变过来。”

“这半年，我怎么办？”尊尼欲哭无泪，他不敢反对，但绝不想赞同。

“你们可以利用这半年的时间，去结交女朋友，说不定，可以找到一个合心意的。”

说到底我只有一个人，将来我只能许配其中一个，你们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？这是无意义的。”

“我认为值得。”尊尼喃喃的：“我有信心得到你。”

“尊尼，”子洋对素心是鞠躬尽瘁的：“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半年时间，去考验一下自己对素心的感情，是否始终如一。这是很好的机会，各位认为对不对？”

“我们都赞成。”

“那……”尊尼垂下头：“好吧！我接受半年的考验。”

“既然各位支持我，今天的谈话，希望大家保守秘密，千万不要让尤烈知道；否则，正如尊尼说的，真的送羊入虎口，各位愿意帮忙吗？”

“愿意，你失败，你不开心，吃亏的还不是我们。”

“放心，素心，”子洋情深地望住她：“我们支持你到底。”

“虽然说半年不见面，”尊尼鼻子都酸了：“你用得着我的时候，我随时在你的身边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各位！”

从那天开始，素心宣布，她和所有的男朋友断绝来往。

尊尼去了英国，子洋回新加坡，柏加到日本公干。

尤烈并未和所有的女朋友分手，左挑右选，还剩下五六个，因为这些女孩子仅次于素心，但是她们乖，听话，肯挨骂。尤烈闹情绪，不开心，也总要有个人来给他发泄，况且，尤烈也不像素心那样“纯”，一味讲感情，单是谈恋爱。没有女人，这样的日子，尤烈还未过惯。

所以，他留几个做后补，但是他却告诉素心，他和所有的女朋友都一刀两断。

两个人好好地过了两个星期，这天，一整天，素心要陪 A-R 化妆品公司的总裁雷迪夫人。她来香港巡视这儿的的市场，停留三天再飞往日本。

素心是 A-R 化妆品香港区的总代理，譬如甜蜜蜜香味唇膏……等，因此，这三天她无论如何要陪着雷迪夫人，带她到处参观、游览。

第一天，尤烈刚巧也有生意上的应酬。第二天，他一个人傻傻的，快下班时候接到巴巴拉的电话请他吃晚饭，他也推了，结果回家和尤爷爷下棋。

第三天，他刚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去，那五六个之一的玉凰，电话来了。

声音又嗲又腻：“尤烈，我好想你，一个月见你不到，我好闷、好烦，真不想活下去。”

“我忙嘛！”

“我求你下班来看看我，如果你不来，明天你再也见不到我。”

尤烈好笑，嘴里说：“你千万不要胡来，生命宝贵。”

“唔！没有你，生存还有什么意义？尤烈，求求你，我快要死了。”

尤烈心里想，这三天心灵空虚，肉体空虚，他自己也感到很苦恼，很想去乐一下、疯一下。素心这样忙，他的行踪她也不会知道，痴痴地等，笨蛋！人不风流枉少年，对一个女人尽忠，他可办不到。

“我去看你可以，你怎样招待我？”

“你要怎样就怎样，我什么时候敢不听你的话？尤烈，你来，我求求你。”玉凰透着饥渴的呼声：“我要你嘛！”

“好！我八点钟到。”

八时半，尤烈到达玉凰父亲的别墅，如果单纯是拍拖性质，尤烈会去玉凰家接她，又或者两人在外碰面，但是幽会，多数在玉凰父亲的别墅里。

尤烈从不带女孩子回家，尤其现在这个非常时期，素心不管，恐怕家里的人也会联合反对。因为素心迷住尤家每一个人。

尤烈一进门，佣人就说：“尤少爷，我们小姐在楼上睡房等你。”

尤烈走上楼梯，在一扇门上敲敲门。

“进来！”

尤烈推门进去，里面开了暖气，尤烈一进去就喊热。

“看你，又是西装又是大衣。”玉凰交给尤烈一杯酒：“我来替你脱衣服。”

玉凰穿了件黑色丝睡袍，里面是真空的，她很小心地为尤烈脱衣服。

尤烈自顾自喝酒，任由玉凰替他脱衣服，就好像妃子侍候皇帝一样。

玉凰关了灯，自己脱下睡袍，两条玉臂往尤烈肩膊一搭，身体也贴着尤烈：“打令，我爱你！”

尤烈开着跑车，快要到家门，突然一辆汽车窜上和他平头，尤烈最初没有注意。其实，他一路驾车都是心不在焉，想想玉凰，想想素心，乱得很。

他偶然旋过头，竟发觉旁边跑车司机是素心，心虚一惊，定一定神才叫：“素心”……”

素心一踏油门，跑车“呼”的一声飞走。尤烈马上追上去，他快些，素心更快些，红绿灯前大家停下来，尤烈隔着另一辆汽车大叫：“素心，汽车转右，我们在横街汇合！”

素心没回话，开始转绿灯，素心是第四架，她驶过时刚巧转黄灯，她没有转右，汽车一直去，尤烈心一急，直冲红灯。驶了两条马路，眼看就快追上素心，后面一个交警驾着摩托车追上来，尤烈一拍驾驶盘：“完蛋啦！”

尤烈赶到李家去，一看见芳姑：“二小姐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

“还没有回来？真奇怪，这个时候她还去哪儿？”尤烈喃喃的：“芳姑，刚才二小姐没有打电话回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尤烈走进去，翻电话簿，一会儿，他找到莎莲娜的电话，马上打过去。

“莎莲娜，你‘波士’有没有到你那儿？”尤烈着急地问。

“请问你是哪一位？”

“尤烈。”

“啊！尤公子。”莎莲娜压着嗓门：“有什么贵干？”

“我说的话你没有听到？”尤烈不耐烦。

“哎唷！刚才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真对不起，请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素心是不是去了你哪儿？”

“怎么会？第一，最近‘波士’不是常跟你在一起吗？连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，我怎会知道？第二，二小姐是‘波士’，我只不过是打工的小人物，老板怎会来我这儿？第三，现在已经是半夜三更……”

尤烈挂断线，懒得听下去。他问芳姑：“除了莎莲娜家，二小姐还会到什么地方？”

“二小姐在这儿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她的同学都在外国，除了尤少爷家，二小姐要去见尤老爷，她从来不会自己主动到别的少爷家去。”

尤烈不安地踱来踱去，又看了看表：“她早就应该回来了，她到底去了哪里？芳姑，你去睡吧，我来等门。”

“二小姐未回家，我不能睡。”

“二小姐今天早上上班之后，就没有回来过？”

“二小姐送完飞机，差不多七点钟就回来了，她是在家里吃饭的。”

“二小姐没有陪那些外国人吃饭吗？”尤烈很意外。

“那些贵宾提前六点钟走了。”

“糟糕！”尤烈打一下拳头：“早知道我不去玉……”

“二小姐吃完饭，打过电话给你，她好像找不到你。”

“我有点公事，出去了。对了，二小姐既然回家，怎么又出去了？”

“大约六点钟，二小姐接了一个电话，她好像很不高兴，换了衣服就马上出去。”

“谁来的电话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是二小姐接电话。”

尤烈心内暗忖：难道素心已经知道我和玉凰幽会？是谁通风报讯？我怎样向素心解释？

“尤少爷！”

“呀！”尤烈吓了一跳：“什么事？啊！二小姐是不是常常通宵不回？”

“除非二小姐出门，否则，她不会在外面度宿。就算她到尤少爷的牧场度假，也是会事前通知我们的。”

尤烈点一下头。

“我去给尤少爷煮壶咖啡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尤烈虽然喝了几杯咖啡，还是睡进梦乡，他不是一个小思多疑多虑的人。

“尤少爷！”

“唏！”尤烈跳起来：“素心回来了？是不是？”

“二小姐还没有回来，不过快九点了，是上班的时间，我为尤少爷准备了早点。”

“我就在椅上睡了一晚，”尤烈拉好衣服：“芳姑，早餐我不吃了，我去总公司走一趟，也许素心已经上班。”

尤烈到李氏百货总公司，又看见莎莲娜：“你们‘波士’回来了没有？”莎莲娜耸耸肩。

“有，还是没有？”

“没……有！”莎莲娜笑得很古怪。

尤烈往里走，莎莲娜追上来：“喂！你去哪儿？”

“我到素心的办公室，等她回来。”

“随便！”

尤烈开门，旋了几次门球，门老是推不开。

“锁上了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莎莲娜摊一下手：“你又没问我。”

“把钥匙给我。”

“钥匙在‘波士’那儿，未得她许可，谁也不准进她办公室，防止商业间谍，你懂吗？”

“好！我在你办公室等她。”秘书室有一排梳化。

“请便！”莎莲娜坐下来打字。

尤烈打了一个可欠：“麻烦你给我一杯咖啡。”

“‘波士’不在，没招待。”

尤烈看看表，十时十二分：“打个电话，看看素心是不是去巡视分公司。”

“波士，不喜欢人家调查她的行踪。”

“你电话不打，我打。”

莎莲娜两手按住两个电话：“你要打到别处打，荒谬，借电话竟然借到秘书室，别忘了这儿是姓李的。”

“你这婆娘，幸而我当初没有取录你。”尤烈气得面红。

“你的理由是，依娃长得比我好看。”莎莲娜的眼睛充满仇恨：“如果你当初取录我，你不会有今天。”

尤烈没听她说话，走出去，向会计部借了电话，但到处都找不到素心，只好上班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玉凰的电话又来了。

“尤烈，下了班马上来，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……”

“我没有空！”

“你来嘛！我好想你。”声音骚得令人骨头发软：“我不能一天不见你。”

“你不要烦我好不好，简直像个婊子。”尤烈一肚怒气向玉凰发泄：“你要、你要，我去广告部给你介绍几个舞男。”

“哎唷！尤烈，你怎么这样说？我才不要什么舞男。”玉凰在那边顿足，尤烈没看见：“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，除了你，我谁也不要。”

“算了，你跟我说什么爱？我又不懂。我心情不好，别来烦我。”尤烈扔掉了电话，然后回家，无精打采。

“仔仔，”尤爷爷很关心地问：“这几天，你好像魂不守舍，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！工作忙，星期一至星期日，都是生意。”

“星期六和星期日，写字楼放假。”

“爷爷，要是有关生意，要拖到星期日对方才肯签合同，你做不做？”

“唉！做生意的人，真的没有固定的假期。”尤爷爷点了点头：“如果太辛苦，跟你爹说，休息几天。”

“爹也忙死了，他辛苦，向谁说。其实，我们也忙惯了……”尤烈突然握着尤爷爷的手：“爷爷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忙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为你做！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想见素心，但是我找了一天一夜，总是找不着她。”

“她失踪了？”尤爷爷一脸的恐惧：“出事啦？”

“她没有失踪，我知道她只是想避开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前些日子你们还出双人对，我还跟你爸爸说，好事近了。”

“只不过一点小误会，女孩子就是心胸窄，小题大做。”

“素心不像是个斤斤计较的人，你做了什么错事令素心生气？”

“谁知道她发什么神经，突然对我不睬不理。爷爷，你把她找来，我当面问她，这样闷声不响的我受不了。”

“好，我把她找回来。”尤爷爷拍拍孙儿的头：“素心是个好女孩，对你又真心，别辜负了她。”

尤烈没反驳爷爷，心里却有点不服气，昨晚一夜未睡，一早就跑去找素心，结果换来冷嘲热讽。到底是谁欺侮谁？

第二天，尤烈吃过午餐回办公室，尤爷爷的电话就来了。

“素心没有失踪，她去了日本看时装，顺便订货，她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
“她什么时候去日本？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爷爷！”

“素心的秘书小姐。”

“莎莲娜？死臭婆娘！”尤烈拳头一挥。

“仔仔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爷爷，谢谢你，你也应该午睡了。”

“你回家吃饭吗？”

“我一下了班就回去，吃完晚饭陪你下棋好不好？”

“乖孙儿，等会见！”

尤烈恨莎莲娜，但并不怪芳姑。

芳姑可能真的不知道素心去了日本，因为素心去日本办公事。但是，莎莲娜是素心的秘书，她没有理由不知道素心的去向，她竟然装模作样戏弄他。

两天后，巴巴拉特地到写字楼找尤烈。巴巴拉是尤烈保留的五六个女朋友之一，否则，她也进不了写字楼。

“特地来接你下班，”巴巴拉咬了咬下唇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阴暗的日子，没有阳光。”

“没心肝，今天是我生辰。”巴巴拉伸出手：“走吧！我安排了很多节目，现在去吃下午茶。”

尤烈实在闷，他是个热闹惯的人；而且又不知道素心什么时候才回来，他完全没有她的消息。他跟了巴巴拉走，吃茶、看戏、吃饭、上夜总会，玩得很开心。

第一场表演快要开始的时候，突然大部份的视线集中在夜总会的入口处。

一个很英俊的外国青年，拖着一个穿紫红色貂皮大衣的美丽小姐进来。

“素心！”尤烈低叫。

“尤烈，你干什么？”

尤烈没理她，伸手召侍者，向他要了一张白纸。

“把这张纸交给那位小姐。”尤烈在白纸下压了一张钞票。

“是不是刚脱下大衣，穿紫红色晚装，很漂亮的小姐？”

“就是她，快送去。”

侍者走开去，巴巴拉再也忍不住：“尤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事你不要管。”尤烈烦厌地挥着手，眼睛一直望住素心和那外国俊男喝酒、谈笑。

素心接过侍者交给她的便条，她打开一看——coc1 马上摆脱他回家，我有要事跟你说。coc2

素心笑了笑，把便条揉在掌心，然后放在烟灰盅里。

“什么事？苏珊。”外国美男操着并不流利的英语。

“一个朋友跟我开开玩笑，问你是不是我的未婚夫。”

“你说是不是？”他握着她的手臂。

“看表演。”她拍了拍他的手背。

第一场表演完毕，素心丝毫没有和外国美男离去的意思，两个人还翩翩起舞。

尤烈伸手叫侍者结账。

“尤烈！多坐一会，我们甚至没有跳过一个舞。”巴巴拉央求。

“来夜总会一定要跳舞吗？”尤烈冷哼着：“俗气！”

“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巴巴拉鼓起腮，很委屈的。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？天天有人生日，你不走我走。”尤烈说着就走，巴巴拉满肚苦水地跟了出去。

素心回家，一进客厅，看见尤烈坐在大厅的中央，铁黑着脸。

“我还以为你今晚又不回来了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素心把大衣和手袋交给芳姑：“这是我的家，我不回来去哪儿？”

“上次我等你一晚，结果你并没有回来，难道那时候，这儿不是你的家？”

“上次我不回来是为了避开你；而且，第二天我要赶去日本，住九龙到飞机场方便，我住了一晚酒店。”

“为什么要避开我？”

“问你自己，我不想和你同流合污，大家分开些好。”

“我去玉凰别墅的事，你知道了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谁告诉我并不重要，问题是，你在那女人的别墅里几个钟头，干过些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尤烈捏着十只手指，支吾了半晌：“我们叙叙，是她邀请我。”

“算你们只是叙叙，但是，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有协定，我和所有男朋友分手；你和所有女朋友分手。你跟那女人在一起，你破坏诺言。”

“你今晚不是也拖了外国人去夜总会？他不是男人？”

“那是因为你背着我去找玉凰，还有今晚的巴巴拉。”素心坐下来，接过芳姑送来的鲜奶，她斥责尤烈：“你做了两次我才做一次，算是回敬！”

尤烈自感理亏，但口里却不想认输：“你经常有应酬，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像和尚，这样的生活怎样过？”

“应酬是为了生意，这是公事。你也有公事上的应酬，我告诉你那些晚上我怎样过！”

“我看书、听音乐，静静的一个人，绝对不会去找男朋友风流。”

“我不喜欢看书，也不喜欢听音乐。要我守着你一个人，和其他女人绝缘，那简直是剥夺自由，和结了婚有什么分别？嘿！荒谬。”

“是你要我离开尊尼他们，你为我和你的女朋友分手，那也很公平。你既然做不来，当初就不要一口答应，你根本言而无信。”

“素心，”尤烈坐到她的身边：“其实，你何必理会那些女人，只要我对你最好；只要我心里只有你。那些女人，只不过是消遣品，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，你始终是最喜欢的。”

“尤烈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”

“我说的。”尤烈抚住胸口：“相信我，嗯？”

“好吧，就照你的意思……”

尤烈约素心吃饭，素心反过来叫尤烈到她家里吃饭。

尤烈自己开了跑车到素心家，发觉花园停了十几辆名贵房车和跑车。

尤烈跑上台阶，就听见客厅传来的欢笑声。

尤烈感到奇怪，李家很少那么热闹，因为李家只有素心一个主人。

“呀！尤公子来了。”莎莲娜迎过来，穿着件粉红晚装，俗气得像个村妇。

“素心请客？”

“对呀！我们‘波士’特地为那位巴鲁诺伯爵宴客。”

“巴鲁诺伯爵？”尤烈皱皱眉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“唔！巴鲁诺伯爵，上次‘波士’去法国的时候，在巴黎认识的。他一看见我们‘波士’就被迷住了，现在竟然追到香港来。”莎莲娜拍一下手掌：“实在太浪漫，我们‘波士’实在太幸福了。”

尤烈厌恶地盯了莎莲娜一眼：“素心呢？她在哪儿？”

“唔！就在那里，她一直陪着伯爵，半步也没有离开。”

“怎么？原来是他。”

他就是那个外国俊男，他和素心正靠在露台谈话，他的手挽着素心的腰。

尤烈满眼是火，莎莲娜说：“我忘记告诉你，巴鲁诺伯爵是位著名服装设计家，‘波士’身上的晚装是他设计的。”

素心穿一件金色的低胸晚礼服，很暴露，两只袖子镶着金色的流苏，胸口下面是一个星形的钻石扣子。

“好漂亮啊！唷！”

“俗气，跟你一样俗不可耐！”

“那，今天晚上每个人都俗，因为除了你，每个人都穿了晚装。”

尤烈面一红：“我根本没打算来参加什么宴会，去叫你‘波士’来，我有话跟她说，去呀！”

莎莲娜老大不愿意的走到素心身旁，素心向尤烈点头微笑，不一会儿，莎莲娜回来，眨眨眼。

“素心呢？”

“我们‘波士’请你过去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过来？”

“伯爵是主客，‘波士’没有理由把他拉来拉去；而且你又是‘波士’的男朋友，你不应该陪‘波士’招待贵宾吗？”这句话，尤烈认为是最动听的。他终于走到素心的面前。

素心先用法文和巴鲁诺伯爵说了一些话，然后用英语为他们介绍：“我的贵宾——巴鲁诺伯爵。这位是我的朋友，尤烈先生。”

“尤烈先生，你好吗？”巴鲁诺很热情地伸出了手。

尤烈敷衍他一下，用粤语问素心：“一个伯爵勋衔值多少家当？”

“巴鲁诺家世代代都是伯爵，但是他的职业是时装设计名家。伯爵是人家尊称他的，你不高兴可以叫他的名字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巴鲁诺好奇地问，他完全听不懂广东话。

“我说伯爵从不摆架子，甚至叫你的名字，你也不会介意。”

“不介意，尤烈先生，你可以叫我丹尼，苏珊也叫我丹尼。”

“二小姐，”莎莲娜走过来：“晚餐早就准备好了。”

“我们都在等你。”素心对尤烈说：“丹尼大概饿了。”

“我就不饿？”尤烈喃喃的：“走了一堆笨蛋，却来个伯爵，哼！”

尤烈正想伸手去拉素心，素心已把手穿进巴鲁诺伯爵的臂弯。

最可恨的，素心坐主人位，巴鲁诺竟然坐在她的身边；而尤烈呢，被排得远远的，他身边还坐了个讨厌的莎莲娜。素心和各人谈笑甚欢，但话题总离不开巴鲁诺。

“这件晚装是很漂亮，不过，丹尼为我设计这件晚装的长大衣才漂亮，穿起来简直像……”

“皇后！”丹尼马上说。

素心开心地笑：“找个皇帝嫁出去不容易啊！帝制差不多都废除了。”

“可以做伯爵夫人！”有人说。

素心含笑看了丹尼一眼，丹尼又握着她的手。

“尤公子，”莎莲娜低声对尤烈说：“‘波士’和伯爵，真是天生一对。”

“神经病！”尤烈盯她一眼，莎莲娜吐一下舌头。

餐后舞会开始，第一个舞，素心是和巴鲁诺跳的。由于今晚的晚会为巴鲁诺而设，因此，尤烈也没有怪她，礼貌嘛！

“尤公子，我们去跳舞。”

尤烈不喜欢莎莲娜的态度：“你喜欢跳自己跳，我可没兴趣。”

“‘波士’要我招呼你的，如果我招呼不周，‘波士’会怪我。”

“你们的好意，我都谢了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请别在我面前晃。”因为莎莲娜在他面前走来走去，尤烈的眼光，追踪不到素心和巴鲁诺。

巴鲁诺和素心一直舞到露台边，巴鲁诺突然停下来，两手环抱着素心的腰，低头吻了她的脸颊，眼看巴鲁诺就要吻素心的嘴唇，尤烈一个箭步冲向向前，两手把巴鲁诺拉开。

“你马上给我滚？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巴鲁诺很迷惘。

“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你竟敢对她动手动脚？你要不要尝尝我的空手道？”尤烈气得变了脸。

“尤烈，你……”素心含嗔地盯住尤烈，想打他又没有动手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其他的宾客都走过来，大家忙着追问。

“舞会散了，各位自便，不送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各位……”

“芳姑，送伯爵。”

“我自己来。”

“不准去！”尤烈一手抓住素心。

不久，客人全散去，只留下莎莲娜，在那儿看戏似的。

“你为什么还不走，要我撵你出去？”尤烈瞪着她。

“‘波士’没有叫我走。”

“你走不走？”尤烈吼叫：“你再不走我先揍你一顿！”

“二小姐……”莎莲娜向素心求救。

“向神经病人求情是没有用的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！”

莎莲娜无可奈何地走了。

莎莲娜一走，素心马上甩开尤烈的手：“你丢尽我的脸！”

“你磨穿我的心！”

“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神经病！”素心悻悻然坐在一张椅上。

“你说过，十九年来只跟我一个亲过嘴。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可是，如果我刚才不是及时阻止，你已经和巴鲁诺亲吻。”

“对我们之间有什么影响？”

“你是我的特别女朋友！”

“所以我把初吻献给你，我很对得起你，反正你也没把初吻留给我！”

“你有了我，就更不应该随便和别人亲热，我会心痛的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，”素心笑一下说：“尤烈，其实，你何必理会那些男人。只要我对你最好；只要我心里只有你，那些男人，只不过是消遣品，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，你始终是最喜欢的。”

“怎会没有影响？你几乎和巴鲁诺亲嘴。”

“跟别个男人亲嘴，是不大好，不过跟你和玉凰比较，那是小儿科，你自己做过什么，应该心里明白。”

“这……噢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？”尤烈在回忆。

“我揭发你和玉凰幽会时，你对我说的，我觉得你的话很对，所以，以后你交你的女朋友，我交我的男朋友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已经有了我，我不能容忍你和别个男人亲热！”尤烈理直气壮。

“你也有了，你还不是一样和别的女人鬼混？”

“那是过去的事。”

“谁能担保历史不会重演？”素心不以为然：“你不是能耐孤寂吗？我不能保证我以后能天天陪你，做生意，总有应酬，我少陪你公子一天，你又去找女人。”

“唉！”尤烈用手托住前额。

“算了，还是各走各的路。喜欢，大家玩玩，你耐不住，去找女朋友；我呢，仍然和尊尼他们继续来往，彼此不过问，公平得很。”

“不可以！”尤烈断然说：“经过今晚，我发觉自己太疏忽，非要好好守住你不可。”

也许，你不在乎我和别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因为你不重视我；但是，我却不能忍受你和另一个男人拉拉扯扯，所以我要管住你，你休想再和尊尼或任何一个男人单独在一起。”

“尤烈，你不是重视我，你只是占有欲强，就算我是一只猫，你不喜欢时，你也不高兴别人抚摸它一下。”

“不管你怎样说，总之，由明天起，我有应酬，带着你；你有应酬，也要把我一起带去。”

“那算什么？”素心反感地摊开了手：“人家会问我，你是我什么人？”

“就告诉别人，我们是生意上的拍档。我告诉你，素心，我肯到处带着你，那是你够运，我从来未拖着个包袱到处走。”

“包袱？嘿！”素心翻一下眼。这样的自大狂魔，如果不是为了蕙心，她早就把他撵出去：“这样说，你同样也是我的包袱。”

“已经很公平，你应该感到满意。”

素心作状想一下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就听你的！”

“你早就应该听我的话。”尤烈坐近素心的身边，伸手揽住她的腰，吻一下她的脸，又想吻她的唇。

“别这样。”素心轻轻推开他：“这儿有佣人。”

“到楼上，没有你的召唤，任何人都不敢到楼上。”

“今晚太疲倦，时候不早，而且明天还要上班，有什么话，明天再说。”

“我现在就说。”

“刚才那么一吵，头有点不舒服，听话，回去。”素心已经吩咐芳姑把尤

烈的外衣拿来。

“我不想回去。”尤烈赖着。

素心为他扣好大衣的钮扣，拖起他的手：“我送你出去。”

尤烈被拉拉扯扯才肯举步，素心只穿了件薄薄的晚礼服他都没有注意，幸而芳姑飞快把一条貂皮披肩披在素心的身上。

“外面风大，二小姐。”

“谢谢！”素心向芳姑笑一下。

“怪不得你的手那么冷。”尤烈说：“觉得冷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他应该听得到外面北风呼呼；他应该看得到她只穿很薄的衣服，因为屋里有暖气。

但，显然他什么都没有留意，也许他不习惯关心别人，他对素心并不是真正的好。

“我那么冷，如果这儿又没有芳姑，你怎么办？”素心补充一句：“我一定要送你，看着你的汽车离去。”

“叫佣人为你拿件大衣，除了芳姑，还有别的佣人。”

“你没有想过，脱下自己的大衣给我吗？”

“把大衣给你？”他毫不考虑地摇头：“虽然我不大怕冷；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怎能没有一件大衣的？”

“假如你爱一个人，凡事你想到的，应该是对方，不是自己，”素心装得很痛心：“这证明你根本不爱我。”

“爱人就要牺牲自己？实在太伟大。”尤烈耸耸肩：“或许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，唉，谈恋爱真烦。”尤烈上了车，把头伸出，在素心的颊上吻了一下。

素心看着他把汽车开走，心里还是那句老话：“谁嫁了他，一生倒霉。”

以后，尤烈和素心天天在一起，尤烈的爸爸知道儿子肯拍拖，非常高兴，特地为尤烈请了两名助理，减少尤烈的工作。

素心知道成功在望，当然全面对付尤烈，很多工作，她都分配下去，还要莎莲娜加时加力，注意百货公司的事务。莎莲娜是十分乐意的，打倒尤烈，是她的愿望。

尤烈和素心接触越多，越感到素心的可爱。她的美丽，是举世无双的，除了外在美，她是一个温柔、体贴、很有女人味、令男人十分倾倒的美人，只有和素心在一起，尤烈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欢乐。最令尤烈安心的，是他一家人都喜欢素心，所以无论在尤家，在李家，或两人独处，一样快乐。

尤爷爷马上抓住机会：“仔仔，过去你女朋友一大堆，花多眼乱，连自己也不知道喜欢谁，现在你选中素心，又是自己喜欢的，我看，你也应该成家立室了。”

“我承认很喜欢素心，没有她，还不知道找谁来代替，但是，还不至于喜欢到要步入教堂。况且我年纪还轻，这个年龄就被一个女人束缚住，很不划算。”

“你已经二十七岁，也不太年轻，爷爷十七岁已经做了第一任爸爸。”

“爷爷，年代不同嘛！二十几岁结婚，人家会笑我老土，现在流行迟婚。况且，素心下个月才满二十岁，她也不赞成早婚。”

“素心那方面，不用担心，她是个听话的好孩子，问题只是你。”

“我还不想结婚，真的！结了婚我就等于坐牢，完全没有自由，你知道

的，爷爷，我一向不喜欢受管束。”

“这根本不成理由。”尤爷爷不以为然：“你现在不见得就有什么自由，除了睡觉、上班，你的时间都给了素心，有女孩子找你，你连电话也不敢听。”

“也许过些时候，我会遇到一个比素心更好的。如果我结了婚，有妇之夫，我想追求人家，人家也未必理我；现在我是自由身，分分钟钟有权去找更好的。”

“孩子，你太贪婪，太不安份；而且，从你刚才说的话，证明你并非真心爱素心！”尤爷爷叹一口气：“我真为你们担心，唉！”

“爷爷，你少忧心，现在我和素心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将来呢？仔仔，你别害死素心，这孩子很纯洁，人又专一。”

“放心、放心。”尤烈很得意地说：“起码，她冷的时候，我已经会脱下外衣给她披上，素心对我很满意。”

“总之，你们一天不结婚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先订婚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不要来这一套，结婚和订婚有什么分别，身边拖了个未婚妻，干什么事都不方便，有好机会也给溜走。”

“仔仔，我给你四个字——好自为之！如果你不听话，失了素心，可不许在我面前流泪。”

“哭？”尤烈笑起来：“八岁那年，我由树顶摔下来，我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我会为了一个女孩子哭？”

尤爷爷摇摇头，走出尤烈的房间。尤烈春风得意，也没有把爷爷的话记在心上。

他下班去接素心，素心提着两只大盒子出来，素心把其中一只盒子交给尤烈。

“这是送给你的。”素心一边上车一边说：“黑漆皮裤，黑漆皮外套，连一顶帽子。

很帅，刚由美国运到，我马上挑了两件，我们每人一件。”

“你那件是怎样的？”

“一样，是情侣装。”

“啊！”尤烈眼睛露出光彩，他把盒子放在后面，吻了一下素心：“谢谢！”

“小意思，希望你喜欢。”

“当然喜欢了，既然是情侣装，我们穿着它去骑马，顺便拍些活动电影。”

“去牧场？”

“唔！反正明天是星期六，我们去牧场住两晚。”

“只有我们两个人？”

“又不是第一次。”

“但是每次都有一大堆人，我们两个人单独在牧场度宿，还是第一次。”

“第二次。”尤烈纠正：“那次你生病，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还单独一个房间相拥睡了一晚呢！”

“那次情况特别嘛！”素心娇嗔说。

“你怕我，对我没有信心？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冒犯你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我没有说过不信任你。”

“那就答应我吧！”

“好，我们明天去牧场。”

“这才听话。”尤烈用左手拥一下素心：“我们吃过晚饭就回家休息，明

天八点钟我去接你到浅水湾吃早餐，然后去牧场，好不好？”

“都同意了。”

“唔！”尤烈吻一下素心。

“当心驾驶……”

尤烈和素心穿着情侣装，骑了半天马，尤烈坐在草地上，素心把头搁着他的大腿。

另一边，‘沙皇’和‘公主’头贴头的吃着草原上的青草。尤烈轻抚着素心的头发：“爷爷每天都跟我说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？”素心躺着很舒服。

“迫我结婚。”

素心仰脸：“你一定会答应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答应？结婚是最无聊、最闷的事，也可以说最老土的事，何况我才只有二十几岁人，我实在不习惯做丈夫，特别是做爸爸，太恐惧了。”

“……”素心闭上眼睛没有说话。

“我知道你也不喜欢结婚，现在我们不是过得很好？对吗？”

素心只笑一下，心想：你这种人，就算父母天天迫，不到四十岁也不会结婚；除非尤爷爷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但尤爷爷那么精健，起码能多活二三十年。

“我有个表哥，未结婚之前，不知道有多活跃，人又有冲劲、爽朗。一结了婚，马上变得死气沉沉，婆婆妈妈，每次的话题不是妻子就是儿女，闷死人！”

“啊！有个问题我一直忘了问你们，尊尼说尤爷爷只有你一个男孙，其实，尊尼也是他的孙子，只不过是外孙。”

“不是，全不是。我的亲姑妈没有一个生儿子，尊尼的母亲，是爷爷哥哥的女儿，也就是爷爷的侄女，我爸爸的堂妹，啧！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好麻烦。”

“尊尼应该叫爷爷伯公什么的，为什么把爷爷叫外公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，但爷爷喜欢孙子，所以才会叫尊尼他们一律叫他外公。叫爷爷的，就只有我和你两个。”

“爷爷对我那么好，你看不顺眼。”

“唔！以前你高傲自大，很难亲近，一张嘴巴又厉害，绝不饶人，实在很难令人对你有好感，现在你全变了，温柔、可爱，又懂得体贴别人。”

“人家说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整个地改变，也许爱改变了我。”

“你以前爱过人吗？”尤烈把她的身体转过来，两个人面对着面。

素心摇一下头。

“也是第一次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尤烈捧起她的脸，低下头吻她，素心双手抓着他的肩膀。草地一带静悄悄的，连一个影子都没有，更不怕有人偷窥，他们亲热了好一会儿，直至太阳下山。

“我们该回去了，”素心由他的怀中起来：“……这儿地势高，没有阳光，天气会很冷，看起风了。”

“那！我们回去吧。”

两个人并肩策骑，不时在含情脉脉的相视而笑。

尤烈甜丝丝，在他的眼中，素心越来越漂亮、迷人……最重要的是更可爱了。

“你是我认识的所有女孩子中，最可爱的一个。”

“但是，我不像她们会发嗲。”

“她们都是假装的，别当我是傻瓜，女孩子偶尔撒撒娇能增加情趣，但整天嗲声嗲气，便会令人发毛。”

“但当时你被迷住了，也接受了，根本不想推拒。”

“发嗲也总比发狠好，比如上一次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了。

“我在写字楼打了你一记耳光？”

“我已经不会为那件事生气了，不过我还是不明白，那晚我生日，我深深的吻你，你没有打我，反而在你的办公室，才只不过轻轻吻了一下，巴掌就来了。”

“就因为那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不想打你，但心里已经很气，第一次让人家亲吻啊！”

“这个人还老跟自己作对。”

“于是，第二次你再也不留情。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现在我天天吻你，还不想送我两掌？”

“现在不同。”素心柔柔的：“我们已彼此相爱，尤烈，你爱我吗？”

刚进牧场，亚国迎过来。

尤烈也许就只有这一个好处，他虽然是出了名的风流，但是，他只是老拉着素心吻她，拥抱她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行为。也许，这方面他不太主动，过去，都是那些女孩子自己送上来的。而，素心却相反，把自己保护得密密的。

所以，虽然一间屋只有她和尤烈两个人，但是素心一点也不害怕。

六

第二天吃过早餐，尤烈和素心手拖着手去看费医生。

闲话间，费医生问尤烈，他们哪一天请吃喜酒。素心红着脸，垂下头。

“我们都不想那么早结婚。”尤烈把素心的手握紧了一点儿：“因为我们现在比结了婚更快乐。”费医生想一下，意会地点了点头。

离开费家，素心低声埋怨：“你刚才说的话，会令费医生误会我们正在试婚，我难为情死了。”

尤烈把脸凑过去问：“我们索性来个试婚好不好？”

素心急得脸红，要摆脱尤烈握着她的手：“你休想，你休想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尤烈笑弯了腰：“你看你，好像我要强奸你似的，我不会这样做，除非你同意。”

“我绝不会同意！婚前，我要保存纯洁的感情。”

“我也不会迫你，这种事，哪一方面反对都没有意思。”

“笑，你还在笑什么？”

“笑你，刚才你害怕得好像我要吃了你似的，你真像个小孩。”

“跟你那些女孩比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幼稚，很土？”

“不！我喜欢你这样，如果你对我随便，也会对别的男孩子随便，谁喜欢娶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老婆。”

“你……”素心拉他停下来：“是不是打算娶我？”

“将来！现在我们过得很好。”

将来！素心内心冷笑，将来根本不存在，他们也不可能维持到将来。她算准就算她肯，尤烈对她一两年就厌了，结婚根本就是骗人。

“今天风很轻，吃过午饭，我们骑马去草地放风筝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但是，在这个早上，我们做些什么好呢？”

“天气冷，否则，我们可以到下面海滩游泳。”

“但是我们可以去拾贝壳。”

“主意不错，不过，山上到山下，路程也不少，你走得动吗？”

“走得动，大不了脱下长靴，”素心很感兴趣：“到郊外，一天到晚关在屋子里太没有意思。”

“对，首先我们先回家拿个桶，再由那边下山，路比较容易走。”

脱掉皮靴在沙滩拾贝壳，水冲过来的时候，双足冷得麻木，尤烈和素心还是很高兴。

大概在市区太久，整天又忙着做生意、应酬、赚钱，能够在大自然呼吸清新空气，为他们带来新的喜悦。

大大小小，好好坏坏，拾了一小桶的贝壳，两个人又在海边追逐嬉戏，根本忘了时间，实在太开心了。后来还是亚国找来，请他们回去吃午饭。

晚饭后，他们都穿了皮草到海边散步，那是素心的主意。可是海风又大又冷，迎面刮过来，尤烈紧紧拥住素心，两个人紧贴着取暖。

“好冷啊！”

“我把我的皮大衣给你。”北风不断往尤烈口里送。

“不！你别脱下来，你会冷僵的。”

“其实我一点都不怕冷，真的！一年四季我洗澡都用冷水。”尤烈说着，就把皮草脱下披在素心身上，自己一个“啊嗤”，他还笑呢：“没关系，冷一会儿，自然就习惯。”

一阵寒风吹来，又是“啊嗤”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没有阳光；而且又在海边，海风是最冷的，尤烈脱下大衣，里面就只有一件毛衣，又怎能不冷？

“啊嗤！”素心马上把大衣替尤烈穿上，他的手冷得像冰。

“你不穿我的大衣，你会冷的。”

“我们回去，屋子有暖气，”素心挽紧他：“你恐怕已经着凉了。”

“吹一下就着凉，太没有用了吧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这儿起码零下十度，你才穿一件毛衣，老虎都熬不住。我们快上山，起码山上海风没那么猛。”

相拥着终于回到屋子，尤烈点一下素心的鼻尖：“看你，冷得鼻子发红。”

“啊嗤！”素心摇一下头，拉他坐下来：“我去厨房给你弄些热饮品。”

“叫亚仙。”

“别烦了，又夜又冷，让人家好好睡一觉。你坐着，别脱大衣，暖一会儿。”素心脱下皮草就往厨房走。

尤烈靠在皮椅上，伸伸腿，家，真温暖、真舒服。平日他拼命往外跑，家总留不住他，为什么感觉变了，是不是这儿有了素心？

尤烈想着，又打了两个“啊嗤”，他把暖气开高一些，这时候，素心捧着一只盘子出来。

她把一只水杯放在尤烈双掌中：“暖吗？”

“热热的，好舒服。”

“喝下它！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柠檬堡可乐，听说对治疗伤风很有帮助的。”

“我从未喝过，也许我没有患过伤风。”他整杯喝下了，舒一口气：“唔！味道很好。”

“舒服些吗？”素心接过杯子放下。

“人暖暖的，很舒服。”尤烈把素心拖下来，两个人挤在一张皮椅里，尤烈紧握着素心的手：“你真好！”

“只不过是一杯柠檬可乐。”

“不只是一杯饮料，是你整个人，有你在身边，我感到温暖。”

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短，时间长了，你就会讨厌我。”

“不会，和你相处越久，越发觉你有更多的优点，对你一辈子也不会厌。”

“你常常对你的女朋友说这句话吗？”素心把手盖在他的手背上。

“不！我只说过两次。”

“另一个对一辈子也不会厌的女孩子呢？”

“我看走了眼。”

“啊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我跟她认识了差不多半年，她一直是个很爱羞、很爱撒娇，胆小怕事、温柔又斯文的女孩。她很懂得敬老怜幼，每个星期上教堂，不喝酒、不抽烟，很纯、很乖，很有教养的女孩子。”

“这还不够好？”素心低嚷。

“有一天，真巧得很，竟然被我发现她抽着烟，喝着酒，用下流话骂她家老佣人，还用脚踢她最宠爱的小狗，我看了拔足便跑。从此我不肯再见她，这样虚伪的女人，想想也怕。”

“有一天，你会发觉我比她更坏，想想也会打冷颤。”

“你最坏的样子我见过，最好的样子也见过，不，也许还会更好，你的好处，发掘不尽。”

“油嘴！”素心拉起他：“着了凉，早点休息，精神不足，明天可能会大伤风，睡觉吧！”素心送他到房门口，尤烈捧她的脸，正想吻她的唇，突然改吻她的前额。

素心望着他，眼神打着问号。

“我怕我真的伤风了，会传染你。”

素心用足尖站起，在他的唇上轻吻一下，一面开了房门一面柔声说：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！”尤烈心满意足地进了房间，素心为他关上房门。

第二天早上，素心梳洗完毕，换了一袭白天鹅绒的套装裙。外面风大，戴了顶白色天鹅绒冬菇帽子，一条红白格子长颈巾挂在脖子上，垂在胸前。

她到尤烈的房间，轻轻敲敲门，没有回音，她旋了旋门球，没有上锁，

于是，她轻轻推门进去。

尤烈熟睡未醒，素心蹑足走近床边，看见他睡得很甜。一张蛋形脸，两道飞扬的彩眉，长长的睫毛，高高的鼻梁，两片丰厚而线条优美的红唇，的确是个美男子。

素心坐在床边，用手按一下他的前额，凉凉的，没有事。素心松了一口气，正想把手收回去，尤烈突然捉住素心的手。

“你已经醒过来了？”

“你敲门，我已经醒过来，”尤烈握着她的手按在胸口：“我没有事，没有大伤风，连小伤风都没有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刚才还担心。”

“我身体壮，挨得起暴风雨，所以爷爷才放心让我独个去美国念书。不过昨晚真冷，要是没有你那杯热柠檬可乐，也许今天还是“啊嗤、啊嗤”。”尤烈笑笑，眼睛又在笑了，像会勾魂似的：“我哪儿都好，就是这儿不好。”

“哪？”

“这。”尤烈指住胸口：“你伏下来听听吧！”

素心果然把右耳贴着尤烈的胸口。

“听到什么？”

“卜通卜通的心跳。”

“是不是跳得很快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每次你和我在一起，我的心跳就加速。”尤烈使劲地点着头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抱紧我。”尤烈拉一把，素心整个人倒在他的身上。

尤烈翻个身，把她压在下面，先轻轻亲一下她的嘴唇；然后说：“我今天没有伤风，不会传染给你。”他又微笑，眼睛也在笑了。

素心抚着他的发脚，想避开他的眼光，却躲不开，被迷住了。她的声音，柔柔的，像春风：“我们既然穿了情侣装，一起伤风才相配。”

“素心……”尤烈两片丰厚的唇，用力吸吮着她。

不知道是否小女孩春心荡漾，还是两人过份接近？尤烈的男人味太浓烈，最近素心和尤烈接吻，总有点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

最初，尤烈强吻她时，就在尤烈生日那晚，以后一连数次，她都有反胃和厌恶的感觉。最近，这些感觉完全消失，情不自禁地会拥抱他。

素心开始担心，和自己讨厌的人接吻，反胃、厌恶是正常的。同样，和自己心爱的人亲吻，陶醉、迷恋也是正常。

难道，她爱上了尤烈？不，绝不，太可怕，她怎可能爱上一个报复的对象？

“不！”她推开了尤烈。

尤烈呆住，望着她，迷人的双目打着问号？

“尤烈！”素心尽量装得甜蜜，她拍拍尤烈的胸口：“该上班了。”

“你刚才好像很生气。”尤烈很担心：“我做错事吗？”

“噢！不，我突然记起今天要开会，”素心拨着头发，一面下床一面说：“我记起，用力推你，真对不起！”

尤烈吐了一口气：“都是我不好，玩了两天，也应该好好工作。”

素心一脸歉意的微笑。

“我梳洗更衣。”尤烈轻拍她的俏脸：“很快，等我。”

“我替你准备衣服。”

尤烈站起来看素心：“你全套白，我也穿套白西装，红领带。”

“要是我穿红貂皮大衣呢？”

“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穿白绒大衣。”尤烈往里走：“以后我们一起缝衣服，就可以永远穿情侣装出现……”

素心很高兴地放下电话。

“阮先生终于答应来香港？”莎莲娜站在一旁问。

“他答应，看在家母份上。”

“李夫人……”

“年轻时，阮叔叔和家父一起追求母亲，母亲不喜欢生意人，选了家父，阮叔叔一气之下，把生意全交给弟弟，自己去了瑞士。以后李氏百货公司有了他，我可以全力应付尤烈。”

“其实，现在大家也做得不错。”

“别忘了我每天还要回来上班。阮叔叔做了总经理，他就可以代替我的领导地位，而我马上利用时间争取尤烈。”

“蛇无头不行。”莎莲娜笑，笑得很特别，似乎怪素心连她都不信任。

“其实，在这儿工作的人，个个都忠心能干，尤其你，莎莲娜，公私两面你都帮了我不少忙。”素心解释：“平时大家有足够能力应付，但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，我又追随尤烈去了外国，谁去作决策呢？我是不希望你们心理负担太重。”

“‘波士’的话对！”莎莲娜马上换了语气：“我认为二小姐比大小姐更能干，头脑更精密，我很佩服二小姐。”

“我们是朋友。”素心拍一下莎莲娜的肩膊：“别把高帽子往我头上压。”

“二小姐，关于尤烈……”

素心摇一下头：“要得到他的人，任何有资格做他的女朋友的女孩子都可以；但是，要得到他的心，啊！真不容易。”

“只要得到他的人，二小姐的计划就可以实行。”

“不，不可以，跟他好过的女孩子不知道有多少，就算得到他的人，我肯牺牲，收效也不大，打击不到他。唉！”素心长叹一口气：“他这个人，连什么叫爱情都不懂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他从未说过爱我。我真不知道这应该怎样引导他。”

“你要等他说他爱你，你才敢进行你的计划？”

“是的！他爱我，才会在乎我。”

“要是他一年、十年都不说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素心用手托着前额。

“像他这种卑鄙、下流又冷血的男人，他可能一生玩弄女人，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。年纪大了，随便找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结婚，生儿育女就算了。”

素心仰起脸：“你认为我应该放弃计划，不再报复？”

“不！刚巧相反，我希望你快点进行，这样等下去，很痛苦。”

“真的很痛苦，有时候，我问自己，我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做了那么多无谓事，天天绞脑汁，就是为了报复，值得吗？能不能报复根本没有把握，我已经心力交瘁。”

“你不想为大小姐报仇？”

“就算真能报仇，我大姐能复活吗？我到底有什么收益？”素心用力摇头：“我很矛盾，我甚至反对报复。”

“话可不是这样说，”莎莲娜比素心还紧张，好像她才是蕙心的妹妹：“像尤烈这种人，难道不应该教训，难道就让大小姐白牺牲？其实，也不能算是报复，你没有打算杀死他，没打算伤害他，只是要他受教训，让他尝试被人抛弃的痛苦，挫挫他的锐气，你不觉得他很狂？”

“他被宠坏了！若他小时候他父母肯狠狠打他一顿，今天他不会那么狂妄自大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认为尤烈值得原谅？”莎莲娜惊骇，盯住素心：“二小姐，你不是抵受不住甜言蜜语，爱上尤烈吧？”

“哪有这种事，他还是我姐姐的仇人呢！”素心脸都红了：“而且尤烈根本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。”

“但是你刚才维护他，为他找理由，似乎他的一切罪行都是可原谅的。”

“他被宠坏，他行为恶劣也是事实。”

“二小姐，尤烈很厉害，任何女孩子碰上他都逃不掉。大小姐本来抱独身主义，遇上他也情不自禁……唉！怎么说好呢？我真担心……”

“你到底担心些什么？尤烈人坏，但还算光明正大，他不是色魔，也没有毛手毛脚占便宜！”

“二小姐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其实，你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他。”

“我没有，你别胡说！”素心变了脸色，非常不高兴。

“对不起！二小姐，我冲撞了你，”莎莲娜着急地道歉：“我只是太怀念大小姐……二小姐，请你原谅我！”

“我了解你的。”素心点一下头，她知道莎莲娜对蕙心一片忠心。

“谢谢二小姐，如果没有什么吩咐，我回去工作。”

“莎莲娜，你的话也对，如果他一辈子不说爱我，难道我跟他拉扯一辈子，这样拖下去，我实在很痛苦，仇没报先害了自己。我等不下去了，我会速战速决，事情完了，才能过正常的生活。”

“二小姐聪明，”莎莲娜衷心的：“很快一切会圆满结束。”素心沉吟着点了点头。

这些日子，素心心事很重。

她没有迷上尤烈，但是，她是真的喜欢尤爷爷。

无亲无故，孤单寂寞的她，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爷爷。

她没有，看见尤爷爷，就有一种亲人感，她全心全意地喜欢他。

素心知道，她计划成功的一天，就是她和尤爷爷绝缘的那一天。就算她仍然爱尤爷爷，尤烈也会加以阻挠，她会被尤烈轰出门外。当尤爷爷知道她欺骗和向尤烈报复时，尤爷爷也不会再欢迎她。在计划进行之前，她要多接近尤爷爷，多领受一点亲情。

很闷，她穿上白狐皮大衣，拿起个深宝蓝色手袋，匆匆走出办公室。

“有没有文件需要我签？”

“你早上签好了，一部份在总经理那儿。”

“阮叔叔是不是很本领？”

“一个精明的生意人。”莎莲娜从头打量素心，白色的狐皮圆小帽，深蓝底白花羊毛套装，蓝底白花丝袜，下面是一双白色镶银色流苏的短靴，外披

白狐皮大衣：“二小姐要出去？”

“出去走走，很闷。替我打个电话给总经理，有重要事，用传呼器 CALL 我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“尤烈会来接你下班。”

“五点钟之前我会回来，我只不过是到附近走走。”

素心离开办公室去了。一个下午莎莲娜很忙，因为明天早上有个例会，她要整理好资料及讨论范围；然后复印分发公司各高级职员。

李氏公司每月两次例会，是传统的。小型会议李素心可以不参加，但是，例会和特别会议，她一定出席。莎莲娜做得昏头昏脑的忘了时间，突然有人进来，经过她身边。

“喂！去哪儿？啊！尤公子。”

尤烈向她咧一咧嘴唇，伸手开素心办公室的门，门开不动。

“素心关在里面干什么？”

“她根本不在里面。”莎莲娜把一份资料排好。

“她在哪儿？阮叔叔的办公室？”

“‘波士’散步去了。”

“散步？”尤烈面色一变：“跟谁？我知道尊尼回来了两天。”

“我们也知道！他打电话来找‘波士’，我接电话的。”

“素心和尊尼真的出去了？”

“我们‘波士’连他的电话都没有听，一次在开会，一次在‘波士’办公室，我懒得接进去。”莎莲娜没好气的：“别冤枉好人，‘波士’一个人出去。”

“她去了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尤烈提高声音，在他的眼中，莎莲娜的态度真恶劣，他进来那么久，她连眼尾也没有瞟他一下：“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你这个秘书怎样做的？”

“尤公子，我们‘波士’只有我一个秘书，可不像你有四五个。”

“我的事你没有资格理。”

“我们‘波士’也没有通知我，你可以管我们公司的事。”

“谁要管你们公司的事，我是来问你，你的老板去了哪里？”

“无可奉告！”莎莲娜把一切分配好，仍然没看尤烈。

“素心没有口讯给我？”

“有！她五点前回来，你坐一会儿等她。”

“但是，现在已经是五点十五分。”

莎莲娜连忙一看壁钟，面色一变：“我忙昏了，竟然超过下班时间。”

她拿起电话，叫了个写字楼侍应生进来，两个人一起赶出去派明天开会的资料。至于尤烈，莎莲娜根本没当他存在，出了去也不说一声。

尤烈一拍桌，满肚是气；另一方面，又担心起素心的行踪和安全。

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李氏分公司、素心的家……每一处的回覆都是：李小姐没来过，还没回来。等了一会儿，莎莲娜无影无踪，其实就算莎莲娜回来，也问不出个所以来。

尤烈憋住一口闷气，开车回家，也没往车房驶，跑车随便停在屋子台阶下。

他走进屋，听见爷爷在笑，声音好刺耳啊！他心情不好呢！尤爷爷笑什么？

客厅没人，进偏厅，咳！眼前一亮，素心啊！素心就坐在尤爷爷和尤太太的当中。

尤烈心里一舒一乐，也没想过屋子里还有别人，走过去，推开尤太太，揽住素心，吻着她的面颊：“宝贝，我担心得失了魂，原来你在这儿。”

尤爷爷和尤太太相视了一眼，呆了一会儿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素心满脸通红，忙着推尤烈：“别这样嘛！怪不好意思。”

尤烈看了看爷爷和母亲，举举手，也有点难为情：“我以为素心失踪了，很担心，所以……哈！就是这样子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让你着急，我本来只想出外走走，不知不觉去了我世叔公的古董店，发现个茶盘，很高兴，买下了，马上送来给爷爷。连回公司等你的事都忘了，又没打电话通知，竹织鸭。”

“你来了这儿我就放心。”

“仔仔，你看这就是素心送给我的茶盘。”尤爷爷指了一指他前面的茶几，上面放着一个六角形，金色有龙凤花纹的瓷盘，十分精美：“唐朝的，听说还是一位唐朝公主用过，十分名贵难得。”

“可以和茶具配成一套。”

“对呀！”尤爷爷召唤男仆：“快把李小姐送给我的茶具拿出来。”

尤烈看了素心一眼笑道：“怪不得爷爷疼你，你什么都想着爷爷。”

“素心这孩子又乖又孝顺，她知道我喜欢喝茶。看，刚好一套，太美了。”

尤烈一手把素心拉起来：“爷爷，你慢慢欣赏。”

“你拉素心去哪儿，我们都在等你吃下午茶。”

“到我房间，我有重要话跟素心说。下午茶请送到楼上。”

“说悄悄话！”

尤爷爷连忙问媳妇：“什么叫悄悄话？”

“两个人说心事，别人不能听的。”

“啊！”尤爷爷一副恍然明白的样子，很开心：“你们赶快去说悄悄话，点心我会派佣人送上楼上去。”

“爷爷，一会儿，别笑嘛！”

进尤烈的房间，素心甩开尤烈的手：“你妈咪在笑我们呢，你不害羞？”

“就算他们笑，也没有恶意，他们才高兴呢！我尤烈从不跟人说悄悄话。”

“那么紧张，又那么赏面，拉我上来干什么？”素心抱着垫子，坐在长睡椅上。

尤烈靠着她身旁，坐在地毯上。

“下个星期就是你二十岁的生日。”

“是啊！”素心点一下头：“我以为你已经忘记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真的没有心，里面空空的，只有一个躯壳？”尤烈拉着素心的手，一只手指、一只手指的数：“我还要为你在这儿开园游会。”

“我不赞成。”

“不赞成？”尤烈低嚷，放开素心的手，很不高兴：“我计划了那么久，就是一句不赞成，我生日还没有机会开园游会呢！那时候，花园还没有完工，刚搬进来嘛！我为你开园游会，要多少人力物力，为什么我们的意见不可以一致？”

“尤公子，你的少爷脾气真要不得，不问情由，就生气了，难道我还不会领情，不知道你为我好吗？”素心摇一下头，尤烈发脾气，面色可不好看：“我们相识之后，你还是第一次和我过生日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我们应该珍惜第一次，不反对吧？尤少爷。”

“不反对。”

“既然是那么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为什么要找一大堆人来？”

“想你高兴呀！”

“我是女主人，什么人邀请我跳舞，我都不能拒绝。比如尊尼或子洋他们，拥紧我一点儿，你又不开心，那岂非变了我高兴，你不高兴？”

“对！我倒没有想到这些。”尤烈马上又握住素心的手：“你真会为我设想，你有什么好的主意？”

“咯咯咯！”有人敲门。

“烦死人，”尤烈从地毯上跳起来：“什么事？迟不来早不来。”

“少爷，送下午茶来。”

尤烈开了门，急急的：“放下东西马上出去。”

仆人一走，他锁上房门，重新坐在素心的身边：“我们说下去。”

“我有点饿，想吃块鸡丝薄饼。”

尤烈翻翻眼，先把清炖牛肉茶送到素心手上，又去叉了一块薄饼放进瓷碟里：“吃吧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吃？”

“我没有胃口，只想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喝口牛肉茶。”素心把杯子送到尤烈的唇边，尤烈不耐烦呷了一口，跟着是两口、三口……喝光了。

“对不起！”尤烈把另一杯拿给素心：“也许你对，我们边吃边说。”

素心微笑，悠闲地吃着她的薄饼。

“素心，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尤烈塞满一口薄饼，急不及待地问。

“爷爷说，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。”素心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你……”尤烈用手指指住素心，终于点一下她的鼻尖：“小顽皮，不要吃太多，两个钟头后又吃晚餐。”

“好，不吃了。”素心放下杯碟：“本来，我自己也有一个计划，就怕说出来你不高兴。”

“先让我听听。”

“这十几二十年，第一次有了男朋友，我的生日不希望任何人参加，只愿与我的男朋友度过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单独两个人？”

“唔！”素心皱皱眉：“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你喜欢热闹，尊尼、子洋、柏加、路易……他们全都到齐才开心……”

“不、不，”尤烈马上说，拉住素心的手：“我不要他们，我喜欢过一些二人世界的日子，尤其在你的生辰。”

“你来我家吃饭，饭后我们在烛光下谈心，听听音乐，甚至跳跳舞。”

“多诗意！”尤烈把素心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：“我赞成，绝对赞成。”

“园游会取消了？”

“取消，取消，人多吵，烦死了！”

素心脸上露出一丝特异的笑意：“你七点钟到我家，我们早点吃饭。”

“好！”尤烈像着了迷：“一切听你的！”

尤烈穿着银灰的晚服，灰绒大衣，镶银狐领子，帅得简直像个王子。

芳姑站在台阶欢迎，没有看见素心，尤烈把左手拿着的香宾交给芳姑。

一进屋子，就看见素心，她穿了一袭翡翠绿的丝晚装，低胸、露背、曳地，肩膀上的吊带是由许许多多人造小茉莉花砌成。头发全盘在头上，上面盖着一个镶满宝石的髻网。

“对不起！”素心春风满面地迎过来：“我衣服穿得少，没有到台阶迎接你，今天好冷。”

“这儿很温暖。”尤烈紧紧拥抱素心的腰，在她的唇上轻轻吻一下：“亲爱的，生辰快乐！”

“谢谢！”素心替尤烈脱下大衣，交给芳姑。

“你今晚特别美丽！三十分。”尤烈日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“你也出奇的英俊，我给满分。”

尤烈笑，好迷人的眼睛，他把一只心形盒子揭开：“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”

全套绿宝石首饰，项链、手镯、戒指、耳环，还有别针。款工新，手工精巧。

“很漂亮！”素心先戴上镯子、戒指和耳环：“请替我戴上项链。”

“你喜欢，我很高兴。一个月前我去选款式，眼光不错吧！别针扣在哪儿？”

“外衣用的！你很有眼光，比我有见地得多，起码，我怎样也舍不得把他们抛进喷泉。”

“你还在为那件事生气？”尤烈挽着她的腰：“那天我太狂，我道歉。”

素心主动吻他一下，证明她一点也不生气，尤烈乘机拥吻她：“噢！不能，这儿有佣人。”

“可不可以请她们不要这样老瞪着。”尤烈在素心耳边说。

“可以，不过要先吃了晚餐。”

素心拖起尤烈的手，走进饭厅，饭厅那盏水晶大灯熄了，只亮着墙壁上的小灯。餐桌铺上金色的桌布，桌面的当中放了一对大烛台，每个烛台都插上三支金黄的洋烛。烛光摇曳，烛台与烛台之间放了一盆橙黄色的鲜玫瑰。

“气氛实在太好。”尤烈啧啧称赞：“能不能叫走所有的佣人？”

“谁替我们上餐？”

“你答应我，今晚只有我们两个人，”尤烈抱怨：“想吻你一下都不敢。”

“我说过，等吃完晚餐。”素心坐在主人位上，尤烈坐在她的对面。

头盆是龙虾沙律，芳姑亲自送上：“尤少爷带了一瓶香宾酒来。”

“把它放在冰桶里，”尤烈马上说：“晚饭后才喝。”

一直到吃牛扒，芳姑为他们倒了两杯红葡萄酒，尤烈高举酒杯：“素心，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！”

“我的美丽，只有你才能欣赏，因此要祝你长命百岁！”

尤烈开心地笑：“我也祝你长命百岁，否则我想欣赏都不可能。”

“干杯！”

“CHEERS！”

尤烈的确很开心，因为今晚的晚餐由头盆到甜品，每一样都是他喜欢吃的，就好像他生日似的。

美中不足的是不能好好地吻素心一下。他第一次和素心过生日，素心又表示情有独钟要和他单独过生日，这是珍贵而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他们应该好好的亲热一下。他看了看身后的佣人，等会儿吃完水果，他一定要提议和素心坐车兜风，在车里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才是二人世界。

“我们到客厅喝咖啡。”素心伸手去拉他。

尤烈紧握着她的手：“喝完咖啡我们坐车兜风。”

“那么冷，想到沙滩散步都不行。”

“我们可以坐在汽车里谈天。”

“汽车又小又窄，坐在汽车里谈天，一点也不舒服。”素心说：“还是家里温暖，不要出去。”

“这儿虽然舒服，但我不喜欢那些佣人来来去去。”

“他们要工作，芳姑正领导他们收拾饭厅。晚一点，我叫他们回下人房休息。”

“还要等？”尤烈孩子气的低嚷：“我好想吻那你！”

“多等一会儿，嗯？”

“素心……”尤烈正想把脸凑过去，又有一个佣人经过：“我不能等，我们去你的卧室。”

“我的卧室？”

“你好像很诧异的样子，我又不是第一次进你的房间，最近我每次来接你出外消遣，都到你房间看你梳头，等你更衣，惯了。”

“但是，我突然把你拉上房间，没理由。”

“你到底要向谁陈述理由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……”

“记着带两只酒杯。”素心补充一句，然后她拖着尤烈离开饭厅，经过客厅，步上楼梯。

脱掉高跟鞋，坐在地毯上。

“怎么整个房间都是灯，太没有气氛。”尤烈逐一把灯关上。

“唏，床前壁柜的灯可不能关，黑麻麻的，我怕！”

“有我在你身边还怕？”

“不要嘛，房间一点光也没有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在这儿，干……”

“总不会干坏事，你那么纯洁，又不像玉凰她们那些人；而且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我不会在你二十岁生辰那天留下任何污点。”尤烈还是把床前的小灯亮了。

“这就好，富罗曼蒂克又安全。”

尤烈坐在素心身边：“你这样说，就证明你真的怕我。”

“我才不怕你……”

“素心！”尤烈吻素心的头发、耳朵、鼻尖、面颊、嘴角，正要把唇移过去，外面有人敲门。

“天！”尤烈挥一下手，没好气的：“谁呀？”

“芳姑，送香槟酒来！”

“唔！”尤烈走过去，拉开房门，把盘子接过去：“芳姑，这儿没有你的事，休息吧。”

“晚安！尤少爷，”芳姑还站着：“你的汽车就停在屋子的前阶。”

“我知道！谢谢！”尤烈话还未完已关上门，并且上了锁。

“开香槟！”

“卜”的一声，香槟开了，汽冒起，但不太多。

“我来倒酒，你坐会儿。”素心说。

“我来侍候你。”

“不，我要你休息。”素心撒娇，终于把盘子接过去。

尤烈很得意，由心坎里直笑：这大女人，一旦谈情说爱，架子没有还反过来侍候“臭”男人呢！他闭上眼睛，双手交叉放在脑后。

“酒来了，粉红香槟，好罗曼蒂克。”素心坐下来，把其中一杯酒交给尤烈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干杯！”尤烈缓缓喝下了酒。

“我替你倒酒。”

“别忙！”尤烈把素心的酒杯也接过来，放在一边：“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完成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吻你！”尤烈把素心抱进怀里，素心没有拒绝，娇羞地把脸埋在尤烈的脖子旁。

尤烈扳转她的身体，托起她的下巴，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，尤烈像触电似的，紧紧抱住素心，深深吻着她。素心缓缓伸出双手揽住尤烈的背，第一次主动回吻他。

尤烈好兴奋，嘴唇粘得更紧，千恩万爱都灌输进素心的体内。

两个人拥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尤烈的发脚淌着汗，素心轻轻推开他一点。

“素心……不要离开我……”

素心作了一个深呼吸：“这儿开了暖气，我们又……那么接近，你浑身是汗了，快把西装外衣脱下吧！”

“噢！真的很热，好像连心里也在冒火。”尤烈把领花拉下，还解了两颗衬衣钮扣。

结实的胸肌，性感的胸毛，露了出来。那浓烈的男人气味，很容易令女人不能自恃，素心借故站起来，尤烈一手拖住她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我想靠一会儿。”

“没事吧？唔？”

“奇怪！”素心笑一下：“我喝香槟从来不会醉，我才只不过喝了一杯，人竟然飘飘然，也许靠一会儿会好些。”

“我也是的，我酒量一向很大，可是……不知道怎么的，我好像有点醉，也许是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”尤烈起来，把素心抱到床上，让她靠在枕上：“舒服吗？”

“很好，我想休息一下就可陪你跳舞。”素心轻拍尤烈的脸：“自己倒酒喝，我开音乐。”

“我不想动，我不想离开你，”尤烈坐在素心的身边：“我的心跳得很厉害，很热，我能不能脱下衬衣？”

他又解下一颗钮扣，素心连忙按住他的手：“不要！”

“你害怕？”他握着素心的手，让她的小手贴在他的胸肌上。

素心浑身一震，脸孔发烫。

“你真的害怕，看你，双颊红红的，很娇艳。”

“除了在海滩，我从未见过……”

“男人赤身露体？”

素心不住地点头。

“小傻女孩。”尤烈把素心的发髻拆散，黑油油的长发披散下来，尤烈握着她两边赤裸的肩膊：“打令，你今晚很性感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尤烈眯了眯眼睛，好风流的样子：“我今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我需要你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”尤烈整个人压在素心的身上。

“尤烈！”

“我好兴奋，我需要你。”尤烈不停地吻她的脸，她的唇，她的脖子，她的肩膊，肩带滑下来……

“尤烈……不要，你停一停……”

尤烈紧贴住素心，双手急促地爱抚，口中喃喃的：“素心，素心……”

尤烈的唇吻在素心的胸口上，啊！皮肤又滑又白又芬芳，唔！这是少女的气息，他浑身上下都陶醉了……

“尤烈，你不能……”

尤烈陶醉了，陶醉，好像进入了梦乡。

阳光刺痛了尤烈的眼睛，哎，晚上要把窗幔低垂，说过了多少遍，佣人真该打。正要高声大喊，唔！好香，这香味他熟识，他揉揉眼睛一看，这不是他的房间，这房间太柔、太娇，到处渗着香气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女孩子的房间？糟！他又跟哪个女孩子混上了，素心知道怎么办？

轻轻转过身，身边果然躺着个女人，白丝睡袍散着长发背着自己，她是谁？背部的线条好优美。这房间并不陌生，越看越有亲切感。他拍拍头，抚抚胸口，哎唷，衣服没有穿上，忙拉开被子一看，哗……

他闭上眼睛想想，起码想得起身边的女人是谁，昨天素心生日，他们一起吃饭、一起回房间、一起喝香槟，他把素心抱到床上，两个人拥在一起，他狂吻素心，他……连忙抬头一看，床头的墙上，果然挂着素心一幅油画。

“素心！”他心里卜通跳，又是慌、又是紧张，也有点喜悦：“素心！”

他把她的身体转过来，发现素心满面泪痕，便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们已经……”

“还问呢！”素心抽抽噎噎：“你看看自己，我……”

“素心，你知道我不是蓄意的，昨天喝了酒，人竟糊涂起来。”尤烈双手拥抱素心，素心用力把他推开。“我承认我做错了，我也不想找什么借口，你是个纯洁的好女孩，我竟然把你污辱了，我实在该死，你惩罚我吧！”

“不公平、不公平，我所有的第一次都给了你，我……”素心嘴一扁，“哗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尤烈也很同情她，的确，她本来和男孩子拥抱一下都会发抖，现在她竟然失去了宝贵的贞操。她和玉凰她们不同，她一向很珍惜自己的清白：“不要难过，我会补偿你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”

素心双手掩面，边哭边说：“我做了这种丑事，我没有面目见妈妈；没

有面目见爸爸；没有面目见姐姐，更没有面目见尊尼他们……我不想活，不想见人。”

“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也不算是件坏事，只是心灵与肉体相结合。如果全世界的男女都不做爱也不会有你和我。”

“但是，他们是夫妇。”

“将来我们也会是夫妇。”

“但现在不是，我们不合法。”

“傻孩子，我们要向谁负责。”尤烈抚着她的长发：“当然归根结底，还是我不好，你告诉我，你要我怎样做，我都依你，你不要哭，我心痛。”

“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你不可以离开我，永远陪伴我。”

“我不会离开你，爷爷，爸妈和你，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。”尤烈拥着她：“何况你整个属于我！”

“你从今天开始，不能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一起，户外户内都不行，更不能和她们鬼混。”

“我有了你，已经很满足，拿你跟她们比，谁也看不进眼里。真的，没有人比你更好了。”

“你骗人，奈不住，又去找她们，你风流成性，而且……”

“我向你发誓，如果我尤烈再去找别的女人，我不得好死！”

“要是人家找你呢？”

“送上门的太下贱，我看不起那种人，说说都不行，别说鬼混。”

“你以前的女朋友，个个自己送上门来，你不是一样左拥右抱？”素心吸吸鼻子：“总有一天我会被你气死。”

“以前我好坏不分，认识了你，有了比较，才发觉她们又俗气又低贱。相信我，老说没有用，我会用行动表现。”

“还分什么高低，我还不是一样下贱。”素心又伤心得哭了起来：“经过昨晚，我还能说自己清白吗？”

“那怎能怪你，是我喝酒误事。如果昨晚你抓起个花瓶或者是什么硬物，往我头上一敲，就不会发生昨晚的事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想，我还想杀了你，我拼命地挣扎，可是你那么大个子，压住我，我几乎窒息；而且那些酒好怪，喝了人软软的，唉！我真是毫无反抗的能力，眼巴巴的任你欺负。”

尤烈凑在她耳边，柔柔的，腻腻的：“压痛了没有？”

“你……我恨你！”

“别老是掩住脸，让我看看你，小宝贝。”尤烈拉开她两只手，吻去她脸上的一颗颗泪珠：“看你，哭得眼睛都红透了，别再哭，哭肿了眼就不好看。”

“我不好看，你就不要我了？”

“要！为什么不要呢？变了丑八怪仍然要，没有一个女人像你对我全心全意，也没有一个女人能令我如此倾倒。”

“走开！”素心推他的胸膛：“别再把身体压过来。”

“好！”尤烈翻了一个身，下床取毛巾，素心连忙别转了脸。

尤烈看着她笑，一面用毛巾包着下身：“小傻猪，还不习惯看别人赤身露体？将来你还要养孩子做妈咪呢！”

“你去哪儿？”素心轻声问。

“先洗个澡，然后梳洗更衣。”

“你要出去？”

“首先到百货公司看看，顺便告诉阮叔叔，你今天有点头痛，不能上班，他有什么事，可以打电话来跟你商量，然后我再回自己的公司。”

“你在我最恐惧的时候离开我。”

“我今天要开会，改期明天，我交代一下，转个圈马上回来陪你！怎样？”

“唔！”

尤烈拿了衣服，洗澡去了。素心舒口气，双眼瞪着天花板。

半小时后，尤烈穿好衣服出来，他坐在床边，拉起素心的手吻了一下：“好好的休息，最好能睡一觉，我办完事马上回来陪你。”

“你这样走出去，给芳姑见到，不知道她会怎样想。”

“别管人家的感觉，不过我会告诉她，昨晚我们跳舞一直到天亮，你刚好入睡，叫她不要进来骚扰你，反正现在还有音乐。”尤烈低头深深一吻：“睡吧！”

他替素心盖好被，关上音乐，关上灯，拉上窗纱和窗幔，再回头看看素心。她闭上眼睛，呼吸均匀，大概已睡着了。尤烈轻轻抛给她一个飞吻，然后上班去了。

尤烈办妥一切回来，买了许多素心喜欢吃的小食和水果。

“小姐呢？”尤烈问芳姑。

“小姐一直在房间，也没有按铃叫我，她大概还在睡觉，我不敢吵醒她。”

“我上去看看，很轻的，不会把她弄醒。”尤烈对芳姑说：“我今晚在这儿吃饭，弄几味可口的小菜给小姐。”

“尤少爷，你呢？”

“小姐喜欢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我和她，一致的。”尤烈笑笑，轻步上楼梯去了。

轻轻开了门，素心果然还在熟睡，她大概也洗过澡，换了件粉红的睡袍。

尤烈也不忍心吵醒她，昨晚她受了委屈，当然一夜没有好睡过。尤烈坐在一旁，伸伸腿子舒展一下，突然他想起了什么，轻轻起来，到处翻翻、看看。

“嗯！”素心的声音。

“你醒来了。”尤烈连忙走到床边，吻她一下：“是不是我吵醒你了？”

“你好像在找东西。”

“唔！奇怪，你连一颗避孕丸都没有。”

素心瞪大眼，现在她的眼睛好明亮：“避孕丸不是那些已婚太太才服用的吗？我又没有结婚。”

“很多未婚少女都把避孕丸放在手袋里，我见得多了。”

“她们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“她们怕生孩子，你不怕？”

“我们亲亲嘴，拥抱一下，也会生孩子？”素心非常的好奇。

“但是经过昨晚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亲亲嘴，相拥相抱那么简单。”

“哎！丑死了！”

尤烈在翻自己的口袋。

“你又在找什么？”

“以前我的口袋里总有避孕丸，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所有的避孕丸，不

知道扔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你也吃避孕丸？”

“不，不，是给那些女孩子吃的，有些很不小心，常会忘了带避孕丸。”

“你为她们想得真周到。”素心呶起嘴，吃醋。

“其实都为了我自己，我不能和她们有孩子，否则她们向我家里告一状，爷爷抱孙心切，会迫我结婚。”

“万一她们真的有了孩子？”

“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，我一直非常小心，玩尽管玩，可不能留下一笔糊涂账。

结婚嘛，一生人只有一次，更不能胡来。所以绝对不会有私生子这回事。”

“但是昨晚，你说你能小心……”

“我酒量一向很大，从未试过酒醉乱性，你说得对，那香槟酒，怪怪的。”尤烈拍了拍素心的脸颊：“我出去一会儿，很快回来，我叫芳姑上来侍候你起床。”

“刚回来又出去？”

“我去买避孕丸。”

“无缘无故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”

“给你吃。”

“不要，我才不要吃这些。”

“你要做妈妈？这么年轻就带着个孩子？你的事业呢？我们还没有环游世界，你甘心吗？”

“我才不会那么笨，我才不要生孩子。”

“所以呢！你就非要吃避孕丸不可，否则，你很容易怀孕。”

“我不要，我说过不要就不要。”

“难道除了避孕丸，你还有更好的方法？”尤烈很感兴趣，回转身，坐回素心的床边。

“不再和男的……男的做爱。”素心把头垂到胸前：“又怎会有孩子？”

“但是你和我已经……”尤烈愕然，好像迎脸泼来一盆冷水：“我们实际上已经是夫妇，夫妇怎会不同床？”

“还说呢！”素心鼓着气：“本来我准备把我的第一次留给新婚之夜，昨晚你酒醉糊涂害了我，你不承认你错了？”

“我承认我错了。”

“既然错了，还要再做？”

“毕竟木已成舟，我们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，拖拖手，吻一下。”

“你……”素心气得嗓门都颤了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尤烈见她那样生气，有一点点怕，但大好机会可不能错过：“像昨天晚上一样，夫妻嘛！”

“别提昨晚的事，你欺负我，害得我抬不起头来见人，清清白白的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”素心掩住脸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：“谁敢碰我，我马上死掉！”

素心那么一哭，尤烈又心乱又心软，以前本来已经很迁就她，昨晚那么一夜，有了夫妻情，感情坐了直升机，这可人儿是自己的女人呢！怎能令她受委屈？

“不要哭了！啊！听话，不要哭了！我不去买避孕丸！我在家陪你！”

“我要忘记昨天晚上的丑事，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你就要尊重我。”

“好吧！昨晚的事不提，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。今晚我陪你吃完饭，我们聊一会儿，然后我自己回家，绝不侵犯你。”

“烈！你真好。”素心从床上跳起来，双手抱着尤烈的脖子。

尤烈替她抹去泪水，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，突然他拉开她两条手臂说：“刚才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我？”素心想了想：“烈！”

“烈！”尤烈顿着默想，终于笑了：“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”

“你不高兴？”素心咄咄地问。

“高兴，尤其是，叫我的人是你。”尤烈拥紧她：“再叫一次！”

“烈！”素心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。

“嗯！好娇、好媚、好嗲、好甜……”尤烈双手紧绕她：“我快要被你迷死了！今天那么高兴，我们去玩一晚。”

“不去，你说我的眼睛肿得难看。”

“现在已经不肿了。去！狂欢一晚，明天又要上班。”

“好吧！我扮得漂亮些。”素心下床，光着双小腿板打量尤烈：“我选套衣服和你配成一对。”

“我缝这套西装时你也缝了同样的套裙，配件灰貂皮刚好一对。”

以后的一段日子，是尤烈和素心的感情几乎达到巅峰状态的一点。

素心很会“痴”尤烈，比如半夜三更，打个电话给尤烈，说想着他睡不着，要见他，尤烈就冒着北风赶来了；然后两个人坐在地毯上，相拥着喝咖啡聊天。

素心又很会依赖尤烈，私事无论大大小小，全推给尤烈，令尤烈感到素心已不能够没有他。

七

一连看了三套广告片，素心和莎莲娜由播影室出来。

“广告片拍得真好，有新意，挺吸引人，我很满意。”素心对莎莲娜说。

“尤氏广告公司一向是蜚声国际，何况，尤氏公司的‘小开’又是二小姐裙下之臣。”莎莲娜看着素心：“二小姐真本领，尤烈已完全堕入你的温柔陷阱。”

素心笑一下：“他的确对我不错。”

“你胜利了，‘波士’！”

素心摇一下头：“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对我说一声‘我爱你’。”

“今时今日，他还不肯说？”莎莲娜诧异，她好像并不相信。

素心苦笑一下推开办公室的门：“也许他不习惯说这句话，也许他真的从未说过这句话。”

“不说不要紧，他肯向你求婚就是了，对吗？‘波士’！”

“但是，他也没有向我求过婚。”

“发生了那次的事，难道他不应该负责吗？太过份了！”莎莲娜为素心抱不平：“二小姐，你可不能放过他。”

“他表示过将来会娶我。”

“将来？”莎莲娜情不自禁地拍一下办公桌：“将来是哪一天？哪一辈子？”

素心没有说话。

“对不起！‘波士’，我……太过份了。”莎莲娜看看自己的手，难为情地说。

“别傻，我又不是好歹不分，你关心我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”素心笑一笑：“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慢慢来！”

“你好委屈啊！二小姐，还要等多久？我真为你担心。”

“我不会令你失望。”素心拍了拍莎莲娜的手背：“去准备星期五开会的资料，提议增一项——广告费增加。”

“尤烈要加价？”

“加价是通行的事，不过他会给我打折头，实在没有加多少；不过有几个牌子的毛衣和衬衣，销路不大理想，我想加强宣传。”

“二小姐，我去做事。”

素心点了点头，她在三套广告的资料上，分别加了一点意见。

然后她伸了一个懒腰，看看壁钟，四点半。

“咯咯”！尤烈敲门进来：“嗨！小素，工作完了没有？”

“小素？”素心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：“心血来潮？”

“刚才我想了一个下午，人人都叫你素心，尊尼啦！子洋啦！路易、保禄……要是我跟他们一起叫，多没意思！”

“小素，我又不是孩子。”

“你不小？”尤烈隔着办公桌捏一下她的脸蛋：“其实，你最顽皮、最孩子气、最娇最柔。”

“讨便宜！”素心昂了昂头：“嘿！别忘了，我是这儿的董事长。”

“去唬你的秘书可以，你在我的眼中，才只不过是个小娃儿。”

“你！”素心杏眼圆睁，突然伸出食指，勾了勾：“把头伸过来，唏！闭上眼睛！”

尤烈很得意地把脸凑过去，素心迅速地在他的下唇咬了一下。

“哎唷，你看我会不会放过你！”尤烈绕过桌子，素心马上跳起来躲避，两个人在办公室追逐。五六百呎的地方，尤烈很容易把她捉到，抱在怀里。

“我投降，放开我。”素心咕咕地笑，身体都软了。

“放开你？先让我吻个够。”素心软绵绵的，尤烈怎舍得放下。

“不要、不要嘛！这儿是办公室呢！”素心笑得直喘气。

“我要……”尤烈的嘴唇刚压下去，外面有人敲门。

素心马上推开尤烈，拉好衣服，拢了拢头发，坐回办公椅上：“进来！”

莎莲娜！尤烈暗里挥挥拳头。总有一天带柄枪来，一枪把她打死。

“‘波士’！橱窗模特儿的提议，是否在星期五的会上讨论？”

“是的。”素心把一份文件翻出来：“刚才我忘记给你。”

莎莲娜接过文件：“尤公子，对不起，没招待，要茶还是咖啡？”

“要你出去！”

“噢，那是什么？能喝的吗？”

“讨厌！”

莎莲娜笑着出去了，关上门。

“你们一见了面就狗咬狗骨。”

“这女人讨厌！”尤烈怒气未消：“你知道她为什么老和我过不去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一年多前，我由美国回来，请秘书，莎莲娜竟然也来应征……”

“因为她没有芬妮漂亮，她落选了，你伤害了她的自尊心。”

“不是，她撒谎。我承认她能干，但当我知道她是你姐姐的在职秘书，我马上不用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在这儿做得好好的，竟然暗在外面找工作，她对你姐姐不忠心，将来一样会对我不忠心。”尤烈挥一下手：“整天提防身边的人，要命！”

“看来，你很关心我的姐姐。”

“坦白说，我们只是生意上的朋友，我对令姐也没有特殊好感，普通而已。我是为自己，不是为令姐。”尤烈搭着素心的肩膀：“当心莎莲娜，她有二心，不能做心腹！”

“真多牢骚，五点了，要不要吃下午茶？”素心反手握着他的手。

“走！”尤烈为她穿上外套：“我几乎忘了是来接你下班的呢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素心说：“最近你似乎很空闲，竟然可以花半天的时间，想我的名字。”

“我现在有四个秘书，两个助理，如果要拼命赚钱，冷落你，我可能会失去你，所以，我只负责决策。”

“两个助理都合意吗？”

“都不错，留学生。一个是工商管理硕士；一个是经济学博士。两个当中，我比较喜欢张大伟，他只比我大几年。”

“一定是吃喝玩乐都一流，而且还会投你所好。”

“他吃喝玩乐都不喜欢，结婚一年多，有个两个月的女儿。他工余的时间都在家陪太太，有时候两夫妻去郊外旅行，替女儿拍照。他很爱家、爱女儿，更爱他的太太。”

“两个不同类型的人，见了面一定无话可话，你怎会喜欢他？”

“他人好，工作表现好，忠诚，关心别人，是个好好先生。”尤烈一力的推许：“有一天，他看见你的相片，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一张，他说你好漂亮。唏！他还会看相的呢！他说你福气，旺夫益子，将来娶了你会沾上你的福气，名符其实的幸运儿。他常常对我说，漂亮的女孩不难找，但漂亮又面相好的，真是万中无一。既然遇上了就要好好的抓住，不要放手，他的话对呀！”

“你不是向我求婚吧？”

“就算我向你求婚你也不会答应，你有自己的事业，自由又无拘束，一旦嫁了人，睡午觉、逛公司、等丈夫下班、养孩子，你过得惯吗？”

素心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“改天我介绍张大伟给你认识。”

“好，请他的太太出来吃顿饭。”

尤烈很高兴，一直在谈张大伟和他的太太直至晚餐完结。

张大伟的确是个好人，一板一眼，平实可靠，不单只不“花”，而且是

个很规律化的好好先生。

他的嗜好是远足、拍照和钓鱼，怕应酬，怕热闹，兴趣和尤烈相距十万八千里，素心就不明白尤烈和他怎会谈得来。

尤烈一向给人的印象是高深莫测，其实是肤浅、幼稚得很，一眼就可以见了底。最近，素心发觉他开始有点难于了解。她对着一大叠文件想得入神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是直线电话。

心想八九又是尤烈，一天来好几次电话，大概又问她喜欢在哪里吃午餐，以便订座。

“素心！”

不对呀，尤烈不是这样呼唤她的：“你……尊尼？”

“幸好你还认得我的声音。”

“怎么又回来了，你不是说，利用这半年时间到各国为你爸爸视察业务。”

“我不放心你，我每到一处都想起你，而且，半年时间还差四十天，你和尤烈很快就完结。”

“我很好，你不要想念我。”

“素心，我这次回来，想见见你。”

“对不起，尊尼，我不能答应你，我们约好半年后才见面，现在还没到约定时间。”

“我只求见你一面，既不抵触法律，也不伤天害理。”尊尼在电话里哀求。

“你一出现，我马上前功尽废，尤烈知道我骗他，会放过我吗？而且，我和你见面，子洋、柏加他们也会要求和我见面，如此一来，什么计划都弄糟了，难道你不可以为我多忍耐四十天？”

“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过？”

“到国外四处走走，你不是很喜欢法国和意大利吗？”

“以前我喜欢法国，是因为法国有你；现在，我已不再喜欢它。”

“去意大利，威尼斯的风景很美。”素心哄他：“我忙，走不开，你替我买些意大利的帽子和皮靴回来。”

“我可以托朋友买，每样买几打回来。”尊尼懒洋洋：“我不想出门，我在这儿等四十天。”

尊尼是个最麻烦的人，他留下来一定会引起素心许多不便，因此，她不能不用点心机：“我要你亲自为我挑选，人家挑选的靴子我不穿。”

“这样……好，我去意大利，顺便到巴黎看看那边时装界的情形。”尊尼果然沾沾自喜：“不过我有个要求。”

“说嘛！”

“半年时间到了，你的第一个约会是属于我的。”

“好吧！我答应你。”素心毫不考虑，目前当务之急，是要尊尼离开香港。

“真的呀！你可不要骗我！”
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有人敲门，黄昏公司还有一个时装展览会，四十天后再谈。”

尊尼，你帮我忙，我很感激。”

“哪儿话，都是我不好，来烦你，我保证以后四十天内，不会再骚扰你。”

“等我电话，再见！”素心放下电话，吐了一口气，然后才说：“进来！”

“尤烈又来查勤？”莎莲娜把一叠文件翻开，放在素心的面前。

素心看了一会儿才签字：“是霍尊尼，这个人像缠藤一样，恐怖！”

“霍公子对‘波士’的确一片痴心，而且在一班公子哥儿当中，以他条件最好。”

“他还是我青梅竹马的小情人。”

“花多眼乱，倒不如选定了他？”

“我暂时没有兴趣想这些事，二十岁结婚是自寻烦恼。把自己关进金丝笼里，笨蛋！”

“但是，到时总要有个人帮你。”

“到时再算。”素心把文件交回给莎莲娜：“反正一大堆人等着。”

“不过，只有霍尊尼才敢跟尤烈斗，赵公子他们太斯文了，又怕事，尤烈一吼叫，他们可能被迫放弃。”

“我会考虑这个问题，当心，尤烈就快来了，你知道他一向不敲门。”

莎莲娜笑着点点头，出去了。

素心算一算时间，她忽然有点心寒，还有四十天，但是她一点成绩也没有。时间到了，所有狂蜂浪蝶拥回来，但是，她仍然没有得到尤烈，怎么办？

当天晚上，她一直想到半夜，几次拿起电话几次又放下，叹了一口气又一次气，终于，她还是拨了个电话。

“喂！”迷迷糊糊的声音。

“烈！”素心快要哭的样子：“我刚才看见姐姐。”

“唉！小素。”尤烈听到素心的声音，已经醒了一半：“你又发噩梦了。”

“我怕，姐姐死得好惨，烈，我好怕。”素心在电话那边抽抽噎噎。

“不要怕，你躺在床上不要动，开了灯，我马上去。”

尤烈跳下床就换衣服，自从他们成了“夫妇”之后，素心的身体就出了毛病——失眠。想着尤烈睡不着，每星期起码两次。最近一星期，她又常发噩梦，大多数都是见了面，素心才告诉尤烈。她对尤烈说她心里很烦、很躁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
尤烈要留在李家陪伴她，她又不肯，怕人说闲话，尤烈只有安慰她：“睡不着马上打电话给我，我来陪你。”

可怕，素心今晚又梦见她的姐姐。

尤烈衣服还没扣好就飞车去李家，可怜芳姑站在大门口等着。

尤烈由跑车跳出来便跑上楼，看见素心缩在床的一角。

“烈！”素心扑进尤烈的怀里：“好恐怖，姐姐死得好惨！”

“你发噩梦。”尤烈抚着她的头发，吻着她的脸：“也许身体哪儿出了毛病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医生。”

“我不要，”素心用力抓住尤烈：“我不要看医生。”

“好，不看医生，现在我来了，什么都不要怕，睡吧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发噩梦本来应该叫芳姑陪我；可是，我心里就是记起你，要你半夜赶来，没有一觉好睡……”

“你应该叫我来的，芳姑怎能代替我？保护你是我的责任。”

素心仰起脸，有一丝笑容：“有你在身边，我才有安全感。”

尤烈开心得飘飘然，好像自己变了个英雄，如今英雄救美成功，大概应该亲吻庆团圆。

“小素！”尤烈捧起她的脸吻她，素心回他一个热吻，尤烈的心几乎由心房直跳出来。再加上可能刚才素心发噩梦，睡袍胸前的钮扣松了两颗，素心

那雪白、丰满的胸脯隐约可见，尤烈整个身体燃烧起熊熊烈火。尤烈把素心放在床上，自己脱下外衣，抱着素心狂吻，喉咙间模糊不清地低呼：“小素，我要……我要……”

素心闭上眼睛，很陶醉的样子，这给尤烈很大的鼓舞，他颤着手，把素心的钮扣一颗颗解开，就在最后关头，素心突然双手紧抱自己的身体：“不行，我发过誓，婚前绝对不做这种坏事。”

“那，”尤烈急喘着，放开手伏在素心的身上：“我们结婚。”

“结了婚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爱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！我们可以一天到晚在一起，小素，我每天对着你，又不能亲近你，我好痛苦，嫁给我！”

“不，”素心推开尤烈，一边跳下床；一边扣上钮扣：“我不会嫁给你。”

“唉！小素。”尤烈倒在床上仰卧着，摊开两手：“我们已经是夫妇，你不嫁给我，嫁给谁？”

“等你需要我，我才嫁给你！”

“我现在还不需要你？我快要急死了。小素，来，躺在我身上。”

“休想！”素心双手交抱在胸前：“你肯和我结婚，只不过想跟我合法做爱，你根本不爱我。”

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你刚才说的。我问你，和我结婚，是不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和我做爱，你承认了，还想赖？嘿！”

“宝贝，你怎么蛮不讲理？”尤烈被她气得叹气：“哪一对夫妇结了婚不做爱？”

“还说，你还说，别以为上一次我没有跟你计较，你就可以欺负我。只不过因为你喝了酒，我才原谅你。”素心突然掩住脸，哭了起来：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，那么下贱？上次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报警的，你见我一声不哼，以为我像玉凰她们那样，那样无耻……”

尤烈心里的欲火，都暗灭了，素心的哭声，令他改变了心情。

尤烈走下床，来到素心身边，尤烈搭一下她的肩膊，她连忙拍开尤烈的手，缩到另一边。

“你为什么怕我？”

“我不要做坏事。”她慌怯怯的。

“那不是坏事，男女相爱，自然会身心合一。假如没有发生那晚的事情，或许我可以控制自己，甚或连那种念头都没有；但是，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次，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二次？生理上，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，构造不同，当然需要也不同，我真的很需要你。

你知道，自从我们在一起，我已经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我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、别说了，”素心掩住耳高叫：“我不要做爱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”

“你是不是永远不和我结婚？”尤烈一皱眉：“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

“我不爱你？”素心委屈地尖叫：“我做梦也想着你呢！”

“既然爱我，为什么不肯和我结婚？”尤烈反问。

“那你爱不爱我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我已用行动证明我要娶你。”

“要是你真的爱我，你一定会听我的话。”

“你到底要我怎样做？”

“烈，我爱你，我将来一定要嫁给你的！”素心娇羞答答：“但是，我希望我们的结婚是彼此相爱，恋爱成熟，我不要那些坏理由，什么你的心理、生理需要……难道除了身体结合，就不可以心意相通？是不是？”

“好！我答应你，我们以后只谈爱，不做爱。怎样？防线可以拆除了吧！”素心放下紧抱自己的手，垂下头。

“小素！”尤烈把她拖进怀里：“在任何人眼中，我一直是情场高手。”

“所以我担心你欺负我。”

“欺负你？其实，我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什么高招都使不出来。为了怕你不开心，我什么都依你，我的骄傲、我的倔强、我的唯我独尊，全都飞走了。”

素心用手揽着他的腰：“你会不会生我的气？”

“生气？想都没有想过。”尤烈用脸轻烫着她的脸：“我还怕你生气呢！我正在想，我已经开始在宠你，真担心把你宠坏了。”

“宠坏了会怎样？”

“那时你反过来欺压我。”

“那你可以不要我，把我一脚踢走，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！”

“你嘴刁又顽皮，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做。到时，只好认命啦！做老婆奴！”素心“嗤”一声地笑。

“睡觉了！”尤烈抱起素心，把她放在床上：“好好睡它几小时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”

尤烈替她拉好被：“我就睡在你身边！”

“我身边？”素心瞪起了眼。

尤烈顽皮地扮个鬼脸，把几张梳化拉到素心的床边，睡上去，伸了伸腿：“明天买张开合梳化床来，那就舒服多了。”

素心把床后一张薄毯盖在尤烈身上：“别着凉了！”

尤烈拉了拉素心的手：“晚安！”不久，他酣然入梦。

素心看着他那张俊脸庞，他是那样的宁静、安详和满足，素心反而真的无法安眠。

如果他不是……有一个这样的丈夫她会感到很幸福，女孩子，哪一个不爱俏郎君？如果说她对他完全不着迷那是假的，每次尤烈看她，或向她笑，她就心如鹿撞；况且，他又对她那么好。但是……能好多久？天晓得！男人喜欢或想得到一个女人时，谁不是满嘴都是情呀爱的？何况，他还是，他确是……睡吧！唉！那日子，也快到了！

尤烈推开素心办公室的门，素心坐在办公椅上发呆。

“小素，”尤烈走过去，抚了抚她的脸：“怎么了，公司出事？”

素心摇一下头。

“哪儿不舒服？”尤烈很焦急：“马上陪你去看医生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，只是有点疲倦。”素心极力挤出一丝笑容：“我不想坐跑车，烈，我只想靠在你的怀里。”

“好！我叫家里开部劳斯莱斯来。”尤烈马上拨电话，找着个男管家：“先生坐了车子去机场接人？那好吧！派老太爷的车来……太太陪老太爷去陈医生医务所例行检查？那太太的汽车应该空着没有人用，不见了太太的司机？快去找他来，我等车用……你多找几个人去找，十五分钟后我再打电话。”

“车都不在家？”

“我的劳斯莱斯和妈咪的，两部都在家，那司机也真懒散，没有责任感，家里三个司机，没有一个我合意的，我还是最喜欢亚图。”

“亚图？”

“我刚由英国回来，还没有驾驶执照，公司等用，我休息几天就要上班，为了方便我出入，爸爸买了一辆劳斯莱斯给我，还替我请了一个司机，他就是亚图。”尤烈回想一下：“那个时候我像个大亨。”

“你喜欢自己驾驶，能开车就把他开除？”

“不，没有！我领了这儿的驾驶执照，仍然继续用他，多用一个人，又花不了多少钱；而且亚图聪明、能干、快捷、很懂人心意，你姐姐也赞过他醒目。”

“我姐姐认识你的司机？”

“你姐姐请我吃饭，我派亚图去接她；后来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因为我饭后约了朋友去俱乐部，我叫亚图送你姐姐回家。算不到了，大概你姐姐见过亚图两三次，如果他不是会讨人喜欢，你姐姐也不会注意他。”

“玉凰见过他多少次？”

“我还没有认识玉凰呢！醋娘子！”

“你家司机我全见过好多次，就是没有见过什么亚图。”

“后来他向我辞工，走了。”

“一定受不了你的少爷脾气！”

“才不是呢！他自己要做老板，开了一间修车厂，当然没有理由再打工。”

“挨了十年，总算出头了。”

“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念过中学，只不过是打了六年工。”

“打了六年工就有钱开店子？”

“也许他有什么亲戚死了，分给他遗产。他说他的老祖宗是岳飞，将门之后啊！”

“唉！我想回家躺着。”

“二十分钟了，如果再找不到他，明天叫他滚蛋……”

车里尤烈揽着素心，她依偎在尤烈的怀里。

尤烈凑在她身边问：“好点吗？”

“唔！”素心点了一下头。

“前些日子你老是在发噩梦，这几天你的胃口又不大好，明天你在我们家里吃饭，爷爷就说你精神不大好，我看你，还是去看看医生吧！你不想动，我请我们的家庭医生为你检查一下，就算是例行检查。”

素心不置可否：“我这么大个人没病过，也最怕看医生，我看我只是疲劳过度，休息一下就没有事了。前几天搞时装展览会和化妆品示范，开会啦！彩排啦！慈善舞会……我毕竟是一个女人，体力有限。”

到李家，尤烈对司机说：“我的跑车在李小姐公司的停车场，你把它开到这儿来。”

尤烈扶素心出去，芳姑连忙走过来：“小姐，你怎样了？”

“没事，只是有点疲倦。”

“倒杯热茶给小姐，送上房间。”尤烈一把抱起素心，一直抱上房去。

“快些放我下来，我又不是走不动，我的体重并不轻，你会很疲倦的。”

素心不敢看屋子里那些佣人。

尤烈把素心轻轻放下床，替她脱去高跟鞋：“你看我，气也不喘，几百

磅我一下子都举得起，何况你，才只不过是只小绵羊，我可以抱着你绕屋子跑三个圈。”

“肌肉发达，头脑简单。”素心指住他，俏皮地笑。

尤烈捉住她的手指：“你还笑我，我把你举上屋顶。”

“不，不要，我最怕高。”素心慌得缩起来，拉住床。

“看你，这就信了。”尤烈得意地笑：“谁头脑简单？”

“烈！”素心突然看定他：“你笑起来很好看，很迷人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以后多笑笑，迷死你！”尤烈把她的头拉前，吻一下。

“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笑得好看，所以你喜欢笑。”

“我由小至大，只爱笑，不爱哭。就算我笑起来难看，还是笑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哭过。”

“整整二十六年没哭过？”

“由我妈咪肚子跑出来，哭过，其实我也不是哭，是医生打我屁股，直把我打哭。”尤烈张开双手：“我那么快乐，没理由哭。”

“生离死别都不哭？”

“我家没有死过人，祖母去世时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没跟任何人分离。”

“你由美国回来，放下了老同学和朋友，他们没给你送机？”

“几个大男孩，哭什么呢！不怕人家笑话吗？”

“那女朋友呢？”

“说声拜拜！为女孩子哭，更加不可能。女人啊！跑了又来，有什么好伤感的，我才不会那么没出息，为女人哭！”

“你当然也不会为我哭。”

尤烈毫不考虑：“不会！”

有人敲门，尤烈去开门：“哈！芳姑，我还以为你把茶忘了呢！”尤烈拉开房门，心情好，跟芳姑打趣。

“我新冲了普洱茶，普洱茶开胃消滞，希望小姐喝了会胃口好些。我还弄了点心，所以就迟了，对不起，尤公子。”

“我只不过跟你开玩笑，生气啦？”

“芳姑不敢。”她放下了茶点。

“是不敢呢，还是不会？”

“不敢也不会。”芳姑被他逗得想笑：“尤公子、小姐，你们晚餐喜欢吃什么菜？中餐呢，还是西餐？”

尤烈倒了一杯茶，放进素心的手里：“小姐喜欢吃糖醋五柳鱼，吃中餐吧！”

“小姐，我出去了，两位慢用。”

尤烈看着芳姑关了门，他说：“芳姑人不错，又忠心，我很喜欢她。”

“什么？”素心瞪圆了眼：“你想拉她跳槽？”

“主意也不错，我们广告公司也要请模特儿拍广告片。”尤烈一本正经的：“可是，你看她是不是老了一点，而且三围尺码……”

素心笑着打了他一下：“你好恶作剧！竟然叫芳姑做模特儿！”

“你呢？跳槽，我又不是开电视台。”尤烈捏一下她的下巴：“都是为了你，有芳姑侍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为了鼓励她，我要送她一份礼物。”

素心托起腮：“情人节过去了，用什么名堂送礼好呢？”

“求婚！”

“嘎！”素心指住尤烈哈哈笑：“芳姑四十几岁了……”

“老婆越老越可爱嘛！”尤烈仰脸，哼着鼻音：“尤太太轮不到你了。”

素心笑得一头撞进尤烈怀里，尤烈扔下叉子，两个人笑作一团。

尤烈仰躺在地毯上，素心伏在他怀里，笑得直喘气。

尤烈抚着她的头发：“现在好点了吗？”

“不用做工作，有你在身边，怎会不好？”

“其实，女人应该舒舒服服留在家中享福，你为公司一天忙到晚，太残忍。”

“我身体一向都很好，三间公司难不到我，何况，最近我还有阮叔叔帮忙，偶然感到疲倦是很平常的，不要大惊小怪。来！”素心伸手去拖尤烈：“饭前我们去屋子附近散散步。”

“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愿随你去天涯海角。”尤烈从地上跳起来。

“油嘴，你就是用这种花言巧语去骗来一大堆女人。”

“相反，是那堆女人用花言巧语把我骗去。”尤烈和素心互握着手，由屋子跑出花园。

“这证明你很浅薄，几句甜言蜜语就把你骗倒了。”他们在屋子附近，种满着树木的行人道上漫步：“你和多少个女人好过？”

“拉拉手算不算好过？”尤烈开心的时候，玩世不恭的样子又表露出来了。

“明知故问！”素心盯了他一眼。

“我，”尤烈搔了搔发脚：“我记不清楚了。”

“看你多风流，”素心甩开他的手：“你别碰我！”

“怎么又生气了？”

“你不干不净，”素心抿抿嘴：“想想就吓人。”

“好，别怕，让我算一下。”

尤烈一本正经地在数手指：“鬼妹仔六个，香港嘛！连你一共四个。”

“为什么把我拉进去，我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尤烈拦住她的腰，在她耳边说：“你忘了你生日那晚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素心推开他，耳根都红了。

尤烈站住，一拍手：“不说怎行，我就这样给你套住了。”

素心暗忖：香港四个，除了自己、蕙心和玉凰，就只有一个？她才不相信！”“小素，你在想什么？”“想……想你。”

尤烈出其不意地在她脸上吻了一下。

“别嘛！”素心推他一下：“大街大巷的，你真的不害羞？”

“你在法国的时候，没见过那些男女当街亲吻？”

“这儿又不是法国。”

“小素，让我拖着你的手。”

素心瞟他一眼，终于把小手塞进他的掌中。

“你知道，我不是那种拖拖手、散散步的人，我没有这种兴致。”尤烈紧握着她的手，怎样都不肯放开。

“你的兴趣是醇酒、美人，鄙俗！”

“这儿没有酒，美人也不肯投怀，但是我心里感到很平静、很温暖、很愉快。我自己也感觉到奇怪，我似乎在变。”

“那是一种幻觉，很快就会过去，像那晚霞，你看，天边一片金红，多美！但是，晚霞很快就消逝。”素心站起来看日落：“人也会改变，像黄昏的夕阳，总是被黑夜淹没，谁也不能把夕阳留住。你喜欢我，也许我与众不同，但是，谁敢说你会喜欢我多久？总有一天，你仍然会过着那种酒色财气的生活。”

“你的确是与众不同，”尤烈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素心：“你很有风度，并不是只有外在美那么简单。”

素心是不简单，她怕尤烈看出她的心来，她摇摇尤烈的手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吃晚饭时，尤烈夹了一块糖醋鱼给素心。

素心吃了两口，突然按住胸口，喉咙格格作响。

“小素。”尤烈马上放下饭碗走过去，扶住她：“你怎么了？哽了鱼骨？”

“我好闷！”素心咽了一下：“我不想吃鱼。”

“那就不要吃！芳姑，快把鱼拿走。”尤烈推开了鱼，接过芳姑递来的热茶，喂素心喝了两口：“我扶你回房躺一会儿好不好？”

“现在好多了，我有点饿……”

“吃块中式牛柳吧！”尤烈夹了一块牛柳送进素心的口里，素心吃着，按住胸口的手已放下来。

“你喜欢吃牛柳，”尤烈很高兴：“多吃两块。”

“你蹲着多辛苦，你也饿了，吃饭吧！”素心把一只鸡腿放进尤烈的碗里。

尤烈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拿起饭碗，还是望住素心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”素心笑一下：“这两天就是吃不下鱼，没吓着你吧？”

“吓着了，刚才我真的有点慌。”

“慌什么？傻瓜！”素心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：“吃饭嘛，嗯！”

尤烈终于吐口气笑了。

饭后，素心靠在尤烈的怀里看电视。尤烈看了看手表，柔声说：“洗澡吧！你精神不够，早点休息。”

“你要走了？那么早，才十点。”素心双手抱住尤烈的腰。

“我不走，我一直陪你，等你睡着了，我才走。”尤烈拨开她的头发，吻一下她的额角：“你不希望我为你担心的，是不是？那就听话！”

“好吧！你自己看电视。”素心起来，跑去拿了件睡袍，走进浴室去了。

尤烈马上关上电视，他先把床罩拿走，拉开被，拍了拍枕头。

他关上露台的落地玻璃门，只开了一扇窗，他把所有窗纱、窗幔都拉下。

他关掉大灯和壁灯，只留下床头灯，室内暗暗的，很容易令人入睡。

素心穿着新睡袍，拿下罩头帽子搓着头发，一看房间的情景：“芳姑呢？她走了，我的发脚有一点湿。”

尤烈拿了条毛巾替她擦头发：“她根本没有来过。”

“但是，房间里的一切，一向由她料理得妥妥当当，不是她……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你？”素心真的有点惊异：“你是少爷，这些事情不是你做的。”

“少爷也是人，有手有脚，虽然笨手笨脚，做得并不妥当，但我会尽力。”

“烈！”素心回过身去突然抱住尤烈：“不要对我那么好。”

“小傻瓜，如果我对你好，你早就把我踢出去。”尤烈把她抱起，送到

床上：“头发干了！快睡吧！”

“谢谢！”素心由衷的。

尤烈替她盖好被：“你最近身体不好，刚才吃晚饭又想吐，明天我陪你去看看医生，可能是患了感冒。”

“我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有点累，我最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睡眠充足就没事了。而且我最怕看医生的，你不要迫我。”

“你不去看医生也可以，”尤烈为她拨好脸上的头发：“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明天你不要上班，在家里好好休息一天。如果睡够了精神好，我再也不提医生，合理吗？”

“我不想……”

尤烈脸一板：“你不听话，我可生气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尤烈吻一下她的脸：“这才乖！”

“我马上打个电话给阮叔叔。”

“夜了，不要骚扰人家。明天我出门第一件事，先到你的总公司看看，顺便告诉阮叔叔。公司的事你不用担心，除非有什么大事，一般事情阮叔叔可以应付；而且我也乐于尽力。”

“烈！”素心伸出手来，抚了抚尤烈的脸：“你对我真好。”

尤烈握住她的手，吻一下她的掌心：“你有许多优点，值得我为你做一切。你的确很完美，是我所见的女孩子最好的一个，睡吧！明天下了班我马上上来陪你。”

“烈！”素心留恋地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教人一看就心跳。两个人无限情意地对望了一会儿，突然素心双手挽住尤烈的脖子：“烈！”

“小素，”尤烈轻怜浅爱地吻了吻她的唇，素心把身体倾前，尤烈热情如火，彼此献出了一个浓浓的长吻。

尤烈非常冲动，但愿与素心揉成一团，他想占有她，整个的，他实在不能再忍受……幸而在最后关头，尤烈控制了自己，他不想做素心不喜欢的事；何况她今天不舒服。他轻轻放她在床上，伏在素心的枕边喘气。素心一下一下地抚着他的头发。

“小素，我没有做坏事，我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素心低头吻一下他的领背：“你真好！”

尤烈抬起头，笑笑，素心点一下他的酒窝。尤烈扶她躺下：“睡吧！我担心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心里好需要你，别听错了，是心里，不是生理。”

素心含笑闭上眼，尤烈目不转眼地看她，她那张脸蛋真迷人，看一生一世都不厌。

再等了一会儿，尤烈站起来，看着素心，情不自禁的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，然后蹑足走出房间，关上门。确定尤烈已开车离去，素心马上起来，拨电话找莎莲娜。

“我不想继续下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牺牲了那么多就这样完结？”

“莎莲娜，你不明白，他实在很喜欢我，我……”素心痛苦地摇着头。

“他当然对你好，他对任何女人都好，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得到你。他对你姐姐也好，否则，大小姐不会自作多情的把自己送上去。他得到她了，结果又怎样，自己赔了性命还毁了一个孩子。或者，你真的不同，因为你比大

小姐好看一百倍，又怎样？他会对你好多久？大不了五年，到时，你的命运和玉凰她们一样，大概还可以做妃嫔吧！”

“他说过结婚一定娶我。”

“他说什么时候会结婚？十年？十五年？你敢保证你自己能拥有他十五年？他说过他爱你吗？有没有？”

“不……但他说过最喜欢我。”素心开始动摇，她陷于迷惘。

“喜欢和爱不同，他可以喜欢他的秘书、佣人、司机，甚至男朋友，但是，他不会和他们结婚！爱就不同了，男女之爱，特别是情侣之爱，只有一种，也只有一个。可惜，他连说句‘我爱你’都不肯，因为他根本不爱你，他也不会和你结婚，他也不会娶你，也不会娶别人。不过，二十年之后我可不敢担保。”

“他向我求过婚，他肯娶我。”

“那天他想你跟他上床，你自己也说过，他只不过想和你做爱，热情起来，什么不可说。就算他娶了你，没有爱情做基础，天天做爱，两三年他就玩厌了；到时，他又去骗别一个女人。请问，你独守空房好，还是离婚呢？”

“噢！天！我头好痛！”

“看样子，二小姐，你不要怪我冲撞，你是被尤烈迷住了。我早就说过他很厉害，你很容易掉进陷阱，你又不相信，好啦，痛苦还是自己。你爱他吧！为了爱冒险也值得，可怜大小姐和那孩子死得真惨，真冤枉……”

“不，莎莲娜！”

“有时候我梦见大小姐，我也会哭醒，我还告诉了她，她不会白送命，二小姐一定会为她出一口气的……大小姐短短一生，就爱二小姐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二小姐的身上。她最大的愿望是看着二小姐结婚、生子，有个幸福家庭，她只疼你、只为你想，她从未为自己想过，可怜的大小姐……”

“不要说，我命令你不要说。”素心扔下电话，眼巴巴望住天花板，望着……望着……

“咯咯”！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！”门轻轻推开，进来的是李蕙心，脸白得像石灰，满身鲜血。

“姐姐！”

“你好自私！令我好失望！”她站在床边，说话像呻吟。

“姐姐！”

“你怎可以爱上杀姐仇人？”

“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”

“尤烈不是好人，他残害了很多女人，很多女人都跟我一样为他而死，死得好惨，你怎能爱一个魔鬼？”

“姐姐，我发誓，我没有。”素心想去拉她，老是拉不到。

“我跪在地上求他，看在孩子份上和我结婚，我愿为奴为马，他大笑，一脚把我踢开，他说我太丑，不配做他的妻子。他喜欢漂亮的女人，他迫我堕胎，他说尤家不要丑孙子，我丑，孩子一定也丑。素心，我死得好惨，素心，我死得好惨，救救我，不要不理我……”

“姐姐！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，我怎会不理你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，妹妹，只有你，你知道我疼你吗？你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吗？妹妹，我好惨，啊！好冷，救我！救我！”

蕙心不断向后退，素心追上去：“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为你报仇！我

要杀死尤烈！

尤烈……还命来！”素心由床上跳起，浑身冒冷汗，她用手背抹汗水，吐口气，原来是个噩梦，她伏在枕上，呜呜哭了起来。衾枕尽湿。

尤烈拿了盒牛肉干进屋，芳姑迎出来：“尤少爷来了。”

“小姐睡了一天，精神一定很好。”

“睡了一天？”

“我每次打电话来，你都说她在房间，她不睡觉，在房间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上去看看小姐。”芳姑欲言又止，态度很古怪。

“小姐今天胃口好不好？早餐吃了什么？午餐吃了什么？”

“她一早起来就呕吐！我没得小姐同意就请了个医生回来……”

“你做得对，医生怎样说？”

“医生没说什么，替小姐打了针，又叫我跟她回诊所拿药，直至下午，她派人送了一封信来。”

“送信来干什么？有没有送玫瑰花？他是男是女？”

“是个女医生。”

“莫名其妙，送什么信！芳姑，我去看小姐。”

“尤少爷喜欢吃什么点心？”

“先去看小姐。”尤烈跑上楼梯，轻轻开房门，看见素心坐在床上，木人似的，眼下两个黑圈。

“小素，你没有睡吗？”尤烈奔上前：“坐着干什么？”

素心半句话不说，定着眼。

“小素，”尤烈坐在床边，抚了抚她的额头，凉凉的，手，也是凉凉的：“你到底有什么病？”

“你害死我，你害死我。”

“不开心？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尤烈抚了抚她的黑眼圈。

素心一掌掴开他的手，由枕下拉出一只信封，扔向尤烈。

信封里是一份报告书，尤烈看了，面色一变，呆住了。

素心凌厉地盯他一眼，冷笑。报告书溜落在地毯上。

“说话呀！”素心突然大声一吼。

尤烈心里烦，加上素心的嘈音，他感到难于忍受：“假如当初你吃了避孕丸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”

“你还来怪责我？我不是妓女，又没有丈夫，吃什么避孕丸？人人像玉凰那么下贱，挂着个千金小姐名衔到处跟男人胡搞？”素心发脾气：“我做梦也想不到你狼心狗肺竟然污辱了我，现在我怀孕了，肚了里那鬼东西把我折磨得半死不活，你还来怪责我？”

尤烈平静下来，觉得自己刚才说话是过份了些；而且态度也不好，他正要开口说几句好话。

“我心情不好，请出去。”

“小素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，好好商讨一下孩子的问题？”

“你要我怎样？替我找个堕胎医生，还是安排我去外国秘密把孩子养下来？”

“事已至此，我们只好结婚。”

“你不是说过我们只谈爱，不结婚，你喜欢现在逍遥自在的生活，你不想受结婚束缚，你认为我这个年纪结婚是自投罗网，我应该好好的、自由自

在的多过几年，做了人家太太就没前途了？”

“我承认说过这些话，但是，孩子出世不能没有爸爸，私生子是被人看不起的，为了孩子……”

“上一次你为了跟我做爱，提出结婚，这一次为了你的孩子的将来，那么龙恩浩荡，竟然要娶我？你有没有想过一次，就是一次，为了我李素心而和我结婚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”

“小素，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无论什么理由，我娶的是你。如果我单是为了做爱为什么我不娶玉凰，如果为了孩子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不娶李蕙心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尤烈皱起了眉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很容易明白，如果我像我姐姐长得一样平凡，我有了孩子，你也不会跟我结婚。

你会说，我那么丑，不配做尤家的媳妇，我肚里的孩子跟我一样丑，他不配做尤家的孙子。”

“小素，你只不过怀孕两个月左右，我们赶快行婚礼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我不要结婚！”素心非常的坚持：“我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结婚是一种束缚，我才不会那么笨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是，你现在有了孩子，难道你愿意做未婚妈妈？”

“都是你害的。”

“是我害了你，但我愿意负责！”

“怎样负责？你能还我清白？”

“我们马上结婚，反正我们迟早要结婚的，只不过提前罢了。”

“看在孩子的份上？”

“是的，看在孩子份上。小素，别孩子气。”尤烈握着素心的手：“我们必须赶快结婚！”

“你先回去！”素心推开他的手。

“我怎能走？你情绪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我要留下来陪着你。”

“我叫你走！”素心瞪着眼吼：“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！”

素心吃力地爬下床，尤烈连忙截住她：“你别乱动！我听你的话，我走！”

“芳姑！”素心的声音尖得凄厉：“给我送客！”

她又叫又按铃，像疯了一样，尤烈又怕又惊心，素心好像一下子变了。

“小素，你静一下好吗？你动气，会影响身体。”尤烈想制止她。

“出去，滚出去！”素心拿起床头的一只小花瓶，向尤烈掷过去。

尤烈退到门边，芳姑带着两个佣人进来了。

“赶他走、赶他走！”素心又大叫。

“尤少爷，请你回家休息吧！”芳姑带着恳求的口吻。

“但是她……”

“你跟我出来！”芳姑带了尤烈出去，关上房门：“小姐身体不好，今天吃的东西都吐出来。其实这几天她都有病，她对我们也大发脾气。尤少爷，你先回家，明天再来。”

尤烈实在也很难为情，很没有面子，他只好开车离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来到李家。

铁门紧闭着，芳姑隔着门说：“小姐仍在闹情绪，她不肯见客，尤少爷，你过几天再来吧。”

“芳姑，我不是客人，请让我进去看她。”尤烈马上由汽车下来。

“但是，小姐特别指明不见你。”

“就因为这样，我才要见素心，我们之间有点小误会，我向她解释一下就没事了，让我进去吧，芳姑！”

“尤公子，我只是个下人，我不能做主，希望你能体谅。”芳姑说：“请回吧！小姐肯见你，我马上打电话请你来。”

“我打电话给小姐。”

“小姐怕人打电话问候她，早就拉掉了电话的插头。”

“她把自己关起来到底干什么？”

“睡觉。她实在需要好好的休息，尤少爷，就让小姐静几天吧！”

“好！”尤烈头一点：“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我。”

“我会的！对不起，尤少爷，没有好好招待你。”

尤烈摇着头笑一下，开车走了。回办公室，什么都看不进眼里。

昨天之前，他总是很开心，很快速地把工作做好，然后去接素心吃午餐。

无论工作有多忙，一想到完成了工作就可以和素心在一起，他就感到很快乐。

现在漫无目的，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素心，他徬徨、消沉，一切都提不起劲。

张大伟进来，放下一叠文件，他看见尤烈定着眼望住前面：“总经理，你精神不大好，昨晚睡眠不足？”

“我？啊！是的！”尤烈把文件拉过去，看了看，托着头。

“是不是不舒服？回家休息吧，这些文件我可以交给总裁。”

“放下来！爸爸自己也有很多工作，看完文件我会签名，有问题的我会跟你商量。”尤烈拿起一支笔。

“李小姐没事吧？”张大伟观颜察色，觉得尤烈的表现不寻常。过去，他一直是那样开心，有冲劲，工作热情高涨。

“她不舒服，在家里休息。”

“看过医生没有？李小姐一向很健康，大概是感冒吧？”

“啊！是的。”

“这叠文件，只有这两份是等着批核的，你签了，马上去陪李小姐，其余的文件可以明天回来再签的。”

“大伟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是被赶出来的，因为素心要睡觉，她疲劳过度。”

“啊！休息对患感冒的病人的确是很有帮助，感冒只是小意思，过两天就没有事了，总经理不用担心。”

“我不是担心，只是我也有点累。”尤烈说：“坐下来，大伟，陪我聊聊！你和太太结婚多久才有孩子？”

“三个月之后，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避孕，一切听其自然。”

“张太太怀孕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呕吐，情绪不好，脾气很差？”

“我太太足足呕吐了三个月，又常常头晕，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躺在床上，根本没有气力去发脾气。”

“女人怀孕很辛苦？”

“很辛苦，又吐又晕，整天吐个不停，我看了也心痛。”

“怪不得！”尤烈喃喃的：“她太辛苦，熬不住。”

“总经理在问我吗？”

“我说女人真伟大。”尤烈总不能告诉大伟素心未嫁先怀孕：“很多男人都怕结婚，一旦有了家庭束缚，就等于进了坟墓，一生完了。”

“我反对，其实，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，没有幸福的家庭，才是憾事。”

“你这样说，我应该结婚了？”

“是的，尤其是有一位那么出色的女朋友。老实说，李小姐是我所见的女孩子当中，最完美的一个。”

“包括嫂夫人在内？”

“她在我眼中当然是十全十美。其实，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女人。”张大伟看了看尤烈：“总经理什么时候和李小姐结婚？”

“快了！所以刚才我请教你关于女人怀孕的事，将来太太有喜，她发脾气，我也懂得迁就她。”

“我刚来这儿工作的时候，听见很多人说总经理风流，爱情不专一。谣言真可怕，要不是我自己亲眼看到，我也不相信总经理会对李小姐情有独钟；而且细心体贴，处处设想周到。”

“我只不过说说，未必一定会做；而且，我以前很风流，也不是谣言，我的确用情不专，抛弃过不少女人。现在定下来，但难保将来，所以，你别把我看得太好，我且不否认是个花花公子。”尤烈拿起笔：“跟你谈了一会儿，心情似乎开朗了，我一定要在今天内把文件审核签妥。”

“我回去做事。”

“签好的文件，我会叫芬妮送回给你。”尤烈开始埋头工作。

繁忙的工作最容易打发漫长的时间，尤烈签妥了文件，又到下班时间，打电话到李家，素心仍在睡觉。

连续三天，尤烈拼命工作，工作完了就打电话到李家，同样的话——素心睡了。她的心请仍然没有好转，不想见客。

第四天，尤烈实在忍不住；而且，时间拖久了，难道叫素心挺着个大肚子举行婚礼？素心以后难见人，奉子成婚，自己也没有面子。

“芳姑，我不能等，我马上去看素心，你们关上大门，我就爬墙进去。”

尤烈立刻驾车去李家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尤烈被迎了进去。

“假如素心仍在睡觉，我可以在客厅等候的。”

“小姐刚醒来，你可以进她的房间看她。”

“芳姑，谢谢你！”尤烈很高兴，几乎想抱起芳姑亲一下，他连忙跑上楼梯，推开素心的房门：“小素……”

素心坐在床上，面无人色，双眼深凹，唇白如纸，头发散乱地飘在脸上。

尤烈吓了一跳，走到床边，拉起她冰冷的手：“吐得很厉害？我认为应该换一个医生，或者多请几个。看！把你折磨得不似人形，实在令人心痛。”

“从今之后，我不会再吐。”一个惨淡的笑容挂在她的嘴边。

“过去了？你还不足三个月呢？”

“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完结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尤烈非常高兴，吻一下素心冰凉的脸：“我们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婚事。”

“没有结婚的理由。”

“为了孩子的前途，那是最好的理由，你不想做肥肚子新娘吧？”

“我没有孩子，”素心始终像块木头，说话像在念台词似的，只是欠缺了感情：“我已经没有孩子。”

“说傻话，孩子还在你的肚子里。”尤烈又怜又爱轻抚一下她的腹部：“虽然没有呕吐，你仍然在怀孕。”

“孩子给医生拿走了，流了好多血，血，好怕人！”素心抓住尤烈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尤烈给弄糊涂了，也总觉得素心有点不对劲。

“昨天我去堕胎，真恐怖……”

“小素，你在说什么？”尤烈握着她双肩：“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这种事不能开玩笑。”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素心眼一瞪：“难道我的姐姐堕胎死了，也是开玩笑？用生命开玩笑？”

“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”尤烈浑身一阵凉，这的确太可怕。

“不去。医生说，过得了昨晚就没有事，我肚子已经不痛，也没有再流血，为什么要去医院？”

“小素，你为什么要堕胎？那多么危险，你姐姐做错事，你也跟着她做错事。你和你姐姐不同，我愿意和你结婚，你用不着堕胎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真的不愿意和我姐姐结婚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？好莫名其妙！我不明白你，你一向都是敬老怜幼，你怎会狠心毁掉我们的骨肉？”

“理由只有一个，那是你的骨肉。”

尤烈一呆：“这样说，如果孩子不是我的，你不会堕胎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恨我？”

“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

“你不满意我因为孩子娶你，但也用不着那么恨！”尤烈很反感：“你杀了人，你杀的是与你血肉相连的孩子！”

“你这算是责备我？”

“我没有权吗？”尤烈胃里一阵翻腾：“那是我的孩子。”

“你何必为了我失去一个孩子而生气，我还年轻，只要我高兴，很快就会有另一个。”素心耸耸肩，不以为然：“我虽然不喜欢你的孩子，但别人的孩子就不同，其实，我很喜欢做妈妈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别担心，世界上，男人多的是，有男人就不怕没有孩子……”

“你这下流无耻的坏女人！”尤烈没让她说下去，一个火辣的巴掌掴在素心的脸上。

素心呆住，不是因为脸颊的刺痛，而是那一个巴掌。

尤烈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从未听过他曾经打人。

尤烈也呆了，手停在半空，眼看着素心苍白的脸上留下五个血指印。素心的皮薄，还渗出血丝，尤烈弄清自己是愤恨还是痛心。

“滚出去！”素心低似无声。

“我……”

素心按铃。尤烈顿了顿，转身走了。

他飞也似的把汽车开出李家，脑海里出现了素心那一张惨白的脸。

“孩子！”他喃喃的：“我的孩子……把孩子还我。”他一拍驾驶盘，汽车“吱”的停住。

他迷迷糊糊的下了车，附近有一间酒吧，他推门进去，里面人声喧哗，烟雾腾腾，昏黑黑的，是一间低级酒吧！

他坐上高脚凳，拍着柜台：“白兰地、威士忌、伏特加，全拿来！”

“先生，这些酒最好不要混着一起喝，威士忌好吗？”

“你真唠叨，我没钱付？整瓶拿来！”尤烈拼命拍着桌：“快！快！”

他酒杯也不用，整瓶喝，咕噜咕噜，像喝水一样。

“来人呀，酒！酒！”

“先生一瓶就这样喝光了？”酒保讶然。

“你再不拿酒来，我枪毙你！”

酒保马上把酒送上。

一个很妖冶的吧女走过来，搭住尤烈的肩膀：“嗨！靓仔，请我饮杯酒。”

“给她一瓶。”尤烈推开她，对酒保说：“也给我一瓶。”

“靓仔，你喝醉了，别再喝啦！跟我来，我们去谈心！”

“你们这些坏女人，都给我滚开！”尤烈用力一甩，竟然把吧女摔倒在地。

吧女被摔痛了，坐在地上哇哇地放声大哭。

酒吧的打手闻声由里面走出来，扶起吧女问：“露丝，什么事？”

吧女指住尤烈：“他侮辱我，呜……”

打手走到尤烈面前，推了尤烈一下：“喂！你怎么动手打人，快向这位小姐道歉，她伤了，赔偿她的损失！”

“滚开！”尤烈手一挥：“是她犯贱，该打！”

“哎……他打了人还在骂，雄哥，雄哥呢？”露丝在那儿撒野。

雄哥是露丝的情哥，既然露丝养他，理应为露丝卖命。

雄哥正在里面打扑克，惊闻米饭班主受辱，马上飞出来。

“好小子！”亚雄一手揪住尤烈的西装：“向小姐道歉，赔小姐一千元！”

“我叫你不要碰我！”尤烈一动手，亚雄误以为尤烈打他，马上先发制人，一拳打向尤烈的下颌。尤烈打了一个踉跄，喝多了酒，本来就脚步轻浮，他好不容易站住了脚，眼一瞪扑向亚雄。

两个人就此打了起来。

不久，另一个打手加入战团。

尤烈如果不是喝多了酒，两个人他是可以应付的，才只不过九流打手罢了！但酒喝多了，脚步浮浮，视线模糊，昏昏的，终于被亚雄和另一个打手打得倒在地上。

老板娘随着酒保出来，看看地上的尤烈，又盯了亚雄和打手一眼：“死性不改，你们又打架？”

“是他先动手……”

“住嘴，等会儿我跟你算账！”老板娘蹲下来，尤烈脸上又青又肿：“先生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打架嘛，呼……有输……有赢。”尤烈抚住头，昏昏的：“再来一瓶酒。”

“先生，不能再喝，你已经醉了。”老板娘和酒保把他扶起来。

“噫！这儿的酒不好，喝得人怪难受，”尤烈的身体摇晃晃的，他拿出皮

包，掏出好几张钞票，“酒钱，还有那女人的……一千元，赔偿她……”

“亚雄，你还不赶快送这位先生回家！”老板娘推了亚雄一把，一千元掷向露丝：“你们就喜欢惹事。”

“不要送。”尤烈拨开两人：“我的车就在门口，我自己驾车回家。”

“你醉成这样子，怎能开车，你不顾自己也得顾别人，酒醉驾车危险。”老板娘不想惹事，万一惊动警察会影响生意：“我们替你叫部车好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好倦。”

上了计程车，司机问：“先生，去哪儿？”

尤烈把牧场的地址说了。

“先生，天晚了，这么远的路程我不能去，要花好几个钟头。”

“那……”面上一阵阵刺痛，这样子怎能回家，他终于说了张大伟的地址。

张大伟夫妇正要休息，突然一串急促的门铃声。

大伟开门，透过铁闸看见一个胖子扶住尤烈，他衣服破了，面有伤痕：“总经理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他喝醉酒，在我的计程车睡了，他还没有付车钱。”

“我给你。太太，快来！”

“我袋里有，”尤烈喃喃的，半睡半醒：“多给他一百元。”

张太太闻声也赶了出来，她帮忙着送那司机，然后和张大伟一起扶尤烈进屋。

“你受伤了，我给你请个医生。”

“不，不要，不要请医生，不要通知我家人，让我睡一晚，好倦。”尤烈在长梳化睡着了。

可怜张大伟夫妇忙了半晌，替尤烈疗伤止血，该贴的贴，该扎的扎，张太太又用一块生牛肉贴在尤烈红肿的脸上，她告诉丈夫这样可消肿。后替他换上睡衣，送进客房。

尤烈睡得很甜，好一段时间，他看见素心拖着个小孩子，向他走过来。突然素心狠狠地踢了那个小孩一脚，小孩由高处堕下，满身鲜血：“不，孩子、孩子，你还我孩子……啊！你还我孩子……”

“总经理！总经理！”

尤烈用力张开眼睛，看见张大伟坐在床边替他抹汗。

“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你刚才发噩梦。”

“是！孩子死得好惨。”尤烈想坐起来，全身一阵麻痛，他倒了下去：“我怎会在这儿？”

“昨晚一个计程车司机送你回来，你喝了很多酒，还受了伤，好像跟人打架的样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！哎，好难受，请给我一杯热茶。”

“我太太为你炖了参汤，可以醒酒止渴，我扶你喝下它。”

尤烈喝了参汤，人果然舒服了。

“怎会和人家打架？”

“喝多了酒，有人打我，我还手，就这样打了起来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喝闷酒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尤烈垂下头：“心情不好，借酒消愁。”

“和李小姐吵架了？”

尤烈抓住张大伟的手：“刚才我发噩梦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就是叫着孩子，叫人还你孩子。”

“荒唐，无意义。”尤烈别过脸。不管怎样，这是他和素心的秘密。

“你和李小姐吵过架，肯定是事实。她是个女孩子，你应该让着她。”

“年轻人，吵几句，过几天就没有事了！总经理，夜长梦多，你们还是赶快结婚吧！

否则，你可能会失去她。”

尤烈长叹一口气：“我已经失去她，我掴了她一个巴掌。”

“男孩子怎能打女孩子？你可能打伤她，更可能打伤她的心，总经理，这一次你做错了。”

“大伟，你不明白……”

“就算发生了很严重的事，你也不应该打她，李小姐这样漂亮、可人，你爱她还来不及，怎会忍心打她？吵吵闹闹无所谓，因为这样大家就决裂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”

“唉！”

“等伤好了，向她道歉！你跟人打过架，最好去医院验一验伤。”

“我不是豆腐，他们也不是铁。如果我不是喝多了酒，两个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”尤烈撑着坐起来，作了一个深呼吸：“没有事，没有内伤！大伟，我暂时在这儿住两三天，脸上的伤好了我马上回家。你不要管我，上班吧！”

“我已经下班回来了。”张大伟笑了起来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睡了一日一夜。”

“你已经回公司？你有没有告诉我爸爸，我打架受伤？”尤烈很担心。

“昨晚你来这儿，我就知道你怕家人为你伤势担心。今天我一上班，就告诉总裁你陪几个客户去了澳门。”

“大伟，你想得真周到，谢谢你。”尤烈十分感激。

“虽然我不知道你和李小姐之间发生什么事，不过，你身体复元马上要去向李小姐道歉。”张大伟站起来：“我太太给你煮了燕窝粥，我去看看好了没有，你多休息一会儿。”

张大伟不是没有道理，男孩子是不应该打女孩子的，但是素心竟然不顾生命危险去堕胎，还说话刺伤了他的心，素心实在该打。不过又好像打重了一点，一掌打在她那又白又嫩的俏脸上是狠了一点儿。

八

现在，素心胎也堕了，而尤烈人也打了，大家也总算拉平，什么恩恩怨怨，也应该一笔勾销。

“波士！”莎莲娜一进房间，把手中的花插好，走到床前：“你脸色很好，精神也饱满。”

“天天吃补品，睡醒了就吃，又不用工作，像养肥猪一样。刚才阮叔叔来看我，我告诉他，我明天上班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多休息几天？”

“天天睡，背都麻了。工作忙，恨不得躺一下；躺床太久，又觉得寂寞无聊，很想工作。”素心突然停下来，顿一会说：“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那天尤烈竟然打了我一个铁沙掌。”

“尤烈出了名的臭，打人也不能算是奇事，他少爷不高兴就打！”

“他骂人、吼人、高呼狂叫，我都听过；但是，他好像从未打过人。”

“他打你的理由你猜得到？”

“他重视我的孩子，失去了，他痛心，失去常性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很重视自己的骨肉？那他为什么迫大小姐堕胎，为什么不和她结婚？大小姐的骨肉不是他的？”

“他有向我求婚，要我嫁给他。”

“啧啧！你看这个人有多卑鄙，因为大小姐不漂亮，他儿、娘都不要，迫死她们。”

因为你长得漂亮，又有了他的骨肉，他就愿意娶你，大小姐死得真冤枉。”

“我……唉！”

“看样子他已经迷住你。二小姐一定后悔，为了复仇惩戒尤烈，放弃了一位白马王子。”

“我从未这样想过，我不会嫁给杀姐仇人，就算我不幸爱上他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计划。”

“好极了！明天你上班，马上实行最后一项计划。”

“真的要我订婚？”素心皱起眉。

“你是个女孩子，迟早总要嫁人。一大群男孩子追求你，你也应该从中挑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。”

这些日子的相处，素心和尤烈的感情最好，关系最密切；但是她不能选尤烈，也不应该选尤烈：“没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，能不能取消最后一项计划？”

“当然不行，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一顶，你答应过尊尼他们，用半年时间去改造尤烈，要争取他，然后放弃他，给他一个教训，好等他以后不敢再玩弄女性。”

“我已经教训他，孩子都没有了。”

“这件事，你不能对大家说。你们这样分手，你不肯马上和别人订婚，还是独个儿，尤烈会反过来说是他扔掉你，到时你自己就没有面子。就算你不要面子，你怎样向大家交代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要向所有的男朋友交代；向大小姐交代；向你自己的良心交代。而且，如果你还不作出一决定，尤烈可能还会缠你，缠得你心软了，嫁给他，到时他再为这一次事向你报复。”

“真可怕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”

“你想了结这件事，只有马上决定你的婚事。其实，订婚有什么大不了，如果发觉不欢喜地方，找到一个更好的，可以解除婚约。”

“我明天宣布和尊尼订婚。”

“不能这样做，”莎莲娜一直像个统帅。素心呢！因为她和尤烈闹翻，心情不好，没了主意，一切任由莎莲娜。不过，也不能怪莎莲娜霸道，因为一

切计划，一早就由她和莎莲娜订好，只是她临时又想改变主意：“你这样做不合理，会引起大家的怀疑，你先和几个较密切的男友来来往往；然后由我放出消息，说你和霍尊尼订婚。尤烈知道了一定会感觉面子全失；于是，二小姐就大功告成，而大小姐也可以安然瞑目，一切圆满解决。”

“好吧！莎莲娜，我完全同意，你按计划安排一切……”

素心开车出去，突然一辆汽车驶到她的前面，拦截她。

素心正在奇怪，这辆跑车看来是全新的，她从未见过。

她响号角，要前面的汽车让路，有人从汽车出来，走过来，那是尤烈。

素心翻一翻眼，靠在椅背上。尤烈走过来，攀着她汽车的前窗：“小素，早安！”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没办法，打电话到你公司，老说你开会；打电话到你家，又说你出去了，我只好在这儿等。”

“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那天我打你是我不好；但是，你也不应该把孩子打掉。”

“我不想再提过去的事。”

“大家扯平了，公道。我也不愿意再提，小素，我们从头开始吧？”

“绝对不可能，我和你已经恩断义绝，请你把汽车驶开，我还要赶回公司开会。”

“那么，我送你上班。”

“不必了！而且，我也不想跟你在一起。”

“就为了那个巴掌？”尤烈犹疑着，很为难，支支吾吾：“你是不是……要我向你道歉？”

“不是！我连你的声音也不想听。”素心打火：“让开，你不肯把车驶开我只好后退避了你。”

“小素！”尤烈拉住车：“我们之间，不是就这样完了吧？”

“你认为有继续的必要？你恨我，而我也恨你。”

“我说过，一切从头开始。”

“太麻烦，而且我觉得不值得。”素心把汽车往后退，位置够了，马上把汽车开走。

尤烈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自己只好也驾车回公司。

他把张大伟召进办公室：“我来过一次，总经理还没有回来，送李小姐上班？”

尤烈摇一下头。

“等不及就走回来，没有见到李小姐？”张大伟是很关心尤烈的。

“见到她，也谈过。但是她不肯接受道歉；不肯让我送她上班；不肯和我从头开始。”尤烈用拳撑着额头：“我很难过，见不到她，老想着；见了她，更痛苦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她大概仍然在生气，女孩子是需要人哄的，你迁就她，别放弃。过去我看得出她很爱你，这一次是口硬心软。不用担心，过些日子，她气平了，你再向她道歉，保证她一定会接受。”

“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我很苦闷、很寂寞，日子越来越长。”

“寂寞也不能去找以前的女朋友，否则，你和李小姐的误会更深，可能会导致真的分手。”

“我并不是去找别的女人，其实只有一个素心，已经令我痛苦又烦恼，我根本没有精神去应付别人。但是，素心不理我，怎么办？”

“她生病，你有没有给她送花？”

“没有！我从不送女孩子花呀、香水呀！送花又不能令她康复。”

“就算她没有病，你也应该送花给她，女孩子最喜欢男朋友送花给她。我替你打电话到花店，叫他们每天送一打花到李小姐的府上，另一打送到她的办公室。李小姐喜欢什么花？”

“蓝玫瑰！”

“花店不可能有蓝玫瑰，而且送蓝玫瑰也不好，别的颜色可以吗？”

“黄玫瑰！”

张大伟用电话订了每天两打黄玫瑰。

“花店说，玫瑰花半小时后送到，下班前，你打电话约她吃晚饭。”

“要是她不肯见我呢？”

“放点耐性，天天送花、天天约她，除非她真的变了心，否则，总有一天会心软的。”张大伟看了看表：“还有十分钟就开会，私事暂且放下吧！”

四时十五分后，尤烈打电话到素心的办公室。

接电话的竟是莎莲娜，尤烈已经深感不妙。

“请李小姐听电话！”

“她不在，请留话。”

“我送了玫瑰花给你的‘波士’，请问她收到没有？”

“请问你是谁？”

“你分明知道我是尤烈！”尤烈被她气得发火：“别装模作样！”

“啊！尤公子，送花给‘波士’的少爷、公子真多，不知道哪些是你的玫瑰花？”

“黄玫瑰！”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七大盒，哪一盒是你的，有没有特别标志？”

“算了。你们‘波士’去了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她没有说，看情形，是去拍拖啦！”

“她赴谁的约？还没到四点半。”

“四点钟霍公子来把她接出去。”

“霍尊尼！”尤烈心里一阵郁闷。

“不是霍公子就是赵公子、李公子、利公子，哎唷！穿花蝴蝶似的，看得我莎莲娜眼睛都花了，还有整个办公室的花，玫瑰、兰花……”

“替我预约，明天我请素心吃饭。”

“哟！尤公子，明晚、后晚……一个星期的约会都满了，下个月如何？”

“下一个月？你为什么不说下一年？”尤烈每次和莎莲娜说话总要发火：“把所有霍公子、赵公子……全部男人的约会都取消，谁批准素心跟他们约会？”

“哈！好笑，我们‘波士’行动有自由，难道她跟别的男孩子约会还要你批准？”

“当然！我们之间有协定，她答应过和所有的男朋友分手，现在她违反诺言，我一定会跟她算账的！”尤烈扔下电话，越想越生气，他拿起钥匙便出去。

开车到李家，芳姑说：“尤少爷，小姐出去了，她今晚不回来吃饭。”

“我知道，她和尊尼出去了。”

“小姐要很晚才能回来，尤少爷还是回去休息吧！”

“小姐和霍尊尼去了哪里？”

“霍少爷家里开化装舞会。”

“前些日子素心还在患病，这么快便复元，还参加舞会？”

“小姐年纪轻，身体底子好，不像大小姐……”芳姑马上转一个话题：“尤少爷喜欢吃什么菜，我替你准备晚餐。”

“谢谢你，芳姑，我没有胃口，”尤烈轻摇一下头：“我吃不下。”

芳姑倒是有点同情尤烈，他对素心好，芳姑看得出。虽然，李蕙心的事她也知道，但是，她还是有点偏向尤烈。

“尤少爷，我说句话，你可不要介意。人与人之间，有时候要讲缘份。”

“我也同意你的话。”

“你和我们二小姐有缘，但是，和大小姐无缘。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大小姐死得好惨！”

“堕胎等于自杀，结果她死了，她虽然死得惨，可是，都怪她自己不好。”

“尤少爷，如果有人肯负责，大小姐又怎会堕胎，这个时候，你还说她的坏话？”

“我不是说她坏话，她的确死得很惨，可是，谁叫她堕胎？没有人负责，她也可以把孩子养下来自己教养。”

“李家书香世代，大小姐不会做未婚妈妈，尤少爷……”

“芳姑，不要再说死人的坏话好不好？对与不对，反正她人也都死了，我心里很烦闷，我想清静一下。”

“好！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大小姐只有二小姐一个妹妹。”

“我知道，李蕙心对她的影响真大。她没有赔上一条小命，算她够运。”

“尤少爷，我还有工作，失陪了。”

“请便，我在这儿等素心回来！”

芳姑搔搔头走出去。尤烈坐下来，很有耐性的等。

芳姑没有为尤烈准备晚餐，心里到底不忍，茶水、生果、点心，不停送上。

尤烈只喝了两杯茶。

他不是存心跟任何人斗气，只是心情太坏，胃口不开，什么都不想吃。

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，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，尤烈又不吸烟，时间真是难打发过去，看看表，才十一时。

芳姑再来看他，他可忍不住了：“芳姑，请你给我一杯白兰地，最好整瓶。”

“空肚喝酒，有伤身体，我煮碗面给你吃好不好？”

“芳姑，你何必为我费精神？”芳姑关心他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尤其在他孤独苦闷的时候，他是感激芳姑的：“身体好也没有用，我早晚给你小姐气死。”

“尤少爷，你何必太认真，自古姻缘由天定，勉强不来的。”芳姑想开导他：“我们小姐是美女，人又好，不过，未必是尤少爷的理想夫人。”

“如果真的姻缘由天定，我和你家二小姐三生石上已经订下鸳盟，她是非要嫁给我不可！”

“可是，小姐的男朋友又来了，天天不同，小姐跟他们的感情也很好。尤少爷，你自己也有许多女朋友，为什么不找她们去玩？呆在这儿等小姐，不划算。”

“你小姐违背诺言，我才生气，等她回来，我非要质问她不可！”

“尤少爷，其实……”

“时候不早了，芳姑，你去休息吧！我会等小姐回来。”

“尤少爷，不要跟小姐吵，她有她的苦衷，何况感情是勉强不来的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欺负你小姐，回去睡觉吧！”尤烈闭上眼睛，靠在椅背上，一副拒人于千里的样子。

朦胧间，他听到跑车的声响。

尤烈马上走近窗门，通过露台，看见屋子台阶下，停着一辆跑车。

第一个出来的霍尊尼，他绕过去，拉开车门，把素心拖出来。

素心神采飞扬，一套白皮红番装，上衣和裤子都有流苏，裤管套了双七彩红番皮靴，额上束了条彩色发带，头上插了根白色的羽毛。和那天面无人色的素心，判若两人。

尊尼拖着素心的手，停在台阶前：“让我送你进去。”

“太夜了，回去休息吧！你看，屋子开了门，芳姑一定在等候我。”

尊尼搂着素心的腰，两个人贴得很近：“今晚我玩得很开心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尊尼在素心的脸上吻一下，素心没有推拒，他又在素心的唇上吻一下。

尤烈抓紧窗幔，冲动得几乎想扑出去揍他们一顿。

“晚安！”尊尼上了跑车还给她一个飞吻。

素心挥着手，看着尊尼的汽车离去，然后她拾级上台阶。一进门，看见尤烈铁黑着脸，素心有点愕然，但很快就当一回事，向前走，经过他身边。

“你刚才做过什么？”尤烈一手捉住她，把她拉回去。

“跳舞，参加化装舞会。”

“我问你刚才和尊尼干什么？”

“吻别，道晚安。”

“我看见他吻你的唇。”

“是啊！你看得很清楚。”

“你……”尤烈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脸都涨红了。

“是不是又要打？轻一点儿，明天我还要上班。”素心样子怪可怜的。

“小素，我不是要打你。”尤烈把她拖进怀里：“你说过，除了我，没有和任何人亲过嘴。”

素心虽然在他怀里，但冰条似的：“这句话说了很久了吧！何必还要翻陈年旧账？”

“我和你协定，你不交男朋友，我不交女朋友，我已经做到了；可是你，跟别的男人在外面玩到半夜三更。”

“你不交女朋友想做和尚？我才不会那样笨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现在我多开心，下了班就去玩，尽情的玩……”

“你还说？”尤烈放开素心，打量着她：“你全变了，变得令人难以相信！”

素心一阵冷笑：“也许我受过教训，也许我长大了，想通了。总之，我不会放开我目前的生活，仍然要交男朋友。”

“你没有机会再去风流，因为我要和你结婚，你听见没有，我们要结婚啦！”

“第一次求婚，想在我的身上打坏主意；第二次求婚，为了我肚里的孩子；第三次求婚，想困住我，不让我跟别的男孩子接近。你猜我会答应吗？”

“你非要答应不可！”

“我偏不答应！我不会嫁给你，尤烈！我也不会和尊尼他们分手，我不会！”

“我把他们全都杀掉，”尤烈用力挥一下手：“你还能跟谁来往？”

“跟另一些男人来往，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男人，你杀不清！”

“我想不到你会变得那样无耻！”

“我也想不到你会那样无能！”

“我？”尤烈尖嚷。

“你抛弃过很多女人，你曾经令很多女人失恋、痛苦，甚至死亡！”素心把手放在背后，昂起了头，自豪又自信：“现在我宣布抛弃尤烈，他失恋了；至于他会不会痛苦，会不会自杀，那我就知道了。”

尤烈像被巨拳击倒，他冲到素心的面前：“你……”

“动手呀！我早知你会揍我一顿，打吧！打呀！”素心闭上眼睛，挺起胸膛。

尤烈紧握拳头，又缓缓地放松，他吃力地说：“都为了那个巴掌！你仍然记恨，我会请爷爷来向你提婚事。”

“你只会令他老人家伤心。”素心走向楼梯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睡觉！”素心头也不回：“啊！我忘记告诉你，明天我又约了尊尼，你不用来等我。我和尊尼一家人去澳门，两三天内不会回来，拜拜！”

“李素心……”尤烈高呼，声音由尖锐变为沙哑。

“芳姑，来送客！”

“不必，我自己会走。”尤烈叫着走出去，开汽车走了。

途经公众电话亭，他下车打了一个电话：“玉凰！我好烦，你来陪我！”

玉凰从梦中惊醒，听见尤烈的声音，高兴得跳起来：“好！我马上去别墅，打令，等会见。唔！我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了，带瓶红香檳好不好？”

“随便！”挂上电话，尤烈缓缓地上了跑车。玉凰，他又约了玉凰。

“人不风流枉少年，哈！哈……”尤烈几乎笑出了泪水。

一个太少，应该多约几个，他把车退回去，再次打电话。

半夜三更找人，不怕找不着。于是，他约了巴巴拉，约了彭玛、珍妮花、朱迪……

“尤烈宝贝，现在快四点了，这个时候出门，妈咪知道不得了。明天一早，我陪你一整天，不回家睡觉也没有关系，我可以骗妈咪说去参加通宵舞会；但是现在我不能出去……”凤仪说。

“那就别出来，唠叨什么？神经病！”尤烈扔了电话。

结果，尤烈哪儿都没有去，独个儿驾车到天亮，抵达牧场。

“李小姐呢？”亚国跑出来欢迎。

尤烈笔直走向屋里去。

“李小姐迟些才来？”

“你怎么这样啰嗦！”尤烈回头向亚国吼叫。

“少爷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算了，我心情不好，只想好好睡一觉。”尤烈的声音温和了些：“等会儿打电话给老爷，说我来了牧场，请几天假。喂！别告诉老爷我心情不好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少爷！”

尤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这儿有太多的回忆，整个房间充满着素心的笑声和影子。

在这张床上他和素心第一次热吻，他仿佛还看见素心娇柔地伏在他的怀里。

他和素心在这儿拍了不少活动影片。他爬下床，装上录影带，开了电视机，马上在荧幕上看见他和素心，他们一起骑马，在草地追逐、拥抱、亲吻……由户外一直影到室内，就在这房间，也有不少缠绵、温馨镜头。

“小素是爱我的。”他一面看，一面喃喃地说：“小素是爱我的。”

“唉！”尤烈倒在床上，录影带放了一遍又一遍。

这儿没有素心，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，连骑马的兴趣也没有，海边美丽的风光他不再留恋。他曾经和素心在海滨拾了许多贝壳，他翻出来，挑漂亮的洗干净。

素心说过，喜欢一串贝壳项链，他给她穿一串。

这是很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事，但是他乐意去做，如果素心在身边，他将会更快乐，更满足。

他也曾想过玉凰，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，她赤裸躺在他的身边，尤烈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和一个自己从来未爱过的女人做爱，他感到反胃。

他只愿素心静静的躺在他地身边，要是她不喜欢，他不会碰她一下。

素心说得对，两个人只要相爱，彼此对望一眼也会心甜。

整个房间都是素心的相片，她自己的、两个人合拍的……都是亲亲密密，他随手拿起一张，在素心的相片上吻了一下。终于，他拥住素心的相片熟睡了。

睡了一觉，人精神了，心情也好了。他不相信素心真的遗弃他。素心所以恨他，故意跟别的男孩子来往，是要报复，因为尤烈掴了她一个巴掌，而且打得很重。

她一向娇生惯养，大概没有被人打过，她生气了，怒气难消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她发脾气，刁蛮一下，也值得原谅。

不过，他不准备因为那个巴掌再次向素心道歉，因为她做错了，她不应该毁掉他们两个人的结晶品，他好怀念那孩子——他和素心的孩子。素心是该打的。

她是个讲理、有感情的人，等她气平了，她会发觉尤烈做得对。

他始终相信，素心爱他甚深。

尊尼那傻子，被素心利用了，还沾沾自喜，真可怜！

第四天大清早，电话铃响了，他摸索着把电话筒拿起来：“喂！”

“总经理，我是张大伟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李小姐要订婚了。”

“跟谁？”尤烈从床上跳起来。

“霍尊尼！”

“不可能，她根本不爱尊尼。”尤烈猛摇头：“开个玩笑可以，她怎样和他过一辈子？”

“但是，这儿内内外外都传遍了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你应该去问问李小姐，

这时候她应该还没有上班，迟了就很难找到她。”张大伟很着急：“不要再斗气，弄假成真才不划算。”

“好！我马上找她。”尤烈挂断线，立刻又打电话给素心，果然，她正在换衣服：“小素吗？”

“你呀！”素心好像很不耐烦：“大清早就找我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外面谣言很多，你必须澄清一下，否则，对我们都不好。”

“什么谣言？”

“他们都说你和尊尼订婚。”

“这也算是谣言吗？”素心一阵笑。

“难道是事实？”尤烈好像听到“轰”的一声，被人捶了一下似的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迟早要嫁人。”

“你一直不想结婚，因为你还小，你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尤烈又一阵子心痛：“你堕胎也是不想结婚。”

“堕胎和结婚根本是两回事。主要是我不想要那孩子，这件事希望你不要再提。至于结婚，找到了理想对象就出嫁，很正常，哪一个女人不结婚生子？”

“你既然肯结婚就嫁给我吧，你说过你永远爱我。”尤烈近乎哀求：“小素，你不会忘记自己的诺言。”

“也许我爱过你，也许我根本没有爱过你，不过那全部不重要。人是会变的，感情也会变，况且霍家的家长已经来提过亲，他们是出自真诚。”

“我也是出自真诚。”尤烈抢着说：“明天我请爷爷向你提亲。”

“一女不能配二夫，太迟了。”

“你答应了尊尼？”

“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尊尼爱我，对我痴心一片，我们又是从小长大的旧情人，我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。”

“你跟我在一起就没有安全感吗？你忘了你晚上发噩梦也……”

“不用担心，以后有尊尼永远陪着我，而且我心情开朗，再也不会做噩梦。”

“你是个三心两意、用情不专的女人！”尤烈恼羞成怒捏得指骨“嘣嘣”响：“你忘记你已经属于我，你已经是我的妻子，你怎可以再嫁人？”

“玉凰将来要不要嫁人？跟你好过的女人都不能嫁人？况且那一次又不是我自愿的。”

“我告诉尊尼你污辱我，看他会不会放过你？”

“女人变心真可怕，李素心，我告诉你，你嫁人只能嫁尤烈，你嫁任何人，他都非死不可！”

“你在恐吓我？我不会怕你，你想杀人，你杀一个已经要赔命；可是，我还有许多男朋友，你能杀多少？”

“小素，”尤烈的声音又软了：“难道你真的不再爱我，我们过去的恩情就这样云散烟消？”

“我不再爱你了。尤烈，如果你仍然关心我，让我做个平静的新娘。”

“不！绝不！”

“好吧！尊尼早就知道你要死缠烂打，你喜欢怎样做随你，我要上班。”素心挂了电话。

“喂！小素，李素心……”尤烈拼命地叫，像疯了一样，他又不停地按电话，叮，叮……直至手麻了。他拉起整个电话向墙壁扔过去。

他双手捧着头，头像快要裂开似的，他揪着自己的头发，像疯子一样。

他不能失去素心，因为他整个圈子，他的朋友，甚至一间咖啡店里侍者，都知道素心是他的女朋友。他还透露过素心是他将来的太太，要是素心这样突然和尊尼订婚，他根本就不用出门。因为他面子全失，哪儿都没有勇气去。

他可以在那五六个当中挑选一个最好的，但和素心一比，全是垃圾。

他怎样向爷爷交代？母亲会为此痛哭一场，父亲会用期望的眼神，看着他失败。

他将会被柏加他们一班死党取笑，他发誓不会和素心打交道，结果他追求素心，现在还给素心扔了。在一班老朋友的面前，他将永远抬不起头。

那些女孩子也不会再去崇拜、迷恋一个失败者——被李素心扔出来的垃圾。

尤烈，此生休矣！

可怜，就这样栽在李素心的手上。昔日雄风不再，等着人来打落水狗。

“李素心，害人精，我恨你。”尤烈振臂高呼。

他倒在床上，痛苦不堪，他不甘受辱，他要报复、他要报复。

素心的相片仍在床上，那串贝壳还在枕边，他轻轻拿起素心的相片，她笑得多娇媚，多甜蜜。一忽儿，面子、雄风、自尊心全都不重要，他只是要素心。

他不能失去素心，没有她，再尊贵，再受人敬重他也活不下去，他需要素心娇柔地靠在他怀里。纵使他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没关系，只要素心在他身边，叫他一声：“烈。”他什么都不在乎。

有素心他就有欢乐，没有素心他就悲惨，与其悲惨的过一生，倒不如拼一拼，是的！

决不能让尊尼把素心抢走，素心是他的，别说订婚，连碰她一下都不行！

他深信素心还是爱他的，她不能没有他，这一次素心变心，一定是尊尼从中挑拨离间，一定是尊尼，他为了得到素心不择手段。是朋友、是亲戚，他都不管，谁敢抢走他心爱的女人，他就要杀死他！

是的！杀死霍尊尼，素心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。杀死霍尊尼！

他忽然精神奕奕地爬下床，经过一番梳洗，他换上一套白色的猎装，栗色的猎帽和长皮靴。他走到楼下，进书房拿了猎枪，腰间围了一排子弹，想想，连猎枪也上了子弹。

亚国一直跟着他，看得眼都花了，尤烈由书房出来，亚国忍不住问：“少爷，你去打猎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现在不是打猎季节。”

“什么？去枪杀情敌还要趁季节？”尤烈傻傻地笑：“亚国，你真有趣！”

“少爷！情敌？”亚国又怀疑又有点发慌：“你去杀飞禽还是走兽？”

“禽兽！”

“有这样的猎物？不过，少爷你精神不好，面色也不好，而且……”

“吞吞吐吐干什么？烦！”

“今天天色也不好。看，一层黑云，天边一片红，黄昏一定会下大雨。”

“黄昏那猎物已经死了。”

“少爷，你现在就要出去？”

“早去早回不好吗？”

“可是，少爷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吃午餐，现在已经两点钟。”

“两点钟？由这儿赶出去，起码要六点多，他们不会在写字楼。”尤烈说着，拨了个电话。

“李氏百货公司，董事长办公室。”

又是莎莲娜！

“素心呢？”

“啊！我认得你了，尤公子，虽然你没有叫小素；不过你的声音我已经牢牢记住，一听就……”

“喂！你少放屁，素心在哪儿？”

“哎唷！豪门富户的少爷，为什么这样不检点，还说粗话呢？啊！大人不跟小人斗，我们二小姐去了楼下大堂看时装珠宝展览，是我们公司主办的。噢！来了许多顾客，珠宝差点卖光了！嘻！差不多都是阔太太，霍公子带来的。哎唷！我几乎又忘了，霍公子来了，正在陪着‘波士’，嘻！”

“有天你死了我一定放颗珍珠在你的口里！”尤烈气得七孔生烟。

“多谢啊！尤公子，是珍珠，不是养珠吧！干吗那样破费，无功不受禄呢！”

“你说话太多，要你闭嘴！”

“那我不再说了，拜拜！”

“喂！喂！素心今晚跟什么人约会？去查约会簿！”

“喂！为什么不说话？吃了哑药？”

“你叫我不说，我就不说。”

“我现在就要你说，说呀！”

“说就说嘛，你那么大声，干什么？我又不是聋子。其实除了霍公子；‘波士’不会和任何人约会，今晚她和霍公子有约。哟！不是霍公子，是姑爷，你知道吗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‘波士’就快和霍姑爷订婚了呀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尤烈心房阵阵刺痛：“他们今晚去哪儿？”

“我怎知道呢？人家未婚夫妇可没有说呀！不过我也听到一点点，就告诉你吧！省得你老说我跟你合作。我偷偷听到‘波士’说，今晚一定有狂风大骤雨，因此，他们去日本料理吃完铁板烧就回家。大风大雨，家里舒服嘛！”

“那，他们很早就回家了？”

“是呀！不过，你千万不要去打扰他们，我静静告诉你，‘波士’和姑爷都不想见你，喂！你可不能到李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都知道你要找麻烦，如果你现在到李家等‘波士’，芳姑一定会派人通知‘波士’，她就不会回家，宁可到姑爷那儿，姑爷买了新别墅啦！连我都不知道地址。

所以你不能去，会吓跑他们。”

“好！我不去。”

“这才对呀！我会叫‘波士’回电话给你，明天如何？刚才我跟你说的

话，你千万不可告诉别人，否则‘波士’会责怪我。”

“我知道，谢谢。”尤烈挂上电话，想了一会儿，这时候吵到李家去，芳姑一定会通风报信，不能进李家，要他们防不胜防，唔！霍尊尼！等着瞧！

尤烈跑回房间，拿了车匙，看见枕边那串贝壳，他拿起放进袋里。

跑下楼梯，亚国一直追出去：“少爷，打猎用不着开车去的，森林里面没有车路，骑马去，我给你牵马。”

“你不要烦我！”尤烈推开亚国，开了车门，把猎枪抛在车后座。

“少爷，你不去打猎就别带枪。”

“谁说我不去打猎，今晚我就把猎物带回来。亚国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向老太爷打小报告，否则我回来杀死你！”

“少爷，你不要胡来……”亚国一直追出牧场，尤烈目露凶光，行动怪异，大半天不吃东西以前他一定挨不住，他带了猎枪，上了子弹，赶急着干什么？

要不要告诉老太爷？他连尤烈去哪儿，干什么都不知道，去找李小姐？去找霍家表少爷？但是，他在电话里说过不去的，他去了哪里？老太爷追问起来，怎样回覆？亚国踱来踱去，始终决定不下。

尤烈一直把车开出去，快到李家时已经黄昏了。一路上，他想了很多，他知道莎莲娜并非对他那么好，她必会通知素心，对付自己；所以，他不单只不可以进入李家，连汽车也不可以停在附近，必须停远些，在李家可见视线之外。

他停好车，坐在车里，看看表，才八点，素心和尊尼不会那么早回来，他靠在车厢里歇着。九点钟，已经开始下雨，他下车跑到车尾，从车尾厢拿出一块胶布来，不是给自己挡雨，是包着猎枪，枪湿了，子弹射不出去。

十点，尤烈想，他们再过半个钟头大概会回来了，大风大雨还会去哪儿？这个时候，应该在李家附近等着，否则很容易会错失机会。

他抱紧猎枪下车，雨不大，也不小，风可厉害，吹得树叶沙沙的响，可能体内缺乏卡路里，尤烈感到有点凉。吸口新鲜空气，总比闷在车里好。

他站在李家邻居的屋檐下，守住所有驶来的车辆。

尊尼由欧洲回来换了跑车他没有见过，不过车牌肯定不会换新，因为他们的车牌都是用钱投的慈善车牌，不是二二二，就是三三三三。他自己那辆就是有字头，两个八——发实发的意思。

下雨天，也许尊尼坐家里的劳斯莱斯，那名牌房车他见过，老远就认得出来。

雨越下越大，风越来越急。由十时至十一时，尤烈的仇恨也越来越深，半夜三更，尊尼那小子把素心带到哪里去？不会真的去了尊尼的新别墅吧？

素心从来不到男孩子家；不过，尊尼能骗她订婚，把她骗到别墅去也不希奇。

尊尼的新别墅在哪儿？他们在别墅里干什么？

十二点，尤烈浑身上下湿透，开始感到冷，淋了两个钟头的雨，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也只有他这样的身体才能挨下去。他抱紧自己，抱紧那支猎枪，风来吧！雨来吧！反正杀人偿命，他才没那闲情去计算自己是否会被淋生病。

忽然，前面两道光射过来，他用手背擦去脸上的雨水，那不是尊尼的房车吗？

尤烈连忙跑过去。劳斯莱斯体积大，他靠在车旁，就这样混进了李家。

芳姑拿了伞，带着两个佣人来迎接，尊尼先下车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素心下车，三把伞挡着雨护送尊尼和素心进屋，劳斯莱斯开走，尤烈马上窜进屋去。

素心和尊尼刚坐下，看见浑身湿透的尤烈由外面进来，素心和尊尼都呆了。

“你怎样进来的？”

尤烈没理尊尼，不断用手臂抹头上、脸上的雨水。

“小素！”他的声音十分沙哑：“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芳姑刚巧捧着两杯热茶出来，看见尤烈，吓了一跳：“尤少爷，你会……”

“芳姑，快拿一条毛巾给他！”

“小素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擦干了头发再说。”

“不要管我的头发，你不能嫁尊尼，你嫁给他没有幸福。”尤烈脚下的地毯全湿了：“因为你并不爱他，你爱的是我，不要因为一时赌气误了终身。”

“尤烈，你大风大雨的跑来，是要挑拨离间，想素心离开我嫁给你？做梦。”

“你滚开！”尤烈一挥手：“我和素心谈话你不要插嘴！小素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，可以吗？”

“就在这儿吧，我没有什么事要瞒尊尼的，况且，你全身都在滴水。”

“我会把水擦干。”尤烈接过芳姑的毛巾，抹一把脸：“我知道你恨我，我愿意为那一个巴掌再向你道歉。”

“那件事，我早就忘记了！我今次的选择，是我发觉我们两个并不适合。尊尼不同，我从小就认识他，一直以来，可以说二十年以来，他一直忠诚专一地爱着我，除了我，他从未结交任何一个女孩子，他对我一片痴心。”

“我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也没有找过别的女孩子，我们在一起很快乐、很幸福，我们是最合得来的；而且，你真心爱我，你不是说过做梦也在想我吗？你既然有了我，我又不能没有你，你为什么要变心？尊尼好，难道我就不好吗？”

“经过深深的考虑，我发觉已经不再爱你，因为，你不是理想的丈夫，我忘了过去说过什么话。总之，不久将来尊尼就是我的未婚夫！我要对婚约负责！”

“尊尼！尊尼！他根本配不上你，他根本不够条件，我不相信你爱他，你爱的是我！”尤烈扔开毛巾，伸手去拖素心：“跟我来，我要证实你爱的是我！”

“放开你那肮脏的手，”尊尼过来，把素心拉回去，尊尼怒目瞪视着尤烈：“你连碰一下素心都不配！”

“尊尼，你别迫我杀死你！”尤烈反瞪他，举起枪。

“请你们别吵！”素心隔在他们当中：“尤烈，今天你来了也好，我当面跟你说清楚！我已经不再爱你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，算我求你。”

“你说过爱我的。”尤烈很痛苦，又冷又昏又闷：“而且我和你已经……”

“尤烈，你要明白，素心根本从未爱过你，过去半年，她跟你在一起，接近你，令你追求她、爱她，现在又抛弃你，一切都是计划，子洋、柏加他

们全都知道。因为你太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，又玩弄感情、污辱女性，我们觉得应该有人教训你，素心是唯一有条件的人；现在，她成功啦！她已经扔掉你！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！小素，告诉他，他说谎。”尤烈沙着嗓门大叫：“你爱我，你需要我，我不是初出道的毛小子，难道我真假不分？小素啊！你要我怎样做都可以，就是不能离弃我！”

“过去的，不要再计较了，你全身尽湿，很容易会病倒的。”素心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到底不忍：“我快要和尊尼订婚，不久将来我会是霍太太，同时也是你的表嫂。”

“尊尼，果然是你，你把我的小素抢走，我跟你拼了！”尤烈迅速翻开一层层胶布，猎枪露了出来：“如果没有你，小素永远属于我，我杀死你，小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今天是来杀你的！”

佣人们惊叫，尊尼呆了呆，素心见他目露凶光，全身发抖，显然已有点难于自制。

当尤烈举起枪对准尊尼，素心马上扑过去，用身体挡住尊尼：“不要开枪，杀人要填命的！”

“你，真的那么爱尊尼？”尤烈心房绞痛，一阵的晕眩，他闭一闭眼睛，鼓起气力，哽咽说：“你愿意维护尊尼而送命？你就这样变心，不公平！不公平！”

“尤烈，你冷静一下……”

“我杀死他！我要杀死他！”尤烈剧叫：“你快走开，你别挡着我开枪！”

“好，你要杀他，先杀我！”

“我……我把你们一齐杀了！”尤烈双手发抖，视线模糊，他咬着下唇，极力的控制自己。“站住！”他喝止一个想溜开的佣人：“谁动先杀谁！”

事已至此，素心认为那是她和尤烈之间的事。尤烈害了蕙心，她向尤烈报复，她伤了尤烈，尤烈来向她报复，那是很应该的，她不想连累别人。

“杀了我，会消除你的仇恨。”素心拉紧尊尼的手，不让尊尼窜出去，她闭上眼睛，一副从容的样子。

尤烈开了保险掣，他决定杀死素心、尊尼，然后自杀，枪嘴对准素心，素心那张俏丽的脸在他眼前晃，那透红的双颊、直直的鼻子、湿润柔软的双唇，他都曾经吻过，他怎能动手，怎忍心伤害她？他喘着气，冷汗不断渗出，他手指贴近枪掣……

“如果你杀死素心，我要你碎尸万段！”尊尼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砰！”

一声枪响后，素心倒在地上。

“啊！”

“呀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尤烈仰头一阵狂笑，猎枪在他手中溜下，他旋转身，带着凄厉的笑声，一直跑离李家。

外面雨仍很大，风还在吹，但是尤烈整个人像麻了似的，半点感觉也没有，他还在笑，雨水往他口内送。他走、走、走，脚步越来越慢，人飘飘的，前面有一条街灯柱，他走过去，抱住灯柱。

“尊尼对你忠诚专一，我对你不忠诚专一吗？有了你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女人。尊尼痴心一片，我对你不痴心吗？变、变，说变就变，女人真无情，

昨天还在我怀里，今天为了另一个男人送命，太可恨，太不公平！”尤烈用拳头捶着灯柱：“你真的扔了我，真的不要我了！哈……报应，报应……小素……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！”他的身体向下缩，终于倒在地上。

尤烈出去后，尊尼抱起素心，轻拍她的脸。

“嗯！”素心悠然醒来：“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！好痛，我哪儿受伤？”

“你没有受伤，只是受惊了。”

“我没有受伤？”素心瞪大眼：“他分明朝着我开枪，我听见‘砰’的一声响，他真的开了枪。”

“他本来用枪瞄准你，后来他把枪举起射向古董架，看！一只花瓶打破了，子弹在那边墙上。”

“我既然没有中弹，为什么又会晕倒，还感到浑身的痛。”

“那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，心理上觉得自己像中了枪。”

“尤烈呢？他人呢？”

“他狂笑着奔了出去，他的猎枪在这儿！真想不到，平时他吊儿郎当，认真起来竟要杀人，好可怕！”

“他是真的。”素心喃喃：“雨那么大，唉……”

芳姑知道素心没有中枪，马上溜出去，拿把伞，到外面找尤烈。

“尤少爷！尤少爷！”看他刚才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走不远。

走到大路，街灯柱下躺着一个人，大个子，不是尤烈吗？

“尤少爷！”芳姑冲过去，蹲下身，尤烈躺在地上，雨水淋着他的脸，他已经晕过去了。

“尤少爷！”芳姑用尽力气想扶起他，闹了阵，始终不能把尤烈移动。她只能放弃，用伞子遮住尤烈，自己跑开去截车。无论计程车、顺风车，她都要。

这儿白天根本已经很少车辆路过，何况现在已经是深夜。

差不多半点钟，芳姑的身也湿了，她突然看见灯光，一辆车，芳姑拨去雨水，那不是霍尊尼的汽车吗？芳姑开心得奔过去：“霍少爷！”

“那不是芳姑吗？停车！”尊尼按下玻璃：“芳姑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尤少爷晕倒在那边，我想截车送他回去。他躺在地上，淋着雨，会生病的，霍少爷，我求你送他回家，算是行善，硬是等，天亮也不会有车经过。”

尊尼和司机下车，三个人把尤烈扶到车上，芳姑吐了一口气，很感激：“谢谢你！

霍少爷！”

“回去吧！我会送他回家。”

芳姑点点头，拿回伞子，向屋子走去，踏上台阶，就看见素心站在台阶上。

“你去找尤烈？”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……”

“他怎样了？”

“他晕倒在灯柱下，全身浸着雨水，身体冰冷，我想截车送他回去，一直没有车辆经过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素心骇然：“我开车去，你多找两个人。”

“刚巧霍少爷的车驶出去，我截住他，求他送尤少爷回家，霍少爷已经答应了。唉！”

大风大雨，尤少爷这一次……”

素心噎了一下，嗓门微颤：“他是个傻瓜。”

“也许他对不起大小姐，但是，他对二小姐你是真心的。我看了他那样子，”芳姑掩住嘴哭了起来：“我好难过！”

“你全身湿了！快换了衣服，洗个热水澡睡吧！”素心拉拉她的手。

“他不像花花公子，嗯？”

第二天，芳姑起床比过去晚了一点，她慌忙梳洗，穿上件旗袍，连忙走出去，先到厨房巡视素心今天的早餐。她走到客厅，意外地，看见素心坐在客厅的梳化上。

“二小姐，早，对不起！我……”

“芳姑，等会儿我想请你把猎枪送回给尤少爷。啊！顺便看看他……昨晚大风大雨，但不要说是我的意思。”

“我明白的！二小姐。”

“我上班的时候，顺路送你去。”

素心把芳姑送到尤家，自己开车回百货公司去了。

“芳姑！”尤家的管家佣人都认识她，未来少奶的管家嘛。

“尤少爷昨天把一柄枪留在我们家，二小姐派我送回来，尤少爷尚未起床？”

“大清早，老太爷、太太、先生，把少爷送进医院去了。”

芳姑着慌了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昨晚表少爷把少爷送回来，少爷像在水中捞上来似的。近天亮时少爷发高烧，我们上上下下的人都吓着了，少爷是尤家之宝，他从未患过什么病的！司机回来说，少爷是患了急性肺炎，唉！我们好担心。”

“尤少爷在哪一间医院？我要马上去探望他！”芳姑巴不得飞出去。

“叫司机送你，他回来替少爷拿东西。”管家说：“随便坐一会儿，我去打点一下，呀！还有老太爷的参汤，他熬了一夜，真担心他支持不住。”

芳姑不断地说谢谢，很想打电话告诉素心，又觉得这样不大好。

到医院，进病房，看见尤烈躺在床上，脸红彤彤。

“芳姑，是你！”尤老爷、尤太太、尤先生、两个特护都守在尤烈的床边。尤太太看见芳姑有点高兴，立刻把芳姑拉到露台：“我们正想通知素心。”

“尤少爷怎样了？”

“痴痴迷迷，热度很高，半昏晕睡，口里不断喊着素心的名字。”尤太太拉着芳姑的手问：“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尊尼送他回家到现在，他没有清醒过；不过，我们已经考虑到，他变成这样子和素心一定有关。”

“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，昨晚尤少爷拿了柄猎枪来，本来要杀霍少爷，二小姐劝尤少爷，并且用身体护住霍少爷，尤少爷很生气，向小姐开枪……”

“什么？他杀了素心？”

“没有，他开枪打破一个花瓶，我们二小姐吓得晕倒地上，尤少爷冒雨冲出去，结果晕在路上，这是尤少爷留在我们家里的猎枪……”

“奇怪！”尤太太接过猎枪，喃喃的：“真奇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芳姑走过去，看见尤烈睡在床上，转辗反侧，皱着眉，满额是汗，特护正在替他擦汗，他迷糊的：“小素……小素……不要抛……弃……我。”

“他一直这样叫。”老太爷坐在床边，握着孙儿的手，哽咽着：“他没有醒过，老是叫，听得人心酸。”

“我马上去请二小姐。”

“叫司机送你，请素心快一点儿……”

素心听了芳姑的话，倒在办公椅上，呆着发怔。

“二小姐，尤家的司机和汽车都在下面等候着。”芳姑说。

素心拉起手袋：“我去看尤烈！”

“二小姐！”莎莲娜马上拉住她：“你去看他，你以前所做的都会前功尽废，就连尤烈也会看不起你。”

“可是，小姐，尤少爷是为你而病倒的，他病了还没有忘记你。”

电话铃响，素心示意莎莲娜听电话。

“董事长办公室，啊，霍先生……”

素心指了指外面，打了一个手势。

“霍先生，‘波士’正在开会，恐怕要一个早上，我是回来拿文件的，我要马上赶回会议室。好的，我会转告‘波士’，应该的，霍先生不要客气，再见。”

“嘘！”素心呼了一口气：“他再有电话来，你随便找个借口。”

“‘波士’……”

“二小姐，就算你今天不去看尤少爷，老太爷也会亲自来求你去探望他的孙儿，因为尤少爷不停叫着你的名字。”

“莎莲娜，替我订一张飞机票去法国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避开尤老头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我马上通知霍先生。”

“不要让霍尊尼知道我去哪里，我和他之间已经完了。芳姑说得对，尤爷爷一定会为尤烈来求我，我不忍心拒绝他老人家，所以只有暂时避开，教训尤烈，我已经成功了，也总算替姐姐出了一口气。至此为止，我也没有必要再利用尊尼，所以我越快和他分手，对他只有好，没有坏。”

“但是，女孩子迟早总要结婚……”

“不错！我是要结婚的，但我不会因为结婚是女人最好的归宿，就随便找一个人嫁出去，那太儿戏了。”

“霍先生条件仅次于尤烈；而且他人好，又真心爱你。”

“尊尼条件不差，但是，尤烈也说得对，我并不受尊尼，以前没爱过，现在也爱不起来，我知道将来也不会。没有爱情的婚姻会幸福吗？”素心拿起手袋：“为了避免麻烦我要马上离开写字楼，不能让尤烈或霍家的人找到，莎莲娜，不要订机票，我不去法国。”

“‘波士’，你不去法国，准备去哪儿？”莎莲娜追在素心身边。

“我还没有决定，不过，我一定会出国，大约两个星期，相信一切已经解决了。”

“‘波士’，你到达目的地，请给我电话，好让我知道你在哪里。”

“我认为你还是不知道好，因为尊尼追问你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左右为难。”

素心知道莎莲娜很偏帮尊尼，等于芳姑偏帮尤烈一样，她不把去向告诉她们，说真的，也是为了她们容易做。于是，素心离开了是非之地。

尤爷爷坐在尤烈的床边打瞌睡，这些日子，他一直侍候孙子。儿子和媳妇劝他、哄他，他就是不肯走开。

“小素……小素……不要离开我。”尤烈又在做梦。

“仔仔，你醒一醒。”尤爷爷轻轻推他：“睡够了，孩子。”

“嗯！”尤烈吐口气，缓缓张开眼睛，看看房间和身边的祖父，愕然。

“亚烈醒了！仔仔醒了！”

尤烈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尤爷爷；于是，他又缓缓闭上眼睛，把脸贴在枕上。

尤爷爷把儿媳找回来：“咦！刚才他分明睁开眼睛，怎么又睡过去了？”

“这三天，他也醒过几次，每次还不是翻翻眼皮又睡过去。”

“不！”尤爷爷坚持：“刚才他真的醒了，还看了我一眼。”

“爸爸，你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和医生讨论亚烈。医生说，只要亚烈醒来，他的病差不多可以全好，我看还得多等两天。”尤先生说。

“没道理，我分明看见……没道理……”尤爷爷不服气地喃喃自语。

“老爷，你还没有吃午餐，吃饭吧！”尤太太安慰家翁：“亚烈身体好，医生天天替他打针，相信很快会醒过来。”

尤烈静静地在回忆着三天前的一切：素心要和尊尼订婚，那不是问题，他知道素心不爱尊尼，订婚、结婚都不会改变什么。但是，素心亲口说她不再爱他了，那令他心痛，尊尼告诉他，素心由始至终没有爱过他，素心接近他只不过要改造他，挫他的锐气，这令尤烈心灰。素心用性命维护尊尼，这令他心死，哀莫大于心死。这时候，尤烈的心情是死了倒好！所以他抗拒性地不愿醒来。

他咬一咬牙，不愿意再去想素心，他要让自己静一下。

“……这三天内他昏迷不醒，一直没停过叫小素，他心里是想着素心，如果素心来看他，他会马上醒过来……我每天派人守着李氏百货公司和素心的家，素心一回来，马上把她请来……”

“那么巧，素心出国去了，去了欧洲呀！欧洲有那么多国家，谁知道她去了哪儿？她的秘书也真是，连素心去了哪一个国家都不知道，如果素心听到仔仔入院的消息，她一定马上赶回来。”

“对呀！我看得出素心很爱亚烈，爱情是女人的生命，亚烈病了，她什么生意也不做，马上乘飞机回来！她在飞机上恐怕已经急得哭了……”

想哭的其实是尤烈，因为素心知道他患病，不单只不会回来，还会避得远远的。不错，爱情是女人的第一生命，但是，素心并不爱他，她甚至宁愿爱尊尼。她也不会为尤烈哭，永远不会，尤烈在她眼中只是猎物，她得到了，又扔了，尤烈想到这里，鼻子一酸，一颗泪滑落在枕套上。

他怕有人提起素心，因为他要忘记素心，忘记素心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更何况家人天天叫着素心的名字，那不是天天痛苦吗？

不要谈恋爱，永远不要恋爱，恋爱是一件痛苦的事，爱人而不被人爱更是要命。尤烈每一次想起素心，每一次听人提起素心，他马上就会心痛。

忘记她，把她赶出脑海，真的那么容易吗？到处都是素心的影子，每天听着素心的名字……他受不了，受不了。

有时候，他不能否认素心曾经爱过他，她堕胎之前，对尤烈是非常痴

缠的。晚上想他而失眠，她经常主动吻他，依偎在他怀中情意绵绵，尤烈每次回想，总禁不住黯然销魂，说真话，他还是很爱素心的。

他非常的矛盾，一方面要忘记素心；另一方面又每天不忘想素心。

医生说的话一点也不错，尤烈身体好，醒后两天已经可以回家。尤爷爷当然高兴，但是也有点担心，因为尤烈自从康复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

以前总是嘻嘻哈哈，快活不知愁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回家老爱说笑话；现在变得沉默寡言，除了上班，且不大出外，回家就躲在房间里。

有人提起素心，他马上换话题，说到结婚，他的面色就变了。

“仔仔，素心去了欧洲快两个星期了，还没有回来，她在欧洲到底干什么？”

“生意人，出门总有事办的。”

“她和你通长途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告诉你，她在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爷爷，我有点倦，想回房间休息一会儿。”尤烈借故离去。

回到房间，倒在床上，张开眼，整个房间都是素心的相片。她是那么娇俏、美丽，含情脉脉地望着他甜笑，尤烈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昔日他们相亲相爱的情景。

他随手拿一个枕头拥进怀里，枕头冷冰冰的，怎能代替素心那软软暖暖的身体？素心不在身边的日子真难过。他也曾吩咐芬妮约过几个女孩子吃中饭和晚餐，但是，每次和别人在一起，听到的还是素心的声音，看到的，还是素心的俏脸，这令尤烈受不了。

邓乐妃对待者说：“给我一个海鲜汤，焗龙利……”

“你吃了鱼不舒服，还是吃牛扒吧！”他老是记着素心吃了鱼会作吐。

“我一家人都不吃牛肉的；而且你知道我一向喜欢吃鱼。”邓乐妃盯了尤烈一眼：“不知道又把哪一个女人的口味都搬到我的身上。”

“你不能吃鱼，要吃鱼就不要和我一起吃饭。”

“别这样好不好？”邓乐妃用两只手握着尤烈的臂，摇呀摇：“你不喜欢我吃鱼，我就改吃牛扒好了！”尤烈拉开她的手，看见那些女人向他发嗲，他就感到肉麻。

除了吃东西，看电影、上夜总会、去“的士高”，全部选素心喜欢的，至于那些女孩子喜欢不喜欢他绝不理会。

当他跟女孩子亲吻，他的唇刚贴上她的唇，对方马上趁机把丰满的胸脯挤过去，他会浑身发毛，连忙把她推开。这种习惯性的抗拒，令彼此都闹得很不愉快。

尤烈停止一切约会，宁愿回家躺在床上，瞪着天花板傻想。

这样继续下去，他总有一天会崩溃，既然得不到素心，就必须忘记她。可是，这儿里里外外，处处是素心的影子，每天起码有人提她两三次，他怎能忘记她？

尤烈拿起床前素心一张相片，按在胸口上：“小素，你为什么要令我那样痛苦？你还要折磨我多久呢？”

他坐起来，放下素心的相片，拉开房门，走出去，一直到尤爷爷的房间，他停下来，敲了敲门。

“进来吧！”

尤烈推门进去，站在一旁。

“仔仔，你不是要休息吗？”

“爷爷，我是特地来告诉你的，我决定回美国去。”

“什么？回美国？”尤爷爷吓了一跳：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美国我们有分公司。”

“那儿也有一班老臣子打理。”

“叫别人做，倒不如自己亲力亲为。”尤烈知道说服祖父，是很困难的事。

“他们做了几十年，你未去美国之前，他们已在那儿打理生意，一直干得很好。”

“既然他们那么能干，可以调他们回总公司工作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，你离开总公司，可以找人代替你，可是，你是我唯一的孙儿，你走了，谁能够代替你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尤烈一时间无话可说。

“我的一切快乐和希望，都寄托在你的身上。”尤爷爷望住尤烈，满目忧伤：“你走了，我便一无所有。”

“爷爷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美国，反正美国我们有房子。”

“也把陈医生带走吗？我经常要去陈医生那儿检查。”

“我……倒没有想过。”

“其实，上一次我去美国接你，病了一场，你就知道我不适宜居住美国。如果我这一次再跟从你准把老命赔上。”尤爷爷的眼珠子盖上一层泪膜：“我知道这样拉着你，是负累你；可是，我已经七十多，快八十岁了，我还能负累你多少年？两年、三年……没有很多日子。”

“爷爷！”尤烈握着他的手，一阵阵心酸。

“仔仔，爷爷求你，恳请你为了我多留几年，等我……到那时，你要去哪儿都没有人会阻止你的。”

“爷爷，我……”尤烈蹲在祖父膝下，他不知道怎样向最疼他的人倾诉他心中的伤痛。

爷爷抚着孙子的头发：“自从你康复后，人也消瘦多了，整日的无精打采，什么事你都提不起兴趣。你身体一向强壮，这和身体无关，是不是心里不舒服？”

“唉，人长大了就有心事。”

“和素心吵架了，吵得很厉害，你们闹翻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吵闹难免的，不过没有那么严重。”尤烈不想祖父担心，因为，那不是尤爷爷能力所能及。

“那天，你怎会在她家附近晕倒在地上？那晚狂风暴雨！”

“有点心烦，我喝醉了酒。”

“你生病她为什么不来看你？”

“她因公出国，生意人，身不由己；况且，她也不知道我这大水牛，也会打了几天败仗。”

“现在，她已经回来了，就算她不知道你曾经病过，小情人分开那么久，她应该来看看你，但是她一点表示也没有。仔仔，爷爷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的少爷脾气要改，你对别的女孩子凶，我不管你，但是对素心要好些。找一个好伴侣并不容易，你怎可以不珍惜你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感情？你一定又开罪她。”

“爷爷，冤枉，其实，我对她已经很好，很迁就她。”

“那一定是你自己不检点，做了错事，所以素心生气，我知道你前些日

子又和那些女孩子来往。如果你爱素心，你应该对她专一。唉！”尤爷爷叹了口气：“你也真麻烦，你连什么叫爱情都不懂，这样一天一个，怎得了！”

“我懂，爱情就是痛苦。”

“爱情是欢乐和幸福，怎会是痛苦？你这样对素心说，她不伤心才怪。亚烈，我看你真的还没有弄懂爱情，你一天一个，有情变了无情，怎么办？”

“根本素心也不爱我。”

“你说这句话，我真要骂你。”尤爷爷拉了张小凳子，让尤烈坐在他膝旁：“无论任何一个人，都知道素心爱你比你爱她深，你怎能说她不爱你？”

“是真的！”尤烈着急地叫：“过去都是假的，她从未爱过我。”

“还说呢？一定是你贪新忘旧，做了对不起素心的事。仔仔，你要怎样才能改？有一个这样十全十美的女朋友还不满足，难道你一生一世都不结婚？”

“爷爷，人人都欺负我，但你应该了解我。”尤烈受了许多冤屈，他十分激动：“芳姑把我的猎枪由李家拿回来了？”

“对了，你的猎枪怎会在李家？”

“我要杀死尊尼！”

“你们的事，竟然扯上尊尼？”

“我听到素心要和尊尼订婚的消息，一气之下，也顾不了许多，拿了猎枪准备把尊尼杀了，我以为可以得回素心。”

“你没开枪吧？”

“如果我能开枪便好，大不了一命填一命。但是，当我正要开枪杀尊尼的时候，素心竟然用身体挡住他。”

“素心那样爱尊尼吗？”尤爷爷摇着头：“她不可能爱尊尼！”

“对呀！她并不爱尊尼，但是，拿尊尼和我比，我连尊尼都比不上，她肯用生命去保护尊尼。”尤烈实在忍不住，伏在尤爷爷膝上哭了起来：“我连尊尼都比不上，你说、你说，我怎能不痛心？”

“怎会这样的，实在令人难于相信，素心为什么突然变心？”

“她根本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是我自作多情，以前我一天一个有多好！全心全意爱上一个人，还是第一次，结果她竟然这样伤我。”尤烈呜呜咽咽：“一点都不留情。”

尤爷爷很同情孙儿，把一条手帕递给尤烈：“怪不得你整个人消瘦了，唉！我怎样也不到你失恋。”

“我由树上摔下来没有哭，竟然为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哭了。”尤烈哽咽着，赶紧用手帕抹去眼泪：“我很没出息，丢尽男人的脸，是不是？”

“男人不是没有眼泪的，喜怒哀乐人皆有之，我很高兴看见你有人性。有爱，我不要你做什么英雄，失恋的确很痛苦，你刚才说去美国，大概是想忘记素心，我没猜错吧？”

“是的，每当我想起素心就心痛，而这儿每一个角落都有素心。”

“逃避，也不是办法。如果你心里在有这个人，无论你逃到哪儿，一样忘不了她。”

看见女人，你想起素心；看见百货公司，你想起素心。甚至吃饭、看电影、跳舞、骑马……这些事你们做过的，你都会想起素心，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是没有女人的。”

“爷爷，我该怎办？”尤烈惘然仰起了头。

“面对现实！人所以是万物之灵，与禽兽有最大的分别，是因为人能控制自己，既然可以控制自己不做坏事，为什么不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？”

“面对现实！”尤烈重复一遍：“我为什么要逃？逃也未必逃得掉，而且，难道没有素心，我尤烈一生就完了吗？”

“有两条路，你可以选择：一，跟素心好好谈一次，问她为什么会变心，说不定你们可以复合；第二，控制自己，忘掉她。你选择哪一条路？”

“第二条。”尤烈紧握着拳头：“也许很困难，但是我相信可以办得到。”

“尤爷爷，我承认很对不起你。”素心应邀和尤爷爷吃下午茶：“我不会为我曾经做过的事辩解的，最大的错误还是我令你老人家失望。”

“你是否也承认你曾经爱过亚烈？”

“男女间的感情，是很玄妙的，也许……也许吧！”

“我知道亚烈很爱你，而且这是他的初恋！你相信我的话吗？”

“也许是的！尤烈对我是真的很好，与别不同。如果他承认世界上有爱的话，我也不会否认他爱过我。”

“既然彼此相爱，为什么要分开？”

“我们不可能在一起，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结果，我不会爱上自己的仇人。”

“亚烈跟你有仇？”尤爷爷讶然：“怎么会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？”

“间接的！尤烈伤害了别人。如果我真的伤害了他，算是扯平，他其实不应该怪我。”素心把匙羹放在碟上，这些日子，她自己也不好过。

“素心，告诉爷爷，亚烈和你到底有什么仇怨？”

“你问尤烈，他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明白，过去了的事，我不想再提。”素心黯然说：“最可惜的是我失去了一个爷爷。”

“你还没有失去我，如果我不疼你，不关心你们，我不会约你见面。事实上，亚烈受的打击也很大，他整个变了，我看见他就心痛。”尤爷爷拍了拍素心的手，说：“听老人家一句话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算你和亚烈有仇，看在爷爷份上，算了吧，别再计较了。”

“我和尤烈之间，恩怨分明，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。”

“你们会和好吗？”

“不会，”素心很坚定：“我会设法忘记他！”

回百货公司，莎莲娜对她说：“一位张帮办来电，他请你回他一个电话，我已经把他的电话号码放在你的办公桌上。”

“张帮办？”素心想着：“是他调查姐姐的案件。”

“他会不会有新线索？”

“跟他通电话就知道了。”素心回自己的办公室：“你去工作吧！”

“张帮办……我叫李素心，对不起，我刚巧有事出去。”

“你曾经要求和那位驻院医生见面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！他由英国深造回来了？”

“刚回来不久，我把你的情形告诉他，他说愿意和你谈谈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素心很高兴：“我马上去医院探望他。”

“他还没有上班，在假期中，他家里的电话号码，你要不要？”

“要！要！张帮办，请你告诉我，我真的希望能见见他。”

素心被佣人请进客厅，她坐下来，等候佣人把主人请出来。

张宁的出现，两个人都怔了一下。素心想象中的张宁是个脸色苍白，

带近视眼镜，瘦瘦的男人。

张宁的皮肤是很白，但并不苍白，没有带眼镜，双眼皮一清二楚。他虽没有尤烈那么健硕，但也不瘦，风度翩翩；虽没尤烈那么好看出色，但样子也不错是中上之选。

“张医生！”

张宁也在打量素心，他见过蕙心，仍有印象，怎样也想不到她会有一位如此标致可人的妹妹。李蕙心平凡中有点庸俗，李素心是天生国色，而且清丽脱俗，她们一丁点相似的地方也没有。

“张医生吗？”素心再问一次。

“啊！李小姐，请坐，刚才我有点失仪，我想不到李蕙心小姐会有一位这样漂亮的妹妹。”

“我们的确不相似，但是，我们是同父同母的姐妹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

“哪儿话，我还要请张医生帮忙。”素心有点儿兴奋：“姐姐去世的时候只有张医生在身边？”

“令姐送进来的时候，流血不止，我们一方面替她止血，另一方面给她输血，结果血没有止，输进去的血补助不大。我知道她再也不能支持，于是给她打了一针。到急救室外，看见你的管家，才知道她在这儿没有亲人；于是，我连忙赶回令姐身边，我想，她也许有遗言，因为她打过针后，应该清醒一下。”

“我姐姐说了什么？”

“她没有说话，但是，留有指示。”

“什么指示？”素心紧张得一颗心由心房跳出来。

“她指住我的手表，我告诉她那时的时间，她摇头。我说日子，她也摇头，后来我说月份，她才点点头。”

“八月？”

“是的！我说八月，她很高兴，她搭着我的手，移到她右面的襟上，她就这样去世了。”

素心垂下头，用手帕抹着眼睛。

“那天令姐穿了一袭白裙，我把手抽出，右襟上原来绣着一串水果，当时我没有研究那是什么。昨天，我和你通过电话，我想了一晚，那串水果——是红色的车厘子。”

“八月？车厘子？”

“如果是遗言，就只有这两句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以为你是她的妹妹，会明白这些暗语，我本人绝不知情。”

素心靠在椅上，咬着下唇想：“她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这几个字。”

“你有没有看清楚她的遗物？”

“她的遗物只有那袭白裙子，一个手袋，里面有些钱、钥匙、一本记事本和一些证件，没有可疑之处。”

“她的日记、银行存折、或是其他她收藏的东西？”

“除了日记，别的我都保留着，要找也不难，在日记里，只有一个男人的名字，所以，我肯定他是姐姐肚里孩子的父亲，我替姐姐报了仇。”

“他承认了？”

“他这种人怎会承认？”素心把一切告诉张宁医生。

“你说的那个人，倒令我想起一个人。”张宁回忆着，有一丝甜蜜：“假如我不念医科，我应该是他的姐夫。”

“他姐姐不喜欢你念医科？”

张宁摇摇头：“念医科功课最忙，我很难抽时间陪她；于是，被人乘虚而入，女孩子都是不甘寂寞的。”

“他的事，你应该知道不少。”

“他？你还没有说，那个他是谁？”

“尤烈！”

“尤烈！就是他！我和尤烈还是中学的同学。不过我比他大，他刚进中学，我已经念会考班，我考进港大，他才念 F3，两年后他参加完中學會考，就到美国留学。尤烈这漂亮小子，很喜欢玩，女朋友多到不得了，FI 已经是大情圣。”

“他就是那种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，他是应该受到惩罚的。”

“但是，我并不认为他是孩子的爸爸。”

“因为他是你前恋人的弟弟？”

“不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尤烈一向风流，不过，他专挑选最好的。”

“因为我姐姐生得不够漂亮，你认为他们不会在一起？别忘了他们有生意上的来往，他们还一起吃过饭。”

“生意上的来往，吃饭或跳舞，也不会令你姐姐怀孕。尤烈这小子口没遮拦，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我们都知道，不信，你再问问他别的朋友！”

“我总觉得，他是最可疑的。”

“现在，我们有了不同的意见，因此，我认为我们有重新调查的必要。”

素心大感意外：“你和我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们只不过第一次见面，”素心一直看着张宁：“你这样热心，就是为了尤烈吗？”

“我的原因有很多。第一，我们要对尤烈公平，你不想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吗？第二，我同情李蕙心的遭遇；第三，反正我放假，与其呆在家里，何不利用自己的时间，为朋友，为自己的病人，做点事。李蕙心死前总算付托过我。”

“张医生，你的话是对的，我们应该对每一个人公平，谢谢你的帮忙！”

“你的女秘书好像对尤烈有成见？”

“是的，她还有点恨尤烈。”

“既然存成见，就不能公平，我们这一次调查，为了真正的公平，不要让第三者知道。”

“好的！”素心很高兴：“你的热心，有点像外国片的医生。”

“为了庆祝合作愉快，今晚在舍下吃一顿便饭。”张宁打开一盒糖递给素心。

“打扰府上各人不大好。”

“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“那么大间房子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“父母兄姐全部移民到外国去。”

“尊夫人呢？”

“这些日子，忙念医科，实习医生、驻院医生、到英国深造，根本没有时间拍拖。”张宁看了素心一眼：“我很土是不是？你一定有很多男朋友！”

“以前男朋友一大堆，现在一个也没有。”素心合着掌舒了一口气：“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完成姐姐的心愿，有你的帮助，我深信一定成功。”

尤烈放下笔，看着张大伟进来：“查到了没有？”

“都查到了，是李小姐的管家告诉我的，看样子她很关心你。”

“芳姑对我的确不错，但是，她一向很忠心，她不会为了我出卖她的主人。”

“她没有，她只是说，大小姐因你而死，二小姐不会嫁一个杀姐仇人。”

“杀姐仇人？”尤烈站起来嚷叫：“你知道李蕙心是怎样死的？”

“堕胎而死。”

“对呀。”尤烈手向空中挥：“我又不是替人堕胎的医生。”

“但是，他们认为你是孩子的父亲，李小姐认为你玩弄了她的姐姐，她怀孕了，你嫌她丑，于是就抛弃她。李蕙心孤立无援；而且她不想影响家声，被迫堕胎而死。”

“天方夜谭！”尤烈指住自己的鼻尖：“我会玩弄李蕙心？猫会不会吃骨头？我和李蕙心没拖过手，没大眼看细眼，没……哎！总之什么都没有做过，她的孩子是我的？神经病！”

“芳姑说，和大小姐来往过的男人，就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啊！哈！来来往往，说说生意就有孩子？那我爷爷早就抱曾孙了！”

“总经理，那完全是一场误会，你和李小姐这样分手太可惜，去向她解释！”

“你以为她会听我的解释吗？她比千年树更顽固，她还会以为我作贼心虚。”尤烈坐下来，摇着头：“要她相信，除非找到证据，证明李蕙心肚里孩子的爸爸，另有其人。”

那就是说，找出那害人不浅的臭男人。哼！他占了便宜，我来受罪，岂有此理！”

张大伟问他：“总经理准备怎样做？”

尤烈眼望桌面：“我想静静地想一下，你去工作，等会儿我找你。”张大伟出去，尤烈撑着额角叹气，他现在终于明白了，素心所以接近他，原来是要向他报复。她欺骗了他的感情，伤了他的心也还罢了，为了李蕙心，她竟然毁掉他的骨肉，太过分。李素心这无情无义的女人，该死，好该死！

他恨她，从此恩断义绝，但是，这口鸟气无论如何他不会吞下去。他要报复，他要报复……

莎莲娜把文件送进来，素心签名的时候，她问：“张帮办是不是有新的发现？”

“还会有什么新发现，当时我告诉他，一定会把孩子的父亲找出来，他问我成功了没有。”

“你把尤烈的事告诉他？”

“我才不会那么笨，自找麻烦！”

直线电话发出声响，素心马上把听筒拿起来：“喂！”

“素心……”

“尊尼，我说过最近很忙。”素心一听见他的声音就不耐烦。

“我很久没有见你了，素心！”

“忙嘛！听到没有？”

“我们订婚的事……”

“订什么婚，要就结婚，老土！”

“素心，你答应和我结婚？”

“这是办公室，求你不要烦好不好？我要开会！”素心挂上电话，对莎莲娜说：“通知电话公司我更改电话号码。”

电话铃又响了。

素心用笔杆敲着办公桌，没好气地拿起电话筒，沉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啊！是你呀！”素心把椅子一旋，背住莎莲娜：“好的，等会见。”

素心微笑挂上电话。

“哪一位公子令‘波士’这样高兴？”

“噢！……对了，我没说过吧？一个刚由外国回来的朋友。”

“法国男朋友？”

素心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不想回答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笑。她整理一下桌上的文件，站起来拿起手袋：“文件都签好，我看没有什么事了，我早点走。”

“有事找阮经理，‘波士’拍拖要紧。”

素心笑着摆摆手，走了。

莎莲娜看着她的背影想：怪不得连霍尊尼都不喜欢，原来法国有个旧情人。

素心来到咖啡座。

张宁已为她叫了爱尔兰咖啡。

“我又有新发现。”

“真的？”素心很高兴，双手叠在台上，身体倾前。

“车厘子其实是英文中译，植物科车厘子应该是樱桃。”

“对呀，那就变了八月，樱桃？”

“不错，是八月樱桃。”

“凑起来好美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八月车厘子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如果是八月樱桃，可能是一套电影，一本小说，或是……”

“时装展览，现在的时装展览会，为了配合季节的演出，都有一个独特的名称。”

“所以呢，换了一个名字，可供调查的资料就更多了。”张宁喝了一口咖啡，他沉思的时候，精神是非常集中的：“你姐姐的遗物你都看过了？”

“还没有，这几天，百货公司推出夏季新货品，非常忙碌；而且，我希望和你一起看，有什么发现，你会给我好意见。你是个医生，思想比较周密。”

“医生和侦探，总有点分别吧！”张宁望着素心，他常常奇怪，李蕙心怎会有一个这样貌美可人的妹妹？

“别的医生我可不知道，你比侦探还本领，那位张帮办一句‘无可疑处’，便什么都不管。”

“张帮办是管罪案，令姐的死，的确没有凶手。”

“那令姐姐怀孕、堕胎的尤烈，他不是犯罪？”素心不服气。

“令姐已成年，又没有证据证明她被迫堕胎，法律上，尤烈没有罪。”张宁敲一下自己的头：“我怎会跟你说尤烈？”

“本来就是他嘛！”

“你还是这样想？”

“唔！”素心点一下头。

“你既然一口咬定，我们何必再花时间查下去？”

“你生气？”

张宁摇了摇头：“我只希望真相大白，其实我并不赞成报复，但惩戒坏人，我倒是很有兴趣。”

“百分之一百美式医生。”素心说：“今晚到我家里吃饭，饭后我们一起检查姐姐的东西。”

“好吧，我希望快点解决，因为我就快上班了。”

“你上班后，我们就不可以做朋友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根本是两回事，你知道我们做医生的有多忙！虽然有固定的上班下班时间，但是，下了班难道就不管自己病人的安危？病人的病情有什么变化，上床睡着了也要起床赶回医院，去看电影还没坐暖，传呼器马上响的事，不知道有多少！除了假期，可能再也没有时间详细为令姐效劳，但是，我和你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是很渴望跟你交朋友。”张宁用很恳切的眼神望住她。

“能交上一个医生朋友，那是我的光荣。”

“如果你不叫我张医生，叫我张宁，我们更像朋友。”

“我叫你张宁，但你也不能叫我李小姐。”

“素心！”

“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素心挽着张宁的手臂，离开咖啡座，尤烈和张大伟由另一扇门进来，刚巧被尤烈看到了。尤烈的面色一变。

“那似乎是李小姐的新朋友！”

“这个人我认识，是个医生，叫张宁，由英国回来不久，李素心一眨眼就搭上他。”尤烈一阵冷笑：“张宁的噩梦已经开始了。”

“你仍然关心李小姐？”

尤烈叫了饮品，不屑地说：“我和她恩断义绝，我关心她？笑话，我关心是张宁，我们同过校。”

“看样子他比你大。”

“他和我二姐同年，当然比我大，同校未必同级。”尤烈近来总是心情烦躁，说话的语气也很硬邦邦。

“为了一点误会导致分手，太可惜！”张大伟总觉得尤烈应该向素心解释。

“有什么值得可惜的，这种没有人性、黑白不分又滥交的女人，你看她，口口声声说要和尊尼订婚，我差点把自己的表哥杀死。要是我为她坐牢，那才笑话。哼！一下子身边又换了人，”尤烈内心的激愤溢于言表：“玩厌了生意人，改口味去勾搭医生。”

“李小姐刚才和那位先生的态度不算很亲密，也许只是普通朋友。”

“普通朋友？”尤烈瞪着眼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李素心有多纯洁？她从来不和男孩子手拖着手；当然，除了我，因为她抓紧我报复。”

“她刚才也没有与人拖手。”

“她挽着张宁的手臂，你没看见？你的近视眼又加深了？！”

“社交礼仪来说，挽着对方的手，应该不是亲密的表现。”

“张大伟，你今天怎么搞的？”尤烈一拍桌，很多人望着他：“进来到现在你一直跟我抬杠。”

“总经理，你不要生气，其实，我只是不想你们的误会加深。”

“加起来已经高过一个城堡，我可不在乎，反正我们已经断定了。不过，她拿我来当报复对象，这未免太冤枉，我要把那缺德鬼找出来，我要李素心惭愧，她冤枉好人！”尤烈挥拳头轻捶着桌面：“我马上要采取行动。”

“她知道错怪你一定向你道歉。”

“鬼才希罕！”

张宁由椅子坐到地毯上。

“姐姐连一封情信也没有。”素心推上了所有的抽屉，吐一口气，他们已经翻查了一个晚上。

“差不多都找过了。”素心递给张宁一罐啤酒，她自己在喝柠檬汁。

“翻翻她的衣袋，一张小纸条，可能也是一条线索。”

“每一个口袋都翻过了。”素心拉开壁柜。

“外衣袋，姐姐不喜欢贴身裙子的口袋胀起来。”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支票簿放到最后研究。”张宁突然叫了起来：“素心，你快来看！”

“什么？”素心走到张宁的身边，坐下来。

“五月二十九日，李蕙心发出一张十五万元的支票。”

“奇怪，她从来不买珠宝首饰，五月也不会买皮草，况且公司也没有皮草部，签十五万元支票干什么？”

“会不会是调动公司的流动资金？”

“公司的银行账户，是用百货公司名义的，这是姐姐的私人支票簿，与公事或生意无关。”素心想了想：“姐姐死后银行也寄过她的银行月结单来。本来我应该替她取消这个支票户口，不过要办一些手续，我工作忙，一直没有理会。前几天银行还有信来，噢，想知道这张支票的出处，可以向银行查看。”

“我明天代你去查查，你看，六月六日又有一张。”

“这次是二十万。”

“一共三十五万，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钱？”

“她根本忙得连去买袋花生米的时间也没有，况且，百货公司什么都有，就算要买汽车珠宝，我们也可以开公司数。”

“五月二十九日，距离她堕胎两个半月，三十五万，会不会和令姐怀孕有关？据我所知，她堕胎时，已经怀孕超过三个月，这……”

“姐姐知道自己怀孕，送三十五万给尤烈，求尤烈娶她？”

“傻瓜！”张宁忍不住笑素心：“尤烈会把三十五万看在眼里？除非他是个小职员。”

“三千五百万也买不到尤烈，根本不可能。”

“付堕胎费。”素心随口乱说。

“堕胎费又未免太多了；而且那些医生都不收支票。”

“唉，我真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要签三十五万。”

“明天我去银行查一下，或许一问就问出来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应该收工了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，我们到楼下吃消夜。”

“我把支票簿带走。”

“谢谢你，容易查到吗？”

“尽能力，这是好线索。”

吃鸡粥的时候，素心突然问芳姑：“大小姐死前，有没有人向她借钱？”

芳姑想了一下：“大小姐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没有听过大小姐要借钱给别人。”

“这也是，如果是生意上的借贷，应该公事公办。”

“别烦自己！”张宁拍了拍素心的手：“明天自有分晓。”

第二天一到中午，素心就抛下所有工作，匆匆赶去会张宁。

“查到了没有？”素心还没有坐下。

“吃了午餐再说好不好？坏消息和好消息同样会影响你的食欲。”张宁说话是永远带有医生的口吻：“你知道吗？你清瘦了，精神太紧张，食欲不振，这可会导致神经衰弱的。营养不良，更会引起贫血。”

“好！”素心知道他自有一番大道理：“我们先吃午餐。”

张宁和素心分别选了菜，用餐时素心几次想开口，张宁都用眼神制止她。

“喝咖啡，可以谈谈吧！大医生！”素心是那么严肃恭敬。

张宁笑不出来，这并非因为他没有幽默感：“一点儿线索都没有。”

“银行不肯帮忙？”

“通常他们都很合作；何况，我有个病人是总行的经理，他特别派了个人帮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查不出是谁支走了那笔钱？”

“因为那张支票上面，根本没有任何名字，只有持票人一项，持票人是任何人拿着支票都可以领到钱。”

“他们总见过那个领钱的人？是男是女，总分得出吧！他一共领了两次。”

“小姐呀，银行每天人来人往，人多到数不清，谁会认得谁？况且也时隔多时，如果是上一个星期，也许他们还会想得起来；再说，他们也不知道两张支票和人的死亡有关，否则，他们早就替提款人拍了照，对不对？”

“唉！”素心倒在椅背上：“线又断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至少，我们知道你姐姐有秘密，这个秘密和一个男人有关，这证明除了尤烈之外，还有另一个男人。”

“两张支票，可能和姐姐堕胎的事根本无关，否则她死前为什么不说支票？”

“她能说话，为什么不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？”张宁拿着咖啡杯出神。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她最后一次跟你通长途电话，是死前多久？”

“一个月，因为我要考试，她说过不打电话来扰乱我的情绪。啧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候，她好像已经很不开心，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留意，她甚至……好像……好像没有提过尤烈。”

“录音带！”

“最后一卷，在她死前三个月寄来的。那时候，她很开心，暗示要和尤烈结婚，还很有把握似的，我以为她真的找到归宿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除了温习、考试，那卷录音带我常常听。”

“唔，很有可能你收到那卷录音带之后，她就和尤烈分手，所以通电话的时候，你姐姐绝口不提尤烈。”

“你不要忘记，你自己说的，我姐姐堕胎时，已经有三四个月的身孕。”素心加强了自己的信心：“堕胎医生的口供，说姐姐怀孕超过四个月，大概是十七八个星期。哈！”

那时候，她正计划和尤烈结婚，如果他们不是关系密切，已经……我姐姐也不会自作多情。”

“你这样说起来，尤烈和你姐姐的关系的确不是寻常，真不相信，尤烈会和令姐……那不像是尤烈……”

尤烈回家，看见母亲在厅里发呆：“妈，什么事？爷爷呢？”

“刚陪他看完医生回来。”

“爷爷病了？”尤烈奔向楼梯：“我去看他！”

“亚烈，你来，妈咪有话跟你说。”尤太太叫住他，拍拍身边的椅子。

“看完爷爷再陪你。”

“他没有病，是心情不好，来呀，我有话问你！”

尤烈舒口气倒在椅里，长腿一伸。

“自从你患病之后，你爷爷老是唉声叹气，胃口也不好，医生说他有心事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念素心。”

“妈！”尤烈用力扯下领带：“你能不能不提这个人？”

“你发我脾气有什么用，你爷爷天天提，素心来了，担保他精神爽利。孩子，带素心回家见见爷爷吧！”

“妈咪，还是等公鸡生蛋吧！”尤烈站起来：“我要看清楚，爷爷是不是真的瘦了。”

尤烈推开尤爷爷的房门，尤爷爷坐在露台的睡椅上看日落。

“爷爷！你不听话，近来你只吃半碗饭，让我看看……真的瘦了！”

“仔仔，那天素心说，你伤害了别人，你到底伤害了谁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问她？”又是素心，一回家都是素心。

“她叫我问你，她说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明白。”

其实，把李蕙心的事告诉尤爷爷，一点都不困难。但，素心堕胎的事，又说一说？如果爷爷知道素心毁掉他的曾孙，他会受不住：“都是些闲言闲语，根本就是冤枉。李素心黑白不分，来来去去，还不是女朋友的事，我从未见过心胸如此狭窄的人！”

“仔仔，你不要怪爷爷说你，这件事，你应该负责任。如果你平时老老实实，不去花天酒地，不乱搞男女关系，素心也不会听信谣言，冤枉你。”

“唉！错也错了！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知错就要改，谣言可以解释，何况又是冤枉的！把牵涉这件事的女孩子找来，三个人当面解释清楚。”

“那女人不在这儿，失踪了，无从解释，因此我没有证人。”

“仔仔，算是为了我，向素心道个歉，我相信她会原谅你。”

“我不道歉，我没有错。”

“你这孩子……唉！你不结婚，我心愿未了。”尤爷爷用手帕揩了揩眼睛。

“我不会为李素心终生不娶。”

“你不要找个什么新潮小姐回来，你的女朋友，我虽然没见过，但听说都很大胆，很……唉！那种女孩子不是好伴侣，你跟她们结婚，没有幸福。”

“我都不要她们，我会找个名门淑女，迟一些。爷爷，我不会令你失望。”

“唔！我现在已经失望……”

“咯咯！”是管家：“少爷，请听电话！”

“把电话驳进来。”尤爷爷说。

“爷爷，我很快回来……”尤烈回到卧室：“喂！我是……报章当然没有她的相片，我就只有那一张。当然人多，又不是结婚照，一个生意上的酒会，大伙合拍的，不太清楚……”

“你不可以把她放大？放大她一个人！我没有更多的资料，你万万不要去调查她的家人……我说不要！把相片放大，自己办不来找专家，多少钱我付！对，查到了还有奖金……好吧……好吧……你最好打电话到公司……”

素心轻轻推开秘书室的门，听见莎莲娜在谈情：“她快要回来了……换了新男朋友，心情不知道有多好……她性情好多了，请假？星期一开会……去澳门？请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……刚巧都没事，我们可以去玩三天。噢！‘波士’你回来了！”莎莲娜转身看见素心，慌忙收线。

“跟谁聊天？”

“朋……友。”莎莲娜站起来，面色都变了。

“男朋友？”

莎莲娜想了一会儿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“干哪一行的？”

“汽车……”

“开车行！我换车一定找他，你们谈情为什么会提到我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‘波士’，我……”

素心不再沉着脸，哈哈一阵笑：“我生气，有了男朋友也不告诉我。”

莎莲娜整个人松弛下来：“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男朋友，说出来，怕‘波士’你笑话！他只不过开了间小店，很小的。”

“想嫁名公子？你看尤烈。最重要是他人好，靠得住，真心爱你。啊！星期五、星期六的假期，我批准了。”

“谢谢‘波士’！”莎莲娜好开心：“你真好，星期五我会办妥一切。”

“周末愉快！”素心回办公室，刚放下手袋，电话就响了：“张宁呀！”

“除了张宁，你心里容纳不下任何人？”

“你？”素心哼着鼻音：“尤烈！”

“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有话快说！”

“我想当面跟你谈。”

“那就不必，你不想见到我；当然，我更不想见到你。”

“这件事，你会感到有兴趣。”

“我对于你的一切，都不感兴趣。”

“你仇恨心那么重？你不知道宽恕是一种美德？”

“对你，这种美德不需要。”

“素心，算我求求你，出来见我一次，我们谈谈！我不骗你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！”

“请你赶快收线，我还要等一个重要的电话，我可不像你那么无聊，闲着聊天，哼！”

“你是冷血的，你没有心、没有感情、没有灵魂，你的心充满仇恨。为了报复，你不惜献出自己的肉体，残杀自己的骨肉，不，那应该说是我的骨肉。因为你根本没有母性，但是，你凭什么杀我的孩子去换人家孩子的命？”

李素心，你根本不是人，是魔鬼！”

“你好大的胆，竟敢骂我？不过，我很高兴，你似乎一切都明白了。不错！尤烈，你听清楚，你玩弄了我姐姐；我玩弄了你，你迫我姐姐堕胎；我也堕了胎，你害死你和姐姐的骨肉；我同样毁掉我和你的骨肉。我知道你爱我等于我姐姐爱你，你在乎我的孩子，但是，他没有了，这是报应！”

“报应！哈……”尤烈一阵笑，分不出疯狂还是悲凉：“是的，我尤烈的报应，也是李素心的报应，你也听清楚，李素心，你不会占到半点便宜！我所受的一切，你会有机会尝试，你会比我更惨更痛苦，为自己祈祷吧！”“答”的一声，素心的耳朵像被打了一下：“喂！神经病！”

素心缓缓放下电话，很大的感触。她报了仇，对方也知道，他没有否认，但是也没有承认。其实，不否认不就是承认，谁会承认自己做坏事？他受到惩罚，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毁了他的孩子。蕙心和他的孩子，他不要，也不负责任，但是，尤烈和素心的孩子，他却那么珍惜，那么留恋，也许这就是爱情！

她报了仇，心愿已了，但是，自己却失去了一份真爱，值得吗？

她不知道，她迷惑，有时候，甚至希望自己一切都是错的。

李蕙心，八月樱桃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应该和尤烈有关的，关连在哪里？她想不出来。遗言应该是最珍贵，最精简，怎么这样迷糊，说“尤烈”两个字很困难？

八月樱桃？名字好美，她突然觉得曾经相识，在哪儿？听过？看过？唉！

电话铃不停的响，直到莎莲娜进来，素心才如梦初醒：“让我来！喂！”

“张宁，很忙？”

“噢！也不是，让你等久了。”

“晚上来我家里吃饭，佣人今天放假。”

“我们吃面包，还是即食面？”

“牛扒！”

“那就不是上你家，是上馆子。”

“我亲自炮制的苏格兰牛扒。”

“我以为大医生只会在手术室拿刀叉，回到家里还是个大厨师，你的牛扒一定跟牛皮一样硬。”

“你看不起我？”

“男孩子会做家务事才怪，而且，你忙得连拍拖的时间也没有，哪儿有时间学烹饪？”

“什么都可以不学，烹饪却非学不可。”

“没听过。在哪儿学的？”

“英国！”

“你不是去深造医学吗？为什么学起煎牛扒来了？”

“不单是煎，焗、炸、烧都会，你喜欢吃哪一种做法？”

“真的呀！不好吃可要受罚，唔！我要吃串烧牛柳。”

“行！焗海鲜汤如何？”

“啐！真的一样，好呀！”现在，只有张宁才能令她高兴。

“吃面包还是意大利粉，炒饭、炒面都可以？”

“你真的学会那么多？”

“正如你说的，身在异乡，总不能只吃面包和即食面。我们学医的最注重营养，一咬牙，都学会了。”张宁说：“我去接你下班。”

“我自己开车去，你全心全意看着你的牛扒。张宁，你不进手术房，可以进厨房，不做大医师可以做大厨师。”

“小姐，意大利粉或炒饭？”

“意大利粉，张医生！”

张宁的假期，全部放在素心的身上，真正的目的，是要找出伤害蕙心的那个人。其实，张宁心底里是渴望见到素心，每天看见她就高兴；而素心呢！在最寂寞、最低潮的时候，很需要张宁这样一个朋友。如果真有人迫她结婚，她会选张宁，因为张宁比尊尼、子洋、柏加、路易更适合她。

素心到了张宁家里，就坐在吊椅上吃苹果，张宁已把苹果削了皮；而这张吊椅，张宁是为了素心，才安装了两天。

“我还有一个星期就上班了。”张宁拿着他的苹果，坐在她身边的垫子上。

“你上了班，我们就不可以常常见面了。”素心垂下头，手中的苹果，好像没有那么甜。

“我每天一下了班马上去看你。”

“你说过，你们做医生的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。”

“只要你容许我不固定的去看你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你半夜三时下班，到我家里来，我陪你吃消夜。”

“真的？”张宁很高兴，握着素心的手，眼睛透着光彩。

“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”

“快吃苹果，苹果的铁质和空气氧化了，变成咖啡色，不好看！”

“张宁，我陪你玩一个星期。”

“你要上班，怎能陪我？”

“我随时可以不上班，又不用请假，明天去打壁球，如何？”

“公司的生意呢？”张宁当然开心，也得为素心设想：“别忘了你是老板，一个星期不上班，可能少赚很多钱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还有个阮叔叔。”

“他身体好点没有？”

“唔！”素心点一下头：“可能是天气关系，他由法国回来，鼻子就好像怪怪的，他又不肯看医生，所以鼻子一直不舒服，吃了你的药，好像没有什么事。”

“他有鼻敏感，气候改变是最大原因。每天困在写字楼，缺少运动，体力也差了，抵抗力自然会减弱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，他在法国，不用工作，天天骑马、跑步。虽然现在他清早仍然跑步，但工作忙，运动减少至零。”

“假如他是年轻小伙子，那就很快会适应，但是，他毕竟是四五十岁的人，除了吃药，最好每天睡前做掌上压。”

“听说做掌上压很吃力，他行吗？”

“你做过？”

“不，尤烈常常做。他好厉害，可以做一百几十下。不知道是不是他吹牛，他说他可以连续做二百下。”

“他从小喜欢运动，做掌上压可以健身和保持身材健美。你对阮叔叔说，不要计较多少次，能做多少次就多少次，也不必勉强，勉强反而对身体有害。”

他每个星期天都放假，他应该去打球，下次我们和他一起去。”

“好！怪不得阮叔叔特别喜欢你，经常称赞你是个难得的年轻人。”

“病人素来喜欢医生。”

“假的，病人多数不喜欢医生。”

“那一定不是好医生，对病人关心不够。”

“你是个最好的医生。”

“看过多少个医生，比较过了？”

“不！我从来不看医生，我怕医生，医生多数凶凶的，否则就木口木面。”

“你怕不怕我？”

素心耸一下肩：“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医生看待，除了第一次。”

“那，我在你眼中是什么？”张宁仰起脸，拉住吊椅。

“好朋友，知己。”

张宁甜甜的笑：“尊尼他们一定很讨厌我。”

“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承诺，他可以交一百个女朋友；同样，我也可以交多几个男朋友。”

“他们当中，没有一个你喜欢？”

“每个都喜欢，因为各有优点，不过喜欢和爱是两回事，我和他们仍然有来往，大家仍然是朋友嘛！”

“你还年轻，你有很多机会选择。”

“我们去散步，今天没有下雨，路很干爽。”

张宁为她接过那些苹果核心，递给她一条湿毛巾，招呼周到。

张宁很不错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不像尊尼他们盲目服从；而且对素心又温柔体贴。

他们开车到海边散步，他扶着素心，两个人在沙滩漫步。

“我最遗憾的，是不能够利用假期把那个人找出来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姐姐的秘密。”

“铁证如山，还用找吗？”素心忽然记起了：“今天尤烈打了一个电话来，把我痛骂一顿，哈！他也真本领，我报仇的事，他竟然知道。”

“你有没有问他，他和蕙心的事，到底有没有关系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他自己也没有否认。”

“不否认并不等于承认。”

“相等的。我最了解尤烈的性格，他做错事，还找理由；他没有做错事，你冤枉他，他一定大叫，为自己解释，炮轰别人。”

“但是，刚才你说他痛骂你一顿。”

“那完全为了他自己，和姐姐无关，他约我见面，我拒绝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拒绝？听听他说什么？”

“上次他带一枝枪来；这一次可能带一个手榴弹。上一次他叫我不要和尊尼订婚；这一次，也许他会命令我不要和你来往。这种人，你还要我见他？”

“这证明他很爱你！”

“也许是对，但是，假如我们真的结了婚，每次当我想起姐姐，我一定会很痛苦、很惭愧。夫妇之间，任何一方有这种心理，婚姻能维持下去吗？”

“素心，你为什么总是一口咬定尤烈？太不公平！”

“除了他还有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希望知道。”张宁停下来，望住素心：“如果有一天你发觉冤枉了尤烈，你会不会和他重拾旧欢？”

“也许我已经是人家的太太，为他对丈夫不忠？”

“如果你还未有对象？”

“我没有想过，我也不敢想。不过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，我不会冤枉好人的。

尤烈也许有优点，男女间的事，他向来一塌糊涂。”

唉！张宁互握双手敲着额头：“其实，我自己也很矛盾……不过，终会真相大白的！”

整整一个星期，素心和张宁在一起，不用工作，就是玩，心情自然愉快。

她满心喜悦，穿着纯白真丝裙子，浅紫色高跟鞋，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进秘书室。

她看见莎莲娜呆呆地坐在办公室旁，面色青白，双眼凹陷。

“莎莲娜，你不舒服？”

“波士’，你回来了。”莎莲娜压出一丝笑容：“我正在等你回来。”

“若身体不舒服，回家休息。”

“我……没有事。”

“公司出了事？阮叔叔呢？”

“公司也很好，总经理去了分公司，这儿一切都好。”

“你面色很难看，今天你放假休息，回去好好睡一天。”

“我没有事，而且，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。”

“我替你做，回去吧！你一定是忙坏了。”素心去看莎莲娜办公桌上的文件。

“波士’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会做好。”莎莲娜按住素心的手：“我等你回来，是要向你辞职。”

“辞职？”素心一愣，手停住了。这些日子她与莎莲娜合作惯了，怎舍得让她离去：“是不是工作压力太重？你太辛苦了？太吃力，我可以多请一个人协助你。”

“不，二小姐，以前我一个人做，尚且能应付得来，现在有了阮经理，他的秘书分去了一半的工作。虽然，公司业务日渐扩展，但是，工作对我并没有构成压力，我干得来。”

“薪金太少？”

“波士’，一年内，你调整了我三次薪金，我虽然贪钱，也觉得满意。”

“一定是我不好，你跟我合作不愉快，我承认……”

“我做秘书跟过三个老板，脾气最坏、情绪早午晚不同的是大小姐。我做错事她拍桌骂我的，就算在大庭广众，她一样拿我来出气，我已经没有什么自尊心；不过，我还不是一样干下去吗？”莎莲娜叹着气摇摇头：“三个老板，算二小姐最好，我对二小姐真没话说。跟你工作，我很开心，起码，你当我是个人，在大小姐眼中，我只是走狗。”

“她人都死了，你原谅她吧！”

“是的，对不起！”

“你到底为什么辞职？”

“我要结婚。”莎莲娜垂下头。

“啊！”素心释然地笑了起来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吓着我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怎样开口。”

“结婚是一件好事，恭喜你！”素心握住莎莲娜的手：“就是跟你通电话的那一位？”

“是的！”莎莲娜笑得很特别，她垂首胸前。

“其实，结婚也不用辞职，你根本不是个烧饭带孩子的女人，你一向喜欢在外面工作。”

“我们要到别处去。”

“度蜜月是不是？我给你婚假，三个月够不够？”

“我们是……是回乡，是这样的。”莎莲娜皱皱眉，很吃力地说：“他还有个母亲在上海，他是独生子，父亲死得早，自小由母亲养大，因此，他很孝顺母亲，他母亲又一直希望他回乡。”

“啊！原来是这样的！那你们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了？”

“是的！我一直以为可以穿婚纱在礼堂举行婚礼……”莎莲娜眼眶都红了：“世事多变化。”

“只要你们真心相爱，何必斤斤计较于仪式，一切都是做给人家看的，幸福才属于自己。”素心安慰她：“准备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等他把店子卖出去，听说在上海也可以做点生意。”

“我忘了你男朋友有间店子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辞职？”

“店于一卖出去，我们便走，因为……老人家在那边等得急。二小姐，你要赶快请一个秘书。”

“一时间，不可能找到一个合心意的人选。”这是素心烦恼的问题。

“二小姐，我真对不起你，你叫我怎放心离去？”

“不用为我担心，结婚要紧，无论我是否请到秘书，你依照你们的原定计划，别为我担心了。”

“二小姐，我相信安芝可以帮我们的忙。”

“安芝？”

“她在尤烈那儿也是做秘书的，她资历浅些，但是在在大机构做事的人，总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而且她又是你的同学。”

“她似乎很喜欢替尤烈工作。”

“但，你们是同学。”

“好，我找她谈谈。”素心拍一下莎莲娜的肩膀：“不要为我的事烦恼，新娘子，是应该要开心些的。”

“谢谢‘波士’，我马上要把工作做妥，新人来了也不会看见一团糟。”

“那你工作吧！”

素心回到办公室，放下手袋，坐在椅上，心里总不是味儿。

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她决定晚上去找安芝谈谈。

“……我以前不肯到你的公司工作，是因为有莎莲娜。她很本领，一个人可以应付一切，根本不需要再多加一个。”

“现在她要结婚了。安芝，来帮我，我们一起工作会愉快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们是旧同学，彼此了解，合作一定愉快。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为什么不答应？不过，我的工作效率可能比不上莎莲娜。”

“我请一个助手跟你，如何？”

“暂时没有这个需要，我想向自己挑战，莎莲娜能做的事，我是否也能做？素心，给我一些时间，一个月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素心非常高兴：“你喜欢怎样就怎样，你先要回去向尤烈辞职。”

“你不用担心，尤烈要请女秘书，还怕没有人应征？”

“他还是在女人堆中打滚？”

“很少听到他的艳闻，不过最近他很忙，上班的时候也出去，他神神秘的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？”

“我和他碰过几次面，最近他甚至不肯和我打招呼，连张宁他也不理。不过，很奇怪，没看见他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大概金屋藏娇，不让人看到。”

“大仇已报，你应该不再恨尤烈？”

“我不再恨他；不过，反过来他开始恨我。”

“他不会用美男计吧？”

“行得通吗？要迷他，早就被他迷倒了，”素心哈哈一笑：“我看他会买一个杀手。”

“太恐怖了！”安芝抖一下。

“喂！别再说那风流公子，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莎莲娜结婚又回乡，她需要很多时间去购买东西、收拾和结束一切，我希望你马上过来。”

“明天我向芬妮说一声，说走就走，于理不合。”

“我们补偿尤氏机构一个月薪金，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到我这儿来，我相信尤烈肯放人。”

“他这个人其实也不难相处，就是风流些，那是他的私事，我们做雇员的没有资格管。不过你就不同，”安芝吃吃笑：“你是不是和张医生拍拖？”

“还拍拖，看见尤烈还怕？”素心脸一红，侧过头：“我们只不过一起研究姐姐的死，他人很好，一直很热心帮助我。他现在上班了，我们不可能再常常见面。等他休息，我们一起去玩！”

“女秘书可不兼做电灯泡，况且新上任，工作一定很忙，所以，你们尽管去玩，最好快一点做张太太！”

“我非要找个男人把你娶了去不可！”素心作势要打她。

“可怜，你又得重新去找新的女秘书了。”

“嘿！牙尖嘴利。”素心看了看表：“我走了，明天别忘了辞职。”

“张医生下班了，等他的电话！”

“是的，他也该下班了。”素心随口答，突然她回转头：“你好坏，等你到我那儿上班，我才收拾你！”

“不敢了，‘波士’……”

莎莲娜交待好一切，安芝也能单独应付工作，这天，莎莲娜进素心的办公室辞行：“安芝做得很好，绝对可以代替我的工作，明天我不再上班了，很多日用品还没有买。”

“好！你明天不用回来了，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新生活，你什么时候回乡？”

“只等店子卖出去。”

“车行还没有人买吗？要不要我帮忙？”

“不，谢谢‘波士’，其实差不多可以成交，只是价钱的问题，大家还在坚持一个数目。对方知道我们要钱用，把价钱压低了，我们认为不公平。”

“价钱太低就不要卖，我认识人多。噢，我记起一个朋友，他好像说过要买一间车行，代理一种日本汽车，我明天带他到车行看看。”

“不，李小姐，其实你一直弄错了，我的未婚夫不是开车行的，他哪有那么多本钱，他只不过开了一间小小修车行，你的朋友，都不会感兴趣。”

“修车行？”这倒是出乎素心意料之外，莎莲娜月入六千，他的未婚夫怎可能是间修车行的小老板？她知道莎莲娜一向很喜欢享受。

“你一定很看不起我们。”

“怎会呢？我只是想，你一定很爱他！莎莲娜，你比我想象中更好。”

“唉！掉进去，翻不出来。”

“爱情陷阱是最厉害的，幸而捕捉你的，是你所爱的人。”素心拉开了抽屉，把预先准备好的支票拿出来：“莎莲娜，我恐怕不能到上海参加你的婚礼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”

莎莲娜接过支票一看，她几乎哭起来：“二小姐，你对我真好，但是……这礼物我不能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五万元，实在太多了，我说走就走，没有依照规矩一个月前通知，还要你替安芝补偿尤烈一个月工资，我尽占便宜，怎么行？”

“别说傻话，你替我姐姐工作，又替我做事，你帮了我们不少忙，算是老臣子。”素心把支票放回她的手上：“没有人会不要结婚礼物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你回去吧，你的未婚夫在等你。啊！你们去上海前一晚，我请你们吃饭，替你们送行。”

“谢谢二小姐，再见！”莎莲娜掩着脸走出去，她大概忍不住要哭了。其实莎莲娜聪明能干，素心对她也有点依恋。

“唉！”素心叹息着靠在椅上，姐姐死了，莎莲娜走了，一切都在改变。

素心又想起了“八月樱桃”，这四个字在哪儿看过？电话铃响：“喂！哪一位？”

“素心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张宁！你下班了？”素心精神一振：“还不到四点。”

“我当早班，一点就下班，下班后工作未完，一直拖到现在，今晚我们一起吃晚饭。”

“我们好几晚没有一起吃饭，难得你下班早，我们还可以去看五点半。”

“好！我去买票；然后我在老地方等你。”

“你买了票，直接来我办公室吧！”

“莎莲娜……”

“啊！她刚走了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她辞职结婚吗？安芝来上班几天了，她是我的好同学，人又没有偏见。怎么，你忙得连我的话也记不起了？”

“我记得，只是，我不知道莎莲娜今天走。好极了，我还没有到过你的总公司，今天趁机去参观参观。”

“我等你！”

“五点钟之前一定到。”

素心搁下电话，拿把梳子出来，梳梳头发，又照照镜子，拉好衣领。天气渐暖，穿真丝裙子最舒服，她今天穿的是孔雀蓝的裙子，小企领，银色软金属腰带。

一切都满意，她把未检阅的一份计划书继续看下去，重要的打上符号，不要的用笔划去。

“李小姐，张医生来了。”对讲机透出了安芝的声音。

“请他进来，啊！安芝你也一起进来。”素心在文件上签了名，盖上。

张宁和安芝一前一后进来。

张宁穿了套宝石蓝西装，配上他的白皮肤很俊逸。

“我给你们介绍！张医生，这是我的新秘书，也是我的老同学——安芝。”

“你好，张医生！”

“好，”张宁望住素心：“安芝小姐贵姓？”

“叫她安芝好了。”素心问安芝：“不介意吧？”

“高兴还来不及。张医生，要喝杯咖啡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安芝。”

“安芝，顺便把这份文件交回给阮经理，我明天早上十时见他。”

安芝出去，素心拍一下手掌：“我这办公室如何？”

“全部法式设备，你一定是重新装修了？”张宁到处看。

“尤烈提议的，他说姐姐的办公室像修道院。”

“这比较适合你！虽然我没有见过令姐的办公室，但我见过她。她头发衣服都很保守，你和她应该是两样的。”

“张宁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问你，你有足够的资格，家里又有钱，你随时可以开业行医。一来可以赚钱；二来也不会由朝忙到晚，诊所有一定的诊症时间。”

“医院保送我去英国深造的时候，我和医院签了三年合约。”

“你自己有钱，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深造，这不是你签合约的真正理由。”

“不错！都给你看穿了，”张宁双手撑着办公桌：“其实，我是希望在公立医院服务。自己行医是可以赚钱，但我不大在乎钱。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对一个王老五来说，根本影响不大，除了上班，我只是在家里睡大觉。因此，我宁愿把时间贡献给贫苦大众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。但是，当时我怎样也想不到会认识你，未能经常陪你，你一定觉得我并非一个理想的异性朋友。”

“不，刚巧相反。”素心搔一下食指：“你是难得一见的好人，能交上你这朋友，我以你为荣。如果香港多几个你这样的医生，更是穷人的福气。”

“真的这样想？”张宁很高兴。

“骗你？”

“等会儿看戏，我袋里的通讯器就嘟、嘟……”

“那你马上回医院，我看电影，等你下班我把戏里的内容告诉你。”

“素心！”张宁握着她的手，眼中透着爱意：“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。”

“咯咯！”

“进来！”素心马上把手抽出来。

安芝拿了两杯咖啡进来，她微笑说：“我没有用咖啡粉，用咖啡壶煲的，

所以迟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安芝！”张宁的脸还在红，安芝看看张宁又看看素心，忍住笑着出去了。

素心喝了一口咖啡：“张宁，我肯定‘八月樱桃’四个字，我见过。”

“一定是电影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小说？”

“我从来不看小说，你知道我的中文程度，大概是小学毕业。”

“广告？”

“什么牌子的广告，能不能吃？”

“我又没看过，”张宁笑起来：“是你看过呢，小姐！”

“不像是广告，”素心说：“也不是在电视看到。”

“时装展览会，什么‘春之梦幻’、‘夏日金辉’、‘六月新娘’……”

“对！时装展览会的名称，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举办时装展览。八月刚好推出冬装……八月樱桃红似火，对，对，一定是时装展览会，但是我没有举办过。”

“可能你姐姐举办过，留下资料。”

“对！大有可能，既然我见过，资料一定不在秘书室，在我这儿，我们一起找。”

张宁拿出两张戏票来扬了扬：“不看戏了？”

“时间多着嘛！”素心拉开抽屉。

“还有六分钟！我们不赶快一点，就赶不及看下期预告。”

“唉！”素心推上抽屉：“明天你上哪一班？”

“也是早班。”

“下了班马上来帮我找。”

“遵命，小姐……”

“我找到了！我找到了！”

“在哪儿找到的？”张宁连忙走到素心的身边。

“最下一个抽屉，最底的一份文件。”素心用手拍着一个桃红色的文件夹，上面还有“八月樱桃”四个大字。

“赶快翻开看看！”张宁已动手。

“真的是时装展览会的名称，哗！十六位时装模特儿，四十八套冬装，十六件大衣，四件斗篷，八套运动装。”

“后面有张纸，不像信又不像文件，东一行，西一行……”

“让我看看——‘怎么不是尤烈？白费心机，怎能嫁一个小人物？他是个坏蛋，下流的男人，告诉尤烈，真的告诉尤烈？天，天，天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’”

“不是尤烈，除了尤烈还有另一个人，还是个小人物。”

“也许姐姐随便乱写，她心烦和开心的时候都会乱涂。”

“问题是，这些字是什么时候写的，如果在堕胎之前，那就不简单。”

“第一次会议，八月十一日。”

“你姐姐去世的那一天是八月十七日深夜。”

“距离堕胎只有六天，她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怀孕。”素心按开对讲机：“安芝，请进来！”

安芝进来，素心对她说：“你把去年时装展览会的目录拿给我，在秘书室，近墙的文件柜。”

不一会儿，安芝拿了一份表进来。

“这儿，八月樱桃：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举行。结果：展览会取消。”

“当然，八月十七日令姐去世，你虽然由法国回来，但是，你根本没有时间搞时装展览。”

“这样说，除了尤烈还有另一个男人？”素心身体一缩，像泄了气的皮球。

“你看那些字，乱七八糟，再看看她平时的字，多么整齐清洁；而且她临死时辛辛苦苦的表达，就是要你看八月樱桃的文件，因为那儿有她的心声。白费心机，是说她追求尤烈不成功；坏蛋，下流的男人，就是指孩子的爸爸。”

“对，张宁，你分析得很对！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素心惊骇地：“怎么办？我找错了人，报错了仇，哎……”

“这些事，慢慢再说，我们先找尤烈商量。”

“找他干什么？商量什么？”

“她这儿写着要不要告诉尤烈，可能那个坏蛋尤烈也认识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？前几天他打电话来我们刚吵过，我找他他会理我？”

“你不方便，让我找他。”

“他也未必欢迎你。”

“我不是要他欢迎，我只是跟他谈谈。其实，这件事与他也有关，可以令他清白，他没有理由拒绝的。”

“好吧！他大部份的时间在尤氏机构总部，电话号码在这儿，等会儿你留意纸条上我写的字，他在与不在，我都会给你提示。”

张宁点了点头拨电话，一会儿，电话接通了，他望住台上的纸：“请尤烈先生听电话……他不在，他会不会去了国际财团开会……那，张大伟先生呢？……好！”张宁掩住话筒：“她叫我等一等！希望张大伟知道他在哪儿。喂！哪……尤烈先生有没有说他今天会不会再回来……是的，那麻烦你了！谢谢！”

“找不到他，还是他不肯听？”

“我根本没有表露身份。尤烈的秘书说，尤烈和张大伟一起出去，他出门前没有留话，不过现在快下班了，相信他不会再回公司。五时十五分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素心很烦：“找他，他又不在。”

“你不用担心，他会回家的，他总不能一天到晚在外面走。晚上我再给他电话，今天内一定要找到他。”

“如果姐姐的死和尤烈无关，那怎么办？”素心担忧起来。

“那证明你冤枉好人。”

“张宁！”素心皱起了眉，心情复杂矛盾，希望自己没犯错，同样希望尤烈无辜。

“不要难过，事情解决了，有话好商量。”张宁安慰她：“快下班了，收拾好一切然后回家。来我家里吃饭好不好？”

“你佣人又放假？”

“她一个星期才放假一天。你喜欢，我亲自下厨。”

“好吧！反正我一个人越想越烦。”

电话铃响，直线的，这时候恐怕又是约吃下午茶：“喂！哪一位？”

“张宁一定在你那儿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否则你第一句是张宁，不是哪一位。不过今天我不是和你讨论张宁，也不是讨论你或我，我是要你见两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张宁压着声音问，因为他看见素心面色一变，又是红又是白。

“尤烈。”素心按住电话。

“我们不是找他吗？不要把他放走，约他见面。”

“喂！喂！我的话你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听到！”素心连忙说：“我也有事要找你，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好不好？”

“用不着约了……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说现在。”尤烈的语气很硬。

“好极了，你来我办公室，我等你。”素心也不去和他计较。

“你马上来英记车行！”

“英记车行？去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你来了自然知道。英记车行在XX道，你最好和张宁一起来，你会需要别人的帮忙。”

“我不明白……”

“来不来随你，不过，如果你不来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
“喂！”对方已挂上了电话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宁连忙问。

“他叫你和我去XX道的英记车行，他叫我们去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你问过他，他怎样回答？”

“他说如果我不去，会后悔一辈子，他的声音冷得可怕。”

“我们马上去！”张宁替素心拿起手袋，拖着她的手：“见了面，大家好商量，啊！”

把那张纸一起带去问他。”

“不，张宁，你不要这样冲动，我担心尤烈会像上次一样，他提了把猎枪去找我和尊尼。”

“你说他上次喝了很多酒，你刚跟他通过话，他是不是喝醉了？”

“不！他十分清醒、冷静。”

“那就不用怕，尤烈又不是杀人王，你担心，带同安芝一起去，形势不对，你叫她马上报警。”

“对！把安芝一起带去。”

XX道，店子多、车辆多、人多，是一条很热闹的道路。

英记车行，门面很小，两旁写着：专门修理，汽车零件。

“原来是一间修车行，奇怪，我还以为他要买车呢！我又不要修车。”

“我先下车看看。”张宁下车，车行的铁闸已经关上。

张宁正在看，张大伟开门出来，走到汽车旁：“李小姐，尤先生正在等候两位。”

还有个张大伟。素心和张宁交换看了一眼，素心拍了拍安芝的手：“你在这儿等我们。”

张大伟开了铁门让他们进去，马上又关上铁闸，素心有点紧张，张宁用力握一下她的手臂。

很奇怪，里面除了尤烈，还有三个人：一个男人站在尤烈身边，另外一男一女，两手放在背后，用铁线扎着。由于他们背向门口，素心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
“李素心来了！”尤烈对他身边的陌生人说。

那女的猛然回转身，啊，莎莲娜，她哭叫着：“二小姐，救救我！”

“尤烈！”素心冲着他：“你竟然绑架莎莲娜到这儿来？”

“李素心！”尤烈厌恶地盯她一眼：“你的判断力永远那么差！她天天来，我天天绑架她？”

“莎莲娜，你……”

“这个人，”尤烈把另一个被绑着双手的人推到素心的身边，他个子高高，相貌不俗，但不像是个公子哥儿：“莎莲娜的未婚夫。李小姐，还记得我说过，我曾经很喜欢一个司机，他能干、聪明、醒目，又讨人喜欢。”

“亚图？”

“判断力差，记性还不太坏。”尤烈找了一张凳子坐下，他对身边的陌生人说：“韩先生，你把一切告诉她。”

“李小姐，我是一个私家侦探，尤先生委托我替他调查李蕙心小姐生前的事；结果，给我发现了岳英图。”

“英图！”素心对张宁说：“他的名字叫英图，和樱桃完全同音。”

“连姓都一样，八月是 AUGUST，有岳音。”

“姐姐为什么不说十月，十月是 OCTOBER，岳音更明显。”

“不是她没有说，是我没有说。她能说话就好，而且如果说十月樱桃……”

“……那你就找不到八月樱桃的文件，而且也看不到她的心声，你姐姐的联想力很好，揭示也十分明显……”

“喂！”尤烈大喝一声：“你们有什么私己话，留待回家说。”

“对不起，尤烈。”张宁马上说：“我们发现真相，高兴得忘了形。”

“少废话！我没有时间陪你们闲聊，韩先生，侦查过程不用对他们说，只要把调查结果告诉他们就够了！”

“是的，尤先生！”那位私家侦探说：“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六，李蕙心说是自己的生日，请尤先生去夜总会吃饭。她向尤先生敬了许多酒，她自己也喝了不少，结果尤先生还很清醒，她自己却是醉了。尤先生因为另有约会，叫岳英图送李小姐回家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；不过，李小姐是第一次喝醉酒。岳英图受过中等教育，不甘心一生做司机，一直想当老板。四月中，他一位朋友因为回乡，等钱用，愿意以四十万元低价，把车行顶让给岳英图，但岳英图多年积蓄，加上未婚妻莎莲娜的，一共只有六万元。当晚他看见李蕙心醉了，歪念一生，把她带到酒店开房，并且拍下不少照片，事后他先离去。第二天他去接李小姐，告诉他尤先生赶着去美国，不能来告别，还说了很多话令李蕙心相信昨晚和她春风一度的是尤先生。事实上尤先生在四月二十九日的确去了美加，因为那边的工作他未交代清楚，所以在美加逗留近两月，六月二十二日才回来。这段日子李小姐和尤先生无法联络；于是，岳英图就利用这两个月进行他的计划。五月二十九日，他把一批裸照交给李小姐，他说，尤家的老太爷保守，这种裸照一公开，一定不准她进尤家的门；于是，李小姐付了十五万，买下照片。岳英图连同自己的私蓄，交了二十万订下这间车行，但他的朋友坚决要四十万。六月六日，岳英图便再去找李小姐，叫她买下底片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李小姐一心要做尤家媳妇；于是，她又付了二

十万，一共付出三十五万。岳英图做了老板，马上向尤家辞职。尤先生六月二十二回来，尤先生的秘书说李小姐确曾找过尤先生，但尤先生的约会排满了，况且尤先生，包括他周围的人，都不知道她发生了不幸。直至八月初，李小姐发觉怀孕，本来她想告诉尤先生，但是尤先生那段日子多数出门，要到世界各地的公司视察，在香港的时间少，加上他和李小姐没有什么交情，就算有生意来往，尤先生也会派人去和李小姐接洽。李小姐只有求助岳英图，请他无论如何把她怀孕的事转告尤先生。这些话可令岳英图发笑，他忍不住把真相告诉李小姐，李小姐听了差点没晕倒。她说要报警，岳英图笑说她又不是未成年少女，况且无凭无据又事隔多月，闹出来没有面子的是她自己。岳英图还叫她把孩子养下来，因为他可以凭借儿子，以后一辈子享用不尽。李小姐气得浑身发抖的离开了餐厅，十几天后，李小姐因堕胎而亡，那时候，尤先生刚巧去了日本。”

“你这坏蛋……”一股寒气，由素心的心坎涌上来，她身体摇晃着，差点没有昏倒，张宁马上抱住她。

“素心，振作点！”

“杀人凶手、杀人凶手，岳英图，你……害死人……”

“二小姐，英图是说着好玩，他不会利用那孩子，谁知道李小姐那么认真，跑去堕胎，竟然……死了。”

“莎莲娜，怪不得你那么恨尤烈，原来你怕我查出岳英图，随便找个替死鬼，你的心好狠！”

“我去尤氏机构找事做，是因为受不了李小姐的脾气，她整天骂，我像奴隶；可是尤烈却诬蔑我不忠，她的秘书还嘲笑我追求尤烈。其实我和英图是同学，早就相爱，英图买下这间车行，也是为了多赚点钱，等我们结了婚，我可以不用做事，这些舒服日子。”莎莲娜哭着哀求：“二小姐，你心地好，放过我们一次吧！”

“放过你，别梦想了，莎莲娜！”尤烈一阵狂笑，好骇人：“她连自己的骨肉都可以杀害，她肯放过你？”

“尤烈……”素心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；可是，尤烈马上制止她。

“我不是请你来聊天聚旧的！韩先生，赶快把话说完。”

“是的！尤先生！”那侦探把一只袋拿过来：“岳英图早上刚把这间店子顶让出去，得款项五十万，钱全在这儿。这是他们的护照和飞机票，明天乘飞机去台湾，这是……”

“莎莲娜不是说，岳英图的母亲在乡下，他们回上海结婚吗？”

“岳英图的父母已去世几年，岳英图发觉我们侦查他，慌得连店子都卖了，她又怎会向你说真话。莎莲娜有个叔父在台湾，他们去年去过台湾，所以手上早有台湾出入境签证，店子卖了便马上逃走。这儿有一卷录音带，岳英图已经招供，你起码可以控告他勒索及强奸！”

“韩先生，打电话报警，告诉警方李素心手上有一卷录音带。”尤烈说：“我和张先生先走，在车里等你。”

侦探去打电话，尤烈领头走出门口，素心推开张宁奔过去：“尤烈，尤烈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！”

“我不想等警车来，我不想卷进官司。”尤烈铁黑着脸：“而且我们之间也无话可说。”

“我谢谢你！”素心努力抑压住泪水，脸上挤着微笑：“终于真相大白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谢的，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你，我不管你报不报仇，而且，你早就报了仇，可惜找错对象。我是为自己，李素心，听清楚，我是为了自己的清白，我要证实你完全没有判断力！”

“尤烈，很对不起，过去……”

“有些事情不是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断的。”尤烈冷笑，声音带点微颤：“说声对不起，破碎的心会重新完整？大伟，我们上车等韩先生。”

“尤烈！”素心拉着他的衣袖：“我该死，我愿意受惩罚。”

“尤先生，警方说，附近有巡逻车，警车大约四分钟就可以到。”

“我们马上离开。”尤烈用力拉开素心的手，把她甩在地上，他转身对张宁说：“快把你的女人拉开！”

尤烈昂头阔步的离去，李素心知道他那么一走，他们之间就一定完了，她不顾一切地追赶上去：“尤烈……”

尤烈厌恶地一挥手，素心打个踉跄，身体摇了摇，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

“唉！”素心长长的吐了一口闷气。

“醒来了？素心！”

素心缓缓张开眼睛，张宁一脸的关切。素心问：“回家了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半夜三点。”

“唉！岳英图他们怎样了？”

“已经被拘押在拘留所，我和莎莲娜都被带返警署，被问过话，我把一切都说了。”

当然，你和尤烈……我没有提。不过警方会找尤烈问话，因为私家侦探是他请的，就是我不提岳英图也会招供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张帮办跟我一起回来看你，你迷迷糊糊，我给你打了一针后就睡过去了。张帮办说明天再来看你，相信他也有一些话要问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！唉！要是尤烈今天也带枝猎枪来，我惹怒他，他向我开枪，‘砰’的一声就完了，那有多好，我但愿就此死去。”

“素心，你何必这样难过。不错，你是误会了尤烈，但是，你也值得高兴。”

“高兴？哈！”素心捧着头，笑得眼泪直涌：“我杀错良民啊！”

“起码，你已经知道害蕙心的人是岳英图。”

“我还知道害尤烈的人是李素心！”素心歇斯底里地哭嚷。

“你是无意的。”

“无意？我姐姐所受的伤害和尤烈一样，只是姐姐不幸丧生，尤烈还保住性命。你不知道当他听到我堕胎，他多痛心、多愤怒？还有，他晕倒街头让风吹雨打，换了我，我早已死去。无意？”

“向他诚心认错！尤烈外表虽然花，但是心地却不错，他不是真正的坏。”

“真正坏的是我，更可怕的是外表善良，其实内心奸诈。”

“不要这样怪责自己。”张宁用手帕替她抹去脸上的泪水：“你只不过对尤烈有点成见，又受了莎莲娜的唆摆。”

“受人唆摆，证明我幼稚无知，你知道吗？张宁，我该杀！”素心抓住张宁：“我应该死要尤烈手里。我永远不能宽恕自己，我恨自己，我憎恶自己！”

“素心，有句话，我要跟你说。”张宁按着素心的肩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你，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。可是，我知道你爱的人是尤烈……”

不要否认，你晕倒地上的时候，莎莲娜说的，所以，由明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来看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恨我？”

“不！我也看得出尤烈在妒忌我，我留在你身边是一种障碍，会加深你们的误会。

我离开，你们好好的谈，你向他认错，求他原谅，他会谅解你的。”

“今天的情形你都见到了，他还会再见我，再跟我谈，原谅我？”

“今天人太多，尤烈虽然不虚伪、不假义，但是他要面子。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就不同！你听我的话，明天去找尤烈，解决你们之间的事。”张宁的手从素心的肩上滑下去，他终于握住素心的手：“我虽然不再来，但是如果你用得着我，只要一个电话，我马上来。”

素心含泪点着头，她祝福自己好运。第二天开始，她每天打电话找尤烈，他不肯听；到他的写字楼，芬妮抱歉着把她送走；她到过尤家，但不敢进去，她做了那么多“好事”，还敢见人？

这天，尤烈下班，往停车场。他刚掏出车匙，就看见一个黑影站在他那银色的跑车旁。

他走前两步，她穿着真丝百褶裙子，黑花丝袜，黑高跟鞋，黑手套握着黑色手提包，头上戴着一顶有面纱的黑帽子……他认得那身形，她是李素心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站定。要不要前去？终于，他还是向前走。

“尤烈！”

尤烈没有理她，用车匙开车，素心马上用身体压住匙孔。

“让开，我赶时间！”尤烈的声音令素心发抖。

“我想跟你谈谈，求你，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。”素心已忘了自尊。

“好！五分钟。”尤烈双手交抱在胸前，靠在另一辆车上。

“烈！我真的错了。”

“唏！你不要这样叫，从今之后，谁也不准这样叫我。我有姓的，叫我尤烈，或者尤先生。”尤烈指住她。

素心一闭眼睛，眼眶里的泪水滑下来，她哽咽着：“恩断义绝了？”

“早就是了，不过不要忘记是你抛弃我，可不是我先扔你。”

“我一开始就错，报复，令我变得疯狂。尤烈，我实在罪无可恕，但是，我求你看在我们过去的感情……”

“假的！”尤烈截住她：“你不是说，你从未爱过我，我们还有什么感情？嘎，你说！”

“只是仇恨遮盖了我，其实，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仇恨。”

“有，我伤害你姐姐，你报了仇，但你伤害了我，我还没有报仇。”

“我知道！我愿意承受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打我，杀我都可以。”

“我不会报仇，因为心里充满仇恨自己不会快乐。计算着怎样报复大伤脑筋！李素心，我没有你那么深谋远虑，计划周详。损了你，我毫无得益，这种事情，我不会做。

也许我太懒，也许我不是君子——有仇不报非君子。仇，我不报了，你总可以安心了吧！”

“烈……尤烈，你肯原谅我么？”

“无条件原谅你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素心含着泪笑：“我们又可以……”

“不可以！”尤烈用手一挡：“不可以继续，本来早已分手，现在再宣布一次，我和你完全是两个人，我永远不会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但是，你说过愿意娶我！”

“我娶你？哈，哈……开玩笑，李素心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缺少一样东西，你没有心的。”尤烈摆着两手狂笑：“我不会娶一个没有心的人，决不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你因为孩子的事恨我，但是，我……”

“不要说，我命令你不准提。”尤烈涨红了脸，眼睛几乎凸出来：“你再说我杀死你。”

“其实，我没有……”素心忍不住呜咽：“你相信我！”

“有没有都没有关系，”尤烈用力推开素心，素心打了几个退步。尤烈一边开车，一边说：“但愿我今生今世没有见过你！”

尤烈打火，素心扑上前去拉住他的跑车，哭嚷着：“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听我解释。”

“放手，我一开车，马上会把把你抛在地上！”

“你把我拖死吧！”素心泣不成声：“我这种人该死的！”

“好！那你就别怪我。”尤烈心肠一硬，一踢油门，汽车向前驶。最初是缓慢的，素心仍想紧拉汽车，尤烈心里很烦，堕胎啦！尊尼啦！张宁啦！汽车不自觉地加快速度，直至听到素心倒地的叫声，尤烈一呆，往倒后镜一望，素心正吃力地在地上爬着。他实在不忍，脚一松汽车几乎死火停下；可是回心一想，终于一咬牙，大力踏油门，跑车便飞快地驶出停车场。

由于尤爷爷的精神一直没有好转，人好像越来越瘦，尤烈很是担心，他决定找一个好女孩尽快结婚，好让尤爷爷有个孙媳妇，了却他老人家的心愿。

他认识杨婉儿，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，样貌、身材都不错，短短的头发，红红的苹果脸，人很单纯，在尤烈之前，从未交过男朋友。

她是张大伟太太堂妹的同学，张太太暗中物色了一个多月，左选右看，一整间大学才被她选到杨婉儿。

杨婉儿一看见尤烈就喜欢；至于尤烈，只要她是个好女孩，他就没有意见。

在张大伟夫妇有计划的编排下，尤烈和杨婉儿一个星期起码有四天一同吃饭或看电影，他们的友谊进展得很快。婉儿挽着尤烈的手逛街看橱窗。

“这熊猫好美，送给你。”

“我又不是小孩。”婉儿摇着头。

“你比她还小一岁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唏！买这洋娃娃，会吃奶的呀！看她口中的奶瓶，有趣极了。”

婉儿老看着他的手，尤烈的话倒没有听进耳里，只是想着张太太的话：你喜欢他，就要主动接近他，可不能太害羞。于是，婉儿怯怯的，把她的小手放进他的掌里。

尤烈很自然地握着她的手。突然，他停下来，好像大吃一惊，连忙把手抽出。

“你……”婉儿又羞又慌。

“对不起，”尤烈马上道歉：“我有手汗，很讨厌。”

“我不介意。”

“你看，这件羊毛衫多别致，我们进去买了它。”尤烈把两手插进裤袋里，一整晚都不肯把手伸出来。

不过，尤烈的确对婉儿很好，看见有趣好玩或美丽的东西就买下来送给她。如果时间吻合，他也会开车到大学接婉儿下课，然后安排一晚的好节目。

这天，看完电影，尤烈和婉儿去一间新酒店的扒房吃晚餐。

“我肚子好饿。”婉儿把手伸进尤烈的臂弯。

“谁叫你不肯吃下午茶。”

“戏开场了嘛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尤烈看见素心和尊尼、子洋也走进扒房。

“嗨，尤烈！”尊尼把他叫住：“新女朋友？”

“让我给你们介绍，杨婉儿小姐。”尤烈握着婉儿搁在他臂弯的手：“我的好朋友——霍尊尼、赵子洋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两位。”婉儿一脸稚气：“这位小姐呢？”

“啊！李素心小姐。”

“李……小姐？”婉儿“卜通”心跳。

“她是商界女强人，吃惊了？小傻瓜！”尤烈怜惜地看她：“婉儿还在念大学，很天真，什么都不懂。”

素心面无表情的呆着，她感到万二分的乏力。

“过几天四角财团开会，散会后大家去吃顿饭。”尤烈说。

“杨小姐一定要出席。”

“好的！改天见！”

尤烈和婉儿向他们订下的座位走去。

“她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李素心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她好漂亮啊！”

“只有外表漂亮是没有用的。”尤烈叫她：“喂！别老是盯住人看啊！”

“她真的好漂亮、好漂亮，怪不得你不能忘记她。”

“谁说的？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婉儿吐了吐舌头。那边的素心，坐下来，用手托住额头，没哼过半句。

“素心，你没事吧？”子洋问。

“你的面色很苍白。”尊尼看看她，又看了看尤烈的背影：“你还不能够忘记他？”

素心喝口冰水，振作一下自己：“今天我约你们出来，是要告诉你们……”

“你跟路易、柏加他们也说过。”尊尼神色紧张：“不是那些话吧？”

“是的！我跟谁都说过，你们是最后两位。这一年里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也想得很清楚，我知道，只能跟大家做个好朋友，我们的感情不可能发展为爱情。”

尊尼面色一变，冷哼着：“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们，你爱的是尤烈。”

“我不否认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不会爱上尤烈？”尊尼握着拳头：“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的感情？”

“爱情要发生是没有预谋的，也许，我和尤烈的关系太密切，我们常在一起，我们……真的会日久生情。”素心再次捧着头，咽喉一哽：“以前我把他当仇人，所以才那么肯定不会爱上他，但是，他根本不是我的仇人。我……我不能忘记我们之间的一段情，对不起！”

“哼！你爱他，可惜他已经不再爱你，他身边已经换了人，一个纯洁的大学生，那个女孩子看来不错，挺 SWEET。”

“尊尼！”素心呜咽：“求你不要说。”

“不是吗？她……”

“尊尼！”子洋低喝一声，尊尼还是第一次看见他那么凶：“你一点都不体谅素心，你连做她的普通朋友也不配。”

“你配，你去做傻瓜！”尊尼说着站起来，盯了素心一眼，转身就走。

“素心。”子洋温言安慰她：“你心情不好，我们先去兜兜风，再到别处吃晚餐。”

素心用手帕按按眼睛，她心里十分感激子洋：“我们已点了菜。”

“只要我们签单，他们不会干涉我们吃不吃。”子洋为她拉开椅子。

“你真好！”素心和子洋离开扒房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他们走了呀！晚餐都没有吃。”杨婉儿推了推尤烈。

尤烈转过身，刚巧看见子洋扶着素心离去。素心脚步轻浮，显然不大舒服的样子：“怎么只有两个人？”

“那霍尊尼先走了，好像和李小姐吵架，李小姐一直托着头。”

“你好像参与其中？”

“霍尊尼又坐下，又起来，他们三个真的像发生争吵。”

“大概为了张宁。”

“张宁是谁？”

“你不认识的，快吃你的牛扒吧！”

“吃完晚饭，今晚我们去沙滩散步，”婉儿开心地含着薯条：“明天星期日，我不用上课，你又不用上班。”

“那你就快点吃，要不要吃雪糕？”

“要啊！雪糕新地。”

尤烈笑一下：“小孩子！”

“别这样说，我十九岁了！我妈就生了我和我大哥，我已经很大了、很老了。”

“好，老人家！要去沙滩散步就快点吃。”尤烈吃了两口牛扒，就放下叉子，刚才见过素心，她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，他突然觉得没有胃口。

到沙滩，他的感触更大，他和素心曾在严寒的北风下相拥着在海滨散步；他们也曾在和暖的初夏到海边谈情。素心娇情无力地躺在尤烈的怀里，嘴里甜腻地叫着“烈！”，双手绕住他的脖子，那时候的尤烈已失去了自己，连灵魂都附托了给素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心里还有丝丝蜜意，缕缕情怀。甜蜜、迷醉的日子仿如昨天，可惜如今一切已烟消云散。尤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虽然婉儿靠在他身边；可是，他感到无比的空虚。

婉儿拉他一下：“我们到沙滩的另一边。”

尤烈木然跟着她走，突然，婉儿好像踢到一声石头，几乎倒在地上，尤烈连忙走过去扶住她。她乘机依偎在尤烈的怀里，用手搭着他的肩膀，尤烈突然紧紧抱她，口中喃喃的。婉儿闭上眼睛，仰起脸，把嘴凑过去，尤烈

正要低头吻她，蓦地发觉怀中的人不是素心，他慌忙把婉儿推开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“哎！”婉儿顿足哭嚷：“你讨厌我，你根本不喜欢我！”

“不，我喜欢你，真的！”尤烈感到歉疚。

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还在想着李素心，你忘不了她。”

“我承认还不能忘记她，但是，我一定设法忘记她，相信我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真的。我有点疲倦，想早点回家，明天我们开快艇出海。”

“好啊……”

尤烈回家，洗过澡，人和心都很疲倦；可是，怎样也睡不着，每次在外面碰见素心都是这样，她的影子总要绕上他一整天。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欢乐日子，一幕幕的在他脑海中重演。

他经常责备自己，为什么要恋爱，第一次堕入情网，就给人玩弄、给人报复。被人抛弃，最不幸的，和素心分手后，他竟然不能再适应过去花天酒地的日子，每天让回忆、痛苦、空虚、孤寂、迷惘吞噬着他的心灵。

为了尤爷爷的健康，为了他自己，唯一可行的，是尽快和婉儿结婚。婉儿虽非其所爱；然而，难道真的要自我折磨一生至死？

尤烈痛苦，但是，他绝不肯要回素心，纵使他肯原谅她。

素心比他更痛苦，以前和尤烈在一起有多好！尤烈爱她、迁就她、宠她。她闹情绪，可以向尤烈撒娇、发脾气。她从来不担心寂寞，因为尤烈一天到晚都在她身边，事到如今，她才领悟尤烈是多么的爱她，没有尤烈，她又是如何的孤单、凄迷，一天过去像是等待了一个世纪。尤烈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，她既妒忌又心痛，但是，她又能怪尤烈吗？过去，她伤害他实在太深，他不因此而疯狂总算幸运。现在，和他一起的女孩子，并不是玉凰她们，是个天真纯洁的女学生，从她的眼中，看得出她非常爱尤烈。素心自从见过她之后晚晚发噩梦，梦见尤烈拖着婉儿，婉儿穿着雪白的婚纱。

每天醒来，襟枕尽湿！她已和所有的朋友告别，现在只有她独自一人，她每天疯狂的工作，不让自己有一丝空闲，有时到六点钟，安芝忍不住了：“素心，走吧！整座大厦的人都走光了，冷气系统也快要关闭了。”

“你先走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明天起你依时下班，不用等我。”

晚上，安芝忍不住打电话回公司，十二点啦，她还在办公室，下面六层的百货公司，也在八时关门了。素心的确在工作，陈年旧账都翻出来整理，她最开心的，是偶然在一些法国时装杂志里，发现一张夹在页内，她和尤烈合拍的照片。她会拿着相片看一晚，想一晚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人家上班，还以为董事长早到了。

初恋情人最难忘，除非经过洗脑，否则，她怎样也忘不掉尤烈。

一天，安芝吃过午餐，回来的时候，面色很难看，魂不守舍的，连文件也拿错了，又碰翻素心茶杯。

“安芝，你怎样了？”

“啊！我……我……吃午餐的时候我碰见芬妮。”安芝欲言又止，她咽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说：“她说尤烈要结婚了。”

“杨……婉儿？”

“是她，那大学生。”

“啊！”一股寒气由腹隔直升上大脑，素心轻飘飘的，她拼命抓住安芝。

“素心，你嘴唇都白了，我马上请张宁医生来。”

“不要！”她轻似无声：“老毛病，我只要休息一下。”

“唉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”

“是的！”她紧握住安芝递给她们的热茶，她全身发抖：“人，真的不能走错一步，一旦错了，想回头，已经太迟了。”

“尤烈也太无情，这么久还不来看你，还跟另一个女人结婚，我要去找他！”

“没有用，我去找他，他不单只对我不理会，还用汽车把我拖倒在地上，你去找他，有用吗？”

“他太无情无义，”安芝气得鼻子都红了：“他跟别人结婚，是想报复！”

“不是报复，尤烈不是这种人。他为了爷爷，我把爷爷气病了。他娶个太太回来安慰祖父，是一片孝心。他要结婚，是我意料中事。”

“忘记他，其实张宁医生很爱你。”

“不！不可能！我对爱情很固执，爱上了，就爱到底，爱到老，爱到死！”

“可是，他结婚后，就是个有妇之夫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？”她笑，声音却仍哭泣：“我只好在空气中消失。”

“素心，你不要做傻事。”

“我不会去自杀，世界之大，难道没有我藏身之所？”

“素心，你精神很差，回家休息吧！躺躺也好。”

“是的，看看这片天空，让太阳照耀一下，也许我会开心些。”素心垂手拉起手袋：“这儿拜托你了。”

安芝望着她那落寞、萧条的背影缓缓移去，她禁不住流下两行泪。

张宁推开芬妮，冲进尤烈的会议室。

刚散会，会议室只有尤烈一个人：“芬妮，你没带耳朵，我说过不见客。”

张宁推走芬妮，关上了会议室的门。张宁活了三十一岁，第一次这么冲动：“我找了你六次，你不回电话，也不接听我的电话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我和你无话可话！”

“有的，我们之间还有个素心！”

“你别提这个女人。”尤烈一拍桌，脸红得像番茄。

“她要回法国。”

“啊！”尤烈顿一下，马上说：“在法国挂牌，赚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尤烈拉张椅子坐下来：“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

“噢！我明白，你一直以为我在跟素心谈恋爱？”张宁点了点头：“其实，岳英图被捕那天我们已分手。”

“原来她利用你。”尤烈鄙夷地冷笑：“那坏女人死性不改。”

“是我离开她，因为，我发觉她一直爱着的是你。”

“我？”尤烈仰头一阵笑，笑出了眼泪：“她心里只有仇恨，没有爱！”

“报复的事，她是错了，她知道，也向你道歉。尤烈，谁敢说自已一生中从来没有犯错？你打，也打过了；骂，也骂过了；用车拖倒她，也拖过了，就原谅她一次吧。”张宁诚恳地说。

“我早就原谅她，每一个人都会顾念亲情，不过，这样的女人，我实在不能再跟她在一起。”尤烈终于放松了自己，串串哀愁，涌上心头。

“她是个怎样的女人？”

“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很纯洁、很有贞操观念的女孩子。谁知道她不是，她为了报复，竟然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说下去？”

“我不能说，她可以伤我，我不能损她，况且，这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蕙心是她最深爱的姐姐，为了蕙心她牺牲了自己，倒是情有可原，但是，还有更……更……”

“尤烈，你不妨坦白告诉我，素心来向我告别的时候，她已经把一切告诉我。所以，你说什么，都不会影响我对素心的观感。”

“好，你听着，我和素心已经有了夫妻关系；后来她还有了孩子。张宁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愿意和她结婚的；而且我重视我们的骨肉，但是，……她为了报复，竟然杀死肚里的孩子……”尤烈用手背揩着眼睛，抽抽噎噎，像个诉苦的孩子：“她没有心，没有人性，她残忍，她……她对我们的一切，甚至骨肉，都毫无留恋。”

“尤烈，你听我说。”张宁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一切都是误会。直到今天，素心还是个很纯洁的女孩子，她并没有献身给任何人。”

“是真的？第二天，我……唉……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芳站在酒杯里下了药，你喝了香槟酒是不是浑身发热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抱着素心狂吻。”

“但是，你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脱，药力发作，你就倒在素心怀里熟睡了。第二天醒来衣服不见了，是芳姑替你脱光。你睡了一晚，除了吻素心，什么也没有做过，如果有，你一定能记得起。”

尤烈细心回想：“是的，我只想到很甜蜜、很陶醉，但是，我和素心……那件事，我根本就没有印象。”

“没有做过，怎会有印象？”

“但是后来素心呕吐，怀孕。”

“能演第一次戏，第二次就不难，装反胃，还不简单？”

“但是堕胎是不会假的，她堕胎后，面青唇白，双眼凹陷，她没有化妆。”

“素心为了演得逼真，几天几夜，不单只不吃东西，连水也没有喝过，怎会不面青唇白？她几天几夜不睡，双目自然凹陷。至于那张化验报告书，本来是安芝姐姐的，改了名字罢了。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

“其实，你应该了解素心。她保守，重视感情和贞操，她怎肯为了报复，献出自己的身体？再说，她心地善良，如果她真的有了你的骨肉，她定会偷偷地把他养下，她决不会杀害自己的孩子。”张宁逐一分析：“其实，如果你不是太迷恋素心，你可以看出很多破绽。比如，自从那夜之后，甚至你提出结婚，她也不肯和你亲近。如果她一心想将个孩子杀掉，她不会拒绝，一次和两次有什么分别？如果她真的怀孕，为了加深你的痛苦，她必会要求你陪她看医生，你亲耳听到医生祝福你，然后她再堕胎，效果岂不更好？问题是，她根本没有怀孕，又怎能见医生？”

“对，不过，你是她的人，我怎可以听你片面之词？”

“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你妈咪一定有自己的妇科医生，叫那医生替素心检查，看看她还是不是处女！堕过胎的女人，不可能是处女吧？如果她没有杀掉你的孩子，那，她就不是一个没有心、冷血、无情、凶残的女人。”

“唉！”尤烈捧着头。

“她和所有的男朋友分手，用忙碌的工作企图忘记你。她经常在公司工作到天亮，她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孤清一个人，非常可怜。她跟我话别，一提起你要和杨小姐结婚，她就面色发白，要晕倒的样子。素心本来是个很活泼的女孩子，但是，如今她几乎已经不懂得笑了。”

“张宁，我很烦恼。”

“她明天就去法国，不是订时装，去了她短期内不会回来，她说你结婚了，这儿已没有她留恋的东西。如果你爱她，就赶快留住她。”

“家里已在筹备我和婉儿的婚事。”

“你真的那么爱那杨婉儿？你肯定自己不再爱素心？”

“过去我只知道恨素心，而且，我根本不相信素心会爱我，她只是玩弄我，想报复。”

“我只知道我恨她。”

“除了你还有很多男孩子追求素心。如果她不爱你，她为什么为了你逃去法国？你可以结婚，她不可以和她所爱的人结婚吗？”

“可是，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一切都不在我想象中，我难以接受，我需要好好考虑。”

“好吧，你好好考虑；不过，你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。明天她飞走了，你想找她，也不会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”

“她不是说去法国吗？”

“我没有见过她的飞机票，她甚至不肯告诉我地址，一个想逃避的人，永远不会说真话。”

“我还是要想清楚。”

“好，愿你好运！”

素心拿着相架坐在床边，那是她和尤烈合拍的照片，唯一的一张，她已用相架镶好。

她望着相中的尤烈，笑得那么甜，眼睛那么迷人，回想前尘往事，她的眼泪一颗颗洒在玻璃上。她看不见尤烈，她不停用手去抹玻璃，眼泪不停地淌下来，她始终见不到尤烈。

“咯咯！”

“进来！”她把相架放进旅行箱，该到机场了，飞机一小时半后起飞。

她扣上旅行箱的缎带，没听见声音，一回头，竟然看见尤烈站在她身边。

她慌忙擦去眼泪。

“为什么去法国？”

“读书，我要学习的很多，”她强忍住泪，脸上还有微笑：“我应该学会怎样去爱人，和接受别人的爱。”

“我在你这儿倒学会不少，以前我不相信爱情，现在我相信。因为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就快乐；没有你，我很孤独、很烦躁，做什么事都不起劲。我想念你无论白天或梦里，这不是爱是什么？我也学会专一，我们分手我去找过玉凰和彭玛，她们赤裸着拥抱我的时候，我竟然有犯罪感，吓得拔腿便跑……”

“你快要结婚了，你要对婉儿专一，她是个好女孩。”素心鼻子都塞住了。

“她是个好女孩，可惜，我不愿意和她拖手，不愿意吻她。因为处处有

你的影子，我和婉儿只有友情，不会有爱。”

“忘记我！我是个充满仇恨的冷血无情的女人。”

“我不能怪你报复，因为我也有责任。爷爷说得好，过去我声誉不好，如果我是正人君子，你不会怀疑我。”

“但是，我……堕胎……杀了……杀了你的孩子。”

“那是假的，张宁说，堕过胎的女人，还会是处女吗？那次我打你，也打得冤枉，要算旧账，算起来，还是我欠你，你要怎样惩罚我？”

素心两手撑住旅行箱，双肩抽搐，全身发抖。

“小素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没有你，我一生不会快乐，”尤烈握紧她的肩膀：“我们的误会实在太多，现在彼此明白，为什么还要互相折磨？”

“烈！”素心回转身，扑进尤烈的怀里：“我爱你，真的！”

“我也爱你！”尤烈紧紧拥抱她。

“你还是第一次这样说，我好开心。”素心流着眼泪笑，尤烈的眼也凝满泪水，“怎么，你也哭了？”

“很没出息是不是？你是第一个令我流泪的人，小素，答应我留下来。”

“打令，”素心捧着他的脸：“你好可爱！”

“嫁给我，已经是第四次，这一次是因为我爱你，我需要你。”

素心温柔地替他抹去泪水：“我做尤烈太太之前，一定会请尤伯母带我去检查身体，证明我是好女孩。”

“不，没有这个需要，是不是处女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互相信任。”

小素，我信任你。”尤烈狂吻素心：“你是我的！你是我的！”

素心伏在他的胸前，双手绕着他的腰，心里充满爱，很满足。

“要不要见一个人？”

“婉儿？”

“不，今天早上，我们已经说清楚，她自己也明白，我爱的是你。”尤烈抚着她的长发：“爷爷就在楼下客厅。”

“唷！怎么尤爷爷也来了？”

“我怕你不要我了，把爷爷带来，希望能劝服你。”

“我对爱情绝不矫揉做作，我爱你，为什么要拒绝？失去你我才痛苦呢！”

“唔，亲一下。”尤烈用力的吻她：“一百分，内外都是。”

“快，我们去看爷爷。”素心拖着尤烈的手奔下楼梯：“爷爷！”

“呵！乖孙儿，不，是乖孙媳妇！”

“你不恨我吗？爷爷！”

“你改变了尤烈，他不再是一个浪子，他成熟，有责任感，重视感情，我得回一个完美无缺的孙儿，我感激你！”尤爷爷拍了拍素心的脸：“仔仔，订婚戒指呢？看见素心就忘了？”

“我差点忘记自己姓尤。”尤烈笑着把一只钻戒套在素心的中指上，然后在她的唇上轻吻一下。

“尽快举行婚礼，反对吗？”

“一切由爷爷作主！”素心低声答。

“很好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素心和尤烈紧握着手。

“回尤家陪我吃晚饭啊！”尤爷爷含笑把尤烈和素心一对儿带走。

